百年马拉松

中国取代美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



作者：**Michael Pillsbury**（美国白邦瑞）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百年马拉松

中国取代美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



作者：Michael Pillsbury（美国白邦瑞）



百年马拉松

中国取代美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

略

作者：**Michael Pillsbury**（美国白邦瑞）

美国政府的顶级中国问题专家之一揭示了促使中国崛起的秘密战略，以及我们是受到

什么诱惑后帮助中国取代美国而称霸世界的。

四十多年来，美国在帮助中国不断壮大经济这一方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增强其科

技与军事实力，相信中国之崛起会带来合作、良好的外交关系和自由贸易，并在国际舞台占

有一席之地。但如果“中国梦”是要像我们兵不血刃取代大英帝国地位一样对美国进行取而代

之，那又会发生什么呢？

根据与若干中国变节者的谈话以及之前不曾公开、新近解密的国家安全档案，《百年马

拉松》一书揭示出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的秘密战略，此举将持续到中国人民共和国成

立一百周年之际——2049 年。本书作者白邦瑞自从理查德·尼克松及亨利·基辛格时代就开始

担任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高级职务，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普通话；他利用其数十年与中国军

方和情报机构里“鹰派”人物的联系，翻译了这些人的文件、言论和出版著作，展示出古代中

华的治国方略如何为现实行动打下坚实基础。他为我们提供了中国人看待美国及其领导人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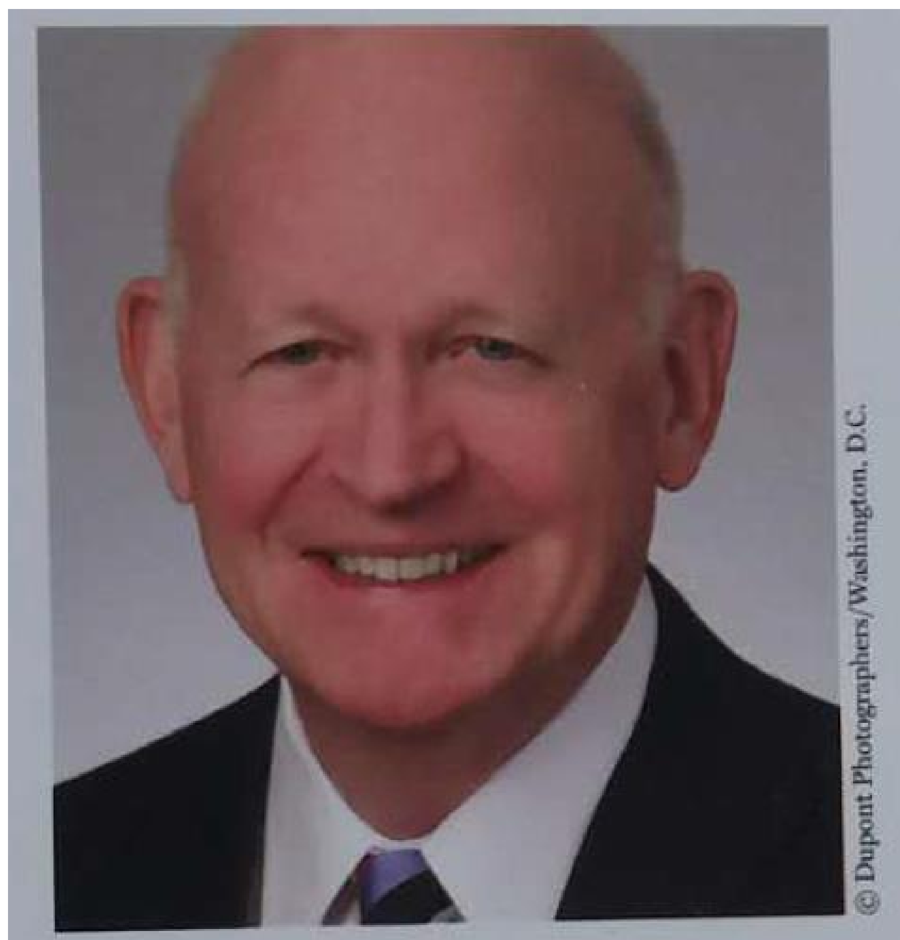
实想法的内部资料——美国人不过就是终将自掘坟墓的野蛮人。

此外，白邦瑞讲述了美国政府时而没有意识到、时而不情愿地帮助圆所谓“中国梦”的具

体行动；由于中国并未发展为美国所希望的模式，却变成了真实的威胁，他呼吁对华采取竞

争性更强的全新战略。我们正面临着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安全挑战，《百年马拉松》一书就

如同美国人民的警世钟。



D.C.ntoginhsa

/Wrsehpragtoo

Pht nopu

@D

作者简介：目前白邦瑞为哈德森协会中国战略中心主任，服务过从理查德·尼克松至巴

拉克·奥巴马的历届政府；他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曾任兰德公司分析员、哈

佛大学研究员，在国防部担任过高级职务，历任四届参议院委员会工作人员；他还是美国外

交关系协会及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成员，现居住于华盛顿特区。

WWW.HENRYHOLT.COM

《百年马拉松》赞辞

“本书无疑是近年来关于中国战略与外交政策最重要的著作。白邦瑞在五角大楼与中央

情报局工作超过四十年，其间不断地与中国‘强硬派’对话交流，而这群人在习近平时代很可

能主导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在严谨的学术考证基础上，本书以生动、紧凑的风格提出了发人

深思的针砭，纠正了认为美中合作共创未来的主流看法。”——《美国造就的天堂与权力世

界》作者罗伯特·卡根

“本书深入挖掘历史脉络，勾勒出中国计划独霸全球的大战略。”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物研究中心主任葛拉汉·艾利森

“过去四十年里，白邦瑞一直在与中国军事及情报部门的‘鹰派’进行会谈、对话和研究。

在这本引人入胜、精彩刺激的新书里，他清楚呈现了中国鹰派如何看待美国以及于二十一世

纪中叶超越美国的长期战略，质疑了华盛顿认为中国正在逐渐改革的错

误判断。”

—《关于面子：从尼克松到克林顿时代的蹊跷对华关系史》作者詹姆斯·曼（中文名孟捷慕）

“白邦瑞为中央情报局进行的调查研究为他赢得了‘杰出贡献局长奖’，本书正是根据这份

研究写成。在书里他精彩地回顾了自己如何从‘拥抱熊猫派’觉醒过来，进而以审慎的态度孤

军奋战，向我们警告中国图谋称霸的长期战略。他强调，美国面对的是一个手段高明、立场

坚定、野心勃勃的对手；中国在《孙子兵法》的指引下，处心积虑地寻求如何高效切断美国

的阿基里斯之踵（致命一击），因此我们迫切需要进行若干极其重要的工作。”

——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捍卫民主基金会主席 R·詹姆斯·伍尔西

2049

百年马拉松

中国取代美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

作者：MICHAEL PILLSBURY（美国白邦瑞）

赞词.. 11

推荐序（一） 解析中国称霸天下 13

推荐序（二） 观察中国的警钟 16

推荐序（三） 国强必霸的规律？ 18

作者声明 20

导言 一厢情愿的想法.. 21

黑色圣诞树 21

亡羊补牢为晚否？ 29

第一章 中国梦 31

——洗刷百年屈辱 31

习近平的复兴之路 31

《天演论》与《资治通鉴》

……………………………………………………………… 32
谍对谍
……………………………………………………………………………… 34
进入中央情报局
………………………………………………………………………… 35
刘明福论“百年马拉松”
…………………………………………………………………… 37
第二章 战国时代
……………………………………………………………………………… 40
——中国人究竟怎么想？
………………………………………………………………… 40
消失的战国
……………………………………………………………………………… 40
九大战略元素
……………………………………………………………………………… 42
天下大“势”
……………………………………………………………………………… 47
赤壁之战
……………………………………………………………………………… 49
小结
……………………………………………………………………………………… 51
第三章 唯有中国才能走向尼克松
……………………………………………………………… 52
——中美建交与美国的秘密援助
………………………………………………………… 52
毛泽东与四大元帅的密会
………………………………………………………………… 52
打动尼克松
……………………………………………………………………………… 55
秘密援助
……………………………………………………………………………… 57

“饥则为用，饱则扬去”
.... 60
“正欲使操知我无大志”
.... 60
借力使力
.... 62
中美建交
.... 63
里根的秘密战略伙伴
.... 64
小结
.... 67
第四章 白先生与绿小姐
.... 69
——美国误判天安门局势
.... 69
天安门事件
.... 69
第五章 万恶的美国
.... 80
——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美国
.... 80
《较量无声》
.... 84
抹黑战
.... 88
第六章 网络警察
.... 89
——滴水不漏的舆论统一战线
.... 89
第七章 杀手锏
.... 99

——解放军的秘密武器 99

七大恐惧 104

美国的致命弱点 107

第八章 资本主义迷雾 111

——阳奉阴违的经济战略 111

早期美国的经济战略 111

从“打麻雀运动”到“四个现代化” 113

世界银行与邓小平的合作 115

国营企业的成与败 119

鸡鸣狗盗 122

第九章 2049 年，当中国统治世界 124

一、中国价值将取代美国价值 125

二、中国将“和谐化”网络上的异议人士 126

三、中国将继续反对民主化 127

四、中国将与美国的敌人组成同盟 127

五、中国将出口空气污染末日 129

六、中国的增长策略将带来重大污染 …………………………………………………… 130

七、癌症村 …………………………………………………………………………………… 130

八、诚信崩坏，诡诈当道 ………………………………………………………………… 131

九、中国将日益破坏联合国及世界贸易组织 …………………………………… 132

十、中国将为牟利扩散武器 ……………………………………………………………… 133

小结 ………………………………………………………………………………………… 134

第十章 警钟响起 ……………………………………………………………………… 136

从《地心引力》谈起 ……………………………………………………………………… 136

天秤已经倾斜？ …………………………………………………………………………… 137

中国与邻国的紧张关系 …………………………………………………………………… 140

美国误判中国对台湾的立场 ……………………………………………………………… 142

第十一章 美国需师法战国思想 ………………………………………………… 146

第一步、承认问题 ………………………………………………………………………… 147

第二步、明确计算美国已经送出多少援助 ……………………………………… 147

第三步、精确评估竞争力 ……………………………………………………………… 148

第四步、发展竞争策略 ………………………………………………………………… 148

第五步、团结美国内部阵营 149

第六步、建立反制联盟 149

第七步、保护政治异议人士 149

第八步、坚决面对反美的竞争行为 150

第九步、查缉并惩罚污染分子 151

第十步、揭发贪渎及新闻检查 151

第十一步、支持民主改革派 152

第十二步、密切观察中国鹰派和改革派之间的角力 153

三个陷阱 154

注释... 158

谢词... 232

赞词

“本书从历史脉络当中深入挖掘，勾勒出中国想要独霸全球的大战略，令人大开眼界。”

——葛拉汉·艾利森（Graham Allison，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主任，

《决策的本质：古巴导弹危机释义》作者）

“本书无疑是近年来关于中国战略与外交政策最重要的著作。白邦瑞在五角大楼与中

央情报局工作超过四十年，其间不断与中国的‘强硬派’对话交流，而这群人在习近平时代

可能主导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在严谨的学术考证基础之上，本书以生动、紧凑的文风提

出了发人省思的针砭，批判认为美中合作可以共创美好未来的主流看法。”

——罗伯·凯根（Robert Kagan，布鲁金斯中心资深研究员、希拉里外交政策幕僚）

“在过去四十年里，白邦瑞与中国军事、情报部门里的‘鹰派’进行无数的会议、对话，

与学习。在这本大胆、耸动的新书里，他清楚呈现了中国鹰派如何看待美国，以及打算

如何在二十一世纪中叶推翻美国，试图以此纠正华盛顿以为中国正在逐渐改革的错误判

断。”

——孟捷慕（James Mann，前《洛杉矶时报》北京分社主任）

“一本令人大开眼界、鞭辟入里的杰作。我推荐给所有想要了解中国的未来的读者。”

——唐纳德，伦斯斐（Donald Rumsfeld ，前美国国防部长）

“白邦瑞先生为中央情报局进行的调查研究为他赢得了‘杰出贡献局长奖’，本书正是根

据这份研究写成。在书里他精彩地回顾了他如何从一位‘拥抱熊猫派’觉醒过来，进而以审

慎的态度孤军奋战，警告我们中国图谋称霸的长期战略。他再三强调，美国面对的是一

个手段高明、立场坚定、野心勃勃的人。在《孙子兵法》的指引下，中国人处心积虑地

寻找切断美国的阿格硫斯之踵的窍门。美国已经面临如何解决燃眉之急的难题。”

——詹姆斯·伍尔西（James Woolsey，前中央情报局局长）

“个人与白邦瑞先生曾有数面之缘，对他的中文能力非常佩服——他的中文好到能以

中国菜菜名开玩笑的程度。在本书中，他认为中国制订了一项针对美国、长达百年的‘战

略欺骗计划’，目标是‘扮猪吃老虎’，在 2049 年前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个人认为北京

当局若有成为‘全球霸主’的机会，自然不会拱手相让，但是其战略的重中之重并未改变，

仍然聚焦于维持现有体制和确保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从未认为这个

目标不会面临任何挑战，不会出现任何危机。北京当局制定的所有对内对外政策，都会

绝对服从这个前提。然而即便如此，作者的论证还是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可以使读者

一窥务实的外交家和美国国家安全核心的思维模式。值得大力推荐。”

——张国城（台北医学大学通识中心副教授，《东亚海权论》作者）

“公元 2049 年 10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将庆祝建国一百周年。今日的中、美、台领导

人届时如果还在世，欧巴马已八十八岁，习近平九十六岁，马英九则九十九岁。他们将

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自己的百岁生日送上一份大礼：中国成为主宰世界的霸主，台湾

也早已完全臣服于北京脚下。这是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的预言，或许未来会被

他不幸而言中，或许柳暗花明再起风云。无论如何，白邦瑞的百年预言都值得一阅。”

——阎纪宇（《风传媒》执行副总编辑）

“中国一直都想颠覆美国、称霸全球，但美国却被蒙骗了六十载，还帮助中国实现‘强

国梦’。习近平藏不住‘问鼎’的饥渴，但美国并未警觉中国加速崛起，一个重要原因是台海

关系缓和，让美国误判中国鹰派势力已经衰落。作者以其亲身经历讲述了近半世纪来中

国是如何成功“期骗”美国的，而这恰恰是重要的历史教训。不过，把中国的高明骗术归功

于两千多年前老祖宗的智慧或华人本性，则过于草率了些。”

——顾尔德（《新新闻》周刊总主笔）

12

推荐序（一） 解析中国称霸天下

张旭成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政治系荣誉教授，曾任立委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

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所著《2049 百年马拉松》是一本少见的好书，值得郑

重推介。白邦瑞对美 / 中关系解冻、和解及北京千方百计争取和利用美国经济、科技、

军事与外交援助而走向富国强兵之路，有独到的分析和见解。本书直接明了地指出中共

领导人隐藏野心，企图在 2049 年前超越美国，称霸世界。

如果习近平所标榜的中国梦在 2049 年实现，白邦瑞担心中国将独霸天下，取代美

国成为世界超级强国。届时中国将向全世界推销其污染地球的开发模式，中国国营垄断

企业和中国经济盟友将主宰全球经济市场，北京也可能控制一个全球最强大的军事联盟。

经中国重塑的世界将滋养专制政府，把现有国际组织边缘化，限制其规范国际秩序的角

色与功能。

本书不是政治小说。白邦瑞是一流的中国通，他综合三十年的学术研究、政策分析

与政府工作的经验而提出他的论述，可读性甚高。白邦瑞是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弟，

以往在学术界曾有甚多互动。笔者担任立委任内曾邀请他到立法院参加听证会和与我政

府官员切磋台 / 美及美 / 中关系。

白邦瑞曾在“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担任分析工作，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UCLA）任教。他更长时间是在国会，尤其是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从事政策分析

和建议，对美国的外交策略产生实际的影响力。

1975 年春天白邦瑞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发表的一篇文章主张美国给中

国军援曾引起美国媒体和外交界广泛的讨论。《新闻周刊》（Newsweek）刊载长篇文章

（给北京枪炮？）（Guns for Peking?）讨论美国对华提供武器的得失，白邦瑞不讳言美

/ 中建立军事关系以制衡苏联的主意来自中共驻联合国鹰派武官的建议。

前加州州长里根读过白邦瑞的文章，并与这位年轻的中国通长谈。1976 年 5 月里根

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公开赞成向中国军售以牵制苏联，但对美国可能弃台的方

案表示保留。1980 年里根角逐总统，聘白邦瑞为顾问，协助他起草第一次外交政策讲稿。

里根当选后指派白邦瑞为总统交接小组成员，嗣后正式任命他为政府官员，参赞机

要。白邦瑞在里根阵营中有不少“志同道合”官员，都支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以牵制苏联。

出身国防部，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基辛格副手的国务卿亚历山大·海

格（Alexander

Haig）就是最突出的，他在 1981 年访问北京时公开倡议向中国军售。

里根 1981 年所签署的第十一号“国家安全决定指令”（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 11）允许国防部向中国出售先进的空中、地面、海上和导弹技术，用以将人民

解放军改造为世界级的作战部队。次年，里根的第十二号“国家安全决定指令”启动美中

核技术合作与开放扩大中国军事及民用核计划。

1985 年里根政府军售六大武器系统给中国，总价超过十亿美元，目标是要强化中国

的陆、海、空军，甚至协助扩张中国的海军陆战队。翌年里根政府提供高科技援助，协

助中国发展八个国家研究中心，包括基因工程、智能机器人、激光、超级计算机和太空

科技的高深研究。

里根 1984 年第一四○号“国家安全决定指令”的战略论述指出，“协助中国现代化是基

于强大安全和稳定的中国可以是增进亚洲及世界和平的力量。”里根团队视中国为一个全

面战略伙伴，误信中国正朝着自由化迈进，却未能洞悉养虎为患的危险。

尽管北京与美国合作，但绝不放弃其核心利益，并且对里根政府强力施压，要求美

国断绝对台军售，甚至威胁召回驻美大使及降低双方外交层级，以迫美就范。抗压力不

强，一面倒亲北京的国务卿海格无奈做出重大让步，在美／中“八一七公报”同意减少对台

军售和限制军售的质与量。

里根对此非常生气，把海格罢官，并对台湾提出“六大保证”以平衡和淡化该公报的冲

击。为规避该公报的限制，里根政府并采取各种补偿措施，包括通过技术转让协助台湾

生产“经国号”战机，和利用租借方式提供台湾战舰以强化台湾海防。很遗憾的，白邦瑞在

书中对海格被罢官及“八一七公报”这一段台／美／中斗智、斗力的插曲只字未提，不知是

疏忽或刻意不谈。

白邦瑞在美／中秘密合作对付苏联的政策制定和实际执行过程扮演关键角色。从

1984 年后，他已被调升为相当于三星将军（即中将）的文官职位，在五角大楼主管政策

规划和秘密行动。他负责推动秘密与中国合作，提供武器和军需物资给反苏联的阿富汗

反抗军，武装五万赤色高棉游击队对抗占领柬埔寨的越南军队（苏联傀儡），和军援安

哥拉游击队对抗古巴占领军。

白邦瑞最突出和关键的角色是倡议使用可打败苏联占领军的杀手锏，并居中说服美

国各政府部门和获得北京同意，由美国向阿富汗游击队提供肩扛式“毒刺”导弹（Stinger

Missile），击落了数百架苏联直升机和军机，扭转了阿富汗战局，最后把苏军赶出阿富

汗。

中国也积极协助反苏的阿富汗游击队，其提供的第一批武器包括 AK-47 突击步枪、

机枪、反坦克火箭弹和地雷。在美／中秘密合作期间，中国提供武器总价超过二十亿美

元，由美国买单，但迄今中方仍不承认他们提供了武器。

中国为何竭力与美国合作？白邦瑞指出这是北京马拉松策略的一部分，首先是利用

美国的力量和先进技术强化中国。其次是“借力使力”，借助美国的援助达成反包围，打破

苏联包围中国的两把“钳子”——阿富汗和越南。1989 年 2 月邓小平在北京与老布什总统

的谈话中承认苏联包围中国曾是致命的威胁。

本书的一大突出重要贡献是指出美国各界被中方误导而一厢情愿，犯了五大错误的

假设：

（一）美中交往能带来全面合作；

（二）中国会走向民主之路；

（三）中国是脆弱的小花；

（四）中国希望和美国一样，而且正如美国一样；

（五）中国的鹰派力量薄弱。

中国领导人从毛泽东以后都具有民族复兴和取代美国为世界超强的雄心壮志。为实

现此一大国梦，他们活用孙子兵法“诡道”的欺敌策略“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投其所好，指鹿为马，把美国人骗得团团转；作者并列举许

多实例为左证。

白邦瑞自认，和许多美国官员与学者一样，曾是一群亲中的“拥抱熊猫”

（Panda-Huggers）人士，强烈主张和积极推动援助中国及美/中合作的政策。有别于

过去和目前这些中国通的是，白邦瑞觉醒了，承认被高明的中国领导人欺瞒，痛悟前非，

也认清了“养虎为患”的错失，对美国、台湾和日本等盟友造成危害。他的深入调查研究得

到中央情报局“杰出贡献局长奖”——本书许多章节就是出自该研究报告。

二十多年前冷战结束，苏联共产党阵营的崩溃表示美国打败了另一世界超强的挑战。

为赢得与中国“百年马拉松”的竞赛，白邦瑞在本书最后一章提出对美国本身、中国及国际

社会共十二个因应步骤。他建议美国必须诚实面对问题，知己知彼，以子之矛，攻子之

盾，操控中国政局，支持改革派制约鹰派，和师法战国策，在国际间合纵连横围堵中国。

近年美国正竭力执行重返亚太（再平衡）策略，加强与盟友伙伴如日、菲、越的军

事合作。这个策略最大的缺憾是华盛顿忽视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及其可扮演的促进区域安

全的角色。某些智库人士曾有“弃台”谬论，或主张为安抚北京，未来民进党政府应寻求与

中国和解。

吾人认为美国政府应正视太阳花运动、九合一选举、反课纲，和民意所呈现的台湾

社会强烈自主意识。一个民主、自由、独立，不受北京控制的台湾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也是亚太的和平与安全的柱石。吾人建议美国应根据《台湾关系法》的条文和精神，表

达防卫台湾的决心；国会应考虑，如 1955 年的“福尔摩沙决议”，通过协防台湾的决议，

授权总统动用包括武力的各种力量，防卫民主和自由的台湾，以吓阻中共并吞台湾的野

心。

白邦瑞的杰作引人深思，富有启发性，是未来总统与国安团队必读的兵

书。我也推

荐给政府负责处理国安、国防和外交的官员，及所有想了解国际关系、美国和中国政治

与军事的知识分子、学者及学生。

本书译者林添贵，是专业的翻译高手。他所翻译的美／中／台关系书籍八十九册，

包括《李洁明回忆录》，卜睿哲《台湾的未来》，名记者孟捷慕《转向》，崔普烈《买

通白宫》。他不但熟悉外交政治和经济事务，而且文字优美，译笔生花，值得称赞。

推荐序（二）观察中国的警钟

丁树范

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顾名思义，这本书试图从中国历史的深度，综览过去六十年的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关系发展，并以中国的典故和概念提纲挈领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发展关系的战

略，而企图成为一家之言。

作者白邦瑞认为，过去六十年美国完全被中国欺骗了。之所以被骗是因为美国不了

解中国，也不了解中国人的思维和文化，更不要说中国复杂难懂的文字。因此，美国对

中国的基本假设完全错误。

作者指出美国错误的假设包括：和中国交往带来中国完全和美国的合作—中国发展

起来后会走向民主之路—中国是脆弱的小花，不必担心中国会挑战美国—中国希望和美

国一样；及中国的鹰派力量薄弱，温和派才是中国主张的主流。作者明

确指出，自 1949

年建立政权以后，中国始终是被企图中国强大，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的鹰派所控制。

白邦瑞表示，许多美国人低估中国鹰派的影响力，以为他们是疯子。毛泽东于 1969

年召集高层将领讨论对付苏联的战略，他们向毛提出打“美国牌”以牵制苏联的建议，陈毅

甚至建议台湾问题暂时搁置，以后在高层谈判中慢慢解决。北京因此秘密传达信息给尼

克松及基辛格，欢迎他们访问北京，但当时中国仍视美国为霸权，内部文件甚至将美国

与希特勒相比，与美国交往纯粹是把美国当工具。

白邦瑞说，从尼克松以后，美国历任政府在科技、教育、研发、军事和经济等层面，

对中国提供援助的质和量都十分惊人，美国不肯给的，中国就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掌权前似乎以改革派自居，但掌权后又与鹰派的思路相近。习近平基本上也是延续毛

泽东的百年马拉松路线，要实现“超英赶美”的中国梦，只是现在更愿意公然表达而已。

作者指出，从双方建交起美国完全被中国骗了。白邦瑞强调，“和平崛起”的中国其实

一直运用欺敌战术，利用美国的科技、财经实力和各项援助来壮大自己，期待在不使用

武力的情况下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强权。2049 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百年时，

中国预期可收回台湾，实现自己的“中国梦”，就像当年美国取代英国一样。

这本书有几项特点，反映出本书对于吾人了解中国的价值和贡献。最大的是有关中

国韧性强大的民族主义。作者明确指出鹰派（民族主义派？）在诸多决

策过程里的角色。

作者强调，鹰派的影响力历久而不衰；我们不要被温和的声音所蒙蔽，以致对中国做出

错误的判断。

作者的观察对中国大陆观察者而言是警钟。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深入，及越来

越整合到国际体系，我们对之期待越来越高。我们可能希望中国经济发展促成中产阶级

兴起，从而越来越走向民主化。甚至，对台湾的发展越来越能容忍。

然而，事实的发展是相反的。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在政治上越来越紧缩，中国共产

党的统治者对中国整体的发展越来越不安。对外方面则是越来越坚持己见，越来越没有

妥协、反省的空间。

这本书最足以凸显作者充分掌握中文能力的是，在每三早的开头，作者都挑选古籍

或兵法中的计策，言简意赅说明该章的宗旨。例如，第一章标题是中国梦，作者以孔子

的“天无二日，地无二君”作为子标题；第二章标题是战国时代，作者以《春秋》里的“鼎

之轻重，未可问也”总结；其后分别是：“联吴制曹”；趁火打劫；无中生有；移花接木；

顺手牵羊；反客为主；百闻不如一见；和釜底抽薪。

通过这本书，作者想要表达什么？第一，通过陈述亲身处理过的案件，作者似乎想

让读者知道，他是很重要的人，因为他处理过这么多美国和中国关系发展的诸多重要案

件。

第二，凸显作者的独特性。作者自己承认，他和诸多的中国专家一样，过去都被中

国欺骗了。但通过近乎忏悔式的分析和陈述，作者表现出反省，进而间接表达其他的人

还没有反省。所以，作者的能力是比同行者都高。

第三，表示作者掌握中文能力是第一流的。特别是作者在每一章都有引自中国古籍

或兵书里的一句话，以彰显每一章的内容。这是所有美国，甚至西方分析中国战略的作

者都不曾做过的。通过这样的安排，作者表达出他比同行者都懂中国。甚至，作者有向

同行人士示威的意味。

作者是美国培养的精英，也曾在行政部门担任重要的职位。只是以近乎忏悔方式陈

述美国被中国欺骗，说明中国拟取代美国成为霸权，这种分析令人觉得怪异。第一，这

岂不是说明美国教育的失败。然而，全世界仍有数以万计的人士，包括当今中国政治精

英人士的子女，千方百计想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这岂不矛盾？

第二，国家间的权力关系是西方有历史以来认识和分析国际政治／关系的主流思想，

所以发展出例如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等的理论以解析国家间的竞

争。因此，作者似乎没有必要对中国的行为，特别是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感到惊讶，

因为过去近四十年的发展已为中国累积大量财富，使他得以大力推动他的强权道路计划。

推荐序（三） 国强必霸的规律？

黄介正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2014 年 6 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

“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习式血脉

基因的观点与中国崛起的实践将否反证芝加哥大学米夏摩（大陆译为米尔斯·海默）教授

“攻势现实主义”之命题？

这是我去年给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硕士班学生，所出的学科考试题目。白邦瑞博士

可能认为，习近平的讲法其实是中国对西方的“瞒天过海”策略之一。

在 1970 年代东西方冷战高峰期，美国大学中无不以苏联研究为显学。以白邦瑞出身

良好、就读常春藤名校、且又聪明绝顶的年轻人，愿意走入政府情报体系，却是探讨中

国、学习中国语文，并愿意从中国人的历史文化来研究政策意图，实属凤毛麟角。或许

也可就此观察和理解，多年来白邦瑞在美国政学界所展现出的特殊性格与论述。

东西方长达四十年的冷战，将国际安全研究者聚焦在苏联研究，而冷战结束与苏联

解体，不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权力结构形成巨大冲击，也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固

有典范造成根本性的挑战。超过一个世代的国际安全（苏联）研究专家们，突然有如自

由球员被释出，而需要找寻出路。1990 年代，中国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崛起，使得原本仅

限于少数美国政府与情报机关的中国问题专家，以及在学校智库研究中国的学者，出现

了天外飞来的竞争对手。

美国少数看得懂中文、会说中国话，被称为“中国研究者”（sinologist）的学者专家们，

过到了原本研究国际安全，但聚焦美苏对抗，不谙中文的一大群被归类为“战略研究者”

（strategist），加入了研究中国的行列。两组学术背景与政策分析有出入的学者专家，

会以如何不同的思考基础与角度来观察、诠释以及应对中国的政策意图与行为，不难想

见。

诚如白邦瑞在书中所揭示，许多美国政府与民间专家认为中国不同于苏联，因此美

国的外交政策自然应有区别。对苏联采取围堵政策，不让苏联向外扩张，而将它锁住

（fence　in）在一定范围内，以长期的、结合政治、经济、军事的综合实力竞赛，拖垮一

党专政的共产政体。对中国则另外采取交往政策，利用邓小平推行的对外开放，将中国

拉出（pull　out）封闭的政治、经济制度，诱导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接受以西方为首的政

治、经济与安全规范，并通过类似和平演变的手段：期待中国自我转型成为自由民主的

国家。

即使是在美国“中国研究者”本身的群组内，也有因学派师承、出身际遇、工作性质、

中文程度，以及个人理念等因素，而有不同的分析角度与立场。部分学者专家倾向认为，

美国必须先深入了解中国才有可能改变中国，因此需要采取扩大交流，不能切断联系；

这些强调交流的学者专家们，往往被冠以“熊猫拥抱者”（panda hugger）带有贬损意味

的头衔，从而引发许多我个人认为无谓或非善意的争执。另有部分学者专家倾向认为中

国与美国立国价值与政体迥异，不可能成为像西欧或亚太盟邦一样，因此基于料敌从宽

的原则，美国与中国的交往必须坚守原则、锱铢必较、步步防范，有人称他们为“示警者”

（alarmist）。白邦瑞的这本书，显然叙述了他个人长达近四十年的观察心得，也跨越了

上游两者的界线。

白邦瑞在书中提醒我们，中国存在着一批“鹰派”民族主义者，这些“解放军的将领和

政府中的强硬派分子”的影响力其实不容小　，却被许多外界分析家所忽视。这些被漠视

的事实，以白邦瑞的分析，可能出于不谙中文、学艺不精，或被中国人传统的“欺敌”策略

所误导，或基于对中国长期积弱的一厢情愿看法。其实世界各国、无论大小，也都存在

着追求民族主义倾向、具有强国强种意识的鹰派。白邦瑞博士长期与中国交流，尤其喜

爱与他认定的中国鹰派人士来往，我不会认为他是“熊猫拥抱者”，也不认为他属于美国鹰

派，但是这本书确是美国以及所有中国周边国家的鹰派人士必读的大作。

“百年屈辱”与“百年马拉松”是白邦瑞这本书的主调。从 2009 年天安门广场大阅兵前，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旗队，步行一百六十九步，到达升旗台的设计，到习近平多次正

式谈话中，强调一百七十余年的“深刻总结”，我们观察到这个晋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亚

洲头号军事强权，还没有从心理上走出鸦片战争的阴影。如果以白邦瑞

博士转引，所谓

中国（或习近平）想要在第二个一百年（建国百年）击败美国，跑赢马拉松，不是没有

机会，但时间仅剩下三十四年，确实有些急迫。

不过好在本书是以“百年马拉松”为题，田径赛与擂台赛毕竟不同。擂台赛是两者面对

面决战，田径赛是许多人一起，且朝同一个方向跑；擂台赛必须将对手击倒在地，田径

赛只需要比其他人超前百分之一秒；擂台赛只有最赢的选手独得奖牌，田径赛则至少前

三名都能获奖并一同受到表扬喝彩。以此观之，中国的马拉松提法很高段，白邦瑞也满

聪明。

白邦瑞博士在美国政府与学界，是个有名的人物；他的有名，植基于他的天纵聪颖

与勤恳治学，也归因于他广搜武林秘籍、闭门练功、极少亮剑、却偶露锋芒的一贯作风。

白博士具备从中国人传统战略文化与思维的视角，来解读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能力，是

中国鹰派人士最强劲也是可敬的对手之一；其实，以我的长期观察，白邦瑞自己就是最

会灵活运用“三十六计”的美国人，他会想到（或故意）要写这本书即为明证。

在与他相识、交流、争吵、辩论二十余年却不伤彼此友谊，了解也容忍他的思维逻

辑与性格特色，再阅读此本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肯定的大作之后，我真的很想看看，在

北京的“习办”会写出什么样的书评？

作者声明

“本书于出版前经过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防部长办公室，以及国防部某

部门的审阅，以避免机密数据的泄露。我感谢这些查核同仁删除敏感的细节信息，以确

保此领域里的研究安全。”

导言 一厢情愿的想法

“瞒天过海”——三十六计

黑色圣诞树

2012 年 11 月 30 日中午，暮秋晴朗的天空下，史密森尼学会秘书长韦恩·克劳夫出

现在一堆摄影机和麦克风前。韦恩花白胡子，儒雅平和。当他开始致辞时，一阵寒风吹

过华盛顿国家广场，围拢在四周的听众紧紧地裹着大衣。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代

表则高举着一块神秘的金色奖牌。当天史密森尼学会邀请的贵宾是中国著名艺术家蔡国

强。前一天晚上，我的夫人苏珊作为活动主办人之一，在史密森尼学会的亚洲艺术馆萨

克勒艺廊（Sackler Gallery）为欢迎蔡国强办了一场豪华酒会。众议院

少数党领袖南希·佩

洛西（Nancy Pelosi）、英国肯特亲王王妃米歇尔（Princess Michael of Kent）以及七

十四岁的前伊朗国王巴列维遗孀等四百名嘉宾，举杯庆祝中美友谊，也得以一睹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以璀璨的烟火表演而闻名国际的这位中国大师的丰采。蔡国强以表

演艺术彰显中国形象驰名中外。他的一项创举是利用火药的爆炸营造震撼的效果，将长

城延伸一万米，从太空都可以一览这壮观的一幕。这场酒会帮史密森尼学会募集到一百

多万美元，相关新闻也登上许多报纸杂志的社交头条。1

次日，蔡国强再次亮相时，身穿西装、灰色大衣，配上橙红色围巾。这位头发斑白

的艺术大师看上去体面整洁，专注地抬头望向国家广场，以及他的最新表演作品——一

棵四层楼高、点缀着两千个火药装置的圣诞树。

蔡国强按下手中的引爆器，圣诞树就在众目睽睽下爆炸，浓烟从枝叶中冒出。蔡国

强再按一次按钮，圣诞树再次爆炸，然后又按下第三次。历时五分钟的表演，树上的松

针炸得向四向飞散，中国发明的火药爆炸后的浓浓黑烟淹没了史密森尼学会标志性的红

色城堡建筑的外墙。2　馆方足足花了两个月时间才完成爆炸的善后清洁工作。

我不清楚在场来宾是否有人思索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会在距离圣诞节还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齐聚在首都华盛顿眼睁睁看着一位中国艺术家炸掉作为基督教徒信仰

的标志物圣诞树。当时我也未必意识到这个举动的颠覆意义，还和其余的观众一起鼓掌。

后来或许感觉到表演恐怕会惹来非议，博物馆发言人在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时说：“表演本身和圣诞节没有关联。”[3] 博物馆的确很单纯地把蔡国强的表演仅仅视为一场“爆破表演”，可是在自己的网站上蔡国强给这次演出起了一个更传神的名字——“黑色圣诞树”。[4]

希拉里国务卿的助理挥舞那块金色奖牌，尽量让记者们看个清楚明白。蔡国强则面带微笑谦逊地站在一旁。国务卿希拉里刚刚亲自给他颁发了国务院艺术奖章，这也是破天荒第一次。此外，他还笑纳了由美国纳税人支付的二十五万美元奖金。希拉里说这枚奖章是为了表彰这位中国艺术家“对推动两国互相了解和加强中美外交关系所做出的贡献”。[5] 蔡国强似乎认同这一说法，他致答词说：“所有的艺术家也是外交官，有时候艺术甚至可以起到政治所达不到的作用。”[6]

我心头对此深感疑虑，次日在和一位叛逃的中国政府高层干部秘密会晤时，我专门提起蔡国强。他对于美国授予蔡国强奖章、欣赏他的爆破艺术感到不可思议。我们到互联网上去搜寻，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蔡国强这号人物和他的艺术创作。我懒得去看赞扬蔡国强才华洋溢的英文文章，反而更注重几个中文网站对他们这位杰出同胞的评论。

我发现蔡国强在中国国内粉丝还不少。除了画家艾未未之外，他堪称是中国最受欢迎的艺术家。蔡国强的许多粉丝都是民族主义者，因为当着西方人的面炸了西方的象征

物而对他大加赞赏。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自称是“鹰派”，许多鹰派人物同时也是解放军将领

或政府部门中的强硬派份子。很少有美国人和他们有过接触，而我对这群中国官员和作

家却非常熟悉，因为自从 1973 年以来我就奉美国政府之命与他们打交道。有些美国同行

错误地蔑称鹰派是刚愎自用的疯子，我却认为他们才能真正代表中国的声音。7

蔡国强与鹰派似乎真得认同美国正在衰退，一个强大的中国正在崛起的论述。（很

凑巧，他的中文名字内涵就是国家强盛）。在蔡国强过去的作品中，这一主题反复出现。

美军士兵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频频遭受自制爆炸物袭击时，蔡在表演中模拟了一场汽车炸

弹爆炸，让“观众欣赏恐怖袭击和战争的某种救赎之美”。8 这位艺术大师谈到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恐怖袭击时扬起了眉头，竟说对于全世界的观众而言，这场恐怖袭击的现场非

常“壮观”——仿佛它是件行为艺术的杰出作品。“911 事件”后不久，有位牛津大学教授指

出，蔡国强曾经宣称他最喜欢的一本书 9 是《超限战：对全球化时代战争与战法的想定》。

这本军事论著的两位作者均是解放军上校。在书中，他们强烈建议北京“采用非对称作战

方式攻击美国，包括恐怖主义袭击”。10 直到今天，中国网站上的大 V 们还在津津乐道他

们的英雄居然能在与美国国会大厦仅有咫尺距离的地方炸掉基督教徒信仰的象征。很显

然，这次行为艺术表演的成功，让美国人成了他们耻笑的大傻瓜。

后来我才知道，负责付钱给蔡国强的美国官员并不清楚他的背景，更没人质疑其艺

术背后的可疑之处。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和夫人对此也没有察觉——高高兴兴的洋鬼子

们被蒙在鼓里，眼睁睁看着存心不良的表演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进行，而美国的整体对

华政策其实和这次的表演如出一辙。中国领导人已说服许多西方人士相信，中国的崛起

将是和平的崛起，不会伤害到其它国家——即使他们奉行的战略实质上从根本上与此背

道而驰。

今天，我们美国人怎么看待中国，依然与中国怎么看待我们大相径庭——这种落差

已经延续数十年。为什么史密森尼学会和美国国务院会付给一位著名中国艺术家二十五

万美元在国家广场炸掉一棵圣诞树？答案至少部分藏在一句“瞒天过海”的古老中国成语

中。这句话出自中国的古代典籍之一《三十六计》。[11] 这些计策都是旨在借力使力、击

败强敌的战略妙招，目的在于让敌手被蒙在鼓里而打他个措手不及。或许是掉以轻心，

蔡国强表演完，在向国务院官员发表谈话时得意地说了一句：“每个人都有他的小伎俩。”[12]

我们这些自命“中国问题专家”的都认为自己的一生致力于减少美、中双方之间的误

解。我们认为美国曾经在对华问题上一再犯错，有时甚至铸成大错，导致了严重后果。

1950 年，中国领导人警告美国：如果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军部队逼近中国边境，中国必将

被迫还以颜色。中国认为自己的决心已经表达得很清楚，可惜华盛顿没有人读懂。当年

11 月，中国部队跨过鸭绿江挺进朝鲜，和美军一直打到 1953 年才签订停火协议——届

时美军士兵已有三万多人阵亡。除此之外，美国还曾误判了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中国上

世纪 70 年代与尼克松政府交好的原因、中国对 1989 年天安门事件性质的判断和态度、

中国对美军飞机 1999 年误炸中国大使馆的反应等等。中国领导人将这次误炸事件视同希

特勒曾经犯下的暴行。

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曾被教导说，中国是西方帝国主义魔掌下

无助的受害者。中国领导人不仅也这么认为，还积极地宣扬这种论调。1967 年，我在哥

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政治学教授就强调西方和日本曾怎样地欺负中国，暗示我

们这一代必须设法弥补前人之过错。我们的许多教科书也经常可见类似的观点和论述。

中国是受害者，应该不惜代价补偿和帮助中国。只要有言论和行为有悖于这一主流

观点，就会被美国政府和学界选择性地忽略和排斥 13。这一观点使美国政府在与中国打

交道时出现了盲区。，也影响了相关中国问题专家为美国总统及其他领导人所提政策建

议的含金量。

它甚至也影响到了我们相关领域的翻译工作。外国人学中文，第一件事就是要明白

这门语言它本质上的模糊性。中文没有字母，不是由字母组合而成。中文往往可以把几

个字拼成一个词。我们英文中的 size 在中文里是“大小”，含义由方块字“大”和“小”两个字

堆砌起来；我们英文中的长度是 length，中文中则包含“长”和“短”两个方块字的含义。中

国人用字典规范数千个方块字，它必须根据约两百个偏旁部首划分。每个部首之下的几

百个字再依笔划多寡排序，笔划少则一划，多则十七划。

方块字已经够复杂了，还有四声。四声抑扬顿挫，代表不同字义。英文 ma 读一声

是妈，二声是麻、三声是马、四声是骂。中国人必须高声讲话，对方才听得清四声轻重。

中文的音节也简单，因此许多字发音相同，可是音同义不同，误解在所难免。

中文的复杂使它更像一套密码。外国人在翻译中文概念时感觉非常艰难，必须根据

上下文猜测衡量，很容易误读、误译。在如何翻译中国领导人使用的罕见中国词语上，

我有丰富的经历。比如 1983 年邓小平在北京接见参议员代表团，1987 年朱镕基访问华

盛顿，2002 年胡锦涛参访五角大楼，都由我负责翻译工作，怎么准确翻译哪些艰深晦涩

的中文词汇，以便正确无误传递他们的真意，这很让人伤脑经。我的同事们经常相互交

换翻译心得，不幸的是，美国绝大多数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只略通几个字、不会讲中国

话——只够在不会讲中国话的人面前冒充内行。这一来这些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往往有

个毛病，即依靠自身的想法主观解读中方的信息。我们必须更用心，不能只注重谈话表

面的意思，还得注意谈话的前后脉络，更需要注意关键的弦外之音。过去五十多年，美

国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失败。直到最近，仍是这样。中国鹰派有时讳莫如深的语言以古喻

今，因此大多数外国人根本摸不透他们的战略思想。

自从 1971 年尼克松总统向中国敞开臂膀以来，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政策大多以

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constructive engagement），并协助其崛起为主轴。这一政

策思路传承八任总统，执行了数十年之久，期间只有很小的调整。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

统们各有的外交政策虽然不同，但却都一致认为与中国接触，助其崛起非常重要。建设

性接触的积极拥护者还包含著名的学者、外交官和卸任总统。他们对于美国的决策者们

以及采访中国新闻的记者们都颇有影响力。我深知其中奥妙。几十年来，我也是这群人

中的一员。事实上，我是最早由此观点的人之一。早在 1969 年，我就向白宫提供情报和

建议，主张要与中国进行接触。数十年来，我经常扮演重要角色，力促两党政府向中国

提供技术及军事援助。我大体上接受美国高层、外交官和学者所共有的推论。这些推论

也经常出现在美国各类战略层面的讨论、评论和媒体分析文章中。我们曾经确信中国领

导人与我们所思所想相似，只要美国向脆弱的中国提供必要的帮助，就可以协助中国成

为一个民主、和平的大国，它也不会有区域或甚至全球称霸的野心。然而，我们低估了

中国鹰派的影响力。14

事实上，基于这个主观判断所做出的每个假设都错了，而且后患无穷。时至今日，

中国的有所为，和其有所不为同等重要，都证明我们错的多么离谱。

错误的假设一：美中交往能带来全面合作

已经四十年了，我和我的同事都曾认为与中国“交往”有助于使中国在相

当广泛的领域

与西方合作，但这种愿景并没有实现；原本以为贸易和技术合作有助于中国和西方在区

城及全球秩序上达成更多共识，也没有奏效。简而言之，我们对于中国曾有的乐观展望

都落了空。15

从阻碍饱经战火蹂躏的阿富汗重建工作和经济发展，到给苏丹和北朝鲜等反西方的

军政府提供救援，中国在目标和行动上都在和美国政府作对。诚然，中国正在和美国的

盟友及敌人建立自己的联系，这一点表明北京任何关于和平的建设性意向都言不由衷。

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例，没有任何一种安全威胁会比此类武器的扩散对美国的威

胁更大，但是中国一点都不愿意帮忙抑制北朝鲜和伊朗的核武野心。这样说还是客气的。

“911 事件”之后，某些评论员表示相信美国和中国今后将因恐怖主义的威胁联合起来，就

像以前因为共同对付苏联而联手一样。小布什总统在 2002 年 1 月的国情咨文演说中表示

“泯除之前的敌对”，合作对抗恐怖主义“共同危险”的殷切盼望，16 并没有改变中国的态度。

中美在这个议题上的合作范围和最终成效都相当有限。

错误的假设二：中国会走向民主之路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肯定有所改变，但是它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像我们这些力主中美接

触、合作的人所预期和希望的那样演变，越来越多的中国问题专家开始就这一点达成共

识。这些专家已不再是少数派。普林斯顿大学的亚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认

为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濒临灭亡，反而可能继续统治数十年。17 作家詹姆斯·曼（James Mann）报导中国新闻已逾三十年，指出他所谓的“缓和剧本”——即预测中国将顺利演变为自由民主政体——可能成为幻影。他提出警告说，今后二、三十年中国可能远比今天更加富强，可是它或许还将在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之下，仍然会“敌视持不同政见者和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并与美国针锋相对。18 欧洲外交关系协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是个重要的中偏左智库。它在 2009 年的评估报告中指出，认为与欧盟往来会使推动中国“经济自由化、促进法治及政治民主化”的想法是“犯了时代性错误”。

19 中国不但没有出现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反而出现了学者们关注的所谓的“权威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20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内森（Andrew Nathan）在《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上撰文，将这种转变称为“专制适应力（authoritarian resilience）”。21

即使如此，以为民主的种子已在中国村级基层播下的想法却成为美国许多中国事务观察家的共识。这派主张认为，只要美国不拔苗助长，中国在乡镇的地方选举终究会演

变为省级与全国选举。

和美国政府里的许多同事一样，这样的关于中国的民主理论我已经听了几十年了。

我在无数的书本和文章中都读到这种论述，我相信它，也希望能相信它。

1997 年我和一些人受邀到工业城市东莞附近的一个村子去见证“民主”选举的萌芽，

我的信心才首次动摇。我在参访时有机会和候选人用普通话聊天，从而了解到选举实际

是怎么运作的。选举的潜规则很快就露出马脚：候选人不得举行公开集会、不准有电视

广告、不准张贴竞选宣传品；他们不准批评共产党推行的任何政策，也不得就任何议题

随意批评对手；更不会就纳税、预算开支或国家未来进行美国式的辩论。候选人唯一能

做的就是和对手比较个人品质，违反上述规定即构成犯法。

和我交谈的一个候选人问我西方的民主选举是如何进行的，我不敢告诉他真相，中

国的鹰派已经消灭了真正意义上的选举。

错误的假设三：中国是脆弱的小花*

1996 年，我参加一个美国代表团访问中国，团员当中的罗伯特·埃尔斯沃斯（Robert

Ellsworth）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伯特·杜尔（Robert Dole）的外交政策高级顾问。中方

以为杜尔若当选总统，埃尔斯沃斯或有可能出任国务卿，不敢怠慢，让我们有机会破例

看到中国内部的运作状况和问题。接待我们的一些随员是自命为“鹰派”的军官。

在和中国学者显得相当坦率的意见交换中，我们被告知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政

治风险——政权和国家崩溃的可能性很大。这些知名学者指出中国有严重的环境问题、

蠢蠢欲动的少数民族分裂势力和无能又腐败的政治领导人。除此之外，这些领导人也没

有能力进行必要的改革。考虑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出了名的隐秘性，我很诧异于这些学者

的坦率直言，也对他们的预测感到相当震惊，因此强化了我支持美国援助貌似脆弱的中

国之心态。

我后来获悉，中方也安排其他美国学术、企业界领袖及政策专家参加这类“专属”访问

活动。来宾也都会听到此类中国即将衰退的类似信息。他们回到美国后，许多人也在文

章、专著或评论中重复讲述了这些所谓“真相”。例如，颇有影响力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发表一份研究报告，列举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减速成长或甚至崩溃的十大

因素，22 后来许多年有关中国问题的辩论一直都以此趋势作为重点。2003 年，《评论》

（Commentary）杂志刊出一篇文章的标题即为中国“生病”了。232001 年出版的一本畅销

书也称中国“即将崩溃”。24 许多人表示担心，深怕美国若对中国施加太大压力，要求它举

行选举、释放异议人士、扩大法治范围、公平对待少数民族，这些压力会导致中国崩溃

——进而导致全亚洲动荡。

数十年来，我们在新闻报导、评论文章和专著中读到这类千篇一律的论述，它们主

宰了我们全国对中国的讨论。不过铁的事实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经济合作暨发展组

---

*译注：通常的说法是“脆弱的强权”（fragile power），作者为了夸饰刻意改用“脆弱的小

花”（fragile flower）。

织和联合国经济学家的估计，中国已经强劲的 GDP 预计还会以至少百

分之七至八的速度

继续增长，因此最早可在 2018 年前后超越美国。25 不幸的是，像我这样的中国政策专家

已经深深中了“中国崩溃论”的流毒，很少有人相信这些预测。正当 26 我们还在替中国忧心

忡忡时，它的经济已经翻了一番以上。

错误的假设四：中国希望向美国看齐，而且正变得越来越像美国

我们美国人过分自大，喜欢想当然地认为其他国家都希望变得和美国一样。近年来，

我们处理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时就犯了这个错误；我们和中国交往也秉承着同样的心态。

1940 年代，美国政府拨款进行了专项研究，试图了解中国人的心态。最后出了几份

研究报告，其中一项研究，以罗氏墨迹测验卡对纽约唐人街一百五十名中国移民进行测

试研究。研究人员包括内森·莱特斯（Nathan Leites）、鲁思·本尼迪特（Ruth Benedict）

和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等知名学者，他们也分析中国通俗书籍和电影的主

题，结论之一是中国人对战略的看法见解和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往往喜欢采取直接了

当的行动，华裔人士则重间接、轻直接，偏重含糊和计谋，不喜欢做清晰明确的表态。

另一个结论关于战略方面的中国著作和和文献更强调欺骗敌人，用诡计取胜。27

二十年之后，以心理分析法进行文化研究著称的内森·莱特斯撰文表示：“从孙子到毛

泽东，中国讨论战略的文献都把诡计看得比其他军事理论更重要。中国人的诡计主要是

诱敌做出不理智的举动，而较少注重如何去巩固和完善自身的作战计划。在其他文化里，

尤其是西方文化，谋略主要用于如何确保己方部队能实现打击力量最大化……中国式计

谋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尽量少动用自己的力量……中国人倾向于不露锋芒，不公布掌权者

的日常活动；他们认为奇袭和计谋非常重要。28

中国文献经常凸显尔虞我诈的角色，强调需要“智者”——即明智的政治家——以看穿

诡计，洞悉真相。中国许多古典英雄故事都强调利用计谋操纵别人。许多流行小说、电

影和电视节目的英雄，皆善于不动声色地耍弄对手，直到最后才显露出真正意向。这些

艺术家策划出最复杂的欺敌讯号，需要读者用心思索，到剧情告终时才有恍然大悟之感。

29

在 1940 年代这些研究——认为某一民族对世界会有不同的看法——被认为有争议、

政治不正确，因此从来没有对外发表，唯一一份原版报告悄悄地躺在国会图书馆里。30

直到 2000 年，我才从和中国军方将领处了解到这些研究的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中国人

高度重视隐人耳目战略的重要性，他们为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而感到自豪。两个鹰派将领

成立了一个“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来推广这个观点。自从我二十年前认识他们以来，他们

在全国媒体上的影响力大为增长。我的同事错误地轻视或忽略他们，直到最近，他们某

些建议变成了中国的政策。

错误的假设五：中国的鹰派力量薄弱

1990 年代末克林顿政府时期，我奉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之命执行一项史无前例的任

务，反思中国战略上欺骗美国的能力，以及迄今为止它究竟愚弄了美国多少次。根据秘

密情报、未发表的文件、与中国异见人士及学者的访谈，以及直接参阅的中文材料，我

终于开始看穿中国人用心遮掩起来、不让我这类人士知道的机密。

我搜集与我一向相信的传统论述相互抵触的线索，开始拼凑起与过去约四十年不同

的另类论述。经过一段时间后，我看穿了了中国鹰派向北京领导人所提建议的核心所在，

他们希望能误导和操纵美国决策者，以取得情报以及军事、科技和经济的援助。我发现

这些鹰派向毛泽东以后的历任中国领导人建议，要报复百年国耻，期盼在 2049 年、即共

产革命成功一百周年时，取代美国成为全世界的经济、军事和政治领袖。这项计划即“百

年马拉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自从和美国打交道时就已开始执行这项计划，其目标是报

复或“洗刷”过去列强带来的国耻；然后建立一个对中国公平的世界秩序、一个没有美国全

球称霸的世界，并且要修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布雷顿森林和旧金山所建立由美国

主宰的经济和地缘政治世界秩序。若要达成这个鸿图大计，鹰派评估后认为唯有通过精

细的战略谋划，或至少要坚决否认中国有任何恐吓计划。

当我在研究报告中点破中国鹰派的野心，并就中国战略欺骗提出相关建议时，美国

许多情报分析人员及官员起先都不敢置信，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我所发现的证据（多亏中

央情报局局长乔治·谭纳特（George Tenet）慧眼独具，他在 2001 年因为这项研究成果

颁给我杰出表现奖）。我能理解我同事们的质疑怀疑，毕竟中国政府长久以来都以落后

国家的面貌出现，它的“和平崛起”需要协助；中方否认它有实现全球领导或与美国冲突的

念头。的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禁止中国称霸，31 中国领导人也一再地向其

他国家保证“中国绝不会称霸”。32 换句话说，中国会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但不会主宰任何

国家或试图改变任何事物。我们没有找到一份中国关于称霸的计划书，中国也的确说过

没有这种计划。他们只想让中国恢复三百年前的全球地位，当时它支配全球约三分之一

的经济。换句话说，根据中国鹰派的规划，到 2049 年中国至少要有美国的两倍强。

一个更加友好的中国，一个民族主义不再那么强烈的中国，这一理念，赢得了西方

学界、智库、金融机构和政府的欢迎和信任。关于中国只重经济发展而无意于称霸全球

的判断和共识也更符合这些人的自身利益。无论他们是想要投资中国企业的民间股票型

基金经理人，或是为了筹措经费、获得渠道以及推动研究计划并与中方合作者举办研讨

会的智库学者，都需要合力鼓吹这些乐观前景。我们的外交政策专家、经济学者和企业

人士这样去想并无不当，而且也有凭有据。中国也有真正想和美国合作的温和派，中国

政府官员通常也积极阐述这类观点，并处心积虑地宣称它们才是真正代表中国的声音。

33

但是那些被嘲笑是“拥抱熊猫者”（panda huggers）——我过去数十年也颇以此为荣

——所拥有的对中国较亲善的观点，恐怕也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中国境内的许多强硬

派民族主义声音（从最高层的政治和军事机构到基层民意皆如此异口同声主张）只不过

是“边缘”主张。这些强硬派被贴上“脱离现实”的标签，是已经被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消灭的

旧时代残留下来的“老古董”。

西方大部分中国事务专家数十年来都认定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主流。这种一厢情愿

的偏差想法已经固化成一个战略盲点，未来二十五年内，美国最棘手的国家安全挑战可

能就要出现了。中国有温和派和强硬派、鸽派和鹰派，他们在北京的政府机构以及经常

举行的各类会议里，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非常激烈的辩论。慢慢地，强硬派和民

族主义的势力逐渐占了上风，在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核心圈里影响力极大。政府

办的鹰派报纸《环球时报》已经成为排名第二或第三的畅销书刊，广受关注。它的总编

辑胡锡进很清楚地表达出中国鹰派如何看待温和的鸽派，指责他们是“癌细胞，将导致中

国灭亡”。34

亡羊补牢为晚否？

过去三十年，作为曾在国会及尼克松以后历任总统行政部门服务的中国事务专家，

和其他任何西方人相比，我和中国军事、情报机关的来往都更为密切。解放军和国家安

全部总是蒙着面纱的部门都曾经为我打开他们神秘的大门，让我接触到其他西方人不曾

见过的文件和作品。他们当中的强硬派把我看作推动他们观点很有用的工具，即便我会

让北京和华盛顿某些相信中国是和平、温顺的人士感到不悦。1998 年和 2000 年，我出

版了两本学术专著《中国对未来战争的看法》（Chinese Views of Future Warfare）35

和《中国对未来安全环境的争论》（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36，并把我访问北京所搜集到的许多文件，以及中国军方领袖和变节者所给我的材料翻译

为英文。我把中国内部争论其在世界角色的双方立论都包罗进来；当时我把这两派称为“正

统派”（强硬分子）和“修正主义”（温和派）观点。被我引述在两本书中的将领和外交政

策专家都感谢我精确翻译他们的观点，使他们至少在华盛顿国家安全事务专家的小圈子

中受到注意，也因此在日后愿意为我提供更多协助。37

历经数十年密切研究中国事务之后，我认为这些强硬派并非人微言轻，相反们才是

中国地缘战略思想的主流意见。他们只是把高层决策者的观点直言不讳地说出来，这些

人也代表着数亿渴望见证中国崛起为全球大国的中国人民。回到文化大革命初起之时，

中国无疑也有许多自由派思想家希望整合进全球自由市场，并且向更民主的政治体制演

变。中、美情况相仿，美国有鹰派、鸽派阵营之分，有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干预主义

者、现实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中国的精英也分不同阵营。当然，差别在于这些争论很

少呈现在中国民众和西方新闻界面前，中国没有民选代表组成的国会或真正开放的论坛

讨论这些议题。

在未来的数十年里，西方决策者、情报分析家和学者一直面临着挑战，如何去穿透

层层迷雾与阻碍，以辨别中国不同阵营实力的虚实。一直到现在，西方政策和企业精英

们还对中国将追求和平崛起并模仿美国的发展信以为真；星巴克、麦当劳和苹果等消费

者品牌在中国爆炸性的增长使这个观点更为有力。直到最近才出现令人不安的迹象，显

示一个更加穷兵黩武的中国可能悄然成型，某些有志之士已经开始反省过去四十年来没

有根据的想法。38

然而，继续主张美、中应更紧密合作的人士也无法反驳一个事实，即中国不仅就在

我们眼皮底下崛起，而且从一开始就是美国和西方在协助中国完成这一心愿。这类援助

的主要源头就是世界银行。世界银行高层主管 1983 年和国家主席邓小平会面时秘密地同

意派出一组经济学家密切研究中国，前瞻二十年，为中国如何可以赶上美国提出建议，

39 而且援助并不仅限于此。数十年来，美国政府慷慨地为中国提供敏感的信息、技术、

军事科技、情报和专业咨询。事实上，由于多年来长期提供太多援助，以致美国国会在

2005 年抱怨竟然没有一本完整的相关账册纪录。更有甚者，我们没给中国人的，他们会

自己动手来偷。

然而，百年马拉松的破坏力量在于它总是暗地里进行。借用电影 Fight Club（搏击俱

乐部）里的话，马拉松的第一条要求就是绝口不提马拉松。的确，几乎很肯定，北京不

会有一份概括马拉松（意为各项战略）的指导计划锁在某个保险柜里。中国领导人们对

马拉松早已了如指掌，白纸黑字写下来反而有曝光的风险。但是中国人现在已开始更公

开地谈论这个概念——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就算美国现在开始急起直追，也为时已晚矣。

我在 2012、2013 和 2014 年三度走访中国，观察到中国人的态度出现变化。我照例

拜访中国主要智库学者，大家彼此相识已有几十年。我直接询问他们对“中国领导的世界

秩序”的看法——稍早前几年，这句话他们不是斥为无稽之谈，就是不敢放言高论。可是

现在许多人高谈阔论这一新秩序，或说是中国的复兴，即将到来，甚至比预期还要快。

美国经济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时遭到痛击，中国人相信他们期盼已久的美国衰落已经

开始了，而且无药可救。

过去有一批人长期信誓旦旦地向我担保，中国只想在新兴的多极世界中扮演一个谦

卑的领导者——共产党正在实现其恢复中国“正当”世界地位的长期目标。实际上他们的话

是在告诉我，他们骗过了我和美国政府。或许不无一丝得意，他们的举动揭示出美国有

史以来最系统化、最关键也最危险的情报工作失败。由于我们浑然不知马拉松已经在进

行，美国就要输了。

第一章 中国梦

——洗刷百年屈辱

“天无二日，地无二君。”——孔子

习近平的复兴之路

习近平 2013 年 3 月就任国家主席时，美国的中国事务观察家还不清楚他是怎样一号人物。中国的鹰派敬佩他，但是西方观察家普遍的感觉是六十来岁的习近平看起来人兽无害，头发浓密乌黑、面带温和笑容，曾经是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派，有心顶替那些老的卫道士、最终实现这些观察家长期以来的信念：中国将成为他们殷切期盼的自由市场式民主国家。但是习近平很快就展现他有自己的一套计划——中国将再度崛起、重返全球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宝座。这是毛泽东 1949 年建立政权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雄心壮志，这一年被中国领导人共同理解为百年马拉松的起点。习近平采用了鹰派的口号“复兴之路”，这个原本只限于少数民族主义者的说法现在变成了新任国家主席的口号。不久之后，大家就会见识到它的意义。

《天演论》与《资治通鉴》

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一角矗立着毛泽东 1949 年下令兴建的一座十层楼高的尖顶纪念

碑，由中国政府发执照并监管的正式导游通常不带外国人去参观。即使西方游客走到这

也未必了解它描述的是什么东西，因为大理石花岗岩上镌刻的中文并没有英文翻译，可

是这块碑自树立之日起就代表着这场百年马拉松的精神。

网络上把这块巨碑称为“人民英雄纪念碑”。1 这个巨碑真正要表达的是中国的悲情，

是 1839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加诸于中国身上的“百年羞辱”——当年因为贸易

纠纷，英国皇家海军摧毁了多个中国港口，迫使清廷签订城下之盟。按照碑文的叙述，

此后一百年的中国历史历经中国人的抵抗、西方人的占领、漫长的游击作战，最后直到

毛泽东主席胜利夺取政权，结束了西方对中国的压迫，至少它代表了共产党政府对中国

那段历史的解读。

每天都有美国游客走过纪念碑，通常站在远处拍照留念以示到此一游，可是他们浑

然不知它要传递的信息，更不明白有可能就是直接针对美国人的。这个纪念碑成为中国

民众爱国示威活动中心还有另一层被我们忽略的涵义：中国的冤屈获得洗雪的日子即将

到来。简单地讲，这个纪念碑完美地象征了中、美两国的关系：中国正在疗伤止痛、伺

机再起，美国却浑然不觉。

中国共产党崛起之前，中国早就清楚知道自己在各国排序上的特殊地位。2 十九世纪

末，欧洲列强给中国贴上“东亚病夫”的标签，与他们给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取的绰号“欧

洲病夫”如出一辙。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个绰号可谓奇耻大辱，因此他们对外国

人心怀怨恨也理所当然。革命党人陈天华在 1903 年愤愤不平地写下：“夷人称我为‘东亚病夫’，是野蛮、低等的民族。”3 这个溃烂的创伤要到中国夺回全球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地位才有可能得以愈合。

二十世纪初，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迷恋上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及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作品。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概念激励中国人发愤图强，洗刷西方列强施加的凌辱。翻译家、学者和改革倡导者严复，据信是最早将赫胥黎的 Evolution and Ethics（《进化论与伦理学》，即《天演论》）翻译为中文的人。

但是严复犯了一个关键性错误，他把“自然选择（天择）”译为“淘汰”，这个词后来主宰了中国人对达尔文思想的理解。4 因此不仅竞争中的失败者被视为弱者，他们也将从自然界或政治界被淘汰出局。严复写道：“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遗种也，则必强忍魁杰，矫健巧慧，而与其一时之天时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5 他又写道：“西方认为‘所有落后种族都该被优秀种族取而代之’。”61911 年，现代中国的国父孙逸仙（孙中山）的计划明确地以种族生存为基础。他认为西方列强想要征服甚至消灭黄种人，并把中国对抗列强的斗争定义为抵御白种人“亡国灭种”威胁的运动。7

这种论述在 1949 年又被毛泽东所采纳，其作品充分体现达尔文的思想观点。对毛泽东思想上最有启发性的两位翻译家之一认为黄种人和白种人这两大种族未来的斗争不可

避免。除非黄种人改变策略，否则白种人必将“占据上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在发现马

克思的著作之前，已经深信中国的生存要依赖凸显中国人民独具特质的长期、激进的策

略。[8] 如何在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中求生存，这个关键问题左右了中国共产党战略思维的

发展。

毛泽东及其红军在 1930 年代为躲避国民党军的围剿开展了著名的“长征”，而在长征

期间他随身只带了一部书《资治通鉴》，一部西方无可匹敌的治国方略。这部书的精粹

在于浓缩了中国战国时代各国之间的争斗杀伐以及运筹帷幄的谋略。[9] 其中包含的历史故

事和格言警句可上溯到公元前四千年。其中有一段故事中孔子关于“天无二日”的论断，[10]

完美地契合了达尔文的观点，即世界秩序也是阶层划分的，天下只能有一个最高统治者。

美国的中国事务专家最大的失误之一就是忽略了这本书的存在和价值。它不曾被译

为英文，直到 1992 年我们才通过《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知道这本书。相反，毛泽东不仅在 1935 年就爱上了这本书，并关注书中记录

的历史教训，而且直到 1976 年过世之前还反复研读；[11] 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也读它。

《资治通鉴》节选本甚至还被列入中国的中学生教科书的目录。学生们研读书中战国时

期的许多史实典故，思考如何愚弄戏耍敌人、如何避免被敌军包围，以及如何引诱旧霸

主骄傲自满，最终荒废政务，从而营造有利于己的战略态势。反观我们，对这些情况都

浑然无知。

毛泽东引用了达尔文的话，明确指出："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社会主义现在掌握适

者生存的一切条件。"121950 年代，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经常谈到要主宰全世界，这

番言词被西方人士讥笑为打肿脸充胖子，或者只是为了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而刻意为之的

行为，就像艾森豪威尔、肯尼迪、杜鲁门或尼克松等美国总统言之确凿地宣称美国是全

球最伟大的国家并无二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所谓的"大跃进"时期发出"超英赶美"的口号

时，13 很少人理解他们是认真的。

在毛泽东主政时期，美国情报官员都秉持着傲慢的心态，各怀偏见。绝大多数认为

中国人只想离群索居，是一个由一群狂热分子领导的半开化民族。全中国的街道上挤满

了脚踏车、看不见汽车的踪迹，中国的工厂甚至连电风扇也造不出来，也基本没有外资

到中国投资。毛主席民族主义的作法让西方感到荒唐得可笑：他居然召回了所有中国驻

外的大使。麻雀吃稻谷，争抢粮食。为了帮助农民，他调动军队执行任务，杀光所有的

麻雀。可是"伟大领袖"似乎不了解麻雀也吃害虫，结果是中国的农作物惨遭虫害。

美国情报官员得到情报，说中国不甘心充当苏联的老大哥的跟班，但不相信中国真

这么想。如果中国确有野心，那也太可笑。如此落后的国家还胆敢梦想有一天与苏联较

劲，更不用说美国了。但是还有一群人没有笑——他们是苏联领导人。比起美国人，苏

联领导人早就看清中国的野心。有关百年马拉松的最早线索也来自莫斯科。

谍对谍

1950 年代，中国公开归顺苏联，承认苏联是共产主义阵营的领导者。中国人放低姿

态装弱，同时向科技较为先进的俄国人那里寻求援助与支援，但是毛泽东心里绝不甘于

屈居老二。这一点，苏联心里也有数。尽管苏联人不信任中国，提防中国，但他们更担

心中、美结盟，因此他们故意向美国人传送假情报。

1961 年底，有个苏联公民安纳托利·戈利钦（Anatoliy Golitsyn）找上中央情报局赫

尔辛基站长，表示他有意投奔西方。中央情报局协助他带着家眷从赫尔辛基飞到斯德哥

尔摩。14 乌克兰出生的戈利钦四十五岁、KGB 少校，任职于 KGB 战略计划处，后来派驻

苏联驻芬兰大使馆，化名伊凡·克里诺夫（Ivan Klinov）。从斯德哥尔摩，他再搭机飞到

美国，带来了苏联在西方间谍活动的情报资料。戈利钦被称为“来到西方最有价值的叛逃

者”，15 后来热门电视连续剧《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有个角色身上就

有他的影子。戈利钦也带来了中苏关系相关的情报。这些情报将对随后几年美国外交界

和情报界的对华分析产生深远的影响。

美国情报官员从一开始就对戈利钦的叛逃很放心，因为他供出了西方已经掌握的一

些苏联间谍姓名，这为他增加了可信度。他最重大的贡献是证实了英国情报官员金·菲尔

比（Kim Philby）双面间谍的身份。菲尔比实际上还在为 KGB 效劳力。

戈利钦也是阴谋论者，后来还声称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是 KGB

的线民；戈利钦的另一项阴谋论则与一则广为流传的传闻有关。传闻说中国共产党和苏

共政治局存在严重意见分歧，都争着要当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戈利钦向美方保证，这

则传闻不实，是 KGB 炮制来骗美国人的谎言，目的在于帮助中国人窃取美方有价值的情

报。他还提出另一个警告，未来还将会有另一个苏联间谍变节，并提供关于中苏关系破

裂的政局。不论他在什么时候叛逃来美，都绝不能相信。过了两年多一点，戈利钦的预

言应验了。

1964 年 1 月，KGB 特工尤里·诺申科（Yuri Nosenko）在日内瓦和中情局人员接洽，

不久就从苏联叛逃。他曾经一直替西方工作充当双面间谍，可是形迹败露了，奉召调回

莫斯科。诺申科明白一旦回国肯定凶多吉少，担心遭遇不测，决定投奔美国。到了美国

之后，他的说法与美方原以为的中苏关系状况差距很大。据他带来的情报，中苏之间已

经严重分裂。这正好与戈利钦的说法相反。诺申科声称戈利钦才是苏联派来的反间，事

实上中苏不和严重到双方在边境爆发冲突，甚至有上升为全面开战的危险。戈利钦之所

以刻意提供假情报给美国，就是想阻挠中、美结盟，以免中国借助华盛顿的力量壮大自

己的势力。16 诺申科还爆料说毛泽东不仅有心主宰国际共产阵营，还想掌控全球秩序。

这更显得危言耸听。

这两个投诚者的说法如此矛盾，让美国政府无所似从。一方面，如果两

国家交恶，那将是美国坐收渔翁之利的大好机会；另一方面，美国人认为共产主义国家

在意识形态上会互相支持，西方如果从中挑拨离间，反而会促使他们团结对外。美国情

报界最终慢慢形成共识，决定不相信诺申科的情报。不幸的是他们判断失误。往后数十

年，美国还是一样，一涉及到中国就判断失误。

诺申科被隔离禁锢，要等到他说真话为止才放他出来。可是关了三年，他始终没有

改口或做出妥协。最后，某些美国分析人员才开始意识到诺申科的说法或许时真的。中

美结盟对抗苏联的可能性真的存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开始在全球竭尽所能搜集

这方面的情报，我就在这个背景下被吸收进来，开始研究中国。

进入中央情报局

1969 年，美国情报界最渴望借助两种资源解决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第一是能在

KGB 的反情报部门（counterintelligence division）吸收到可利用的线民，第二是能有个

人与苏共政治局高层官员建立关系，深入接触。可惜，这两者都不可能。因此为了解开

中苏是否失和这个谜题，美国情报机关只能退而求其次。当时有个刚出道的研究生正好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秘书处工作，而这个部门恰好有很多苏联人。

当时我年仅二十四岁，通过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教授的介绍，在联合国秘书长办

公室担任政治事务官员。虽然只是个小角色，却是这个部门里唯一的美国人。因为我曾

在政府机关任过职，并通过了安全考核，经常与来自世界各国的联合国高层官员接触，

我便成为了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亟欲吸收的对象。

4 月某个星期一上午的 8:35 分，我站在第一大道和四十二街路口等候车流消散。挂

着外交车牌的黑色轿车排满整条街，让纽约市民怨声载道。两个月前到联合国总部秘书

处担任政治分析员以来，这条路我已经走过许多次。然而这一天，我的工作变了，我答

应替美国政府充当间谍。

我的两个接头对象——中央情报局的“彼得”和联邦调查局的“史密斯”——奉国家安全

顾问亨利·基辛格之命，尽一切可能搜集来自苏联的与中苏分裂有关的情报。中国会是什

么样的伙伴——可靠、古怪或甚至危险。他们对此并不在乎。我的美国同事只专注一点：

如何才能利用北京作为对付莫斯科的棋子。计划进行一段时间之后，尼克松总统于 1969

年 8 月在加州圣克里门提（San Clemente）所谓的西部白宫主持一项会议，研讨亚洲的

未来。

如果我脑子里尽是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的惊险小说或者詹姆斯·邦德间谍电

影的精彩镜头，现实很快就将我打回原形。我的化名一点也不像 007 那么浪漫神秘。17

关于中苏问题，最深入的研究报告是中央情报局提供的代号为 ESAU 和 POLO 报告，18

内容冗长，里面正反面的证据都有。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对于是否应该与中国

改善关系也分为两派。大多数人支持尼克松总统 1969 年 2 月会议中形成的判断。中国是

个比苏联更危险的威胁，因此我们需要部署导弹防御中国。这种主流观点一直占据上风。

直到 1969 年 11 月，关于对中国开放的对策建议如果呈送给总统和基辛格，仍然会被幕

僚们坚决反对。有人曾试着和基辛格吹风说，尼克松或许想要访问中国，他直接就回答：

“门都没有。”[19]

我花了许多时间翻阅这些报告——它们对中国雄心壮志的描述令我瞠目结舌。我获

知，从 1960 年至 1962 年，在中央情报局称为“IRON BARK”的一系列行动中，靠着一台

Minox 照相机偷偷拍下数千页的苏联机密文件。匪夷所思的是，这些文件透露，莫斯科

的军方领导人早已认为中国是和北约组织同样危险的军事威胁。我也获悉，联邦调查局

在纽约指挥着三个间谍活动，代号分别是 SOLO、TOP HAT 和 FEDORA，里面的人全

都很可靠，而且能接触到苏共中央政治局高层内幕人士。[20] 然而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

局要我去打探情报，以便更好地回答基辛格及其顾问团所提出的问题。

秘书处设在联合国总部三十五楼。我在那里遇到的印象最深的前苏联官员阿卡迪·谢

夫钦柯（Arkady Shevchenko）*。他身材圆胖、白发，性格很外向。我们处得相当熟。

当年三十九岁的谢夫钦柯嗜酒如命，最喜欢马丁尼酒，经常流连曼哈顿一家名为 La Petite

Marmite 的法式小餐馆。

我常跟他一道吃午饭，听他嘲笑联合国定了一些虚有其表的规矩，

比如不鼓励其雇员与母国官员交往等等。他笑着说，所有受雇于联合国

的苏联人每天都

到他在苏联代表团的办公室来分享情报、接受指令。

1969 年 4 月，我和他的交情已经达到无话不谈，于是他告诉我一个月前才在中、苏

边境发生的两次冲突以及中国人干了什么好事，当时美国大多数情报官员还不知道有这

件事。他说，中方伏击了苏联部队，以此暗中挑起事端，引发冲突。谢夫钦柯还透露，

苏联领导人对中国人是又恨又怕，认为中国企图控制共产主义世界，进而主宰全球。数

十年来，中方惟妙惟肖地扮演着可怜兮兮的小兄弟角色，仰苏联鼻息而活，而今中国人

竟然会如此直接挑衅苏联，让后者惊诧不已。

我对一件小事印象很深。记得有一次在联合国总部大厦北区代表会客厅和谢夫钦柯

喝咖啡闲聊天，他讲了一则有关中国未来的笑话，引得我捧腹大笑。笑话是这么讲的：

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打电话给尼克松总统。

勃列日涅夫说："KGB 向我报告，你们有一台全新的超级计算机，能预测到公元 2000

年的事。"

尼克松也不相瞒，坦诚说道："是呀，我们是有这样一台电脑。"

"那好，总统先生，你能告诉我到时候我们政治局委员都是哪些人吗？"

尼克松这一头沉默了许久。

勃列日涅夫忍不住，向尼克松大声笑道："哈哈，你们的电脑没多高明嘛！"

尼克松回答说："不、不、不！总书记先生，它回答了你的问题，可是我读不懂。"

勃列日涅夫追问："那是怎么回事呀？"

“因为答案是中文。”

这则笑话之所以好笑，是因为它太荒谬了。人类的未来竟会属于连本国人民都喂不

---

*译注：谢夫钦柯后来于 1973 年成为联合国副秘书长，并于 1978 年投奔美国，成为苏联

叛逃至西方的最高级别官员。

饱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落后国家，这谁能相信呢，但是机警的苏联人已经看到了我们视而

不见的东西。我也和我部门里的其他俄国同事——叶夫根尼·库托沃伊（Yevgeny

Kutovoy）、弗拉基米尔·彼得洛夫斯基（Vladimir Petrovski）和尼古拉·弗切尼（Nicholai

Fochine）——聊过许多次。他们全在不同场合和我说起过同一个笑话。我当时只是觉得

很有趣，但是一点都没想到其中暗藏的玄机。

我花了很多时间和库托沃伊交往，他在政治事务组上班，办公室就在我旁边。21 我

们的上司彼得洛夫斯基日后出任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托沃伊也出任苏联驻南斯拉夫

大使。和谢夫钦柯一样，他们似乎都喜欢和我聊天。当时他们都只有三十来岁，甚至乐

于指教我中苏冲突的历史、讲述中国人的奸诈。库托沃伊告诉我，基本上当今的共产党

中国是苏联打造起来的，政府每个重要机关都有苏联顾问进驻指导。武器转让、军事训

练和技术建议，无不倾囊相授，试图将苏联的这个小兄弟尽快现代化。可是，1953 年约

瑟夫·斯大林去世，双方关系就开始变质。

库托沃伊说，苏联时任领导人认为中国人有个秘而不宣的梦想，就是想要最终超越

苏联，而且野心尚不止于此——他们下一个目标就是美国，中国不会甘心当老二。中国

有自己的一套关于未来格局的剧本，也就是尽其所能，最终成为全球舞台的主宰。库托

沃伊警告说，美国如果上了中国的当，那苦头可就大极了。来自苏联人告诫中的核心点

是，中国受其历史野心的驱使，想要恢复统领全球，四方来贺的的地位。他和他的同事

告诉我，中国人从其历史中总结了大量经验教训后明确了两点。一是中国应该成为世界

上最强大的国家，二是必须韬光养晦，静待时机成熟。他警告我说，美国若是给中国提

供军事援助，将来肯定会自食其果。他给了我两本俄国学者写的有关中国古代史的书，

以佐证他的观点。中央情报局在 1971 年的一份报告引述了我的一些发现。例如，我认为

苏联早预料到尼克松总统会与中国重启关系，所以中美若开展纯粹的外交接触，苏联人

不会做出过度反应。[22] 到了 1973 年，莫斯科直接警告尼克松，美国若打算超越纯粹外交

而与中国建立军事关系，苏联将会动用武力。基辛格的团队对此问题有过辩论，而我打

报告建议直接对中国实施援助，获得基辛格的批准，顺利秘密进行。[23]

我喜欢库托沃伊，发觉他的话有可信度，但那时候是 1969 年，而我也只有二十四岁。

聊天时，他给我的感觉就像两个死党在谈起昔日女友。一个警告另一个说，她既然曾经

让他心碎，将来也会背弃我。当时，中国经济低迷无力，只及美国 GNP 的一成左右。[24]

要说中国人会胆敢做梦超越美国，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华盛顿官员听到的都是中国想要

换个舞伴，尼克松总统必须决定什么时候加入这场牌局。美中之间就这样开启了一段新

关系，其后果影响之深远不是当时我们任何人敢去设想的的。25

中国人计划如同利用苏联一样来利用美国——表面上信誓旦旦地合作，共同对付第

三方敌国，实际上借力使力、壮大自己。这就是冷战时期北京所进行的马拉松——中国

利用苏联与美国的敌对关系，榨取苏联援助，等到中苏失和，就转向美国联美抗苏。中

国这一招就是三十六计里典型的“借刀杀人”。

刘明福论“百年马拉松”

四十年之后，习近平接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后不久（这是他出任国家主席之前的一

道程序），就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懂了中国的隐藏意图。习近平履新后首次发表讲话，启

用了一个中国领导人在公开讲话中从来用过的新词：“强国梦”。26

这一点非同寻常。中国领导人遣词造句极端谨慎，尤其是在公开场合，远超西方政

客。他们在公开讲话时避免用到诸如“梦想”或“希望”类的字眼。这会被认为是不踏实、不

可靠的西方作风。可是，此后习近平一再在讲话中提到“中国梦”。根据《华尔街日报》头

条曾报道，习近平提到 2049 年是实现“中国梦”的目标年，也就是毛泽东在中国执政及成

立共产党政府之后的一百年。27

习近平这么说可不是不经意脱口而出。身为解放军退役军人、又是前任国防部长的

秘书，习近平和中国军方的民族主义“超级鹰派”有密切渊源。我通过自己和一些听过习近

平演讲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军人的谈话，发现他们立刻明白了习近平口中的“强国梦”涵义。

在阐述“强国梦”时，习近平提到一本原本默默无闻的书，其实只是在西方默默无闻而

已。2009 年在中国出版的《中国梦》。作者刘明福是人民解放军上校（原文如此，其军

衔应为大校，对应西方国家的准将，下同），在培训未来解放军高级将领的中国国防大

学任教。我就在这本书里首次见到白纸黑字写下来的“百年马拉松”。28

《中国梦》当下洛阳纸贵，成为全国畅销书籍。这本书只有一部分译为英文，它概

述中国如何可以成为世界领导大国，超越并取代美国。它分析了苏联为何不能取代美国，

并以一整章的篇幅提到中国有八种不同的成功诀窍。29 刘明福采用的“百年马拉松”一词在

中国引起了共鸣，只不过“马拉松”是地道的英文单词。这个概念用中文来讲更清楚，就是

中国要在“正义”的世界秩序里“复兴”，也就是书名所示的“中国梦”。“复兴”这个字似乎与马

拉松成了同义词，即从 1949 年算起要用一个世纪进行努力。中国对于马拉松的终局有何

盘算，既保密又敏感。它从来不说最后国家复兴了究竟会是怎么一个状况，只说它值得

期待。

刘明福的这本书主张要打造一支世界级的军队来投送中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他宣称：

“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伟大目标就是成为世界第一强国。”30 他预测道：“中、美之间的竞

争不像‘双方决斗’或是‘拳击比赛’，倒比较像‘田径比赛’，它就像是一场

漫长的‘马拉松’。”

刘明福认为，到了马拉松终点，统治者终将是地球上最众望所归、顺天应人的国家——

中国。31

刘明福于 2010 年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ABC News）记者访问，谈到这本挑衅

意味十足的书时，坚持这本书的中心立场，但是他强调中国的竞争和最后胜过西方将出

于和平手段。但是对于能够直接阅读他中文原版书的我们，却清楚书中的论调不是如此。

刘明福上校暗喻研究美国弱点的重要性，要准备好在西方发觉中国真正的竞赛计划时就

出手痛击美国。32 刘明福还暗示中国领导层当中存在一个正式的马拉松战略，他称赞毛

泽东“敢于制订超越美国的伟大计划，声称击败美国将是中国对人类最大的贡献。”33《华

尔街日报》在 2013 年披露，《中国梦》在所有国营书店里都被列入“推荐阅读”的书单。

34

其实，早在刘明福之前就有人在笔记和文章里提出过“马拉松”的概念。比如，赵汀阳

在 2005 年出版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逐渐在今天的中国主流思想中流行起

来。赵汀阳的 “体系”根据传统中国理念重新设计全球结构，新的世界称为 “天下”

（under-heaven），35 很接近于中文的“帝国”和“中国”。中国事务学者威廉·卡拉汉（William

A. Callahan）把“天下”翻译为以中国这个“优秀”文明置于顶端的全球统一体系。36 其他的

文明，如美国，只是“蛮夷”（barbarian wilderness）的一部分。作为文明世界的中心，

中国有责任传播中国价值观、语言和文化，以此“和谐”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藉此“改

良”他们，让他们能于“天下”之中各安其为。这个帝国“重视秩序胜过自由，重视伦理道德

胜过法律，重视精英治理胜过民主与人权”。37

在赵汀阳声名大噪、享誉国际之后，我于 2012 年 7 月于北京见到他。我请教他，若

是任何国家不肯依据中文的剧本走，天下体系要如何处理抗命不从呢？他答说：“很简单，

《周礼》就说要维持四比一的军事优势，让皇帝可以确保普天之下人人同心。”换句话说，

中国赢了经济马拉松之后，经济规模发展为美国的两倍，中国可能必须通过军事力量来

保卫它的新地位。世界最大经济体将需要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强大的军队，最终将使美

国的军事力量相形见绌；美国本身在 1860 年至 1940 年之间就是这么干的。中国鹰派不

仅研究美国战略，也从许多世纪之前的中国历史汲取教训。苏联外交官 1969 年在联合国

总部发出警告，揭露北京有一套欺敌战术和长期的全球野心，现在果然证明此言不虚。

第二章 战国时代

——中国人究竟怎么想？

「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

40

消失的战国

研读中国历史时，1492 年或 1776 都没有任何重大意义。中国丰富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三千年以前。中国没有像亚伯拉罕得到“应许之地”那样的创始神话，或是颁布《独立宣

言》那样明确的立国时刻。反之，中国的历史由不断的的战争与政权更迭所构成。这些

跌宕起伏都发生在固定的地理疆域之内—东为浩瀚大洋、北为险阻沙漠、西为崇山峻岭。

朝代兴亡更迭，统治者来来去去。在中国人的思维里，数千年来就是如此循环不已。基

辛格指出，“中国人的时间意识和美国人节奏不同。当美国人被问起某一历史事件时，他

会提到某年某月某日。当中国人叙述某一事件时，他说那是哪一朝代的事。二十四个皇

朝中，有十个朝代的历史比美国整个历史还要长久。”1 中国鹰派人士没有迷失在他们长

久、繁琐的历史里，反之，他们从历史的成败中汲取教训，以便最终赢得这场百年马拉

松。

中国鹰派有些著作聚焦于中国历史的一段特殊时期，也是奠基时期，即五百年战乱

不断的春秋战国时期。2 该时期的后半段延续了两百五十年，始于公元前 475 年，终于秦

朝统一六国（China 这个词即源自于“秦”的发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都陷入军阀割据

状态，充斥着外交上的勾心斗角以及血腥的公开交战。宛如凶残、弱肉强食式的丛林世

界，各路军阀相互结盟，彼此对抗，终极目标都是称霸。春秋时代，五霸相继登场，战

国时期则在合纵、连横两个集团之间对抗。对鹰派来说，这段历史是他们探索百年马拉

松成功之道的巨大宝库。

北京鹰派战略家们长久以来即以战国为师。战国思想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今日中

国的战略决策，但是美国负责中国政策的官员直到最近才了解这一事实。更为遗憾的是，

即使现在这个观点还未被美国政府完全接受。我们数十年来对中国战略思维的无知，代

价十分沉痛；我们的认识不足导致我们对中国让步太多，以后见之明来看，这些让步是

彻头彻尾的愚蠢之举。

毫无疑问，美国的无知，广义而言也是西方世界的无知。这种无知至少一部分可归

咎于以下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从十七世纪至现代，来到中国、研究中国的汉学家、传

教士和研究人员基本上都被误导，去了解和接受一套被摆在台面上的中国历史。中国人

士刻意抬高儒家思想的地位，宣扬中国文化内在的和平特性，淡化甚至完全忽略血腥的

战国时期。[3] 此外，毛泽东发动“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中国共产党试图摧毁和抹灭长久

以来中国风俗、文化、思想、习惯留下来的痕迹，号召广大民众支持“文化大革命”，使得

西方许多人认为中国已决定斩断与前共产主义的过去之间的联系。

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决策者日益认识到中国的核心战略思想源于战国时代的历史经

验教训，中国人近来也开始对此不再遮遮掩掩。起先，只有鹰派人士频繁提起这些古代

教训。中国内部刊物最早开始在上世纪 90 年代才提起战国时代。美国情报机关收集到的

情报中也涉及到中国人在其官方公报及军事理论研讨中提到的战国时代的事件和格言。

1991 年，中国领导人私底下曾引用战国时代一个成语“韬光养晦”。当含有这个成语的文

件流传出来时，北京很隐晦，刻意低调地把它翻译为 bide your time, build your

capabilities。4 但是考察其实际的历史背景，这句话本质含义指的是推翻旧霸主、洗雪前

耻。历史上只有一个新兴力量成功达成这个目标。美国许多专家起先并不相信这些说法，

因为它与他们已有的了解和判断相冲突，何况这些关于中国侵略性的战略意图的说辞主

要出自民族主义鹰派之口或之笔。即便有些逆耳之音也无须紧张，因为他们普遍认定这

些鹰派人士不过是些边缘人物而已。

九大战略元素

大多数中国事务学者一般都认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确影响了现代的中国，然而其影

响力只是象征性的。5 这些学者无法获得中国政府内部的计划文件，而这些文件清楚地表

明中国准备如何运用古代的兵法智慧。这些学者也没有接触到原先在中国政府内部位居

要职的叛国人员。我四十年来与中国军方及安全官员的接触，或许会使我得出与中国事

务专家南辕北辙的结论：我现在认为鹰派才是主流。温和派有时候看来悄悄地向鹰派示

弱，好像他们受到党的纪律要求，不得泄露鹰派势力影响日盛的任何迹象。

根据一些叛国人员提供的线索，我开始研读中国高级将领和战略家所撰写的内参，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如何以史为鉴，将战国时代的智慧结晶运用到今天的世界，以助

中国称霸。我发现中国领导人早就深受战国思想的影响。身为美国政府官方代表，我从

1995 年起每年都到北京参访，我得到许可进出有销售管制的国营书店，进而得以和一些

书刊的作者谈话。这些书刊和文章显然都受到战国时代诸侯争霸斗争的启发。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伊始，中国出现一股很明显的趋势，研究战国历史的人愈来愈多

了。李炳彦少将*首开风气之先。三十多名解放军将领每隔几年就举办会议，研讨如何将

战国时期经典著作《孙子兵法》运用于当今之世，而我三度受邀以五角大楼学者身份参

加会议并发表论文。中国鹰派也视我为鹰派，只不过是来自美国国防部；他们以为我也

熟悉战国的历史，结果证明他们想错了。这一会议直到今天还在举办。2013 年 10 月我

到一家军事单位的书店，很惊讶地发现两个新情况。第一、比起以前，研究中国古代史

的书刊明显增多。我问一位解放军军官，书店新辟的“仅限中国军官进入”那一专室，是否

讲中国历史的书更多了。他开玩笑地说：“是呀！这些书不能让老外看，因为书里面的经

验讲得过于直白、深入。”

我注意到，20 多年前启动这项研究的作者们已经成立多个社团和研专门究单位。最

早的社团成立于 1996 年，最近的一个则成立于 2012 年。该领域研究的发起者当时还是

校级军官，现在已晋升为将军级领导干部，而新生代研究人员也已接过接力棒，继续相

关研究。

《战国策》在中国非常受欢迎，且其研究通常并不公开。它搜集了一些寓言故事，

但从来没翻译为英文。它若是翻译成英文，当中国领导人引经据典以中国这段动荡时期

的史事来高谈阔论时，更多美国人或许才会警觉中国人的心思。

---

*译注：解放军报社高级编辑，曾被聘为中国国防大学、石家庄陆军学院兼职教授，被认

为是当代中国军事谋略学学科的奠基者。著有《三十六计新说》、《孙子谋略新论》、

《隆中新对》等书。

学生上课会教到战国历史，其中大多取材自《战国策》，它被认为是治国之道的集

大成者。中国现代军事学者和政治哲学家看重这段历史远胜过其他朝代。二十一名中国

将领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主张发行十九册的《中国古代战略经验》丛书，它们皆取自于

战国时期的历史。今天中国政府内部许多文件使用的成语都来自于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

斗争。

中国领导人今天所心仪的马拉松策略事实上已经进行了好几十年，主要思路也源于

鹰派们从战国时期历史中所汲取的研究成果。构成中国百年马拉松策略的九大战略元素

如下：

一、诱敌骄矜自大，以攻其不备。中国人的战略是不应在时机未成熟时去挑衅强敌

（如今天的美国），必须完全掩藏自己真正的意图，等候最佳出手时机。

二、收买敌方股肱之臣，以为己用。中国人的计谋之一即借力使力，强调争取敌人

领导核心周遭有影响力的关键人士，使之为我所用。这一招中国对美国已经用了多年。

三、动心忍性，欲速则不远。综观历史经验，决定性的胜利从来不会一蹴而成。有

时候要经历数十年审慎、步步为营的等候才能成功。今天中国领导人深知小不忍则乱大

谋的含义。

四、不择手段，为战略目的不惜窃取敌人的理念和技术。中国很少忌惮西方法律禁

令和宪法原则，反而支持为谋取战略利益悄悄窃取所需资源。后者提供了一种相对低廉、

高效的手段，有助于以小博大。

五、军事力量不是赢得长期竞争最重要的因素。这或许说明为什么中国没有投入更

多资源，去发展更大型、更强有力的军备。中国的战略并非穷兵黩武，而是巧妙地锁定

敌方的弱点，以静制动。

六、霸权将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其地位。战国末期，霸权起起落落，更迭不休。中国

战略学者相信，当霸主的实力开始走下坡路时，绝不会甘心拱手让位。现在美国就面临

这样的态势。中国的战略思维还认定昔日霸主一定会设法铲除所有现实的或潜在的挑战

者。

七、慎察“势”的变化。下文将会更详细讨论“势”的概念。现在先说，“势”的概念中有

两大要素是中国战略极为重要的构成部分。一是拉拢敌人为己所用，二是等待最佳时机

出手。

八、建立一整套评价体系，以便全面评估自身与其他潜在挑战者的优势与劣势。中

国的战略非常重视评估中国与对手在平时及战时的力量对比，而且评估不仅仅局限于军

事实力，而是扩展到多角度和多层面进行。反之，美国从来没有在这方面做过类似的努

力。

九、戒慎恐惧，以免遭合围或愚弄。中国领导人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总是认为其

他所有潜在的对手都想蒙蔽他们，因此中国自然也不能诚实以对。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

代，过于轻信他人的君主必将遭到覆灭之灾。中国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被对手包围，限于

困境。中国的围棋之道首重就是避免被敌人包围。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在防止上当受

骗的同时对敌人实施战略欺骗。中国的现任领导人相信，相互竞争的国家基本上都亟欲

包夹另一方，其道理与围棋比赛异曲同工。

中国马拉松战略的许多最重要元素是由军方人员、尤其是鹰派人士提出来的。上溯

到 1920 年，即共产党当家执政之前，中国文官与武官之间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传统，高阶

将领在文官所辖的战略规划事务当中也经常扮演重要的角色。想要了解

它和美国的国家

治理制度有何不同，不妨这样设想一下：通常会由美国文官政府负责的领域，譬如家庭

计划、课税和经济政策等，有一天居然交由五角大楼的军事将领负责。你再想象一下，

某一天美国没有了联邦最高法院及独立的司法机关，你大概就会意识到美国军方的权力

一直受到相当大的约束和限制。中国高级军事领导人自从 1949 年以来一直大权在握，与

美国的体制有着天壤之别。

现代中国的第一位外交部长就是个将军。我们现在从基辛格的回忆录知道，要对美

国开放的决定不是来自中国的文官政府领导人，而是由四名军事将领组成的小组提出的。

61979 年，中国一位武器设计师提出了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1980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

最主要的研究机构“军事科学院”的一名军事作家提出了一整套指标，用来评估中国执行其

马拉松战略进展的情况。中国有关大战略最著名的一本书叫《大战略论》，作者吴春秋，

任职于军事科学院。7 另一位军方将领则制定了中国能源资源管理战略。中国军事科技长

远规划则在 1986 年由一群民族主义鹰派的中国核武器科学家推出来的。8

1970 年 6 月，我和美国政府里其他中国问题专家一样，对这一切浑然不知。那一个

月，我从一群美国准博士学生当中脱颖而出，前往国立台湾大学学习中文。那是我第一

次亲自感受中国文化和历史。两年的课程专注在中国文化上。我借住在华人家庭里，整

天在教室学习，四位老师轮番上课。课程围绕一套中国历史古典著作展

开，今天中国的学生还在研读它们。我在这些语文教科书读到的成语故事，也是大部分华人世界观形成的基础，也为我打开一扇窗，得以一窥中国人思想、历史和世界观之复杂和深奥。这些所学，我要经历往后数十年才得以充分理解。老师把中国传统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模式，一个是儒家思想，勾勒出一个讲究忠孝仁爱的世界；另一个则是战国时期法家认定的弱肉强食的世界。中国人称之为“外儒内法”——表面称颂仁义，暗地里毫不手软。

鹰派现在喜欢用一个寓言故事来形容美中关系。这个战国时期最有名的故事讲得是楚与周这两个邻国国运的起伏。前者兴，后者衰。[9] 楚庄王与国运渐衰的周朝宗室在边界上举行阅兵。他忍不住问起周室王宫里的鼎有多大、多重。这次会盟本来的主题是让国力上升的楚庄王宣誓效忠，宣誓放弃称霸野心。当楚庄王问起周天子鼎的重量时，敏锐的周室代表王孙满责备他：“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庄王开口问鼎，已经不经意地泄露他有意挑战周室。

中国人深明个中寓意：“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换句话说，就是别让敌人知道你是对手，除非时机成熟，届时他已阻挡不了你。在国际上，如果你是新兴大国，必须操纵主导的世界大国的认知，别让他先下手为强摧毁你。由此可见，问起周室之鼎，楚王犯了战略大忌。

战国时期，后起之秀多次推翻许多昔日霸主。每成功的案例中，成功的新兴大国都

藉由隐匿“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而诱使旧霸主骄矜自满、荒废政务。新兴国家最忌讳的

就是在最佳机遇点来临前，就引起更加强大的对手的戒心。一定要等到争夺霸权的最后

阶段，天子已经弱到无力救亡图存，且被其盟友背弃时，作为挑战者才能暴露自己的真

正意图。

依据《战国策》的记载，某些更聪明的挑战者甚至还能说服旧霸主不智地帮助自己

崛起。在这些案例中，挑战者经常说服旧霸主惩罚那些怀疑自己长远意图的近臣（“鹰派”），

而提拔重用那些可以为己所用的大臣（“鸽派”）。

《战国策》认为，世界秩序就和大自然一样层次分明；没有统治者位居上端只是暂

时的过渡。今天的世界秩序当然不符合北京的官方期许。中国的领导人宣称希望有个多

极世界，并拥护美国领导论。换句话说，他们没有问鼎的企图。

然而，事实上，他们认为多极世界只是走向中国独占巅峰高位的全球权力金字塔的

一个战略过渡期。中国人称这种新秩序为“大同”，西方学者经常把它误译为“共和”

（commonwealth）或“和谐时代”。其实“大同”更适合译为“单极主宰的时代”。自从 2005

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和其他公开论坛多次宣讲这种和谐世界的愿景。

中国的大战略有一重要元素来自西方人所谓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t）贸易行为——

一种高关税、取得对天然资源直接控制，以及保护国内制造业的经济制度，其目的是要

增加一国的货币储备。中国人认可重商主义的价值。在西方看来，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

的成功意味着重商主义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但中国领导人并不这样看。由于拥抱重商

主义，中国一直努力确保在国际贸易市场上永远都能获取所需的各类资源。中国领导人

有些担忧近乎歇斯底里。他们非常担忧会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引发区域或全球资源短缺

危机。基于这种担忧，他们决心要在海外获取有价值的天然资源的所有权，如果不行也

必须获取其绝对控制权。这和十六、十七世纪欧洲重商主义的君王殖民新世界的作法如

出一辙。这是他们从《战国策》里学到的经验和教训之一。10

战国时期的另一个经验之谈就是成功需要极大的耐心。美国企业重视每季财报，美

国政客看重短暂的选举周期，而成功的股市策略家可能根据需要研究每天的交易情况。

然而战国时期新兴挑战者的故事告诉我们，胜利绝非一日之功，也不是一周、一年，甚

至十年内可以完成的伟业。唯有跨越数百年的长期计划才能确保胜利根基稳固。因此之

故，今天的中国领导人（自动可以蝉联两个五年任期，共十年）都会制定需要几代人去

努力，甚至要耗费半个世纪才能实现的战略目标。

战国历史和其他民间故事里的英雄人物也都重视从对手那里窃取点子和技术的重要

性。时至今日，中国的情报机关仍然三不五时地窃取核心技术和竞争信息，直接就转交

给中国的企业负责人。11 许多美国官员认为，近些年中国不再像过去一

样如狼似虎地进

行经济掠夺，工业间谍偷盗或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逐渐降低。其实不然，这仍然是基于

战国时期战略思想所启发的国家大战略中的重要一环。

中国情报机关的工作模式与美国有天壤之别。在美国，政府为美国企业情报相关情

报信息以促进国家经济成长，被认为不道德，甚至不合法。我在美国政府担任公职逾四

十年，从来没有听说过美国情报机关奉命以这种方式来提升美国的GDP。没有错，美国

驻外大使可以、也的确会协助美国企业在外国争取有利可图的合约，但绝不是政府以间

谍手段直接提供偷来的技术或者他人所有的资讯给美国企业。

我们不妨再看看美国人和中国人在军队应保持什么样的规模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美

国许多伟大的军事胜利是靠强大的军事实去赢来的。格兰特将军因为兵源充足，武器精

良才得以战胜李将军。1944 年 6 月 6 日，艾森豪威尔指挥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舰队成功在

诺曼底登陆。即使更近的时代，所谓的“鲍威尔主义”（Powell Doctrine）*也主张兵力应

远远超过敌军。

相反，战国时期并不讲究运用大型兵力。持续数十年的非暴力竞争才是主要的斗争

形式。有一个著名的战略就是诱敌在军事上投入庞大开销，导致它民穷财尽。两千年之

后，苏联政权轰然崩溃，中方的解读是美国人故意诱使苏联在军事上过分投入，大搞军

备竞赛，以致破产。

2011 年，美国把将近百分之五的 GDP 花费在军事上，中国的军事经费仅占其 GDP 的 2.5%。[12] 中国原先的战略是放弃发展可全球投送的军事力量，维持尽可能少的核弹头，总数或许还不到三百个。中国不跟美国搞空军、海军的军备竞赛，而是把钱大量投资在非对称武器系统上，谋取最大投资效益。中国在反卫星技术上一马当先，开发出反制隐形轰炸机的方法，大量投资黑客技术，也制造只花几百万美元的导弹，它们可用来击沉四十亿美元打造的美国航空母舰。[13] 这些导弹的造价很低，但杀伤力很高，很可能它们是在窃取来的美国技术基础上研制出来的。

许多西方分析家搞不懂中国为什么没有建立更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保护其本国安全以及它的海上运输线。答案就藏在战国时期的典故里——中国不希望被人识破其问鼎于天下的野心。中国领导人认为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将会刺激美国，产生不必要的祸端。（从 1949 年至 1963 年遭到美国全面禁运，中国早已理解惹恼美国，会是多么痛苦。）[14] 他们认为中国需要的兵力水平非常微妙，需要大到足以支持经济成长，但又要小到足以避免太早挑战美国霸权。然而，根据战国时代积累下来的经验，在长达数十年的竞争的最后阶段，如果中国判断美国大势已去，无力回天，则完全可能会抛开自我设定的军事实力边界，放开手脚一搏。近 20 多年，中国军事革命相关著作已经在暗示理想的战略突围时间点，那还得等许多年。[15]

如果非要找出战国时代的治国方略与传统美国世界观两者之间的差异，

那么可以简

单地概括为一点。那就是：华盛顿倾向于认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会随着竞争与合作

的变化而时好时坏；而北京的预想则是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就心怀叵测，而且表里

不一。如果这种认识上的分歧纯粹是因为中国不了解美国而引起的误会，美国就还有可

---

*译注：来自于前美国国务卿、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鲍威尔（Colin Powell）。鲍威尔主义

主张，美国政府要大规模运用军事力量需要满足两大条件：第一，首先要穷尽一切政治、

外交、经济等手段以求避免战争，并获得大多数美国民意支持；第二，美军在数量与装

备上都应享有绝对优势。

能想办法去削弱或者消除误会。不幸的是，事态并不是朝这个方向发展。中国领导人对

美国的不信任，主要根源在于深刻的战略文化差异。中国所有的战略决定几乎都会受其

影响，因此他们对美国的不信任感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16

天下大“势”

中国战略的核心就是“势”，这是很难向西方人解释的一个概念。它无法直接翻译成英

文，但是中国语言学家将之定位为“力量的结合”或“事态的趋向”，唯有明察秋毫的战略家

才能善用它克敌制胜。同理，只有精明的敌人才看清自己在“势”之下的弱点。17 美国对华

战略的最大失误就是看不清如何运用“势”。

美国通俗文化里最接近「势」的概念或许就是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充满东

方哲学元素的《星际大战》中的“原力”。虽然谈不上完美的匹配，但“势”代表一股神秘力

量，让洞烛先机的领导人能因势利导，化被动为主动。《孙子兵法》（兵势）篇说“故善

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实待之。”[18] 用一个简单的例

子来注解“势”，好似《汤姆索亚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中的汤姆如

何诱导朋友替他油漆栅栏。他研究他们的心理，掌握他们的动机，然后耍弄他们替他做

事。“势”有一个重要成分或特质称为“无为”，意即让其他国家心甘情愿替你出力。

“势”的概念相当契合中国人独特的世界观，因为它呈现了关于人类在宇宙的角色几近

神秘的宿命论。人类与国家可以彼此互动并且影响事态的演进，但这些事态有它们自己

的动能。“势”以复合动词的形式出现时，意即“改变情势”、“提升军事威势”、“评估整体战

略政治局势”或“寻求均势”。“圣人”，也就是我们西方文化中的大政治家或有智慧的专业人

士，肩负的责任就是抢在对手之前洞悉“势”。

近年来西方学者才开始探索“势”的概念。1983 年，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罗杰·艾姆士

（Roger Ames）在翻译战国时代谈论治国之道的一本少为人知的中文书《淮南子》第九

篇（主术）时，首度试图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其英文版本发行后，[19] 法国学者弗兰索

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跟进研究，连续发表七本书大力介绍“势”，这一独特的中国

概念。[20] 他的主张引起左翼人士的批评，认为他犯了“他者化”的毛病，亦即把中国文化视为他者，因此是落后的。批评者宣称“势”的概念一点也不独特。于连并未孤军奋斗，有人跳出来替他说话，最重要的是中国军方人士。解放军作家们坚称“势”和中国战略哲学的许多其他方面的确十分特殊、绝无仅有。[21]

我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第一次在中国政府内部文件上读到“势”这个概念时，并不明白它的确切意思和深刻内涵，但我立刻敏锐地察觉它关乎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思维。我专门去拜会了艾姆士和于连。在理解他们对这个概念的多角度诠释后，我再去读那些一再提到“势”的中国军事相关研究报告，终于恍然大悟。

他们告诉我，“势”的概念很大程度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信徒希望与世间万事万物背后的驱动力，也就是“道”，和谐共存。道家相信宇宙持续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这个信念以阴阳符记为代表——“势”的力量在两极之间也可以突然间逆转。中国军方作家经常提到借“势”如何实现四两拨千斤，甚至可以扭转乾坤。这一来就凸显出尽早发现细微态势变化的重要性，以及时刻关注变化发生时各种迹象的迫切性。

艾姆士和朱利安说，「势」可以有数十种不同的翻译，比如“态势塑造”或“促成想要的最终结果”。其他翻译者称“势”是创造机会或创造动能。英文的“展开”（unfolding）和“推动”（nudging）也很接近这个概念。“势”也被应用到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它可以用来描述

中国书法作品的意境，或评估中国文学作品的吸引力，以及衡量中国诗词的美学价值。

朱利安和艾姆士也告诉我，“势”是哲学家所谓“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的一

个范例。这套概念若放在其本身文字含义以外的地方去思考，可能根本无法被理解。

毛泽东很喜欢谈“势”。他关于中国战略的经典作品中有很多关于“势”的解读。直至今

日，中央党校和各大军校的学员仍被要求认真研读这些作品。1978 年后的中国文献中指

出，某些战略家认为中国领导人在上世纪 50、60 年代处理中苏关系时未能正确分析“势”。

由于苏联发现中国觊觎苏联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中国无法继续从苏联那里获

取更多的外来投资和贸易机会、军事技术援助或政治上的支持。鉴于在处理中苏关系中

未能掌握好“势”的教训，中国人在发展对美新战略时发誓绝不重蹈覆辙。

因此中国要找出方法哄骗美国政府为其提供技术、资金以及政治支持，准许中国产

品进入美国国内市场，同时又不让美国人察觉中国宏大的野心。北京有办法说服美国情

报机关辅助中国，而非提醒政府提防中国。前克格勃就曾经大肆宣扬中国对苏联怀有二

心。北京甚至说服了美国保守派，将中国视为对付苏联的伙伴，而不是真正上的共产主

义国家。22

“势”，也可以理解为中国的大战略，有一部分在于收买人心、争取盟友以包围敌人，

同时破坏敌人的同盟以防止自己被合围。中国自战国时期就称战略家为“纵横家”。纵横的

说法源于战国时期的两大军事同盟。“连横”指在地图上自东而西分布的国家之间的结盟。

这些国家决定投靠新霸主秦国，以享保护和合作之利。与之对应的是“合纵”概念，由从北

至南分布的一些国家组成，旨在对抗崛起中的秦国。这两个同盟之间恶斗了数十年，交

替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争取更多盟国，彼此明争暗斗。最后，“连横”成功隐藏自身取

而代之的野心，并诱敌以近利，安抚了敌营。战略欺骗得手后，进而成功拆散和它作对

的“合纵”联盟，“连横”霸主秦国强势脱颖而出，征服了“合纵”联盟。今天，中国学者也经

常提到需要小心翼翼对付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但不能惊动美国人，让他们察觉有另一

个敌对同盟正在孕育之中。

中国最著名的棋艺“围棋”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各国的合纵与连横。围棋的境界不像西

洋棋那样直接歼灭对手。围棋对弈的双方轮流在棋盘上布子，图的是包围对方的棋子。

胜负的关键之一是诱使对手轻忽大意，终而反被包围。围棋赢棋的另一个关键在于欺骗

对手，让他摸不清你的真正方向和意图。要赢，你必须开辟新阵地诱敌深入，在隐藏自

己的真正战略之同时包围对方。能够设计多个包围和反包围阵地，让对手看不清总体态

势的棋手才能获胜，胜负取决于谁包围了对方更多的作战空间。

如果你能想象自己正在下围棋，却没去想对手的战法中包含相当多的欺敌元素，你

就多少能明白美国是如何被中国耍了。美国人根本不懂围棋的规则。我们绝大多数人也

从来没听过“势”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更不会想到自己正在输掉这盘大

棋。事实上，我们根

本不晓得比赛已经开始。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既要怪罪中国人老谋深算，更要检讨像我

和我的同僚一样的美国人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无知。

第二章 战国时代 48

基辛格在其新书《论中国》（On China）中列举了五个中国如何用“势”的例子，它

们全都关系到中国如何处理战争与危机。明白“势”的重要性后，他对中国的看法明显发生

了变化。他过去的四本著作中梳理了和中国领导人会面的点点滴滴，却从没提到“势”的概

念，23 但是新书中频频谈到“势”。基辛格提出的警告，指出中国将中美关系看作一种“竞

争性共存”（combative coexistence）关系：“美国人到今天通常还把向中国开放看作是进

入静态的友好关系，但是中国领导人对‘势’的概念早已深植于心。他们明白世事难料、变

动不居的道理……在中国著作中，很难找到美国人口类似‘合法的国际秩序’一类被广为尊

崇的词汇。他们认为中国可以透过实现某种竞争性共存，从而塑造一个安全和进步的世

界。当今世界，随时备战与竞争性共存同样重要。”24

基辛格说，中国在 1979 年攻打越南即是出自“势”的考虑：“从大的方面来看，这场战

争源于北京对于地缘政治态势的判断，遵循孙子兵法的原则，对该地区的地理位置、战

略趋势和‘潜在动能’进行深入分析。邓小平的既定目标是尽可能扭转苏联的进攻态势，如

果实在不行，至少要阻挡住苏联继续北上。中国后来部分实现战略目标，一部分归因于

中国军队英勇作战，另一部分则归功于美国史无前例的密切合作。”25

“势”关系到了解中国战略家如何评估特定情势下的均势，然后依据「势」的流动趋势

而采取相应行动。如何做出科学评估，很大程度依赖战国时期谋士们创立的量化尺标。

中国人对「势」的认知有一点很特别，即这个字既可以作为谋士用来做自我评估的标尺，

也可以是将帅或君主可以通过积极行动创造或操纵的力量。

西方人一般都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推崇儒家思想，专注诗词书画，富有创造性，讲究

哲学思维，但不擅长分析和数理。这完全就是想当然地错误推理。兰德公司研究员赫伯

特·高德汉默（Herbert Goldhammer）指出，战国时期某些战略家可以只凭量化计算，就

让对手明白自己注定失败，迫使对手屈服。26 量化计算在古代中国政治扮演极重要角色，

今天仍是如此。

中国军方和情报机关依靠精确的量化计算来比较中国与其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的实

力，预测需要多久中国才能超越他们。当我审阅一本好不容易才拿到手，由中国军事分

析家写的书时，27 我很讶异看到中国对全球实力及国家发展实力的考量竟是那么精确。

最让我惊愕的是，在综合实力评估中，军事力量的占比居然不到 10%。全球军力第二强

大的苏联崩溃后，中国修改他们的评估制度，更重视经济实力、外国投资、技术创新和

所拥有天然资源的数量等参数。通过进行这种综合国力的科学评估，中国清楚地预测出

如果当前经济成长趋势不变的话，多极世界将重回到单极秩序。中国领导人相信届时中

国将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中国要达成此远大目标，关键在于充分运用“势”这一概念。北京把这个概念几乎运用

到对美关系的每一方面上，正如汤姆的朋友根本不晓得被汤姆耍得团团转，美国决策者

也一样不晓得自己一直在被中国利用。

赤壁之战

中国军事作品里最常引用的「势」的战例就是发生在公元前 208 年的“赤壁之战”。28

它完美地诠释了中国人的另类观点。他们认为成功欺骗强敌，利用敌人误判取胜的策略

理所当然，甚至值得赞许。“赤壁之战”是中国军事史和传统的重要记事，就像西方历史中

的塞莫皮莱（Thermopylae）*、坎尼（Cannae）**、阿金考特（Agincourt）***或滑铁卢

（Waterloo）战役一样重要。直到今天，“赤壁之战”和与它相关的一系列欺敌之术仍受到

中国军事领导人的关注，也是教科书和各类小说中经常讨论的话题。29

“赤壁之战”中，力量较弱的吴国与蜀国驻扎南方，筹谋联合起来对抗北方较强大的魏

国。同时双方又都想逐鹿中原，控制整个中国。战役开始时，北军统帅曹操率领百万雄

师部署在长江北岸，兵力远胜过诸葛亮指挥的南军。可是，北军大多不习水性、不善水

上作战，因此初步交战北军失利，南军得以控制水路。随后双方奇计纷出。每一招欺敌

之术都有一句成语作为代表，详细记载在中国通俗小说《三国演义》中。

霸主曹操想要扳回一城，派曾经是诸葛亮盟友周瑜童年好友的一名手下

过江拜访，

设法说服周瑜投降。这位北方密使到了南军营区，伪装只是来访友叙旧；可是周瑜本身

就是欺敌高手，识破老友心机。他设宴款待这位旧友，假装开怀畅饮。夜里，周瑜假装

醉酒，留友人和他同帐共眠，预期他会到处翻腾寻找机密文件。周瑜伪造北军两名水师

将领的投诚信件，摆在桌上。信中他们谈到在曹操幕下如何与南军里应外合。果然，这

个密使无意中翻到了这封信，赶紧回到北军营地报信。曹操见信后自然勃然大怒，立刻

下令把两名善于水上作战的骁勇战将斩首，大大削弱了北方的作战实力。周瑜和诸葛亮

脱离险境，制造出新“势”。

在另一场战斗中，诸葛亮请教另一位谋士庞统如何才能击败曹军。两人计议好派人

假装投向曹营，说服曹操把强大的木船舰队绑在一起，使之易遭攻击，以便一举摧毁敌

人最强大的水军。庞统先假装表示有意叛离南军。北军一个特务闻讯之后表示愿协助他

投向曹营。庞统假装喝醉酒，无意间评论北军不习水性，易晕船，哪堪一战。故意说中

敌人的致命伤才是高明的骗术。曹操本来就担心部队晕船，果然中计，向庞统请教如何

破解。庞统的“解方”是把三十至五十艘船以铁链绑在一起、稳住摇晃的船只，然后各船之

间搭木板相通。曹操上当，依计行事。他没想到考虑只要一艘船起火，会波及整支舰队。

这里头的要点是，有时候可以用计谋使强敌无法用他最强大的优势来对付你。

接下来，“赤壁之战”正式开打。此战胜败再次取决于是南军领导人如何

顺“势”而为。

诸葛亮非常关注气象变化，准确预测将会刮起东风。当智者察觉“势”已成熟，就必须果断

行动。诸葛亮下令当天夜里展开攻击。东风助势，加上铁链锁住船只，曹军舰队立即陷

入火海。魏国霸主惨败。30

---

*译注：发生于公元前 480 年的波希战争，地点位在希腊半岛中部的塞莫皮莱，对峙双方

是波斯帝国大军与斯巴达列奥尼达（Leonidas）率领的希腊城邦联军。结果斯巴达三百

壮士为死守塞莫皮莱，壮烈牺牲。

**译注：发生于公元前 216 年的第二次布匿克战争（Punic War），地点位在意大利西海

岸的坎尼，对峙双方是汉尼拔率领的迦太基大军与罗马共和国的军队，结果汉尼拔大胜。

***译注：发生于 1415 年的英法百年战争，战争地点位在法国北部的阿金考特，英王亨利

五世领导的英军战胜法国军队

第二章 战国时代 50

今天中国各地到处可见到“战神”庙。*他在赤壁之战当天大展神威。曹操失去强大的

舰队，穿越树林而逃。他在中途几次停下休息，还骄傲地嘲笑诸葛亮不过尔尔，他还是

能够逃走。曹操判断敌军会守住主要道路，放火只是要阻止他走这条路。他又上当了。

在“赤壁之战”的最后阶段，中国历史上最老奸巨猾的战略家之间终于分出胜负。诸葛亮熟

悉曹操的思维方式，因此没把部队放到大路，而部署在小径。沿着羊肠小道奔袭，又遭

遇几次伏击，曹操只剩下三百兵马，但他仍然设法突围。自认已经安全，曹操又取笑诸

葛亮输了。不料他又再次遭到伏击，终于彻底战败。

曹操虽统领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一支部队，却被诸葛亮一连串妙计摧毁。他被一个

比他更聪明、几近超人之智者的机关和诡计所败——这位圣人善于发现机会之窗，并且

更善于掩饰自己的意图。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今天中国民族主义的军方鹰派讨论赤壁之战的评论

里，充斥着这一论调。

小结

无数作者评论诸葛亮在赤壁之战所用的技巧是一连串漂亮出击的结合：审慎评估局

势、善用诡计、部署精锐部队进行决定性打击、拉拢敌营中怀有二心的人士，以及组织

战略同盟并孤立敌人。31 反之，曹操未能发挥这些要点，以至于输掉他发起的这场战争。

两位中国著名的军事家强调，赤壁之战的胜方采用“以静制动”（wait and see）战略，以

待有利时机。32 也有人说，情报间谍有助于掌握局势——敌人因内部不和自我毁灭而开

始衰退的那一刻，因此提供了理想的进攻机会。33

对今天的美国人而言，我们应该从战国时期的历史中领悟一个道理，那就是中国推

己及人，认为美国也在耍手腕。中国的战略思维从不认为只有中国才有战争谋略。我们

长期以来认为中国鹰派没有力量，是被边缘化的狂热分子。这种想当然妨碍我们正确地

理解这个世界。当中国预期美国会像一个侵略性的霸主那样行动，着急

维持它的主宰地

位时，这将引发危险的后果。当美国致力于推动关系和解、联合国宪章，以及民主和人

权时，中国会疑虑重重，想知道美国究竟想要的是什么。也许中国国内的温和派和改革

派里的确有些人相信美国用心良善，但鹰派人士只会认为美国之举必定有诈。

---

*译注：作者指的显然是诸葛武侯祠。

第三章 唯有中国才能走向尼克松

——中美建交与美国的秘密援助

“联吴抗曹。”——《三国演义》，公元 200 年

引自 1969 年呈给毛主席的报告

毛泽东与四大元帅的密会

多年来，美国民众所受的教育都让他们形成一种共识，尼克松总统于 1971 年推动中

美关系破冰是非常高明的战略举措。雄才大略的尼克松，偕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

相信美中同盟可以增强美国在世界舞台的地位，更好地对抗美国的心头大患苏联。历史

给美国民众留下的印象，棋艺高手尼克松提前预见了好几步，在中苏国际斗争中坐收渔翁之利。

当然美国对中国开放的确是相当高明的一步棋。美国在冷战居于高点时推动美中结盟抗苏也很正常，但是许多人忘了一个细节，美中关系破冰实际上不是尼克松或基辛格主动而为。可惜很多美国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尼克松上台后的头几个月，关注的焦点放在如何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上。他们并不想与中国结盟而激怒苏联。从许多方面来讲，不是尼克松走向了中国，而是中国主动走向了尼克松。

无论谁当美国总统，北京的策略似乎都能挥洒自如，总能精准地抓住华盛顿政策辩论中起决定作用的关键人物彼此之间的分歧，并不断据此调整应对的战术。中国领导人在评估与美国交往的态势时，得益于战国时代就证明认为极其重要一个因素：在敌人阵营安插了位置相当重要的间谍。

在中央情报局任职四十年的金无怠，1985 年被控数十年来替中国从事间谍活动。金无怠被控曾将大量美国有关中国的机密文件偷偷交给中国政府。1986年，金最终低头认罪，但是声称自己这么做的动机是为了促进美国与中国的和解、修睦。不久之后，警卫发现他在牢房中窒息身亡。金无怠似乎向法官承认，他把我方的计划和弱点泄露给中国政府，北京才能做到向尼克松政府尽情地予取予求。[1]

反之，美国从来没有找到类似位置的线人，从而可以直接深入地窥探中国的战略思

维。由于我们也接触不到中方内部政策文件，本章试图藉由检视美国方面对中国战略企

图的解读，以及其他公开信息，来探索直到里根政府任期终止时，中国领导人积极与美

国恢复邦交背后隐藏的企图。

和美国不同，中国没有公布过、也不可能会公布其官方内部纪录，来揭示从尼克松

到奥巴马八任美国总统任职期间，中国领导人是如何争取到一切中方所需的重大经济、

军事，和外交政治援助的。北京在战略上一直保持一定的延续性，这一点在中国学者的

访谈和文章中得到佐证。第二章列举的中国战略九大元素，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过

去及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运用计谋、积极造势、保持耐心和避免被苏联包围，中国所

的这些努力全都显而易见。中国充分运用战略九大元素，成功在过去的数十年里赢得美

国的大力支持，全面提升了中国国力。这一点更是不容置疑。

大众普遍认为，苏联在 1960 年代末期就已经察觉中国的巨大野心。中国和苏联已濒

临发生军事冲突的边缘。中国急于寻找新的靠山。要如何交好美国，或者更准确地说，

怎样才能短时期内实现与美国暂时结盟？毛泽东没有找外交官商量，而是向军方问计。

许多美国人不相信中国鹰派的影响力。他们最终惊讶地发现当面秘密规划中国对美

开放大计的居然是军方。1969 年春天，毛泽东召见解放军四名元帅——陈毅、聂荣臻、

徐向前和叶剑英。他们都想结束中国十多年来的消极被动局面，希望能挺直腰杆对付苏

联的威胁。2　这四位元帅以一句中国古谚“坐山观虎斗”来概括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战略。3

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美国在坐等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干掉另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这种判断

源于他们对战国时期战争谋略的深信不疑。

1969 年 5 月，毛泽东要求他们提出更为清晰的对策建议。根据基辛格的说法，四名

元帅的机要秘书记录下了他们当时讨论的情景，“从战略角度思考，中国是否应该打美国

牌，从而防止苏联大规模进犯中国。”4 陈毅建议大伙研究斯大林 1939 年与希特勒签订德

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先例。

另一位元帅叶剑英引述“赤壁之战”南方主帅诸葛亮的策略，建议说：“我们可以参考

魏、蜀、吴三国鼎立时诸葛亮的战略指导原则：‘联吴抗曹。’”5

几位元帅共同的看法是美国深怕苏联全面征服中国。“美帝最不乐见的一件事就是苏

修在中苏战争中得胜，因为这将（使得苏联）建立起人力和资源都比美帝更强大的帝国。”6

陈毅指出，美国新任总统尼克松似乎亟欲“争取中国”。他提出自称是“狂想”的建议：

把美中对话提升到部长级或更高层级。7　根据基辛格的说法，陈毅甚至还提出过最具革命

性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放弃台湾必须回归中国大陆这个长期以来不可动摇的外

交底线。8　他明确谈了两点看法。“一是华沙会谈（大使级会谈）恢复时，我们可以采取

主动，提议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层级会谈，以便解决中美关系基本面的相关问题。二

是中美更高层级的会谈具有战略意义。我们不应该提出任何先决条件……台湾问题可以

在高层级会谈逐渐解决。再者，我们或许可以和美方讨论其他战略意义的问题。”9

中国依然称美国为其敌人，形容尼克松若访问中国乃是中国“利用矛盾、分化敌人、

强化我方”的权宜之计。10　换句话说，美国只是中国可以利用的工具，不是长期盟友。后

面就是依据这个原则开始运作。北京秘密传递消息给尼克松和基辛格一条消息：“既然尼

克松总统已经访问过贝尔格莱德（Belgrade）和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等其他共产国

家首都，北京也欢迎他来访问。”11　这条消息字面上并没有暗示对美国的信赖或对未来合

作的打算。

中国还未发布内部文件，披露其决定积极与美国接触的考量，但是几位中国将领已

经告诉我，毛泽东巧妙接触尼克松政府正是如何辨识及驾驭“势”的鲜明实例。还有人告诉

我，当 1969 年 8 月 28 日西北新疆边界爆发军事冲突后，毛泽东一度加大了与美国接触

的力度。这时候基辛格已得出结论，恢复和美国接触已成为北京的“战略必要”。我在纽约

联合国总部也听到这次军事冲突的苏联版本，并尽快吧消息传递给了我的接头对象彼得

以及探员史密斯，请他们转呈给国家安全会议。后者正在就如果和中国展开接触可能的

后续风险争论不休。

1969　年，毛泽东对战略态势做出正确地判断，确定中国要脱离苏联轨道，改与西方

结盟。为了加快战略调整，毛采取了两个行动。一是积极邀请尼克松访问北京。二是在

没有任何示警的情况下，相隔不到几天就在靠近苏联边境的地区试爆两

枚威力强大的氢

弹。这个动作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一来向世界展示了北京的实力；二是向美国发出

明确信号，告诉华盛顿中国真打算与苏联划清界限。

毛泽东发现美国人还是没明白他的意图，于是又在 1970 年 10 月 1 日采取了更为罕

见的动作，邀请著名的美国新闻记者兼作家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和他并肩站上天

安门城楼阅兵台，又把两个人的合影发遍全中国的报纸。毛泽东向他的贵宾发出一个清

晰的信号：欢迎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这个邀请是中国政府几次暗示后的又一最新举措，

很出乎美国人的意料。基辛格承认当时华盛顿依然不解风情，不明白中方为何突然发出

这样的信号，或者至少是不了解北京此举背后的诚意。美国政府正为自己的战略和利益

忙得焦头烂额，根本顾不上认真考虑中国的需求。因此，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说辞只

是个人造神话。尼克松并没有先向中国伸出橄榄枝，而是中国，特别是毛泽东，主动决

定向尼克松伸处友谊之手。美国人起先根本对此浑然不觉。华盛顿更不会知道在传统的

中方文件中称美国为敌人，甚至将之与希特勒相提并论。

打动尼克松

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思考对华大战略时，我也在这出大戏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1969

年秋天，我在情报机关的接头人彼得和史密斯探员，要我向基辛格的幕僚提供一份简报，

汇报我在联合国秘书处替美国当特工所搜集到的情报资料。与基辛格的

高级顾问谈话时，

我察觉到他们对中国事务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国家安全会议两名幕僚何志立（John

Holdridge）和宋贺德（Helmut Sonnenfeldt）写的备忘录明白赞成和中国接触，一点都

不怕苏联会产生过度反应。12 另两位幕僚莫理斯（Roger Morris）和海兰德（Bill Hyland）

的判断则恰恰相反。13 莫理斯和海兰德担忧美中结盟会无谓激怒莫斯科，严重伤害政府

正在推动的与苏联积极缓和关系的政策。四位美国资深大使已经亲自面见尼克松，警告

他：美国若与中国开启关系，莫斯科可能会做出激烈反应，包括停止与美国在缓和关系，

加强武器控制方面的沟通合作。这些意见分歧巨大的备忘录正好说明为什么尼克松和基

辛格对于是否向中国开放迟疑不决，破冰访问两年后才成行。他们需要中国来再加一把

火，我从在联合国任职的苏联官员那儿得到的情报也起了助推作用。这些情报显示，莫

斯科不会真地因此终止与美国缓和关系，其实他们对美国会接受中国结盟的邀请已有心

理准备。谢夫钦柯和库托沃伊正是这样告诉我的。

我提供的情报似乎为打破僵局起到了一定作用。我当时明确向华盛顿传达了以下信

息：中苏分裂货真价实；苏联预期我们会和中国开启关系。我的报告也经其他人证实，

谢夫钦柯等高阶外交官早就认定尼克松会一定程度与中国改善关系。他们只怕尼克松会

走得“太远”，和北京建立军事关系。我强烈主张中美结盟，也希望自己提供的东西有足够

的说服力。基辛格后来还专门寄给我一份感谢函。

除此之外，当时还有其他因素促使基辛格，后来是尼克松总统决定走近北京。基辛

格还在试图摸清中方真实意向时，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参议员也想访问

中国。中方甚至在基辛格 1971 年 7 月秘访北京时，向他提到此种可能性。这一点符合战

国时期操纵鹰派与鸽派的思路。尼克松的反应果然如中方所料。他指示基辛格明确要求

中方不得在他访问中国之前邀请其他任何美国政治人物到访。尼克松担心肯尼迪会抢他

的风头很自然。[14] 肯尼迪在公开演讲时提起和共产主义中国恢复邦交的可能性，明显是

要替自己 1972 年参选总统铺陈外交政策政纲。[15]

另一个促因是中国卷入到越南战争中。自 1950 年代起，中国就开始向北越提供武器、

补给和军事顾问，但近期已主动减少对北越的军事援助，甚至大量减少借道中国、送交

北越的苏联供应。这使得尼克松政府相信中方的诚意。尼克松访问北京时，毛泽东再次

让他服下定心丸，告诉总统说他乐意排除中国对美国的一切威胁：

“现在美国发动侵略或是中国发动侵略的概率很相当小，可以说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大

问题。当前的形势是我们两国之间并不存在战争状态。你们想从越南撤回一部分军队；

我们也不想派兵出国参战。”[16]

基辛格认为毛泽东说这句话表明中国不会派兵出国参战，不会像 1950 年介入朝鲜战

争一样介入越战。[17] 毛泽东准确地标准了美国的脉络，知道美国最为顾虑的就是这一点，

他要诱使美国人放心。

1971 年 7 月，基辛格秘访北京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这是毛泽东长期计划的第一步。

中方羞于承认是来自苏联的威胁使他们转而投向美国怀抱。周恩来闪闪烁烁地提到“我们

北方邻国”和“另一个超级大国”。中方也没有主动提出讨论苏联威胁的议题。18 他们真地

那么怕遭到苏联的攻击吗？

基辛格同年十月再度访问北京。周恩来在实际议程上列了六大议题，但是刻意把苏

联摆在最后一项。中方宣称他们不反对美苏改善关系之后，基辛格分析他们故作勇敢状，

隐藏他们对苏联威胁的畏惧。19 基辛格警告周恩来，莫斯科“希望在欧洲能脱身，才能集

中注意力应对其他地区”。20 而“其他地区”指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即使在当时，也偶会出现中国视美国为障碍，而非盟友的迹象。周恩来在提到

美国时，透露出中国人对新交的朋友真实的感觉。周恩来曾对担任基辛格翻译的中国外

交部官员冀朝铸说：“美国是一霸。”这个词语也经常出自毛主席及他的接班人邓小平之口。

懂普通话的美国政府官员人数不多，但在逐渐增多。每名译员都知道许多中、英文

词语很难传神地翻译出来。译员经常必须自己去确定各方内心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基辛

格的翻译员于是告诉基辛格，周恩来这句话意思是“美国是领袖”。这听上去似乎并无恶意，

按照冷战思维甚至还可视为一种恭维。然而中文里“霸”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至少不是其全

部的含义。

“霸”从中国战国时期即有特定的历史含义。“霸”是周围世界军事秩序的制定者，凭借

武力扫除敌人，直到“霸”自身被另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推翻。“霸”比较正确的翻译是“暴君”

（tyrant）。战国时期，至少出现过五霸。他们此起彼落，每个新的挑战国在持续数十年、

甚至上百年的竞赛中殚精竭虑、阴谋筹划取代旧霸主。这导致我们不免要忖想，如果当

天基辛格听到的是中国人没把美国当作领袖，而是一个暴君，美国对中政策不知会有什

么转变。直到今天，我们还必须厘清此一关键误译的结果，并且接收这种结果。

若干年之后，我有机会与冀朝铸大使交谈。他写了一本相当絮絮叨叨、巨细靡遗的

回忆录《毛身边的人》（The Man on Mao’s Right），对中国外交部如何看待对美开放

提供罕有的内幕消息，但是书中完全未提到他如何把“霸”的概念翻译给基辛格听。我请教

他，他用的英文“领袖”这个字在中文的原始意思就是“霸”吗？

我请教：“你告诉基辛格博士‘霸’是什么吗？”

他答说：“没有。”

“为什么？”

“他会不高兴的。”

如果基辛格了解周恩来的“霸”的意思——如果他了解中国对美国的真实看法——尼

克松政府对中国或许就不会那么慷慨大方。尼克松政府旋即多次表示愿意秘密军事援助

中国，21 但这全是依据错误假设的结果，以为美国是在和中国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而

非因“势”所需的短暂结合。或许如果美国分析人员得知反美鹰派的观点，中国把美国视为

专横一“霸”的认知就会让华盛顿心生警惕。兰德公司 1977 年就有一份研究报告提出警告，

自从 1968 年就有证据显示，中国领导圈内有一个强大的反美集团，认为美国并不会“放

下屠刀，立地成佛”。22

周恩来和基辛格这番谈话的两个月后，尼克松访问北京已近在眉睫，基辛格对中方

首度提出秘密援助。外界当时浑然不知，若是知道美国如此援助、支持人民解放军，一

定大为震惊。基辛格把印度针对巴基斯坦进行军队调动的详尽机密情报交给中国，23 又

表示美国“赞成中国支持巴基斯坦，包括声东击西式调动部队”。24 基辛格想要的回报是，

中国部队在印度边境调动，以便引诱印度分神，不逞入侵及瓜分东巴基斯坦。中国部队

并没有配合调动，但美国也没因此就沮丧和恼火。

1972 年 1 月，尼克松批准基辛格的副手海格（Alexander Haig）向中方提出另一个

秘密方案。海格率领先遣小组为一个月之后尼克松即将展开的历史性访问打前锋，他承

诺美国将具体与中国合作，对抗苏联。海格告诉周恩来，一旦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爆发

危机，美国会试图“抵销”苏方对中国背部边境的威胁，并且“吓阻（针对中国的）威胁”。

就这项秘密交易而言，基辛格和海格最早提出的两个提议局限于战术层面，但是它们标

志着在美国对中国全面禁运二十年之后政策上的大转向。最重要的是，它们暗示着后续

还会有更多援助源源而来。

秘密援助

1972 年 2 月，毛泽东和尼克松面对面会谈。中国把戏演得淋漓尽致。毛泽东把他当

年对付苏联那一套又搬出来：中国无辜又脆弱，人民温饱问题急待解决，是需要大国保

护的小国。毛泽东私底下谈起美国人时表示：“他们会关心我？那是猫哭耗子假慈悲！”25

毛泽东甚至让美国人下不了台，声称他们站在中国肩上去打莫斯科。

多年之后，基辛格回想在和中国官员沟通时的情景，他明显感觉到中方的疑虑：

“美国“反霸”的承诺会是个骗局吗？一旦中国放松戒心，华盛顿和莫斯科是否会勾结

来解决中国？是西方骗了中国，还是西方自欺欺人？总而言之，最可能的结果就是把苏

联这个“祸水”向东推向中国。”26

为消除中方可能存在的疑虑，尼克松向毛泽东保证，美国将反对苏联针对中国的任

何“侵略行动”。27 他表示，如果中国“采取措施保护其安全”，他的政府会“反对他国干预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行动”。28

尼克松在北京拜会其他领导人的同一天，基辛格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外交部

副部长乔冠华简报苏联部队沿中苏边境部署的状况。耶鲁大学教授保罗·布瑞肯（Paul

Bracken）在他 2012 年出版的《第二个核时代》（The Second Nuclear Age）一书中首

度披露：中国在这次简报中获知苏联核武锁定中方目标的信息，叶剑英对此表示：“这显

示你们诚心希望改善双方关系。”29 这次简报也讨论到有关苏联地面部

队、飞机、导弹和

核武部署的细节。30 如基辛格的中国事务重要助理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所言，

白宫认为苏联可能很快就会“听到”美中这次互通消息的事儿。31 莫斯科果真很快就知道

了。32

毛泽东强调美中应该合作对付苏联这个“混账东西”，他也力促华盛顿应该与盟友更亲

密合作，特别要维护北约组织的团结。33 毛泽东还力主美国建立包括欧洲、土耳其、伊

朗、巴基斯坦和日本在内的一个反苏轴心。34 对苏修霸权实施反包围，乃是典型的战国

时期作法。美国人没有了解的是，这不是永久的中方政策选择，只是两个国家在战国时

代可能采取的权宜合作。毛泽东在 1972 年时究竟怎么想，我们一直要等到 20 年后中方

出版一本回忆录时才得知个中玄机。35

基辛格并不以为意，他告诉尼克松说：“除了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全球事务的看

法或许跟我们最接近。”36 基辛格似乎并不怀疑中国的战略。

可是，中国对美国仍然抱持猜疑之心。中美双方峰会结束后签署的《上海公报》是

双方认可的重要文件。基辛格认为《上海公报》代表“在亚洲围堵苏联扩张的一个心照不

宣的同盟已经形成”，中方并不以为然。37《上海公报》说：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

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

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如果尼克松政府希望与中国成立准同盟，中国的消息似乎是美国还需要增加手里的

筹码。于是尼克松政府在 1973 年 2 月的北京会谈又主动提出秘密援助中国的议题，并明

确提出可以为中国提供安全承诺，中美双方要找出合作方式，最好是能够吓阻莫斯科，

至少也要引起苏联注意。基辛格告诉中国人，尼克松希望“（和中国的）关系紧密到令人

相信若是攻击（中国）就会涉及美国相当的国家利益”。38 这是一种象征性警示线的概念，

有如美国在南韩及西德部署部队，以示美国在某种状况下会涉及到“相当的国家利益”。基

辛格没有承诺美军长期部署在中国北方边界，但是他希望能造成轰动。这也是毛泽东手

下将领 1969 年建议他向尼克松争取的：美国向莫斯科明确表态。

基辛格甚至替这一策略定出时间表。他告诉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对中国而言，“最

危险的时期”将是 1974～1976 年，这段期间苏联将会透过和缓及裁减军备、转移军事部

队，以及发展其攻势核武力，完成“绥服”西方的工作。基辛格希望届时警示线已经到位。

下一项秘密援助，也是尼克松和毛泽东首次会面以来的第四项援助，基辛格首度秘

访中国以来的第六项援助。具体内容就是美国承诺给苏联的任何援助，中国也将享受同

等待遇。尼克松即将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 1973 年 6 月进行高峰会议，基辛格先向

中方承诺，“我们预备和苏联做的任何事，我们也预备和人民共和国携手来做。”39 事实上，

美国愿意给中国比苏联更优惠的条件。基辛格说：“我们可能准备与人民

共和国做些还未

准备和苏联做的事。”40

大约这段时间，尼克松写了一封短笺表示“美国绝不会与苏联参加依据（防止核战争）

协定有关冲突的联合行动……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当事国的话”。41 与此同时，他决定

绕过美国法令规定，通过英国向中国提供技术。42

第七个秘密援助最为敏感，保密三十年，连中央情报局都被蒙在鼓里。它起于于我

在 1973 年 10 月目击的一场内部辩论，当时的辩论主题是，美国是否要加强对北京原本

含糊的承诺，并做出具体行动以巩固与中国的新型关系，还是停留在口惠而实不至的水

平？美国近一步和中方确立“更实质的安全协议”，或是只承诺在双边外交关系正常化上做

出重大进展。43 两方立场都有充足的理由。

那一年我在兰德公司任职。因为我是中国问题专家，与基辛格关系密切的同事理查

德·穆尔斯汀（Richard Moorsteen）为我提供了基辛格与中国领导人对话的机密文件。安

德鲁·马歇尔（Andy Marshall）和佛瑞德·艾克尔（Fred Ikle）两人聘我到兰德公司，而

艾克尔旋即被尼克松任命为武器控制暨裁军署署长，随即离开兰德公司。1973 年，艾克

尔几度邀我到裁军署见他，讨论我对中国的分析，还起草了一份情报及预警技术秘密合

作的计划书给基辛格。

我认同艾克尔的见解，赞成美国在具体事务上与中国开展秘密合作。虽然艾克尔告

诉基辛格，不宜有“正式关系”（即正式缔盟），不过华盛顿可以单方面

提供“技术性质”的

协助。美国可以设置“热线”作为掩饰，若是苏联针对中国有军事行动，华盛顿可以秘密向

北京预警。艾克尔和我在一份备忘录写下：“鉴于中国大部分战略部队仍将由轰炸机组成，

提前若干小时预警可以大幅降低其部队的弱点。热线或许让我们可以传递苏联来袭的警

告，这可以是强有力的论据。”我们也主张华盛顿将相关硬件设备和核心技术卖给北京，

让中方可预知苏联即将发动攻击；我们也支持提供美国优异的高分辨率卫星照片，以增

加中方锁定苏联目标的准确度。44

基辛格同意我们的提议。只有少数人知道他提议美国与中国具体秘密合作。1973 年

11　月，基辛格在北京告诉中方，万一苏联进犯，美国可以供应“装备和其他服务”。基辛

格说，美国可以“在某种伪装下”协助改善北京及中国各地轰炸机基地之间的通讯。他也提

出向中方提供“某种雷达”技术，中方可以依样建造。45 换句话说，基辛格秘密提议援助中

国人民解放军。他提议展开军事供应关系，不仅限于和平时期，也适用于苏联进攻的状

况。

我觉得惊讶的是，中方起先对这第七个提议还犹豫不决，表示还要深入研究再回答。

46 他们说，美国提供的预警合作将是“非常有益的情报”，但是必须小心处理，“才不会有

人觉得我们是盟国”。怀着战国时代翻脸无情的结盟心态，中国领导人满腹狐疑，担心基

辛格包藏祸心，企图把中国卷入和莫斯科的战争。

中方或许不了解尼克松和基辛格这样提议，是冒了多大的风险。基辛格在中国事务

上最亲信的顾问洛德，向基辛格上报告，强烈反对这样做。洛德说，这有可能违反宪法

（更不用说来自民间的舆论压力），还会激怒苏联人。基辛格驳回了洛德的反对意见——

不过洛德本人也还是强烈支持与中国改善关系的。

“饥则为用，饱则扬去”

中美关系在 1970 年代末期进展最为顺利。当时邓小平在中国的权力愈来愈大，成了

中国对美国公关的代书人。在西方人眼里，邓小平是理想中的中国领导人：温和的改革

派，有着老爷爷般沉静的言谈举止。简单讲，他是西方人乐于见到的那一类政治人物。

但是邓小平绝不是和蔼可亲的老爷爷。私底下在政治局内部会议里，他痛斥助手和

顾问，中国在应对西方时毫无进步。他认为在毛泽东主政及其“改革”之下，中国已错失三

十年可以超越美“霸”的时间。

邓小平热切希望与美国成为伙伴，但有个理由不能明说。他意识到中国遵循苏联经

济模式是走错了路，并且正在付出代价。许久之后美国情报官员才拿到中国内部文件，

显示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没有从现已动摇的苏联同盟汲取足够的利益。邓小平不希望和

美国人来往时又犯同样的错误。他知道要在马拉松比赛中有进展，要靠从美国取得知识

和技能。换言之，中国要奋起直追赢得马拉松，需要从骄纵自满、跑在前头的美国人那

里尽量多捞好处。

邓小平在政治局内讲了一句战国时期的名言“韬光养晦”——隐藏野心、储备实力。邓

小平也透过似乎迂回、无害的故事传递消息给对手。1975 年 12 月首度和福特总统会谈

时，他提到中国经典小说《三国演义》里的一则故事，事后回想起来，他这么说饶富深

意，可是当时福特完全不解其中玄机。这则故事又涉及到前面一章所提到的曹操，中国

文学上公认的历史枭雄之一。事实上，曹操或许称得上中国古代文学中“霸”的典范。

邓小平对福特说，曹操击败对手刘备，维持住“霸”主地位。战事之后，刘备表示愿投

奔曹操效力，但曹操还是怀疑刘备的忠诚。邓小平向福特提到曹操说的一段话：“譬如养

鹰，饥则为用，饱则扬去”。表面上，邓小平故事里的“鹰”是苏联。邓小平警告说，美国

百般迁就苏联会失败。一旦他们得其所欲，苏联会像刘备，去追求自己的利益。美国人

从这则故事里没有体会到的是，同样的逻辑也适用在中国身上。一旦美国协助中国富裕

壮大，中国不会甘于当盟友，也会“饱则扬去”。*

然而，邓小平巧妙地决定不把曹操和刘备之间最精彩的过招说出来——因为如果说

出来，就会泄露了中国和老美打交道的真正意图。中国鹰派还未公开著书撰文大谈这些

古代故事中的寓言。我们需要这把钥匙去解读中国人的战略手段。没有迹象显示福特或

基辛格明白邓小平的弦外之音。

“正欲使操知我无大志”

*译注：作者此处引用似有错误。根据《三国演义》第十六回「吕奉先射戟辕门，曹孟德

风景秀丽师清水」，曹操指的「鹰」应该是吕布，而非刘备。

中国战略强调隐匿实力，终取霸主而代之的真正意图，在“问鼎”的故事已表述出来。

然而，三国时期另一则不同的类似故事，却告诉我们中国人不仅会消极隐匿，还会积极

欺骗敌人以掩饰自己真正的野心。

赤壁之战前几年，虽有鸿鹄之志但势单力薄的刘备被找去见曹操。阴谋推翻曹操的

刘备，“正欲使操知我无大志”。刘备到后，曹操邀他到后院桃树下落座饮酒。两人喝酒时，

开始乌云密集，似乎将下大雨。曹操一名部属指着天上一朵云，状似神龙。众人目光投

向那彩云时，曹操问起刘备是否知道龙的千变万化。

刘备答说：“未知其详。”

曹操说：“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

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

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历四方，必知当世英雄。请试指言之。”

刘备装迷糊：“备肉眼安识英雄？”

曹操坚持：“既不识其面，亦闻其名。”

“淮南袁术，兵粮足备，可谓英雄。”

曹操大笑：“冢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

刘备又说：“河北袁绍，四世三公，门多故吏……可谓英雄。”

“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

“有一人名称八骏，威镇九州岛——刘景升可为英雄。”

曹操说：“刘表虚名无实，非英雄也。”

刘备再问：“江东领袖孙伯苻乃英雄也。”

“孙策藉父之名，非英雄也。”

“益州刘季玉，可为英雄乎？”

“刘璋虽系宗室，乃守户之犬耳，何足为英雄！”

“如张绣、张鲁、韩遂等辈皆何如？”

“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挂齿！”

刘备最后说：“舍此之外，备实不知。”

曹操为英雄下了定义：“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

地之志者也。”

刘备问：“谁能当之？”

曹操以手指指向刘备、再指自己，然后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刘备一口气差点上不来，筷子落地。此际天上响起一声闷雷。刘备低身捡起筷子，

辩解道：“一震之威，乃至于此。”

曹操吃了一惊：“丈夫亦畏雷乎？”刘备成功地隐瞒称霸雄心。

不久之后，刘备向关羽与张飞提起这段经历：“吾之学圃，正欲使操知我无大志；不

意操竟指我为英雄，我故失惊落箸。又恐操生疑，故借惧雷以掩饰之耳。”关、张称道：“兄

真高见！”

其余就是历史了。刘备很快就脱离曹操，自立门户，终其一生与曹操角逐天下。47

借力使力

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与中方开启新关系感觉很好，也很乐意满足中国盯着想要实现的

近期政治目标。这一类的大方馈赠日后还有不少，都对美国民众保密至少达三十年之久。

美国不仅中断中央情报局秘密支援达赖喇嘛的计划，还取消美国海军例行经过台湾海峡

的巡逻。达赖喇嘛是共产主义中国头号公敌；巡弋台湾海峡则是美国对台湾的基本承诺。

48 美国政策变成一系列倡议，大力扶持中国使其能够对抗其敌人。

1975 年，我还在兰德公司任职时就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上发表文

章，主张美国与中国发展军事关系，以建立对付苏联的楔子。外交官出身的理查德·霍尔

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当时是这份刊物的总编辑。他非常支持这篇文章的观点，

称赞我的主意是“重量级炸弹”（blockbuster）。他对许多人提到我的想法，因而《新闻周

刊》（Newsweek）出现一篇长文《给北京准备枪炮？》（Guns for Peking?）。其他传

媒也跟进讨论，而苏联媒体不仅抨击我在文章中的论点，也对我个人进行人身攻击。49

其实这个点子是中国派驻联合国的军官向我建议的。1973 年起，我就和中国军方的鹰派

有过接触，后续的对话延续了 40 年。那会儿我就听到许多战国时代群雄争霸的故事，而

当时我认为他们讲的霸主指的就是苏联。

1976 年，想挑战福特总统，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里根也读到这篇文章。

（我

在霍尔布鲁克敦促下，把文章送给里根过目。）这位前任加州州长亲笔回了信，表示他

同意与中国拉近关系，以对付苏联。但是他也提醒我提防中国，并且特别担心放弃美国

在台湾的民主盟友的影响。我到里根州长位于太平洋帕勒赛（Pacific Palisades）*寓邸拜

访——当时他开玩笑自嘲“高龄六十四的失业人士”——他鼓励我继续提供有关中国的信

息，他或许可在演讲中采用。

1978　年，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也就是说美国正式承认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代

表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这一年，邓小平煞费心机从美国得来他最想要的东西：科学与

科技。这是战国时代“无为”概念的超常发挥——借力使力，让别人替你做事。50 邓小平

1978　年制定治国方针时就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他指出：“科学技术是（促进经济成长的）

第一生产力。”51　邓小平相信，中国要超越美国成为经济大国，唯一的方法是大规模推动

科技发展。最好的捷径就是把美国已有的科技拿过来。邓小平发现美国新任总统卡特很

热切地希望促成中美构建正式伙伴关系，建立外交同盟。

---

*译注：洛杉矶以西海边一个高级住宅小区市镇。

中美建交

1978 年 7 月，卡特总统派出有史以来出访其他国家最高级别的美国科学家代表团访

问中国。卡特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Frank Press）原本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专精

地震科学，担任团长。普雷斯1975年至1977年曾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

（US.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主席，因此对与中国的学术交流特别感兴趣。普雷斯代表团受到中方高度重视。《人民

日报》很少刊登外国人的讲话，却特别刊载普雷斯在接待宴的发言稿，阐述全球化的好

处。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是国家安全会议主管中国政策的官员，曾经14次

列席邓小平参与的高层会谈。他说自己从来没见过邓小平像这次这样兴致盎然，不断追

问，还主动谈了他自己对中国未来的看法。一如既往，邓小平又摆出哀兵姿态，向普雷

斯代表团哭诉中国在科技方面遥遥落后，并且表示他很关切美国对中国实施的高科技出

口限制。

过去，北京严格管控中国科学家前往美国，限制出访人数，担心他们会叛逃。普雷

斯预料他们仍会小心翼翼、不敢与西方扩大科学交流。因此当邓小平提议美国立刻接受

七百名中国理工科留学生，并且后续几年留学生可达数万人时，普雷斯吓了一跳。邓小

平迫切希望立刻得到回答，而普雷斯觉得这是他一生事业最重要的突破，遂立刻打电话

回华盛顿，在凌晨三点钟把卡特总统吵醒。卡特和他的顾问一样，也没有多想中国突然

对科技交流兴趣浓厚是怎么一回事，只认为这是中美双方关系改善的一个可喜的迹象。

1979 年 1 月，邓小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赴美国访问，造成空前的轰动效应。**

卡特总统以国宴规格招待了邓，而且为了表示两党都支持美中政策，还特邀前任总统尼

克松出席；这是尼克松 1974 年 8 月含愧辞职下台后首次回到白宫作客。邓小平在美国逗

留了 13 天，期间参观了可口可乐总公司、休斯敦的约翰逊太空中心，甚至迪斯尼世界。

《时代》杂志两次以邓小平为封面人物，可见美国大众媒体接受他的广泛程度。

游客在北京的国家博物馆可以看到邓小平戴着一顶十加仑大帽子笑咪咪的照片，这

是他在德克萨斯州收到的礼物，成为他 1979 年访美的标志。它向美国民众显示，他风趣

幽默、不像“那些共产党”，比较像“我们”。对中国人及马拉松竞赛而言，这也是转折点。

邓小平的收获比毛泽东还要大。

1979 年 1 月 31 日，邓小平在访美期间，中国国家科技委员会主任方毅与美国政府

签订协议，加速中美科技交流。这一年，第一批五十名中国留学生飞往美国。在头五年

的交流中，中国约一万九千名留学生赴美国学习，主要研修物理学、卫生科学和机械工

程，而且人数屡创新高。52 卡特和邓小平也签署领事馆、贸易、科技协议——美国提供

各种科技知识给中国科学家，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科技知识输出项目。

中国也邀请美国国家科学院派出一系列代表团到中国，在中国选定的若干领域展开

美中科技交流。中国的策略是让美国人协助他们加入国际上有关物理学、原子能、太空

科学及其他领域的官方组织。美方欣然同意，这是美国对中国的第八项援助。

**译按：1974 年邓小平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技术上来讲不算访问美国。

美方也同意双方进行更秘密的军事合作。卡特总统为中国提供情报支持，帮中国发

动惩越战争，这个举动连基辛格都感到震惊，他在 2011 年出版的《论中国》一书特别提

到这一点。基辛格的口气似乎是在说，或许因为他打开了对中关系的大门，却不料放出

了一头怪兽。基辛格谴责卡特“非正式勾结”北京，“形同秘密军事侵略”。为中国提供情报

支持“起到了间接协助赤色高棉残部的实际效用”。53 基辛格愤怒地说，国防部长哈罗德·布

朗（Harold Brown）访问中国“象征中美合作往几年前不敢想象的地步又迈进了一步”。

第九项提案即第四十三号总统令，签署于 1978 年，制定了大量输出计划，将美国在

教育、能源、农业、太空、地理科学、商业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高科技转移给中国。54

次年，卡特政府又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

中央情报局官员、日后出任驻北京大使的李洁明（James Lilley）在《李洁明回忆录》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中透

露，卡特总统 1979 年批准于中国西北部设置信号情报搜集站。李洁明说：“我得到中央

情报局颁授勋章的部分原因，即是我在北京开办第一个中情局工作站。另一件功绩是我

协助开发与中国分享情报的合作机制……它听起来像是很牵强的点子——美国和中国前

几年还透过代理人在越南相互交战，现在却携手搜集苏联的战略技术情报。”55

里根的秘密战略伙伴

1978 年，我在联邦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担任专业幕僚，另外也担任国防部顾问，从国

防部可以继续读到有关中国的机密报告。我也提交自己的研究报告和分析意见。里根于

1980 年第二度争取入主白宫时，我受聘为他的顾问，协助起草他第一次外交政策竞选演

讲稿。我在文中表达了顾问群的共识，即美国应该协助中国避开来自苏联更大的威胁。

里根当选后，我被委任为总统交接小组成员。当时我仍主张与中国加深合作。海格很支

持我，他对卡特政府和中国的合作非常了解，如今作为里根总统的国务卿访问北京，公

开提议销售武器给中国。这一步走得似乎很合逻辑。

里根总统 1981 年签署的第十一号国家安全决定指令（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 11），准许五角大楼出售先进的空中、地面、海上和导弹技术给中国，以便将

人民解放军改造为世界级的作战部队。次年，里根又签署第十二号国家安全决定指令，

启动美中核合作与相关技术开发，扩大中国军用及民用核计划。

里根对他的前任之对中政策深为怀疑——这个立场导致政府内部政策严重失谐。里

根比起我以及政府内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更能看清楚中国的本质。表面上，里根遵循

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与中国友好合作的路线。按照 1984 年的第一百四十号国家安全决定

指令的话来说，“基于强大、安全和稳定的中国可以是增进亚洲及世界和平的力量，协助

中国实现现代化。”（该文件总共只印十五份。国安会幕僚严格限制能取阅第一百四十号

国家安全决定指令的人数，至少有部分可能是因为里根政府内部对于帮助中国增强实力

存在分歧。）56

里根签署这些秘密指令以协助打造一个强大的中国，甚至愿出售武器给中国，并且

减少对台湾军售。不过里根和前几任总统不同的是，他增加了一些附加条件。这些指令

明确提出美国援助中国是有附有条件的，即中国不得靠向苏联，且必须改革其专制体制，

转向自由化。不幸的是，他的顾问大多忽略了这些先决条件，而不晓得为什么，里根自

己也没有坚持。

此外，里根政府为中国政府新成立的研究单位提供资金支持和人员培训。这些单位

的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基因工程、自动化、生物科技、激光、太空科技、载人太空飞行、

智能机器人。里根甚至批准中国一个军事代表团参访攸关国家安全的“国防高等研究计划

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因特网、网络作战和数十个其

他高科技项目都由该计划署负责研发。

里根总统任职内，美国和中国的秘密军事合作扩大到以前不敢想象的地步。美国秘

密和中国合作，为反苏联的阿富汗叛军、赤色高棉，以及安哥拉的反古巴部队提供军事

补给给。四名中央情报局官员在一次访谈中谈到中美合作阻止越南占领柬埔寨，其中包

括武装五万名反越南的游击队。他们还在《柬埔寨战争》（The Cambodian Wars）这本

书中透露了这件事的详情。57　　中央情报局其他官员还在乔治·克里尔（George Crile）的

书《查理·威尔逊的战争》（Charlie Wilson’s War）中揭露了另一个更大的秘密：美国向

中国购买了价值二十亿美元的武器交给反苏联的阿富汗叛军。58 基辛格的回忆录透露中

美在安哥拉也曾开展过秘密合作。59

中国为什么要在这些大规模的秘密行动上和美国合作呢？唯有当北京公布档案或是

有非常高级的官员叛逃到西方时，我们才有办法找到答案。现在我们只知道一件事：北

京希望利用美国的力量和技术来壮大自己的实力。关键在于北京认为它正在玩一场大棋

局，而它首先必须避免被苏联包围。没有人看到这是为了在未来的百年马拉松中获胜而

实施的阴谋。中国成功地让我们觉得它很脆弱、被动挨打，需要保护。

根据《纽约时报》记者邰培德（Patrick Tyler）的说法，第十项援助核准了美中合作

沿中苏边境搜集情报，其代号是“板栗行动”（Operation Chestnut）。后来，卡特的副总

统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1979 年 8 月访问中国时，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利

用军机运送“板栗行动”侦测站器材到中国。邰培德的报导很生动，中国要求美国空军

C-141“运输星”运输机在北京机场降落，并且就停在一架苏联民航机旁，让苏联看到中美

的合作是多么紧密。60

邰培德说，这些侦测站可以搜集空中交通的信息、苏联空防的雷达信号和克格勃的

通讯，并且也能侦测到苏联核武部队警戒程度的变化。[61] 因此一旦苏联来犯，中国的预

警时间会增加。在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以及 1979 年 12 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几个

月，对于中国的安全而言这是很大的帮助。在持之以恒的苦心经营后，中国终于得到了

基辛格、艾克尔和我六年前所提议的更多的东西。

根据顺“势”而为的思路，北京必然想到它需要美国协助打破苏联包围中国的两把“钳

子”，即阿富汗和越南。情势所逼之下，邓该比毛更倾向与美方合作；邓小平也会接受来

自美国霸权的重大援助。[62]

从 1982 年至 1989 年，中美援柬计划作业中心设在曼谷，中国、泰国陆军、新加坡

和马来西亚参与支援。这构成美国第十一项援助中国的方案。这项秘密合作计划有效地

隐密了二十年，因为它有一部分是公开的。美国国际开发总署（USAID）提供经费，由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比尔·麦柯隆（Bill McCollum）和纽约州民主党籍国会众

议员史帝芬·索拉兹（Stephen Solarz）联名，以为柬埔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为名落地。

依据肯尼思·康波伊（Kenneth Conboy）的说法，在这两项公开计划背后，里根命令中央

情报局提供秘密援助，最初在 1982 年是每年两百万美元，到了 1986 年提高到一千两百

万美元。[63] 这项计划混在一项泰国人称为[三二八专案]（Project 328）的计划当中。中国、

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也提供武器和经费。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甚至访问曼谷，亲赴秘

密营地视察。我在 1985 年和 1986 年也去参访过，听取中情局站长的简报，此君在调到

曼谷之前曾是中情局总局远东科科长。他认为这项计划是冷战“在本地区的唯一一场大

戏”，中国和美国连手对付苏联。64

从 1984 年夏天起，也就是柬埔寨行动启动后两年，中国为了将苏联赶出阿富汗，再

次与美国开展秘密合作，其规模将达到柬埔寨合作项目的五十倍。

当时我们不了解“势”和反包围，因此没有人想到中国政府会肯冒着触怒苏联的风险，

为美方提供武器来协助阿富汗叛军。精明干练、通晓中文的中情局探员乔·狄崔尼（Joe

DeTrani）发现了其中玄机。65 中方与此有牵扯属于最高等级的机密，据邰培德说，整个

中情局知情人不超过十个。中方迄今仍不承认他们供应过武器。乔治·克里尔在《查理·威

尔逊的战争》中说，第一批订单是 AK-47 攻击步枪、机关枪、火箭推进反坦克榴弹炮和

地雷。66

1984 年，众议员查理·威尔逊筹到五千万美元，用于加强对阿富汗叛军的援助。克里

尔报导，中情局决定从中拨款三千八百万美元向中国政府购买武器。《华盛顿邮报》于

1990 年引用匿名人士的话报导，在中美秘密合作的六年期间，中国提供的武器总价超过

二十亿美元。

美中秘密合作在里根政府时期达到顶峰。尼克松和福特两位总统为中国提供有关苏

联的情报信息。卡特总统建立“板栗行动”侦测站。可是里根给予中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的待遇，虽然只是秘密伙伴。

三个主要计划是秘密援助阿富汗、柬埔寨和安哥拉的反苏叛军。这时候我已被调升为相当于三星将军的文官职位，在五角大楼主管政策规划及秘密行动，顶头上司是主管政策的佛瑞德·艾克尔。艾克尔和我是少数知情官员，我们知道基辛格 1973 年提议援助中国，以及卡特总统的“板栗行动”计划。他和我准备好测试中国是否真的愿意成为美国的盟友。测试结果如果令人满意，美国许多高级官员在未来好几年都会偏向中国。

我的任务是到伊斯兰堡、曼谷和南部安哥拉，分别访晤阿富汗、柬埔寨和安哥拉叛军集团的首脑，确认他们的计划和需求。我也奉命听取中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建议里根总统签署第 166 号国家安全决定指令，该指令指出阿富汗局势恶化的话有可能会激起苏联的报复行动。67 我们需要中国评估情势，并在理想情况下得到中方支持。

二十年之后，新闻记者史蒂夫·寇尔（Steve Coll）声称“中国共产党在由中情局交涉的交易中，从贩卖武器中赚取了巨大利润”。68 如果这个说法正确，相较于美国花了 20 美元购买中国武器供给反苏叛军组织，中国购买五亿多美元的美国军事设备自用，就是小巫见大巫。

中国不仅卖武器给我们，还就如何进行秘密作战给出建议。从他们的建议中可以窥

见中国人在对付衰退中的霸权中的思路与策略。中国人强调我们首先要找到苏联最薄弱

之处加以打击。他们认为提高帝国的称霸成本就是不错的战术。当我最先提议提供“毒刺”

（Stinger）导弹给阿富汗和安哥拉叛军时，中方乐不可支，这些武器可以击落苏联直升

机和喷射战斗机，让苏联损失惨痛。

第二就是说服别人去实施作战行动。这当然是战国时期推崇的“无为”之术的应用。

第三是攻击衰落中的霸权的盟友。柬埔寨叛军攻打苏联扶植的越南傀儡政权。苏联

用军用飞机运来古巴部队投入安哥拉战场，但安哥拉叛军设法赶走了古巴部队。如果那

时候安格拉叛军就装备了“毒刺”导弹，就能对付苏联飞机。在中国的配合下，美国这样做

了，而且远远不止做了这些。

我问中国人，如果继续往下走两步，他们会不会觉得过分。我们是否应该鼓励阿富

汗叛军跨越边界，进入苏联进实施破坏行动，并未其提供后勤保障？（冷战期间从来没

有这样做过）。我们是否应该满足叛军的要求，向其提供远程狙击手步枪、夜视镜，以

及标出在阿富汗境内工作的苏联高阶官员位置的地图，以便他们发动暗杀行动？我的同

僚一口咬定中国人一定不会同意这样的行动。我研读了太多中国历史，因此猜想他们会

同意。等接到他们肯定的答复时，我对北京会如此亟盼打倒苏联还是吓了一跳。

史蒂夫·寇尔在他那本得到普利策奖的书《鬼影战争》（Ghost Wars）中写到，反倒

是美方拒绝了这些要求。中情局的律师“起了警觉”，担忧这几乎“赤裸裸

的暗杀”可能会让

中情局驻地站长“锒铛入狱”。69 因此，只允许为叛军提供狙击步枪，但不能为其配备地图

和夜视镜。突击队进入苏联国境攻击，是中方认为可以打到苏联霸权的妙计。虽然中方

一再向我们建议，该计划将对衰退中的霸权会产生心理震撼，我们最终还是叫停。70

1985 年，美方对中国的援助又扩大到武器装备合作领域；里根政府向中国出售流大

武器系统，总价超过 10 亿美元。该计划旨在提高中国陆、海、空军三军的作战能力，甚

至还协助中国建设其陆战队。711986 年 3 月，里根政府帮助中国建设 8 个国家研究中心，

从事基因工程、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自动化、生物科技、激光、超级计算机、太空

科技和载人太空飞行的顶级研究。72 不久，中国人就在一千多个项目上取得重大进展，

它们全都高度依赖西方援助，也全都攸关中国百年马拉松战略的成败。里根政府希望藉

由增强中国实力来对付苏联，而从里根开始，每个人都期待北京兑现自己的说词：中国

正大力推动自由化。

小结

中国借助其盟友之力打破苏联战略包围的策略慢慢奏效。1989 年，苏联宣布从阿富

汗撤军，越南很快也退出柬埔寨。现在，华盛顿和北京会以此为基础更进一步，成为真

正的永久盟友吗？我一度这样认为。但是根据战国时期的定律，现在该是中国回头对付

真正霸权——美国——的时候了。

“势”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如何挫败对手包围自己的企图。1989 年 2 月，邓小平在

北京与老布什总统会面时非常坦诚地讨论了“势”的包围理论，他回顾 1980 年代的成就时

说，苏联包围中国曾是致命的威胁，但是现在棋局已转变为中国如何包围江河日下的苏

联。当强大的美国霸权持续走强，而苏联开始衰退之际，没有人预见到中国会如何评估

未来的世界大“势”。

第四章 白先生与绿小姐

——美国误判天安门局势

趁火打劫——《孙子兵法》

天安门事件

1989 年 4 月，我第十三次访问北京。当时我在美国政府担任两个职位：我既是联邦

参议院的调查员，也替直属国防部长迪克·切尼（Dick Cheney）的五角大楼净评估办公

室（Office of Net Assessment）撰写有关中国的报告。这时候我已经得到一些肯定，而

且 1983 年曾与邓小平有过一次长谈。我用中文邀请邓小平和我拍了一张两人握手的纪念

照，作为我替五角大楼翻译中国军事文章专辑推广之用，这把当时美国大使恒安石（Arthur

Hummel）吓了一跳。1

1989 年这次访问，我要查证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示威活动的报告。抗议者宣称他们旨

在加快改革的过程；我们认为北京早已在改革，我们在美国关注中国问题的人，都认为

中国 走向民主和资本主义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4 月 22 日，我得到代理大使彼得·汤生（Peter Tomsen）的许可，搭车前往天安门

广场会见几位学生[2]。我自己在 1960 年代也曾经是学生示威者，因此非常想看看民主示

威活动在中国如何进行。我出发前，彼得将前任驻华大使罗德写给新任总统老布什的机

密离任电文给我看。

老布什在福特政府期间担任过驻华代表，对建立中美建设性关系兴趣非常浓厚。事

实上，他对中国期许非常高。1989 年 2 月，布什就任总统后首访地选的就是北京，比我

此行早两个月。老布什离开前很乐观，并且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表示“民主之风正孕育新

希望，自由市场的力量也释放出新趋动力”[3]。

罗德的电文立足于他在北京得到的“可靠的”情报，称赞美中关系的大好前景。它重复

常见的传闻，即中国的村级已开始民主选举，很快就会普及；中国存在建立真正自由市

场经济、结束国有企业的基础；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不会修好。罗德大使指出，中国领

导人不会威胁美国利益，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集会也不是为了争取民主体制。

我得替罗德讲句公道话，当时我们这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普遍都是这个观点。我

提供给五角大楼的报告也是这么说。即使学生示威者已经群聚在天安门广场，我仍然认

为这场抗议没什么大不了。六月份，学校一放假，学生们都会回家去。美国大使馆里只

有赖瑞·伍泽尔（Larry Wortzel）上校认为学生示威不可等闲视之。最后他自信地预测中

国将出动军队清理天安门广场。伍泽尔和我一样，多年来与鹰派颇有交往。他非常注意

鹰派的言行主张。后来他告诉我，他从鹰派身上看到会动武，这是非常罕有的情况，显

示鹰派有时候比温和派更洞悉领导人的心意。

我们许多人担心学生可能会让共产党内的改革派下不了台。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冥

顽不灵地认为，中国已经踏上改革的征程。我们也听说中国政府高层内部有些英雄人物

步子迈得很大，积极推进重大改革举措。然而我们很难想象，一年之内他们全被抓去坐

牢或遭到软禁，甚至叛逃，抑或出国流亡。我们知道政治局内部对改革也意见不一，争

论不断，但是我们不清楚他们各自的政治主张，也不知道反对改革的力量有多强大。

当时从表面上个看很正常，计时有些蛛丝马迹，我们因为过于自以为是也主动忽略

掉了。有个意外就发生在前几个星期，五万名学生在北京游行，为遭到邓小平罢黜的共

产党前任领导人胡耀邦悼丧。报纸上说胡耀邦因性格“反复无常”遭到罢黜 [4]。接下来七个

星期，约一百万名抗议者涌到天安门广场，与学生连手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扫除

贪腐、向政府提出问责。他们高举美国《独立宣言》副本，还搭建了一座三层楼高的“民

主女神”。他们要求与共产党领导人对话，又在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前来北京国事访问

前夕举行绝食运动。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时，天安门广场抗议已成为全世界的头条新

闻。对中共中央政治局而言，这是一次非常重大的、可能引发极大社会

动荡的尴尬事件。

美国人一直认为邓小平是中国真正的改革者。中国学生在这些未经批准、越演越烈

的示威活动中推崇却极为胡耀邦，就显得非常奇怪。大多数美国人可能从来没想过也许

我们对胡耀邦和邓小平的定位一直都不准确。

我脑子里有些疑问无法回答，因此我想要亲自去见见抗议者。彼得·汤生和我乘坐一

辆插着美国国旗的凯迪拉克黑色轿车，前往天安门广场。当我们走向数百名长头发、穿

恤衫的学生时，没有人阻拦。和我们谈话的学生没有透露后续有绝食的计划，也没表现

出准备公开违抗共产党当局。回想起自己 1968 年参加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反越战"罢课委

员会"的情景，我和广场上一位年轻的中国教授交谈甚欢，和他聊起越战时期参与示威的

往事。戴着飞行员眼镜、香烟不离手。这位教授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晓波。前一天，

他刚从纽约回国，立即到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5]。刘晓波本来应邀到哥伦比亚大学当访问

学者，但是他不愿意在这段历史事件中缺席。20 年之后，他因为签署《零八宪章》被捕，

再度判刑，才真正被写进历史，并随后获得 2010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近期的著作主要

抨击极端民族主义和他认为必须严肃应对的军方鹰派。反观 1989 年，中国和西方的主流

观点都认为鹰派不会胜出，当局更不会动用武力对付学生。

五月间，邓小平宣布戒严、急调 25 万大军入京。抗议者不肯解散，邓小平出动坦克

及士兵清场。数百名或许数千名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命丧街头。其中许多人是被一碰到

人体就会炸的子弹击毙。天安门广场四周的各个大楼被枪弹打得弹痕累累。士兵手脚并

用使用棍棒，对付抗议者，坦克辗过他们双腿和身躯。镇压过程中有一张经典画面：一

名男子站在一排坦克车队前，阻挡车队开进。一群人将他拉开——此人从此音讯全无。

天安门事件之后，许多中国改革派终身遭到软禁，同时共产党智库一些高级知识分

子则设法逃到西方。政府雷厉风行地进行新闻审查，拼命想要从中国报刊杂志和历史书

籍中删除关于这次抗议事件有关的一切纪录。根据政治学者裴敏欣的研究 6，镇压过后不

到一年，中国政府“关闭了 20%的报纸、13%的社会科学期刊，以及中国 530 家出版媒体

中的 76%”。同时还没收了 3200 万册，取缔了 150 部影片，有 8 万人因媒体相关活动遭

到惩处 7。

尽管中国发生了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件，美国既有的对中政策却没有发生大的改变。

布什总统努力阻止国会召回继汤生之后出任驻华大使的李洁明，也迟迟不肯对中美关系

做出有实质意义的调整 8。他反倒接受了昔日长官尼克松的建议。布什在日记中写下，尼

克松建议他，“别干扰双方关系。（中方）处理失当甚为可叹。可是要往长期看。”据布什

说，尼克松“不认为我们应该停止贸易，（或做出）象征性动作，因为长期而言我们必须

维持良好关系”9。布什一度将聚集在天安门的学生描述为“只是一小撮示威者”10。

中国人对事态的看法当然不同。对邓小平而言，中国处于萌芽状态的学

生运动似乎

验证了中国内部强硬的的民族主义者曾经发出的警告。他们曾撰文说美国已在中国国内

埋下祸根，中国人日益增长的亲美情绪很危险。邓小平容忍民间表达这种感情和意见，

当然是为了获得西方的认可和支持，在其他方面对中国有所退让和补偿。现在有些人已

经越界了。

自从 1980 年代初期，中国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也就是常说的“鹰派”，就认为美国生

活方式和文化是“精神污染”，早晚将会摧毁中国。他们认为美国想要建立全球消费文化，

并且主宰世界。这一派思想的核心人物邓力群和胡乔木在解放军及政治局成员中都有很

多追随者 11。

邓小平绝不是这一派激进反美群体的始作俑者，但他对他们的同情程度显然高出我

们的预期。学生在北京及其他重要城市抗议，让邓小平及其他领导人大吃一惊。他们原

本很自信，共产党的领导在全国具有无可质疑的正当性。后来中共试图解释该事件前因

后果。党内文件把抗议活动定性为美国策划的心理战，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邓

小平也开始相信这种谬论，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美国开始发动所有的宣传机器煽动、鼓励

中国所谓的民主人士、所谓的异议人士，其实这些人才是中国的民族败类 12”。邓小平也

相信美国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政权。

邓小平投向保守派，指派一名保守派担任总理。这时候还没有人知道“天安门事件”

将会阻断中国治理的自由化趋势。事件之后，邓小平开始使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群体的

反美言论。13 他开始重用李鹏、胡乔木和邓力群等强硬派，有计划地铲除有民主革命倾

向的解放军及政治局成员。让许多美国人惊骇的是，中国具有改革思想的共产党领导人

赵紫阳终其一生遭到软禁。时隔 12 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秘

密获取并出版了《天安门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揭露赵紫阳当时如何与鹰

派斗争，努力推进改革却惨遭失败，他当时面临的极大困难是我们所不了解的。14

布什政府中的亲中派尽力替北京开脱。我也是参与维护此错觉的人士之一，认定中

国共产党领袖被捕只是暂时的挫败：中国仍走在民主的道路上；这次清算只是反应过度；

我们必须保护邓小平为首的“温和派”，他会引导这艘大船向正确的方向前进，维持我们的

关系平稳进行。我们知道有些事改变了。我们只是希望它不会永远改变。

回顾起来，如此容易上当受骗，实在令人悔不当初。任何优秀的分析家下注时都会

留一手，或至少预测事情都出现差错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改革派和对手之间早晚也会

最终摊牌；中国真正的改革派很快会被捕入狱、遭受软禁或流亡出国；我们对中国的军

售会取消。任何接触最高等级机密报告的人，都熟知冷战期间情报误判的经典案例。中

央情报局历史上第一份“国家情报预判（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就断定中国不

会介入朝鲜战争，因为北京说它不会参战，但是不到几天，中国军队就挺进了朝鲜。1962

年，中情局预测苏联不会把飞弹或核武器部署在古巴，因为情报分析员听信了苏联官员

的话。1979 年，中情局最高级别的分析员罗伯特·鲍威（Robert Bowie）在国会作证时说，

伊朗国王将保住权位、霍梅尼大主教（Ayatollah Khomeini）没有机会接管政权，伊朗政

局稳定 15。许多消息人士的确实这样回复中情局线人的，但得到的情报并不真实。

上世纪 80 年代，曾经与我在中情局或五角大楼共事的同僚们，没有人料想到中国会

欺骗美国，或是会成为重大情报失误的主角。所有消息人士和叛逃人士基本上异口同声

说，中国将走向自由市场经济，进行民主选举，扩大中美合作之路。“天安门事件”之后，

愈来愈多中国人投奔美国寻求自由。他们中的不少人对未来情势提出警告，对于他们本

国的未来发出和以前不同的、更为悲观的声音。可是，即使到这时候，我们还是不肯用

心去聆听。

有位叛逃者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身为高层叛逃者，他的要求却异常简单—-寻求政

治庇护；隐姓埋名、隐藏身份；一栋房子；一份薪水不菲的工作；当然还有一个用来掩

护真相的故事，让中国情报机关以为他已不在人世。投奔自由的叛逃者总是会有各种各

样的要求，通常会要求巨额金钱。他们通常也宣称比别人掌握更重要的机密。这位身材

稍胖的先生，则与众不同——不仅因为他要求的东西相当少，也因为他所说的，完全颠

覆了我们的传统智慧，也挑战了美国长期以来许多政策。

这位先生——我们姑且称他为“白先生”——90 年代初期来到联邦调查局位于宾夕法

尼亚大道的联邦调查局八楼国家安全会议室。这次会谈相当不寻常，因为美国政府各机

关的中国问题专家都被召来评估好几位叛逃者提供的秘密信息。预定一个小时的讨论后

来延长为三个小时。

白先生是首要讨论对象之一。虽然在揭露细节时他的眼睛闪烁、手指弹动，显得坐

立不安，他各方面看来都还可信。他告诉我们一些我们可以独立验证的秘密：潜伏在美

国的几个中国间谍的身份，以及中国领导人所用的机密电话系统的细节，以及会议室的

陈设布置。他讲出一些我们已经到手的中方秘密文件，轻而易举地辨识出真假文件。他

也通过测谎测试。对于他而言，我们唯一的问题是，他提供的新情报我们并不相信。

白先生透露，从 1986 至 1989 年的三年期间，政治局对中国未来战略出现权力斗争。

他宣称读过高层秘密会议和辩论的笔记，告诉我们鹰派的力量，以及他们全力在国内镇

压亲美势力；天安门广场危机撼动了中国内部安定；邓小平现在与这些强硬路线派站在

同一边。他知道某些鹰派的角色，以及他们如何制伏温和派。他认为我们应该设法协助

真正的改革派。我很感动他相信我们了解中国国内政治，以及他希望我们能够拯救改革

派。

这个叛逃者透露，邓小平有更大胆的计划要推广中国民族主义的鹰派观点。白先生

参加过讨论如何恢复孔子民族英雄地位的秘密会议，而过去数十年，共

产党还在大肆抨

击儒家文化及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

当然，中国领导人下令篡改国家历史，并不新鲜。共产党 1949 年夺取政权后，一大

群中国历史学者改写中国历史，强调所有的进步都来自农民革命——历史学家詹姆斯·哈

里逊（James Harrison）称之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改造企图”16。根据白先生

的说法，最新的改变令人难以置信。中国共产党自从建党以来就信誓旦旦与中国的过去

一刀两断，现在竟会重新拥抱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会悄悄遭到抛弃，换上狂热民族主

义作为政府生存之根本？红色中国实质上已不再那么红色？一切都似乎不可相信。

白先生提供的情报却与联邦调查局长期以来十分重视的另一位女间谍——我姑且称

之绿小姐——同时间传递的信息相互冲突。她所索取的回报高达两百万美元，可是她所

声称的交往关系可十分了得。她不仅知道中央政治局的秘密，也熟悉邓小平的继承人、

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的底细。她声称邓小平仍然坚定亲美，江泽民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江泽民喜欢唱“猫王”的英文歌曲。她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人希望与美国更亲密地

开展合作，她对孔子会被颂扬或马克思主义会从全国教学课程上拿掉的想法不屑一顾。

她一口认定鹰派是上不了台面的思想家，他们与主流社会脱节、老迈昏庸，很快就会失

去还有仅存的一点影响力。

如果我们想要查证绿小姐的可信度，我们很容易可以做到。她和白先生不一样，她

讲不出美国境内任何中国间谍的名字或地点，也不能从照片中辨认已知的任何一个中国

间谍。她声称不知道北京城地下有秘密通道供党领导人通行。她也不能正确辨认中国的

机密文件。

她和沉静的白先生还有一点不同。白先生的英语说得磕磕巴巴，不易听懂他的意思，

绿小姐的英语却相当流利。她对于未来美国与中国在大多数政策领域合作相当乐观。白

先生似乎害怕、甚至可说是吓破胆，也不敢再接触中国同胞。绿小姐则不然，她说她愿

意冒生命危险，每年飞回中国一、两次去搜集新的情报。

我主张我们可以同时聘这两位叛逃者当政府线人。我的同事不赞成。美国情报圈靠

共识运作，这次关于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分歧会令人不知所措。绿小姐替我们解了围。

我们站在她这边，答应她要求的价码。

我在会议后又安排见了一次白先生，倒不是我相信他说的话，而是引起他引起了我

强烈的好奇心。我们用国语交谈。如果将马克思主义从全国意识形态和全国教学课程中

剔除掉真有什么实际价值，那么我想知道中国政府内部想怎么去实施这个听上去荒诞的

计划。

白先生回答说，他有听过要广泛开设听来无害的“爱国教育”课程的计划。中央要在全

国设立一百个“爱国教育”基地、新的历史纪念碑和供观光客游览的新博物馆。中国领导人

计划拨款拍摄电视节目和影片，记录中国在日本、美国等列强手下遭受的“百年耻辱”。它

们会宣称美国力图围堵中国、想要阻挠中国恢复历史光荣。

他说：“我们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在天安门广场爱上了美国。这种事情绝对不容再发

生。因此我们的领导人会抹黑你们，加紧追求民族复兴，终结遭到西方人的羞辱。”

他的结语是“一石二鸟”。中、西方都有同样的谚语。

我问他：“二鸟指的是什么？”

他答道：“苏联不再是威胁。他们垮了，北京不再需要美国保护我们。”那第二只鸟呢？

他显然暗示是指美国。他用的是“霸”这个字。然后他又说：“形势”变了。

从尼克松 1972 年访华以来，“天安门事件”是美国首次真正有机会调整对中国立场，

以不那么亲热的角度好好检视中国领导人。可是美国政府却迫不及待想将美中关系恢复

到更平和的静止状态。即使发生大的镇压行动、即使明知道中国自由派改革者遭清算、

温和派总书记遭逮捕，布什总统还是死抱着错误的旧观念不放。没有人赞扬赵紫阳这位

遭到终身软禁的改革派党领袖，也没有人称赞胡耀邦这个赵紫阳之前的“反复无常”的共产

党领导人。美国政府决定不再提起已逝的胡耀邦或是赵紫阳的命运。没有人想到他们才

是真正的改革派。没有人知晓他们在高层所主张的改革程度。这些情报日后才流传出来，

由参与胡耀邦、赵紫阳民主政治改革的中国叛逃人员揭露出来。

我依然认为邓小平和江泽民是真正的改革派。但是我很快就发现我们犯

了无药可救

的大错，支持了假改革派，放弃了真改革派。

为了完成我的报告，我前往巴黎探访许多逃避被捕、现在受法国政府庇护的流亡干

部。他们通过一项十点政纲，推选一位领导人，希望能被西方接受为流亡政府。这个组

织叫做“民主中国阵线（Federation fora Democratic China）”。布什总统根本不去关注这

个组织和它的十点政纲，更别提它选出的领导人严家其。在其回忆录中，严家其透露了

更多有关真正的改革派曾经极力争取政治改革及采纳美式民主制度的细节 17。严家其曾

经是赵紫阳的手下，他的说法与另一位流亡人士阮铭的回忆录相吻合。阮铭则是在邓小

平之前掌控共产党的胡耀邦的直系部属。18 但是这些信息来得太少、太迟。毕竟邓小平

曾经做东接待过福特、卡特和布什总统，是《时代》杂志两度封面人物，而且绿小姐还

坚称邓小平现在钦选的继承人爱唱猫王的歌。

布什总统说：“我相信民主的力量将会淡化‘天安门广场’上不幸事件的影响”。19 在动

乱和镇压事件之后，布什命令五角大楼兑现承诺，将已经答应的鱼雷、雷达和其他军用

补给交付给中国。布什已经采纳了尼克松对待中国人的方式，无法以新角度观察中国。

中国未来几乎肯定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美国企业界领袖渴望和他们维持良好的

关系争取商机。布什的立场很大程度受到他们影响。

布什对中国的立场受到继任总统克林顿的尖锐抨击。克林顿在竞选时扬言要采取更

强硬的作法。他的确也一度说到做到。1992 年的总统大选中克林顿击败布什，克林顿采

取的对华政策是自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历任总统以来最为强硬的。

克林顿出任总统之前从来没去过中国，但是以阿肯色州长身份曾四度访问台湾。1992

年总统大选期间，他痛批布什总统宠溺“北京屠夫”20。克林顿一上台，他的国务卿沃伦·克

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说：“我们的政策将是

通过鼓励支持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的力量，促进中国全面、和平地从共产主义朝向民主演

进。”这个思路获得前任驻华大使罗德的鼎力支持。罗德深受天安门镇压事件的打击，懊

悔自己长久以来误判中国领导人，因而摇身一变成为全美批评中国最卖力的人。现在他

出任克林顿政府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保证会对中国

持强硬立场。如果中国在人权及民主选举上没有进步，不会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

1993 年，民主党籍众议员南希·佩洛西（Nanny Pelosi）和参议员乔治·米切尔（George

Mitchell）连手推动立法，对中国提出种种条件。2180 年代，美国对中国必将改革一厢情

愿的想法似乎已经烟消云散。

克林顿政府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在 1993 年 5 月 28 日达到巅峰。他邀请四十名中国异

议人士到白宫——其中包括达赖喇嘛的代表，以及天安门广场抗议学生领袖。中共中央

政治局视此举为史无前例的贬抑，威胁到中国依然不得不仰仗的良好中美关系。因此他

们赶紧采取对策。

白先生和留在中国的消息来源仍有接触。根据他的说法，中国情报人员都知道克林

顿政府内部对如何与中国往来意见分歧，因此拟订战略在美国政府内部建立强大的亲中

同盟力量。中国锁定国家安全顾问东尼·雷克（Tony Lake）和他的副手桑迪·博格（Sandy

Berger）为突破口。他们对北京比较友善。中方也看好当时的国家经济会议主席罗伯特·鲁

宾（Robert Rubin）。鉴于他在全球化及自由贸易化的立场，中国认为鲁宾是可以争取

的盟友。此外，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劳拉·泰生（Laura Tyson）和当时担任财政部

主管国际政策的副部长、哈佛教授出身的劳伦斯·桑莫斯（Lawrence Summers）也都有

同样的立场。

中方竭尽所能巩固这些人的地位，安排他们和中国在美国企业界的盟友接触，然后

再拿商机引诱有影响力的美国企业人士。克林顿竞选时的大金主直接向总统游说，要求

他不要破坏波音飞机在中国可能获取的商机或阻碍使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商业卫星，理

由是这可以让美国政府省下好几亿美元。此外，中国也以选区的经济利益为饵，获取国

会议员们政治上的支持。

到了 1993 年底，这些盟友说服总统缓和了反中立场。中国人将之称为“克林顿大逆

转”（Clinton coup）。克林顿没有兑现承诺，会见达赖喇嘛。经济制裁也是越来越松，

最后干脆取消了。克林顿政府中许多亲中人士都感受到中国的善意，称赞他们是有远见

的政治家，“中国人民的朋友”，为他们提供更多机会接近中国的决策大员。同时，中方却

在悄悄地持续不断地镇压异议人士 22。

现在似乎雨过天晴了。美国又把中国视若盟友。美方认为“天安门镇压事件”殊为不幸，

但只是暂时的波折。我们必须对中国有足够的耐心。中国人的反应很不一样。他们知道

古代霸主如何对待挑战者。

1999 年 5 月 7 日，星期五，克林顿第二任期已接近尾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盟国对

塞尔维亚及其盟友实施了军事打击。两架 B-2 轰炸机从密苏里州诺布诺斯特（Knob

Noster）的怀特曼空军基地（Whiteman Air Force Base）起飞，飞往塞尔维亚首都贝尔

格莱德。飞行员朝标明“贝尔格莱德仓库一号”的目标投下五枚“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oint

Direct Attack Munition，简称 JDAM）炸弹”。中央情报局提供的目标数据已经经过再三

检查，但是核查显然出了问题，而且造成惊天大错。炸弹在半夜击中中国驻贝尔格莱德

大使馆南侧，炸死三名使馆职员。*

这件事发生在距我首次见到白先生将近 10 年之后。他提供的消息没有绿小姐那么可

信，但是我觉得他很有趣、还很喜欢他，因此不时地会找他聊聊。中国大使馆被炸的当

天晚上，我请教白先生，请他预测一下中国对克林顿总统的道歉会有何种反应。

贝尔格莱德使馆挨炸当然是件不幸的意外事故。我知道中国政府一定会大做文章。

但我没料到反应会有多强烈。美国绝大多数情报分析员也没料到，他们收到来自其他方

面的警告，但是没当一回事。

---

* 译注：死者确切身份为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朱颖。

白先生立刻断言，炸馆事件给了中国政府难以抗拒的机会，给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可

乘之机。他预言："一定会有很多天的反美抗议游行。"

抗议游行？我心想，为了这么明显的意外事故会发生抗议游行？何况美国高层官员

已经道歉了。

他对他的预测坚信不疑，而且理由充分。他知道，也警告过我们，中国政府内部反

美势力愈来愈大。几乎就在这一刻，美国驻北京大使尚慕杰（Jim Sasser）已经突如其

来遭到包围。

白先生说，中国不会把这件事看作意外事故，而是霸主对潜在对手的试探。他告诉

我说："他们会认为这是美国人的警告，是在试探中国的决心"。抗议游行发生时，尚慕杰

大使根本不知道白先生的预测，这些预测是白先生依据他对中国鹰派和战国战略思想的

理解做出的。尚慕杰也不知道在大使馆西边三英里外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室正在发

生的事情。此次会议中，中国领导人把美国"攻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视为天赐良机。几个

小时之内，数百名中国人在美国大使馆门外发起示威。许多人投掷石头、鸡蛋和西红柿，

狂呼向美国和北约“报仇”。

那个星期六下午，尚慕杰正好在办公室。他发现自己身陷围城，无法安全离开大楼。

往后几天，使馆外抗议人潮已激增到上万人，这位驻中国的最高美国官员简直成了这些

中国群众的囚徒，无法更衣、无法盥洗。他困在大使馆办公室里，吃冷冻军用粮食、睡

地板，还没有毛毯可盖。

5 月 9 日，星期天夜里，抗议民众打破大使馆窗户扔进两枚汽油弹，引起火灾，幸好

陆战队守卫使用灭火器扑熄。尚慕杰大使的夫人和儿子躲在不远的大使官邸中，民众通

过餐厅窗户丢进一块又一块的水泥。尚慕杰非常困惑，拨打电话却联系不上任何一个中

国高层官员。尚慕杰告诉《纽约时报》说：“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清楚在我们大使馆前发生

的状况。” 23

与大使的说法相反的是，中国领导人非常清楚当时的混乱状况。中国的抗议活动很

少是自发的，这也是为什么十年前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活动吓坏了中共领导人。这几天的

示威活动是由中国情报机关策动而起。其迹象就是官方认可的主要宗教团体有条不紊地

陆续抵达，并参与游行——佛教僧尼、喇嘛和尚、道士、天主教、基督新教和穆斯林领

袖纷纷现身。

接下来的 5 月 10 日是个星期一。公安人员引导示威者走到离美国大使馆相距 25 英

尺的地方。一整天，许多人高喊“打倒美帝主义！”的口号，还唱起中国国歌。面对头戴钢

盔的武警，年轻人将水泥块头丢进大使馆 24。大使馆职员一度开始销毁机密文件，以防抗议者冲进大楼。最后，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打电话给美国大使才平息下来。针对大使馆被炸事件，他传递了中方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四项要求，其中之一是“公开正式道歉”。25

事实上，中国政府很清楚，美国已为事件一再道歉。星期一，克林顿总统本人再次道歉，当着记者的面说：“我道歉，我对此表示遗憾。但是我认为，在无心而出的误炸与故意的种族清洗之间划清界线是非常重要的，美国以后也将继续划分清楚。”26

私底下，在国家安全决策圈里，大多数人反应就和尚慕杰的一样，震惊、迷惑。尽管白先生预测到中国的反应，我还是与美国同仁有同感，特别是中国官方对炸馆事件的反应愈来愈激烈时。中国政府宣传喉舌《人民日报》称贝尔格莱德使馆被炸是“野蛮的罪行”，又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是“大恶霸”。头版的长篇大论，罗列了美国与纳粹德国之间八个相同之处。例如，文章指称美国的“唯我独尊的心态及称霸世界的野心如出一辙……环顾当今世界，若问哪个国家像当年纳粹德国一样想做地球之主，回答只有一个，就是奉行霸权主义的美国。”27

十年前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运动示威竖起中国版的自由女神，现在的中国学生高举标语痛骂美国，包括复制一张毕加索 1937 年反战油画（格尔尼卡）（Guernica）*，涂

上红漆。他们还用纸板制作自由女神，将脸孔换上克林顿，让他举着染满鲜血的炸弹、

而非火炬。28

我们美国情报圈人士对中国的行为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中国人太过小题大作，

几近偏执，所以会有这种举动。有人认为它们最多只是做些无损大局的虚张声势，以便

在其他事项上逼美方作出更多让步而已。但是据我所知，没有人认为中国的反应是经过

深思熟虑、刻意为之的。没有人认为我们必须重新评估对中国的策略。就我所知，没有

人重视白先生的说法和判断。

2001 年，美国情报机关取得一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1999 年贝尔格莱德使馆遭炸后

的紧急会议之机密备忘录。29 这份备忘录透露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真正看法。每个委员

都对情势提出了分析，也建议了反制措施。事实上，白先生的警告其实还低估了中国政

府民族主义的偏执程度。

江泽民说："美国希望通过此次事件确认中国对国际危机、冲突，特别是突发事件的

反应力量。"江泽民认为这件事可能是"更大阴谋"的一部分。政治局常委会第二号人物李

鹏宣称："同志们！鲜血淋漓的使馆事件不是孤立事件，也不只是对中国人民的欺负和挑

衅；它是仔细规划的颠覆阴谋。这件事比起其他任何事，都更加提醒我们，美国是敌人。

它绝不是有些人所说的朋友。"副总理李岚清说："未来中美之间直接冲突已无可避免！"

他认为克林顿总统下令炸馆是"投石问路"，旨在"确认中国对国际危机和冲突的反应；确

认人民的声音、民意的立场、政府的意见，以及它会采取的措施”。

根据这份备忘录，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替美国辩护。没有人跳出来说或许有可能是

意外事故。没有人提议先等几个小时再谴责克林顿总统，或是提议在发动大批学生在美

国大使馆前示威之前，先听听美方的说词。自从 1973 年以来我们和北京所推动的种种互

动，所建立起来的友谊和信任就只有这么多。

可是，即使这些事件也撼动不了我们美国人对中国自以为是和乐观心态。我们认为，

中国的确存在鹰派，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可以也将会被更理性、更冷静的头脑所控制和削

---

*译注：1937 年 4 月 26 日，纳粹的空军对格尔尼卡这个城市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进行无情

的轰炸，也是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空军对无辜民众的轰炸。毕加索用画将这一幕记录了下

来。

减。我的同僚开始主张增强建设互信、降低误解。不久，江泽民和许多“中国友人”都高唱

“减少误会、增加信任”。我们对中国的“爱国教育”掉以轻心。我们认为，美国人也提倡爱

国教育。我们告诉自己，中国政府内的反西方分子是很讨厌，但是中国高层领导人并不

认同他们。

绝大多数美国官员完全忽视中国的反美倾向。某些反美证据甚至被压下来。1990 年

代某次我例行性地拜访中央情报局设在维吉尼亚州雷斯顿（Reston）的翻译中心，向一

位翻译员问起，为什么报告里很少看到中国领导人反美的长篇大论 30。几乎所有的美国

官员都依赖翻译中心的工作来了解中国领导人的心思，因为很少人真正能读中文资料

——而且掌握其中许多关系重大的微言要义。

她回答说："很简单啊！因为我奉指示不要翻译民族主义色彩的东西。"

我大惑不解，再追问她："为什么？"

"总部的中国事务翻译室告诉我，这只会激怒华盛顿的保守派和左翼人权团体，伤害

对华关系。"

即使当时，纵或稍有动摇，我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仍未消退。尽管听取白先生提供的

情报，也读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纪要，我还是没有怀疑中国。许多情报管道似乎

都证明，这只是一时的现象，在这个阶段，高瞻远瞩的美国政治家应该专注在中国无可

避免的民主化之上。它的经济荏弱，再加上强硬派全已是七、八十岁的老迈人物，只要

华盛顿有耐心，鹰派迟早都会被温和的改革派替换掉。当时我们认为这么多情报管道不

可能都被中国情报机关玩弄于掌心之中。

当然，一路下来，我们的希望也因为一位资深间谍——绿小姐——提供我们的中国

内幕情报而加强。她也一再向我们担保，北京对美国不构成威胁，我们需要共产党领导

人牵制更激进、危险的中国政治人物。她与中国领导人的接触与提供给美国的密报持续

左右美国官员，直到联邦调查局在 2003 年 4 月 9 日逮捕她。31 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的某个

内线揭穿了她。她承认曾经接受未申报就从联邦调查局拿走 170 万美元

的罪名，也同意

合作，说明她给了中国何种机密。联邦法官裁定，她有权传唤联邦调查局证人、替自己

辩护，可是司法部限制她在调查局的联络人受传唤，此举侵犯了她的权利，因此本案不

起诉处分。后来她又被起诉，因为同意真诚合作，被判缓刑三年。32

联邦调查局检察长有关本案的报告中建议要订制度，对中国告密者的档案要设置红

旗，以防他们提供假情报。联邦调查局主管反情报作业的助理局长戴维·施札迪（David

Szady）告诉一位记者，这个案子凸显出联邦调查局需要“更好地控制其内线，核查他们

提供的情报”。33 联邦调查局从来没对‘绿小姐’提供假情报一案的报告解密。在联邦调查局

报告发布前，美国民众无法判断哪个伤害较严重-——是她提供给中国的机密，还是她向

美方的担保。因为忽视鹰派人物对赤壁之战的现代诠释，美国人再度犯下大错。

第五章 万恶的美国

——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美国

“无中生有。”——三十六计

虽然美国官员当时并不清楚，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而言，1989 年 6 月 4 日却是向国内

民众如何描绘美国的历史转折点。虽然中共党内一直根深蒂固有被西方欺负的感觉，但

毛泽东的权谋算计削弱了这种刺痛感。毛认为中国需要西方，才能发展成可与西方匹敌

的超级大国。1 叛逃者日后透露，最高层级领导人曾经考虑过实施真正意义的民主改革。

即使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三全分立的主张也有人拥护。到了 2001 年，从

中国偷渡出来的官方文件终于完整暴露鹰派是如何扭曲事实，让邓小平及元老们心生恐

慌而采取镇压行动。

本书的核心主旨是要指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鹰派已成功地说服中国领导人

把美国视为危险的、必须取而代之的霸权。这个观点在 1989 年终于一锤定音，北京开始

向中国人民分步走地妖魔化美国政府。党管控下的官方媒体对内所说的，与中国向美国

人民所呈现的截然不同。鹰派毫不遮掩他们的主张。他们认定美国霸权想要推翻中国政

府，且早在 1980 年前后即已着手实施。中国鹰派鼓励推行“爱国教育”和反美教学，因为

美国仍然对其温和派的对手很有吸引力。

的确，毛泽东邀请尼克松到访之后紧接着那几年，中国的大众文化和国营媒体大多

以正面角度描绘美国。“天安门事件”之后，鹰派认为不可助长此风，他们很快就说服政治

局领导人改弦更张。美国当时可以抗议，但是美国情报分析人员和中国事务专家却认为

这只是短期现象，只要这些深信马克思主义及中国注定要成为超级大国

的强烈民族主义

者有朝一日像恐龙一样被自然淘汰，它就过去了。

天安门事件之后几乎紧接着就发生了另一起地缘政治大波动。到了 1991 年，即毛泽

东的鹰派元帅们建议他“联吴制曹”之后二十年，苏联崩溃。柏林墙倒塌、东欧出现民主政

府，以及苏联瓦解，这些意味着美国冷战大胜，这让北京慌了。它正好可以凸显中国领

导人反美的偏执狂心态，在天安门事件之后愈演愈烈。在他们眼里，天安门事件是美国“在

敌营播下失和种子”大攻势的第一步。在这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看来，美国差一点成功整

垮共产党，若非最后一分钟决定罢黜改革派的总书记赵紫阳和政府内其他美国“盟友”，大

势就不妙了。

1980 年代影响力日益上升的亲美改革派遭到整肃，使得中国知识界和分析圈出现空

当，不仅少有亲美派留任实权位置，也预防未来提出这类观点的机会。中国鹰派的呓语

原本被斥为“极端民族主义”的言论，这时成为党的正式路线。

接下来，中国政府实质上杜撰了中美关系的一段“另类历史”，把美国描绘成几乎是真

实美国的邪恶的孪生兄弟，称美国伤害中国人民的纪录罄竹难书；而事实上，美国人一

直努力要帮助中国。让人更加摸不着头脑的是，当中国领导人下令它的大众文化展开反

美攻势，可是当着美国领导人的面又假装很惊讶如何会有这种攻击。许多外交官和普通

美国人都听过，我自己也听过无数次，每当特别不符外交礼仪的反美言论传到西方时，

就有人跳出来说：这只是一小撮强硬路线保守派的观点，他们不是共产党领导阶层的“主流”。

现在许多新世代中国人民对美国的认知完全不同于大多数美国人民——称美国在过去的一百七十年间，一直试图主宰中国。中国把美国的国家英雄，包括林肯、威尔逊、

小罗斯福总统，描绘成处心积虑掌控中国官员及其他人、削弱中国的“邪恶首脑”。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歪曲的历史观扭曲了他们目前对中美“合作”的观点，许多人认为这是美国打压中国远期战略的过渡阶段。2

从 1990 年起，中国改编教科书，把美国描绘为霸权，称其在过去一百五十多年试图抑制中国崛起、破坏中国文明的精神。它把这种再教育工作贴上看似中性的“爱国教育计划”标签。3 叛逃者白先生已经预测这些课程会重启自毛泽东政权最初时期——即向美国表示友好以前——既已酝酿的对美历史的扭曲观点。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即是 1951 年由王春编写的教科书《美国侵华史话》，该书在 2012 年发行新版，编者在网络上附加了一段评语，宣称这本书的教训历久弥新：“《美国侵华史话》这本书绝版已久，（我们重新付梓）……虽然年代久远，书中的史实依然正确。它们不因时间而改变。”4 这段话贴在应该算是温和立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网页上。5

当我 2013 年秋天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时，看到这一骇人的宣传例子。中国共产党鹰

派和自由派改革分子长久以来即为他们历史的事实和如何表述有争议，因此自从毛泽东

掌权以来，这个博物馆闭馆的时间比开放的时间还要长。博物馆 1961 年成立，就坐落在

天安门广场旁边。1966 年文化大革命一起，它就闭馆。邓小平 1979 年开始开放中国的

经济，又重新开放这个国家历史博物馆。但是博物馆在跨入新世纪后不久，又在 2001 年

闭馆。此后中国领导人花了十年时间、斥资四亿美元整修，才在 2011 年重新开馆。他们

希望藉此达成两个目标。第一，他们希望该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比罗浮宫、大

英博物馆和大都会美术馆还要大。地面层的入口大厅就有十层楼高，长度约等于三个足

球场。二楼放着三樽巨鼎。（我可不像中国传说中那位可怜的楚王，我没有问鼎有多重。）

中国赋予这个博物馆的第二个目标是，叙述“一个伟大的国家，其人民勤劳、勇敢、

聪明和爱好和平，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故事。当然，一个国家的历

史博物馆会替自己的历史文明说好话，这无可厚非。然而，让我对中国这座博物馆感到

惊讶的是，它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关系的描述粉饰其辞，并且对部分史实

刻意略去不予描述。

在命名“复兴之路”的常设陈列室里，博物馆展示出执政党对 1840 年至今天的现代中

国史的诠释。历史开始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大规模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中国“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包括美国在内，这些“帝国主义列强”“蜂拥而至，掠夺财宝、屠杀人

民”。它影射 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6 说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抗击外敌入侵”。最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

胜利”。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性选择”，而它舍弃“反动派”蒋介石的“独裁”，选择了毛

主席领导下的“为争取和平民主而积极斗争”的中国共产党。

藉由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

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依靠党的领

导，这个“伟大的国家”打造了“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在享有“完全的开放”。

未来，中国人应该“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它 略而 不提 的是 ，中 国在 第二 次世 界大 战取 得胜 利靠 的是 陈列 室所 说的 “ 恶

棍”——“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军事干预；美国投资和美国市场是中国突飞猛进的出口成

长不可或缺的助力；中国的科技进步依赖的是与美国签订近百个科学交流协议。我只看

到一张美国人的大照片，照片中的人在义和团运动时大大咧咧地坐在紫禁城皇帝龙椅上，

对皇帝大不敬。展览没有交代美国人来到中国的原因；访客离去时得到的印象是：美国

人的首要目的是征服和羞辱中国。照片旁边是一张军用地图，显示义和团运动之后，包

含美国在内的八国联军屯驻在中国各地。

中国外交学院三名研究生应我之邀，陪我一起参观博物馆。他们接受培训要当外交

官，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角度看，他们全都受了良好教育。可是，他们不知道义和团杀

害十万名中国老百姓；不知道美国人在二战期间援助中国；也不知道从1959 年至 1962

年，有两千万中国人死于毛泽东的政治运动和大饥荒；更不知道 1966 年至 1976 年的文

革害死数百万中国人民、关闭了大学、撕裂了中国。虽然他们听说过天安门广场抗议事

件，但是他们知道明哲保身之道是永远不要去谈论它。

这些研究生是邓小平在天安门广场事件后的一项关键产品——屠杀就发生在对此事

件只字不提的博物馆旁边、仅有两百米的广场。71989 年后，邓小平决定和李鹏及其他强

硬派结盟，巩固党的控制。中共领导人誓言绝不再容许中国学生树立自由女神像、引述

美国《独立宣言》，或崇拜美国价值，甚至把它们看作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的信条。不

到一年，教科书被改写，美国人被描绘为欺凌中国的大恶棍，新的政策和规定确保只有

这一种官方对美国的诠释可以进入中国的教室和图书馆。

中国最新版的历史课本中，第一个美国恶人是约翰·泰勒（John Tyler）总统。1844

年签署的中美《望厦条约》，毛泽东称之为“美国侵略中国所签下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8 根据发给中国学生的这份教科书，望厦条约是美国操纵中国的跳板，它开启了美国“非

法剥削中国”的门户。泰勒和美国人选择“以逸待劳”的诡计；他们还没有实力主宰中国，

但是在等候时机成熟。实际上，泰勒只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意外继任、几乎让人遗忘的总

统，大部分美国民众会记得他的原因，都不过是因为他的名字出现在美

国历史上第一个

竞选口号“蒂珀卡努和泰勒”（Tippecanoe and Tyler Too）的后半段上。*可是在中国鹰派

眼里，泰勒是个邪恶的天才，为美国完全把持中国文明的大计划做下铺垫。

泰勒首当其冲之后，下一个被批为反中首脑的美国领袖是林肯。在美国，林肯当然

受到后人缅怀追思，是个维系住联邦、解放黑奴、为了原则不惜牺牲生命的英雄。可是

在中国，他却是凶残霸道的美帝打手。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认为林肯希望“中国在国际社

会内受宰制、甚至受剥削”。10 根据这个版本的历史，林肯正是怀着这个目的而派外交官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跨过太平洋，促成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正常化。根据北京

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梅仁毅的说法，1868 年的《蒲安臣条约》强迫中国“遵守西方文

化规范”。11 它打破中国固有仪式和礼节制度、换上西方外交传统，圆了林肯由美国操控

---

*译注：约翰·泰勒于 1840 年以副总统的身分参与总统选战，总统参选人是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

。哈里森是第一位主动提出竞选宣传的总统，口号即“蒂珀卡努和泰勒”，

其中蒂珀卡努指的是哈里森于 1811 年军旅生涯中、在俄亥俄州击溃印地安人的胜利。他

们当选之后，哈里森于 1841 年去世，泰勒遂继任为总统。

太平洋之梦。*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美国更展现其真面目。1900　年义和团运动，美国参加八国联

军，击败“扶清灭洋”的义和团爱国民众。八国联军一路奸淫掳掠，迫使中国人民赔偿六百

一十亿美元（换算成今天的币值）。美国不但“趁火打劫”，还“借刀杀人”，诱使其他国家

攻打中国。12

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可能国势衰退，但肯定还没有出局。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

战协助盟国，当美国总统伍德洛·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凡尔赛谈判中承诺要坚持

人权与民族自决时，中国抱有莫大的期望。根据中国版本的说法，威尔逊的自由之梦及

全球军事合作确保和平，是个狡猾的诡计，诱使全世界支持美国的霸权侵略。根据邓蜀

生编写的教科书《美国历史与美国人》，威尔逊要“把整个中国纳入美国势力范围”。13 因

此，他把掠夺来的德国殖民地山东半岛交给日本，没有返给正主中国。就像战国时期口

是心非的霸主，威尔逊秘密地颠覆一个弱国。很不幸，1919　年，遭美国“出卖”的新闻立

刻掀起所谓的五四运动，它触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促成中国共产党在 1921 年建党。

根据中国分析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描述，日本 1931 年侵略满洲以及 1937 年入侵

中国本土，乃是美国要让亚洲两大国家陷入不断争战的阴谋，目的是阻止它们当中任一

个崛起并威胁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优势。济南大学历史学者唐清（Tang Qing，音译）解

释了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如何“造成中国人民在抗战时付出更大

牺牲”，因为“让中、日缠战，以中国为抗日根据地，推动中、美战时合作，有利于美国，

这样美国日后就能完全主宰中国及全世界”。14 邓蜀生认为，“把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喂大，”

罗斯福“要负最大的责任”。罗斯福就像战国时期的霸主，“坐山观虎斗”，等待中、日两国

都大部分毁灭、无力抵抗美国的控制。15 他“隔岸观火”，然后“假途灭虢”。16

中国领导人到现在已经近乎无法无天，尽管尼克松对中国的开放原本是由北京发动

并且热烈欢迎的，现在他们却改口称为是美国想要主宰中国的奸猾计划的一步棋。北京

新编撰的故事说，尼克松希望挑拨中国与苏联两个共产主义大国爆发核战争。尼克松就

和罗斯福一样也玩坐山观虎斗的伎俩，这样美国将来就可以全球救星的姿态出现，成为

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在这个故事中，料事如神的毛泽东看穿美国的诡计，他让尼克松

访问中国只是因为北京需要有个盟友对抗苏联，即使它日后会试图出卖中国也不妨。以

三国时期西蜀能赢北魏为例，毛泽东的一名高级将领建议毛主席“联吴制曹”。17

《较量无声》

根据中国版的现代史，美国利用贸易、经济合作、技术转移、外交、支教交流，以

---

*译注：林肯总统 1861 年上任不久，即派蒲安臣为驻华公使。蒲在任六年，坚持不威胁

中国的领土完整，也因此赢得清朝政府的信任。卸任之后，应恭亲王奕欣的提议，满清

政府委派他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代表中国政府出使美、英、

法、普、俄诸国，

进行近代中国首次的外交活动。1868 年，蒲安臣代表中国与美国国务卿苏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在华盛顿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即《蒲安臣条约》，它是晚

清时期第一件相对平等的对外条约。

及民主改革的压力，从内部削弱苏联。用战国时期的术语讲，它以甜言蜜语引诱苏联青

年和理想主义者，然后利用他们当“内奸，在敌营播下失和的种子”。

在中国战略家看来，这是美方打“利用苏联的错误”的如意算盘；中国人誓言绝不上美

国人故技重演的当。2013 年，堪称美国西点军校的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制作九十分钟

的电影《较量无声》，形容美国无所不用其极地渗透中国社会，“瓦解中国”、“洗脑政客”，

再次企图推翻共产党执政。 18 美国的罪魁祸首包括傅尔布莱特奖学金（ Fulbright

Fellowship）、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联合军

事演习以及其他美、中精英交流机制。中国唯有“谨微慎小，建立强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

防线”，才能抵御美国搞垮苏联的“所谓的民主力量”。

中国人还改写冷战史，把数十年的冲突描述为美国要实现全球霸权的战略计划。中

国电视经北京批准、2013 年 10 月播出系列短片，把里根时期苏联帝国的崩溃描述成美

国耍诡计的结果。苏联不是因为一般所认知的共产主义制度无法自撑而崩溃。它是上了

美国的当才崩溃的。

中国共产党官方版本的这部美、中关系史当然是子虚乌有。事实是，约翰·泰勒的《望

厦条约》是亲中国的条约，不仅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还给予中国港口最惠国待遇，

废除不准美国人学中文的禁令。亚伯拉罕·林肯根本没有时间去想中国，他的特使蒲安臣

所谈判的条约对中方有利；它承认中国主权备受欧洲列强威胁，订立十九世纪相当于今

天解决冲突的“热线”机制，以终结侵略和误会。义和团运动时期，美国带头限制外国士兵

胡作妄为。伍德洛·威尔逊在凡尔赛以把青岛归还中国当作谈判的优先项目，虽然最后不

幸失败，但他已尽心尽力。根据西方学者的说法，威尔逊竭尽全力要归还中国领土，甚

至冒了日本退出巴黎和会的风险，并且他取得日本归还领土的承诺，只是日本后来失信。

富兰克林·罗斯福根本没有想要征服中国，他提供美援、介入太平洋事务，并与日本开战

救了中国。理查德·尼克松从来没有设想他交好中国会激发核战争，而天安门广场抗议事

件是中国学生追求建设美好中国的结果，不是有哪个美国组织想要摧毁中国。

由于中国领导人整体而言没有接触到正确的美、中关系史，2012 年 6 月中国作家向

我警告，说什么奥巴马的反中计划北京老少皆知，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惊诧。

真正熟悉美国历史的中国学者和官员，就不会鹦鹉学舌、复诵官方说词。他们很少

主动向美国访客提到这些反美观点。他们不是刻意不诚实，只是为需要教这样的历史而

感到难为情。2013 年秋天我到北京时，试着直接请教一位教授有关他在课堂上使用的一

些教科书的问题。他不知道我事先已经拿得他的教学大纲和课本。

我请教他："我在您书中读到很多、很多有关泰勒、威尔逊和林肯的事迹，我感到很

好奇。说白了，你在书中形容他们的中国政策是'邪恶的'。"

他脸色苍白、支支吾吾地说："喔，我们最近从美国档案中看到一些缩微胶卷……"

我答说："我知道，我也看过这些文件。令我不解的是，在我们美国教科书中找不到

任何地方有这些反华政策。事实上，我们当年似乎很支持中国。如果我没记错，美国的

开国元老，尤其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非常敬佩中国的制度。"

他望向窗外，叹了一口气，向我解释他的难处。"教科书材料不是我选的。所有的老

师都是党员，而中央保管着我们的人事档案。偏离核定的教材，我们的前途就完了。"

我露出同情的微笑："你是说，这是上级做的决定喽？"

他回答："是的。"

同一个星期，是我至少第十五次参观颇负盛名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由于它规

模太大，在主建物里容不下，因此搬出十五层楼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设在相距近

五公里外的另一地点。我是和美国大使馆的代表团一起到访的。

研究所方面安排在五楼接待我们。不幸，电梯故障，我们必须从水泥楼梯拾级而上，

我们团里一些上了年岁的人走得很辛苦。到了五楼，我们排成一列走过一道灯光闪烁不

明的水泥廊道。我经过这个积灰、光线幽暗的走廊时，注意到每个单位门口挂着他们研

究分组的招牌，如美国战略、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

进到会议室，所方安排十六位中国学者和我们座谈，他们年纪大多四、五十岁；全

都穿着当年在美国当研究生时所穿的美式服装。

所长黄平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致词欢迎后展开座谈。大约二十分钟之后，我

提出了几个关于中方如何描述美国的问题请教大家。

各位同仁，我费尽工夫搜寻，却找不到一个例子可以告诉我有哪位作者提到过美国

对中国发展有正面贡献。近来我读到一本历史佳作，谈论西方人对中国的贡献，那就是

耶鲁大学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教授写的《改变中国》（To Change China）。书

里提到传教士协助中国、洛克斐勒基金会的捐助，以及美国如何交还庚子赔款、用这笔

款建立了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清华大学。在座二十位同仁，有没有哪篇文章表示感

谢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有没有任何教科书或论文宣称美国在中国的百年羞辱期间协助过

中国？有没有人写过，自从 1978 年以来，我们的专家认为中国一半的增长率是因为美国

支持以中国为投资地而产生？有没有文章或书籍谈论美国如何降低关税，并在银行、科

学和海洋发展方面提供指导？我一直没办法在任何一本中国教科书中找到承认的叙述。

显然我疏漏了。哪位同仁可以举个例子吗？

这下子全场默不做声，中方学者彼此面面相觑。

有位学者嘀咕着说：“我们在美国留学时读过你们协助我们的这些故事，但是它们没

列在我们官方审订的课程大纲里。”

走出座谈会场，我拿到一些书本和文章，叙述的是小布什和奥巴马总统包围和封锁

中国；掠夺中国海洋资源；封锁中国海上航线；瓜分中国领土；协助中国境内叛徒；煽

动暴动、内战和恐怖主义；驾驶航空母舰攻打中国等等计划。如果中国领导人确实这样

看待历史，他们对未来的观点会让人惊骇的地方不在于他们对美国的种种作为扯谎，让

人惊骇的是他们真正相信自己的宣传。

起初，我根本无法相信在中国有头脑会思想的人会相信，从泰勒到奥巴马历任美国

总统会晓得战国时期的战略思想，并且决定运用这些玄妙莫测的概念来对付中国。但是

后来我发现，中国有许多人认为这些战略原则是普适真理。他们晓得美国是世界最强国

家，他们以为美国会像战国时期的每个霸主一样，自私、狡猾、冷酷。“美中经济及安全

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在 2002 年度报

告中写道：“中国领导人不断把美国定性为‘霸权’，意即强大的劲敌和高傲的恶霸，是中国

的主要竞争者。”19

美中经济及安全审查委员会还说：

中国传统上只会把与它保持高度敌对关系的外在势力定义为霸权……中国领导人相

信美国的根本动机是通过肆无忌惮地追求“权力政治”来维持全球霸权，而且经常伪装为追

求民主化……它认为，美式民主自由主义和美军在亚洲周边的部署威胁到共产党对政治

权力的垄断，这个观点影响了它对美国国力的战略评估，以及它在公共领域里赋予美国

的形象。20

中国以美国在海外几乎每一桩干预为这种观点的例证，而不考虑这些干预是否有利

于对方。委员会提到："北京把美国轰炸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比拟为纳粹德国；把美国

介入波斯尼亚和科索沃贴上企图维持美国在欧洲霸权的标签；把北约东扩定性为围堵和

包围中国的野心；又批评美国发展弹道导弹防御造成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21

简单地讲，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企图主宰中国已经超过一百五十年之久，而中国的

反制计划则是竭尽全力反过来主宰美国。中国领导人认为全球环境基本上是零和之局，

他们认为从泰勒以来，"美帝"长期仇视中国，中国则计划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毫不

留情地对付美国。

如果中国领导人只是坚持他们的错误观念，而不准备据此采取行动，中国怎么看待

美国就不是一个大问题。固然，乍一看去中国似乎没有预备以美国为对手，但是铁一般

的事实是中国领导人认定美国是他们在全球斗争中必须战胜的敌人。中国对中美关系的

理解，说明了中国不断地协助美国的敌人蚕食美国的力量——尤其是美国的反恐战争

——的原因。例如，911 事件后，中国政府制作了一卷录像带《行动中的五角大楼》（The

Pentagon in Action），根据美中经济及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把萨达姆·侯赛因

（Saddam Hussein）描绘为明智的理性声音，"卖力地把美国政府描述

为受伤的恶霸，

因为它的霸权力量和自负受到挑战时，所以执迷于鲁莽的军事报复。”22

中国鹰派建议邓小平发动诋毁美国的运动，大体上已经成功。邓接受了中国人对古

代霸主普遍又深刻的认知。

邓小平评估国内、国外的“势”。他抛弃了 1969 年至 1989 年已经实行二十年的对美

修睦。不过他没有大张旗鼓，以防惊动美国政府。美国不知情，他就不需要面对百万苏

联大军兵临城下的那种威胁。美国方面，则很少有情报官员认为中国领导人真正相信他

们对美国的评语。华盛顿没有人把这些反美言论当成一回事认真看待。很少有西方领导

人在公开场合提起这些言论；大多数人则压根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存在。因此这种诬指美

国奸邪的言论从来没有遭到过反驳。少数提起这个话题的人则被告知，中国只有少许不

在核心的鹰派人物持这种观点。

抹黑战

数十年来，中国领导人试图控制国内及国外对中国的政治讨论。出于这个目标，中

国领导人建立了一套专门编造舆论、影响外人对中国及其政府的观感的制度，一边诱使

美国这个对手协助中国崛起、一边要让中国最终超越美国。自 1995 年以来，中国领导人

明白，要想赢得百年马拉松，必须建立强大的宣传体系，在外国媒体上潜移默化对中国

的观感。成本固然高昂，但利害攸关，关系实在重大。

中国领导人不仅不相信美国，就连美国的媒体也不信任。2013 年底，中国还筹划要

把二十多个美国记者赶出中国。23 许多记者并没有得罪中国政府，他们之所以受到制裁

是因为中方认为他们的雇主《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居心叵测。

2012 年 6 月，彭博社发表一篇文章，揭露习近平的家属聚敛财富。24 同年 10 月，《纽

约时报》报导在任总理温家宝的万贯家财；然后它又在《纽约时报》拥有的在线中文杂

志跟进一则类似故事，报导 J．P．摩根公司向温家宝的女儿秘密支付顾问费用。25 中国

封锁网民，禁止他们进入彭博社和《纽约时报》的网站。26 中国政府把美国记者当成也

是一伙想策反中国人民、阻止中国正当崛起的帮凶。

今天，这种思维在中国精英圈中不仅司空见惯，还变本加厉。戴旭上校是个有影响

力的军事战略家，也是中国国防大学教授，经常以指控美国策划的阴谋而登上中国新闻

头版。如果不是中国政府默许，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比如，他在 2013 年指控美国在上

海制造 H7N9 禽流感，发动“生物心理战”。他经常提出警告，指称美国企图将全球人口降

低百分之二十、秘密控制中国的工业，还想把中国分裂为好几个国家。27

除此之外，美国政府并未察觉中国不仅在今天、甚至在过去都把美国当作恶人。美

中经济及安全审查委员会于 2004 年委托马里兰大学进行了一项重要研究，28“就中国长期

以来报导美国的信息和调性提供经验证据”。研究发现，“美国投入资源不足，未能搜集、

翻译和分析中国的著作与文案。因此，它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对美国的观感了解有

限。”29

中国有影响力的鹰派或许从来没有看过美国电影《刺激惊爆点》（The Usual

Suspects），其中凯文·斯佩西（Kevin Spacey）饰演的邪恶天才，伪装成说话温柔、肢

体残障的傻子，骗倒众人。他们肯定会喜欢这个大骗子的经典名句：“恶魔最高明的诡计

就是哄骗这个世界他并不存在。”30 他的意思是一流的诈术隐匿了它的存在。中国的鹰派

企图隐匿中国统一指挥调度的抹黑动作。中国希望得到美国投资、贸易和教育等方面的

好处，希望华盛顿善意宽容中国崛起。因此他们需要中国展现出友善的面孔。

可是，中国鹰派另一个战略目标似乎是妖魔化美国政府，破坏美国政府模式在下一

代中国文武官员和政治领导人心目中的魅力。鹰派深怕如果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和

选举持续扩散，将会引发民众对北京政府的不满。可是，到美国留学，研读理工科学、

企业管理和其他政治上安全的科目则不妨——今天中国在美留学生高达二十四万人。

中国的鹰派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降低美式政治模式在中国的吸引力的方法：要求中

国温和派否认抹黑攻势的存在，并期盼美国疏忽大意。

第六章 网络警察

——滴水不漏的舆论统一战线

“移花接木。”——三十六计

中国的马拉松策略非常依赖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善意。善意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

比如大量的外国投资、购买中国的商品、当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偷窃技术或违反世贸组

织规定被抓到时予以谅解，以及对侵犯人权的事情熟视无睹。西方国家曲意容忍，主要

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以为，中国整体正在发生变化，更自由的市场、建设性的国际合作

以及政治自由化的“正确”方向。

对中国有这个理解，或者更精确地说是误解，不是意外也非天真无知。过去几年，

我和其他专家从中国叛逃者和异议人士那里获悉，北京有一套细腻的系统能潜移默化外

国人对中国的认知，以确保西方的偏见和一厢情愿有利于中国。主管这一系统的是中国

高高在上的第三号人物。[1]

博客是中国民众把真相暴露给西方记者的重要渠道，异议人士、艺术家艾未未因泄

露一项秘密打压博客的行动而被捕。[2]“无国界记者”组织详细报导，艾未未“为了讽刺中国

当局对他的监视，在自己的办公室和卧房装了四个网络摄像机，把他一

举一动2 4小时

全都录下来。不到几小时，他的网页就被关掉。”3 艾未未清楚当局玩的是什么伎俩——

中国政府最高层制造假象获取外国政府、决策者、学界、记者、企业领袖和分析家的好

感。其手法圆滑细腻，远超过一般的公关宣传。它是百年马拉松战略不可或缺的一环，

用以哄骗霸主上当。他们这个秘密行动历时数十年之久，外界大多不知不觉，的确了不

起。

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决策者在诱导之下一直相信中国是个落后、没有军

事野心的国家，并且认为中国一点儿也不把美国视为军事威胁。这是北京领导人主动传

递给西方世界的信息，且成效显著。1999　年，《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主任部培德报导：

“目前的证据显示，中国虽然努力想要在实验室中取得尖端科技突破，但它只有很少的专

业知识和专家资源，不足以构成建设现代军事大国所需的工业基础。”4

最早让美国意识到这一切好像不太正常的是一本全中国热销的书《超限战》。5 这本

书因用词尖锐、且大谈美国弱点，在中国军事圈造成轰动。作者建议不用采取直接军事

行动，可以透过一些非军事手段击败强大的美国，例如法律战（即利用国际法、国际机

构和法庭，限制美国的行动自由和政策选择）、经济战、生化战、网络战，甚至恐怖活

动。这本书之所以引人注目还有另一个原因：乔良和王湘穗这两位作者都是解放军上校。

这本书出版的消息一传到西方，北京很快就把书撤下书架。6　中国政府极力澄清它不

代表官方想法，[7] 可是该书是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两位作者在该书出版后都获得晋升。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国遭到恐怖攻击后，中国网页上报导，乔良说美国伤亡者是“美国政府国家政策的牺牲品”。[8]2004 年，他与其他人合作又写了一本畅销书，讨论今天的国际政治如何与战国时期相似。[9]

有一群美国亲中学者和企业领袖立刻跳出来替北京辩护——标准说法是两位作者仅仅位在中国思想界的“边缘”，他们的主张不值一值。美国政府的官方翻译机关甚至不肯翻译这本书，直到我在五角大楼任职的单位提出正式要求，他们才开始关注此事。甚至，美国官员还邀请该书作者在 2005 年（及 2013 年）访问华盛顿，理由或许是很简单，等到他们有机会见识到美国真相，他们就会抛弃书中提到的观点。可是，王湘穗又写了一

本书，讨论战国时代给予我们这一代的启示。中国鹰派并不介意被认为是无足轻重人物；王湘穗亲口告诉我，这是因为“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力”。

中国政府的运作方式别具一格。它的领导人不会铺红地毯欢迎批评政府的学者和记者当座上宾。现在大家都知道，北京鼓励有助于其路线和长期策略的信息、肃清不利于他们的言论，而且手法强悍果断。和天安门事件之后的做法一样，政府修正官方中国历史，严惩不符路线要求的人士。假设美国决策者或一般大众清清楚楚看到了中国政府高层内部充满怨恨的反美思想，那么不难想象它会对美中关系有什么影响。北京知道，万

万容不得这种事发生。因此，由北京高层领导人督导的一项天衣无缝、神不知鬼不觉且

又极为大胆的舆论控制行动，迄今仍在进行。其实，这项行动美国情报官员许多年前即

已知情。

我在 2003 年首次从一个中国叛逃者——我称之为“李小姐”——口里获悉这项行动。

她在和一群美国官员谈话时，举了战国时期一则历史故事当例子。公元前 490 年至 470

年，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就犹如今天的美国和中国：夫差是当时的霸主，勾践是挑战者。

先是夫差俘虏了勾践。这位霸主的“鹰派”大臣伍子胥力谏夫差杀了勾践。伍子胥一向疑惧

可能存在的威胁，亟欲杜绝后患。他警告说，勾践有一天会逃跑，恐怕会不利于吴国。

但是其他大臣私下勾结勾践，串连起来进谗言、抹黑伍子胥，搞得夫差决定伍子胥应判

死罪。经过一番政治斗争，夫差派人送了一口剑给伍子胥自我了断。这个故事被拍成电

影，其中一段情节是，伍子胥留下一句名言，说他日勾践进城消灭夫差时，可要把他的

眼睛挖出来挂在城门上，“目睹”夫差的下场。

同时，勾践说服夫差，准许他为大王担任三年仆役以换取自由。并且勾践立誓日后

听候吴王差遣。吴王得了怪病时，勾践还通过尝粪替他诊治的方式表示绝对效忠。

然而，勾践一获得自由，就背弃了承诺。正如伍子胥所预料的那样，勾践一心报仇

雪恨。他卖熟谷给吴国，熟谷当然种了也不会发芽，因而造成吴国大饥荒。然后他趁机

攻打吴国，擒拿夫差。夫差被俘之后羞愧难当而自杀，勾践终于成就霸

业。

李小姐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是今天中国与西方交往时的战略指南。她说，美国犹如

夫差，被周围别有用心或愚蠢的大臣包围，漠视忠臣对敌人意图提出的警告。按照李小

姐的说法，中共领导人就是现代版的勾践——卑躬屈膝地承诺和西方交好，为的是等候

适当时机反扑。10 北京就像勾践，虚与委蛇而笑里藏刀。11 同时中国领导人“蓄势待发”，

等候最适当时机出手，犹如勾践坚强忍耐，等到吴国人困马乏时，一举将其征服。12

后来我在 2004 年访问中国时，向好几位学者请教这则故事。他们对它都很清楚，并

再三琢磨，甚至建议我去找些谈论这则故事的书本和文章好好读一读。有本书的作者说：

“若志在天下，则更须藏拙守朴。别让人知道你胸怀大志。如果锋芒毕露，就会招致杀机……

勾践的成功就是个绝佳的例子。”13 有位解放军作家评论勾践遵循的原则是：“按兵不动，

创造有利的战略条件。”14 李小姐说，中国正是按照这个原则和西方打交道。

李小姐叙述中国领导高层内部设有一个秘密单位，负责密切控制媒体，确保只有“正

确”的信息才能传出中国。她说，其中关键步骤就是通过在国内渠道散布信息，打造传出

到外国（尤其是美国）的信息。她曾经听说美国人搞营销打过一个比方：啤酒卖得好，

重点不在质量，而是经销渠道的数量多少。她提供了三个证据支持她的说法，不过没有

一个能百分之百证实她的主张。她的重点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中国领

导人花费极大时

间和精力控制中国国内的信息，以求它们直接影响外国人对中国的认知。相比之下，美

国政府利用外交和策略性沟通把形象彰显出去。试想一下，如果要控制美国每一媒体机

构、每份地方报纸、每家电视台，以及每个博客，以便影响外国人对美国的认知？这是

不道德的，而且至少在美国是非法、不可能的。白宫幕僚和总统的民调顾问不能下令《纽

约时报》和美联社要刊登或不要刊登什么消息。

她告诉我们，中国政府如何例行监视批评政府的异议人士，有时甚至予以消音。她

说，鹰派经常和温和派为如何设计特定信息而争吵。这个说法吻合白先生提供的信息：

白先生曾透露，强硬派在 20 世纪 80 年代控制着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并针对如何向

国内民众妖魔化美国而与温和派争吵不休。他们从驻外使馆、甚至中国情报机关收集反

馈，从而对信息进行适时调整。

据她透露，这项行动的年度预算为一百二十亿美元，主管机关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务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们每周开会一次，花很多时间编造信息，然后交由控制全国报纸、

电视节目、海外发行杂志以及中国因特网的宣传系统去扩散。参与这项行动的另一个关

键角色是与中南海隔街相望的一个秘密单位，单位总部有一千多名员工。这个单位就是

中共中央统战部，下辖情报搜集与分析部门。我曾于 1999 年拜访过这里，它的负责人告

诉我，统战部的重点是围绕“国内”议题。我们并不了解它的双重意义。这些单位受中国领

导人直接控制，联手确保唯有正确的信息先传播到国内，尤其是外来居民。这或许说明

了为什么中国的对外宣传带有只有中国人才懂的成语和口号。

关于这项行动的影响，李小姐举的第一个例证是，它要影响 2000 年美国国会对美中

贸易正常化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表决；这两者都将给中国带来极大的经济利益。

这项行动的成功关键是必须在国内外掩盖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放弃社会主义经济的消息，

转而显示中国温和派改革人士希望走向自由市场，并且这项行动很可能会成功。北京需

要用这套说词争取通常持怀疑态度的美国国会的支持。

她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北京如何设计信息来化解克林顿总统逼中国谈判让达赖喇嘛

回西藏的压力。中方的目标是通过夸大他的政治要求、妖魔化达赖喇嘛，污蔑他是政客

而非宗教领袖，是“披上僧袍的豺狼”，然后另外推崇其他西藏人领袖。15

她举的第三个例证是北京如何破坏美国对中国人权运动者的支持，尤其是如今流亡

海外的一些原来的中共高阶干部。在她所举的三个例证中，她说她觉得影响美国国会支

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案例最为成功。

虽然李小姐的指控让我们许多人大为惊讶，美国政府内外已有些人怀疑中国已将黑

手伸向国会和白宫。1996 年，联邦参议院在佛雷德·汤普森（ Fred Thompson）和约翰·葛

伦（John Glenn）两位参议员提议下进行调查，发现中国企图直接影响美国政治过程。

中国的这项计划，完全违反美国的竞选经费法，试图以现金直接资助国会“友好”议员的竞

选。162000 年 3 月，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呈交一份没有列为机密的报告，提到北京“监

测及影响……全世界对中国的观感”。报告指出，中国的目标之一是搜集“可能影响中国利

益的有关各国关键人物及发展的情报。渗透美国情报圈是中方一项重要目标”。17 李小姐

说，由于参议院的调查使得行动曝光，中国在 2000 年已经停止直接捐款给美国政治人物

的做法。但是中国并未放弃干预美国的政治运作。它另寻合法手段来取得相同结果，例

如向它在华盛顿的盟友传递中国媒体和智库的信息，以及从源头控制国内媒体，不让刺

耳的消息打草惊蛇惊动霸主等。从李小姐的叙述可以看出中国远比我们想象得厉害多了。

李小姐解释称，多年来中国一直将各国的决策人士分门别类，分类标准是看他们在

多大程度上配合北京传播有利于中国的言论。中国驻外重要使馆成立了“友好委员会”来追

踪这些人的行踪，对关键政客、企业领袖和媒体人士进行评估，按从友善到敌对的顺序

把他们排列起来。中国把它认为对中友好的人士称为“亲密友人”。在美国，这些人包括车

载斗量的学者和前任、现任政府官员，其中不乏来自两党的美国国家安全政策顾问。

前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专业顾问威廉·特里普利特（William C. Triplett II）是两本有

关中国书籍的共同作者。他创造了“红队”这个名词称呼被视为亲北京的美国专家，判断的

标准是他们大多要么看不透解放军的真相，要么刻意避而不谈。立场南辕北辙的一群中

国事务专家则被特里普利特称为“蓝队”，这群分析家自以为与亲中专家意识型态针锋相

对。当然了，被贴上“红队”标签的人很厌恶这个标签，也否认受到中国愚弄。他们坚称中

国政府没有骗他们、也没骗任何人。

中国政府发给中国媒体人员的正式指示，强调中国必须支持“红队”成员——用中国政

府的话说，这些“熟悉中国”的美国人可以是“中国公共关系的好帮手”。18 就这一点而言，

北京在美国不乏“好帮手”。19“亲密友人”会受邀到中国参访；可以接触到各级领导人及学

者；会受到媒体赞扬；有时候还会得到政府的委托计划或投资机会。他们的中方对口单

位能够侃侃而谈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托马斯·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也

警告说中国如果被外国政府或国内异议人士逼得太紧或是批评过甚，恐怕无力推动改革。

主调很清楚：中国不是威胁。美国应该协助中国和平崛起为大国。

北京官员很重视美国的某些中国事务专家可以作为重要喉舌，表达北京的观点。我

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早在“红队”这个名词出现前，我就是“红队”队员。我们彼此都

认识，全部凑在一块儿大约可以装进一座普通大小的演讲厅。因此中国轻而易举就可以

监视我们的讨论和文章，分析谁是他们同伙、谁不是。中国领导人明白，只要他们能影

响这伙学者中足够数量的人，他们的观点就可以散播到其他作家、分析家、决策者以及

向专家请教北京的政策方向的新闻记者那里。

中国通过许多方法将手伸进美国的学术和舆论中心。哈佛大学历史学者谭若思

（ Ross Terrill）形容这个过程是“从与中国的生意往来中捞到好处的美国商人或其他成功

人士，与美国机构之间的共生关系。”20 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大量捐款给美国智库与大学，

赞助支持北京观点的对中政策研究。这就是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指挥的亲中大合唱，它

是赢得马拉松的关键战术。

为了争取更多盟友，中国在 2004 年发起一项极其聪明的行动——在全球各地广设孔

子学院。北京政府到底有多么重视孔子学院，从它派国务院副总理、也是第一个女性政

治局委员刘延东主抓其事，就可见一斑。孔子当然是传递中国亲善形象的完美象征。在

西方，这个名字令人想到一个时常说出醒世名言的良师、爱好和平的哲学家。

按官方说法，孔子学院目的是向有志学习中文的外国人提供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

通常与各地大学合办。但是，它们也漂白中国历史，向外国人描绘中国是个爱好和平、

快乐的国家，而孔子是了解中国文化唯一的典范。孔子学院鼓励将《孙子兵法》重新诠

释为无关暴力的智慧结晶。各国学生听了许多儒家圣贤高风亮节、仁民爱物的故事。和

平与真诚被誉为中国文化首要的美德。按照中国政府网站的说法，孔子学院是“强化中国

与世界友好、合作的桥梁，在全球普受欢迎”。21

过去十年，全世界约三百五十所知名学府，如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宾州大

学，都与中国合办孔子学院。22 中国多么重视对美工作呢？全球五分之一的孔子学院设

在美国，23 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四倍。24

《纽约时报》2012 年报导："对于财政困难的大学校方而言，孔子学院犹如天上掉下

来的礼物，不仅带来北京培训、北京付薪的语文老师和教科书，还由北京支付院长薪水

并赞助一项公共事务计划。"25 不仅如此，学校还得到数十万美元，且有机会为别的各种

特别计划争取经费。这些钱全来自"汉办"，有一份刊物形容它是"中国政府的左膀右臂，

由教育部长担任主任"。26 汉办由刘延东担任主任，由国务院十二个部委派遣高级官员组

成。《国家》（Nation）杂志有一篇介绍汉办的长文，称："汉办是一个党国工具，以向

国际推广教学的形式运作。"27

2011 年，北京政府的英文报《中国日报》在《纽约时报》刊登了两页广告，吹捧孔

子学院的好处，声称它"全力以赴满足外国学生的需求，为开发多元文化做出贡献"。广告

又说，孔子学院"课程专注文化和沟通，避免意识型态内容"。28 但事实并非如此。

曼荷莲女子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中国文学教授乔纳森·李普曼（Jonathan

Lipman）提出警告说："孔子学院名义上投吾人所好，说是要推广中文，实际上却暗度陈

仓，把中国政府带进美国学府。"29 迈阿密大学一位教授同样也说，中国慷慨解囊是有条

件的："他们指示你，不得讨论达赖喇嘛，也不得邀请达赖喇嘛到学校来。西藏、台湾、

中国建军、中共党内派系斗争等等话题都是禁忌。"30 彭博新闻社报导："当北京一个和中

国政府有紧密关系的组织表示愿意捐助史丹福大学四百万美元，办一所

传授中国语言文

化的孔子学院，还承担一位教授的薪水开销时，它附带一条原则：这位教授不能讨论类

似西藏这样的敏感话题。”31　澳大利亚知名学府悉尼大学因为怕伤害到学校与中国的关系

以及该校孔子学院的经费，取消本已安排妥当的达赖喇嘛到访行程，为此受到各界痛批。

32

我参观过华盛顿地区一家孔子学院，惊讶地发现“五经”当中的第五部《春秋》也列在

课程里，其内容包括春秋五霸的历史。加拿大教授泰利·罗素（Terry Russell）任教的大

学拒绝接受中国经费在该校设立孔子学院，他说：“它们只不过是横插在大学正当化架构

内的宣传和公关活动罢了。”33

由于大多数谈判是秘密进行的，我们很难确切知道孔子学院对大学提出了什么要求。

《国家》杂志记者声称拿到一份协定，其中载明：“缔约双方同意视此协定为保密文件，

未经另一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宣传、透露或公开从另一方取得或获悉的文件或信

息；协定之一方依据协定履行其责任而必须宣传、透露或公开除外。”34

批评者警告说，除学术审查外，孔子学院很可能还为“从事工业和军事间谍、监视海

外华人和打压台湾的势力”提供掩护。35　瑞典方面，斯德哥尔摩大学几位教职员要求校方

切断和北欧孔子学院（Nordic Confucius Institute）的关系，因为“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

馆利用孔子学院进行政治监视、秘密宣传，并禁止关于法轮功等敏感领域的研究”。36 加

拿大曼尼托巴大学（University of Manitoba）一位教授担忧孔子学院雇用的中国老师“监

视在本校读书的中国留学生的活动”。37

孔子学院遍布各地，令中国政府引以为豪，称赞它是中国蓬勃发展、即将与美国旗

鼓相当的指标。《人民日报》2011 年夸口说：“中国现在为什么备受瞩目？那是因为她国

力蒸蒸日上……今天我们和西方有了不同的关系：我们不再需要他们怜悯。我们已逐渐

崛起，能和他们平起平坐了。”38 和中国领导人受到西方批评时的反应一样，他们贬斥批

评孔子学院的人是战争贩子或食古不化。中国驻英国大使 2012 年曾说：“有人看到孔子

学院快速发展，很不舒坦。他们死抱着过时的‘冷战’思维。”39

在大学校园成功之后，孔子学院现在乘胜追击，伸入全球各地的中学及小学，运作

模式还是一样。中方在澳大利亚向各地学校提供二十多万美元，促进中国“语言及文化”。

附带一个条件：“最好”不准学生讨论天安门广场事件或人权的议题。40 实际上，学生只专

注中国核准的观点：中国是个和平的国家，积极努力与所有国家和谐相处。

光谱的另一端就是坏人，亦即被认为对中国猜忌怀疑、甚至公开敌视的西方人士。

这份名单目前包含许多国会议员、左右两翼的名嘴评论员、人权组织、工会等等。左翼

有理查德·盖尔（Richard Gere）这类的人权分子，以及南希·佩洛西这类对中国采取强硬

路线的国会议员。右翼则有美国国防的鹰派，以及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这类的

贸易保护主义者。这些人是中国政府试图“冻结”、尽可能将他们边缘化的人。有些人拿不

到进入中国的签证。有些人接触不了重要信息或中国官员。北京鼓励以中、英文文章和

博客，有时甚至蓄意杜撰假信息来破坏他们的学术生涯或观点。中国研究美国政治制度

的专家经常告诉我，起初中国非常惧怕美国左、右两翼敌视中国人士的“大结合”，后来他

们发现这些团体彼此之间的矛盾，远胜过他们对中国长期战略的关心。

长期研究中国的学者都知道，讨论中国问题时最值得信赖的人是那些拿不到中国入

境签证的学者、记者和作家。其他人例行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做出妥协，以便能够进出

中国的大门。他们会避免称赞达赖喇嘛、避免以可能触怒北京的方式提到两岸争端。《华

盛顿邮报》2013 年报导：“由于中国从不说明拒绝的原因，也不说明那种学术研究不够申

请资格，造成一种自我审查、缩小研究题目的伤害性后果（尽管造成的伤害可能无法定

量）。41

林培瑞（Perry Link）是美国最受尊敬的中国研究学者之一。他因为不肯屈服北京的

说法，长达十八年进不了中国。林培瑞说：“美国民众付出的代价十分严重，大家都没有

察觉……中国问题专家都用暗语和间接说法回避触怒北京的可能，这种做法相当普遍，

而且大家心照不宣。例如，一般都不用‘台湾独立’，改用‘两岸关系’。通常也不会提到被

关押在牢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经常提到 1949 年，也接受‘解放’这个字眼。”42

他说，学者了解这是暗语，“但是当学者向大众撰文、演讲时用这些暗语，一般人就会以

为 1949 年真的是解放，而台湾独立不是太大的问题，诺贝尔奖得主坐牢也不值得一提。”[43]

中国政府对付学者的胡萝卜和棍棒策略，我有亲身的体会。上世纪 80 年代及 90 年

代，我极力主张对中国军火销售，且被认为积极推动美中关系，因此在中国备受礼遇。

我可以接触到中国智库、学者、军官、政府官员等等人士。我拿到保留给学者专家的签

证，可以进出中国。2006 年 9 月，情况变了。我在美国政府圈内越来越怀疑中国的所作

所为，这使我成为《华尔街日报》一篇人物特写中的主角。文章一开头就定调：“颇有影

响力的五角大楼顾问、原本亲中的白邦瑞，认为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看走了眼。他们

误认为中国是个爱好和平、专注经济发展的国家。他批评国务院与中央情报局的低阶官

员、大多数美国投资人及大多数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都一样，都是‘拥抱熊猫的人’。白邦

瑞先生说，他的使命是确保国防部不会重蹈覆辙。”[44]

我在这篇文章中说：“北京认为它迟早要与美国对决，而且正在拟订对策。我们若不

正视这个问题，就是玩忽职守。”我在其他地方又说：“至少，我们必须承认没有准备好认

真了解中国的想法，然后从头开始。下一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面对的中国可能成为我

国历史上最大的挑战。”[45] 无庸赘言，这不是北京听得进去的话。

几乎是一夕之间，我失宠了。我本来可以接触到中国将领和学者，现在全飞了。我

后来获悉，美国国内支持中国的人士，也就是那些在《华尔街日报》报导中被我讥笑是“拥

抱熊猫的人”，跑去找中方，建议他们切断与我的联系。我过去为了例行公事申请访问学

者时，签证都没问题，现在却拿不到。未来要入境中国，我需要美国政府正式颁发外交

文件申请。我和中方人员的互动，与过去相比受到更加严密的监视。我在中国的一些“朋

友”不再跟我交谈。在美国，有人试图“揭穿”我的学术成绩，提醒别人我对中国不怀好意。

这种情况持续好多年。2012 年里却又发生了预想不到的情况。我再次以学者签证申

请入境中国，起先并不预期会得到批准。可是，六年来第一次，中方竟然批准了。而且，

还有好几位解放军将领邀请我共进午餐和晚餐。我受邀到北京共同主持中国南海如何双

赢的讨论会。会中，许多多年不见的中国朋友刻意过来和我打招呼。两位解放军将领告

诉我，我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对中国有“大贡献”，他们希望我日后继续如此。

回到美国后我对一位投奔美国的中国朋友说：“我很惊讶。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呢？”

他回答说：“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在电子邮件上谈到你的书（指的是这本书）

呢？”

我茅塞顿开：“有啊！”

他说：“那就是啰！”

在中国人的宣传工作中，没有哪个老美是完全争取不过来的。有足够的压力和诱惑，

顽石也可以点头。中方显然要赌一把，假如对我好一点，让我能进出中国，或许这本书

就不会太苛责他们。

中国领导人的行动表明，他们随时可以动用更凶悍的方法来维护其形象。中国在西

藏的暴行现在只有喇嘛能向外揭露，因此喇嘛们常态地受到中国官方监视，寺庙经常遭

搜查。46　同样，北京针对外国媒体员工也下足了功夫。有些分析家估计，目前有七百多

名中国新闻记者在美国工作。其中许多人被认为是“宣传人员”，散布中国喜爱的观点，或

者根本就是中国情报机关的特务，监视在美国活动的反中人士。47

国际媒体援助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Media Assistance）最近一项研究发现，

“中国对媒体的限制已开始严重影响国际组织的报导与运作。”48 这份研究报告提到中国利

用下列四大策略来影响或操纵西方媒体。根据 2013 年 11 月 5 日《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的报导，它们是：

——由中国国内、国外的外交官、地方官员、安全部队和监理部门直接行动。这些

措施包括阻碍搜集新闻、防止负面内容刊载，以及惩罚不服限令的海外媒体机构。

——使用经济胡萝卜和棍棒政策，诱使位于中国大陆之外的媒体高层及其分局自我

审查。

——透过广告主、卫星公司或外国政府等代理人间接施加压力，让他们采取行动防

范或惩罚刊载批评中国的内容的人。

——进行网络攻击和人身伤害，这些万万不能让人追踪到是中国中央下的命令，但

它们吻合党的意志。49

许多外国驻华记者都认为，他们说的话、写的稿子，他们的电话、电子邮件，都受

到中国当局监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都曾因为报导

某些内容惹火中国政府，遭到中国政府发动网络攻击。2013 年 2 月，推特宣布大约二十

五万用户受到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情况类似《纽约时报》的遭遇。50

2013 年，有百分之十的外国驻华记者表示很难取得采访通行证，原因是他们自己或

前任的报导触怒了当局。51 中国在 2009 年拒向《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主任安德鲁·希

金斯（Andrew Higgins）颁发签证。希金斯因为报导中国异议人士出名，1991 年遭中国

驱逐出境，此后再也不准入境采访。52《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2011 年在所谓的茉莉花革命期间报导中国政府取缔有关动乱的报导：

中国政府联系外国记者，交代他们不要报导动乱。在几个案例中，公安真的到记者

住处拜访，面交禁令。如果记者执意报导，他们的签证立刻注销。记者保罗·莫尼（Paul

Mooney）说，这是他唯一一次决定不报导这则新闻，因为它可能影响到他在中国的居留。

53

保罗·莫尼采访中国新闻已有十八年资历，也曾经遭到拒发入境签证。莫尼的报导专

注贪腐、污染和中国的癌症村、艾滋村的议题，肯定让中国官员十分恼火。54 莫尼、希

金斯和陈嘉韵（Melissa Chan）等外国记者，都因为中国政府认为他们的报导不利，强

迫他们离境或不准他们再入境。55　　　陈嘉韵受雇于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英文频道，是

中国十四年来首个再驱逐外籍记者出境的例子。《华盛顿邮报》指出，其他许多记者“遭

到威胁要被驱逐出境，也有人苦候许久、得不到入境签证”。56

彭博新闻社记者曾指控上司因为害怕遭到北京当局反对，压下有关中国的报导。57

彭博社记者拿这个情况与“纳粹时代的德国相比，当年新闻机构自行审查，以维持入境采

访”。58　中国封锁网络的行为早已恶名昭著。法新社（Agence France-Presse）指出，“中

国共产党犹如在经营一个世界最大的数字帝国。”59 由中国电信（China Telecom）、中

国联通（China Unicom）和中国移动（China Mobile）所组成的网络，全由国家控制。

政府安装工具以侦察互联网的作法，被通称为“中国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 of China）。

60　中国当局能够封锁中国公民的通讯以及任何加密的动作。“监视已深入到社群网络、在

线聊天和网络电话。”61　冒犯当局的博客经常被骚扰、甚至遭到逮捕，因此剥夺了他们发

送信息和消息给西方记者的机会。

中国还强迫西方公司协助他们进行审查。2006　年，由丰田汽车、苹果电脑和诺基亚

等两百多家在中国营运的跨国公司组成的“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Quality Brands

Protection Committee），发电子邮件给全体会员，告诉他们中国当局密切关注各公司在

华职员绕过“防火长城”与公司位于境外的其他部门通讯的行为，委员会警告大家，公安可

能会上门拜访。62

苹果向中国政府退让，同意移除可将用户和某电视台及海外书店链接的应用软件，

因为它们含有反中的内容。多年以来，苹果尝试取得在中国移动贩卖 iPhone 的许可。法

国卫星通讯商“欧洲通讯卫星公司”（Eutelstat）原本和反中的新唐人电视台（NTDTV）

合作，2005 年为争取中国国企客户，琵琶别抱。63 纽约纳斯达克（NASDAQ）也向中国

压力退让。有一则报导揭露：

2007 年 1 月，该公司美籍驻华代表被国家安全部找去问话，盘问为什么新唐人电视

台人员从纳斯达克纽约办公室报导。他在同一天即被请回，但显然承受到压力，“可能已

向中国当局保证，纳斯达克不会再允许”新唐人电视台从其交易本部报导。

从 2007 年 2 月起，纳斯达克突然不准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在那栋大楼报导，尽管此前

一年多时间里，它每天都在那里报导。电视台怀疑中方施压是突如其来变化的幕后黑手，

但是个中详情不得而知，直到 2012 年才流出电文。新唐人电视台被逐之后不久，纳斯达

克就得到中国监理当局批准，在中国开办正式代表办事处。64

《华尔街日报》2013 年报导：“近来苹果公司和福斯大众汽车遇到的麻烦，代表跨国

公司风险日益增大。他们越是依赖中国蓬勃的经济，就越是暴露在中国风向改变的风险

中。某些情况下，外资公司受到国营媒体的猛烈攻击。有时候也受到中国监理机关或政

府政策的影响，比如反贪打腐运动严禁公司送礼。”65

博讯是一家受欧盟支持的中国新闻网站，它经常报导中国人权遭受侵犯的新闻。博

讯创办人韦石（本名孟维参）说：“美国任何一家大公司都不会想（和我们）有瓜葛；即

使在北京设有办事处的基金会也不想（和我们有关系）。中国会追踪是谁捐钱（给不受

欢迎的海外组织）。他们会接到电话。”66

所有这些伎俩——操纵舆论、奖赏甘美之辞、惩罚谔谔之音——全都源于战国时代

的战略思想。在那段历时数十年的扳倒旧霸主的历史时期，谋臣策士向国君所提的建言，

通常包含如何对付敌国的鹰、鸽两派的韬略。当然这里面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做法。首

要目标是要扰乱敌人的计划，蒙蔽对方对国际地缘局势的掌握。如果他比你早看清“势”，

你在围棋盘上就无法挥洒自如了。67

第七章 杀手锏

——解放军的秘密武器

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孙子兵法》

一名水兵说：“部长先生，轮到您了。”身穿白色制服的水兵，站在一幅亚太地区大地图上

方。这幅六边形地图占满了黑白相间的一片大磁砖地板。众人眼睛都聚焦在地图上特定

的一点上——一个遭到中国入侵的国家的海岸，它有漫长的海岸线、也曾经破解美军精

心策划的战略。这个国家就是越南。

一位海军军官说：“国防部长现在下令 4 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全速驰赴南中国海。我们

至少可以靠它守住夏威夷。”

想象中的这一年是 2030 年，扮演国防部长下达命令的这位军官在罗德岛州新港海军

战争学院（Naval War College in Newport）参加兵棋推演。过去 70 多年，类似的许多

次战略推演都在这个房间进行。有些是和平时期的博弈，推演重点在于外交斡旋能力。

有些则模拟军事入侵、海军封锁，甚至全球规模的大战。当年就是在这个房间，日本进

攻珍珠港的阴谋最早被察觉。现在这里镶嵌着考究的地砖和二战纪念物，可惜却一直被

淡忘和忽视。进入这里，就好像进入希腊的德尔菲神庙（Delphi）。在那里，神谕曾经建

议雅典伟大的立法家梭伦（Solon）制定全世界最早的一部宪法，众神曾告诉亚历山大大

帝他是“战无不胜”的勇将。

本章开头提到的那一天，我不仅在推演现场，还亲自参加了推演。我所在的“红队”

代表中国。我受邀扮演中国军事领导人，并从他的立场去思考和决策。这就要发挥我过

去的研究专长，将中国的非对称作战战法演示出来。我得靠这些战法来对抗海军史上最

强大的舰队。

兵棋推演持续三小时后结束，最后一颗棋子落下，作战地图相当于大棋盘。推演结

果显示美军主帅陷入重围，被“红队”将军。这一仗，美军输了。这也是五角大楼兵棋推演

史上的第一次。我运用多年来对中国战略的了解来拟定对策，竟然出奇制胜。我选用的

武器以及指导我作战的战术原则，全都来自中国，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努力钻研怎样加

快其现代化进程。它们号称“杀手锏”，也就是古代中国传说中用来给强敌致命一击的神奇

武器。

随后几年，五角大楼又进行了 26 次类似的兵棋推演。只要中方使用传统战术和策略，

美国就赢，而且是大获全胜。然而，每次只要中方使用“杀手锏”，中国就能反败为胜。2 奥

巴马政府从这些模拟演练中归纳总结宝贵的经验教训。这也是他提出“亚洲再平衡”战略的

主要考量。3

包含我自己在内的许多美国官员很晚才意识到，中国的战略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其内

心深处的的恐惧。更糟的是，我们对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些担忧和恐惧竟然一知半解。随

着越来越多的重要证据逐渐浮出水面，比如李小姐提供的情报信息，我们当中比较机警

的人才醒悟自己曾经错得有多离谱，然而还有很多人尚未认识到这一点。

虽然中国领导人有根深蒂固的危机感，甚至偏执地认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想要“包围”

它，但是并没有太多迹象显示中国想要刻意与美国为敌或挑起战争。事实上，就百年马

拉松战略而言，为了短期利益引发军事冲突反而是一大败笔，将会消减中国多年来谨小

慎微，竭尽全力壮大自己，谋求经济大国及地缘政治强国所做的努力。中国领导人明白，

虽然解放军兵员多达 230 万人，早已超越美军人数，但若要在近期内建

设一支可与美军

常规作战能力相匹敌的军队，它还得增加船舰、飞机、坦克和士兵。然而，这样做一定

会引起西方国家警惕，并且可能引起军备竞赛。中国领导人着眼的是一场长跑比赛，取

胜策略悄悄加强其战略威慑能力，同时逐渐增强常规作战能力。

中国古代传说中有位英雄遭遇了比他强大的多的敌人。敌人比巨人还高大，又配有

当时技术最昂贵、最先进的武器。人人都很畏惧他，但是英雄并不退缩，勇敢地与强敌

决一死战，因为他握有一件秘密武器。在宽大的袍袖里，他悄悄藏了一根又短又轻的狼

牙棒。它能够轻易斩断一把利剑或割下一颗脑袋。光看这根狼牙棒，并不觉得有多危险，

但是到了英雄手里，就必成了致命的"杀手锏"武器。英雄早已苦练多年，手持秘密利器，

再加上计划周密的突袭，他的强敌胜算几无。

这个传说非常像《圣经》故事里的戴维和巨人歌利亚（Goliath），但是屈居下风的

人不是被上帝所救，而是靠他的秘密杀手锏武器致胜。

由此可见，"杀手锏"是确保战胜强敌的王牌。这个名词的由来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

期，在中国古代治术典籍、武侠小说和今天的军事报导中或多或少都会提及。中国人在

各种不同场景下都会　用到这个词。比如说，约会时男性可以赢得芳心的"杀手锏"是风度

翩翩的外形和气质。做生意时，握有"杀手锏"的商人有绝招可以赢得最大利润。踢足球时，

球队的"杀手锏"可能是个射门高手。

为了开发非对称武器，中国投入了超乎常规的大量稀缺资源，就是为了拥有战胜强

敌的“杀手锏”。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和本世纪初投奔美国的变节者，都提到解放军正在研

发新技术和新装备，而且目标并不局限于攻打台湾。换句话说，美国战略家的构想和兵

棋推演的想定未必就是我们将来最有可能面临的情况。有位叛逃者在提到“杀手锏”时特别

强调了那些在技术上有重大突破的武器。最常讨论的想定还是以台海问题为背景。假设

大陆对台湾发动攻击，美国出兵保护台湾，中国该如何运用反介入战略阻挡美军介入。4

“杀手锏”技术在中国军事圈内属于“以小搏大”的理论范畴。该战法若想取胜，中国认

为首先它要能想法子让敌人轻敌，诱使敌人为己所用。另一个关键点是具备情报新优势，

能准确地掌握敌人的动态，尤其是预判敌人下一步行动的能力。如此才能够蒙蔽敌人，

扰乱其同盟，神不知鬼不觉地建立反制同盟，然后在适当时机出手，破敌之“势”。这种评

估就像针灸时要找到正确的穴位，一击即可瘫痪强敌。

我在 1995 年阅读中国三位著名军事战略家写的一篇论文《海战军事革命》时，首次

接触到“杀手锏”这个词。作者们列举开出了一张有助于击败美国的新技术清单。他们认为

在外层空间取得军事优势将攸关海战的胜负。“控制外层空间将是海战胜利的先决条件，

以外层空间作为海战的制高点……掌握电磁作战优势的一方将全面运用杀手锏武器赢得

海上胜利。”他们呼吁中国全力开发“杀手锏武器”，例如将“首先使用反舰导弹防御系统”

的战术激光武器，以及可供海军军舰和巡航导弹使用的隐形技术。他们又说：“未来海战

中还将更广泛地运用闪电攻击和强大的首轮攻击。”5 此外，作者们也列出一些可用来对

抗美国等超级大国的战术，比如用智能武器（smart weapons）攻击雷达和无线电台；通

过电子战摧毁敌人通信设施；攻击通信中心及设施和指挥舰；以电磁脉冲武器摧毁电子

系统；输入计算机病毒破坏计算机软件；以及使用定向能武器等（directed-energy

weapon）。

经过进一步研究，我发觉在军事圈里，“杀手锏”指的是运用一整套非对称武器，使弱

国能够对敌人最薄弱的地方实施最有效的打击，从而战胜强敌。我看这个名词频繁出现，

第一个反应这只是中方的梦想与期望而已。此外，这个名词本身的意义也很含糊，可能

让人以为杀手锏只是形容某一武器“很先进”或“超时代”罢了。随着我研究的越来越深，还

让美国情报分析专家检索文件资料，发现这个词出现得相当频繁。

美国只从军事的角度去看冲突，而不是像中国古代思想家孙子那样有宏观的战略视

野，关注情报、经济和法律等多个方面。1999 年，乔良和王湘穗在《超限战》中写道：

“很显然，正是战争手段的多样化，扩大了战争的概念。战场就在你身边，敌人就在网络

上。只是闻不到烟硝或血腥味而已……很显然，战争已经不再只是士卒或将领的事情了，

它越来越成为政客、科学家，甚至银行家的工作。”911 攻击之后两天，这两位解放军上

校接受中国共产党一份报纸访问，谈到这场恐怖袭击不但“对中国有利”，还证明美国面对

非传统攻击时非常脆弱。6

2000 年，我替中央情报局写了一份关于“杀手锏”武器的研究报告。一年后，我接到

中情局来电。副总统切尼和他的幕僚长在总统的每日简报中读到“杀手锏”这个词，副总统

想了解“”杀手锏”的背景资料，还想深入了解这个词的内涵和意义。他的助理对我的报告

感到惊讶。我预测中国会减少输出危险武器，也认为“杀手锏”目前还只停留在概念的层面，

一个还无法实现的构想。切尼下令进一步搜集情报，查明中国是否真的有反卫星研发项

目、反隐形研发项目，或航母杀手导弹研发项目。很快，我们就等到了答案。

我现在明白“杀手锏”是决定中国百年马拉松战略成败的关键军事要素。开发此类尖端

技术不是中国军事领导人关于未来拥有强大军事能力的美好愿景。他们早已着手去做，

投资了数十亿美元，想在军事能力上来一次跨世代的大跃进，以便遏制西方大国的传统

兵力。他们要小规模地搞，以免惊动西方国家。

中国领导人不是指只盯着开发高科技武器系统。他们还希望通过取得高科技上的突

破来增强中国的相对实力。1986 年 3 月启动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代号 863 计

划）是中国通过运用高科技以弥补国家安全缺陷的一项重要举措。863 计划包括发展军

民两用科技，如生物科技、激光科技和先进材料等。这项计划也为中国的“本土创新”策略

奠定了基础；此项策略被纳入 2006 年“国家发展科技中长期计划”中，

该计划着眼于 2005

至 2020 年的科学与技术发展。中国的本土创新策略包括通过研发投资、技术转让，以及

海外公司和研究机构培训中国工程与科学人才，以便于发现、了解、创新及运用某些军

民两用技术。

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大幅增加 863 计划的经费和范围。2006 年的中长期计划可谓中

国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全国科技发展计划。中长期计划中的 16 个“国家大型项目”涉及

到电信、太空和其他部门，被视为“重中之重”。然而，16 项中有三项列入机密，对外不

公开。2006 年中长期计划和 863 计划底下兼具军民两用用途的开发，反映出中国长期军

事科研计划越来越依赖中国的民用科技基础。7

美国许多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人士一直在宣扬中国军事实力的跃升，比如建

立强大的蓝海海军，研发新式隐形战斗机和弹道导弹系统等。在他们看来，美国和中国

决战近在眼前，惨烈的战斗将在天空和公海进行。8 可是中国的行动常常让这些鹰派的说

词显得很苍白。他们认为中国正在努力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努力建设攻击性的远程投

送能力，希望有朝一日能像希特勒或斯大林那样主宰其邻国，甚至世界，然而，这个想

法却似乎没有依据。

美国兵力投送系统的元素包括前沿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和军事基地；空中加油能力；

核武器轰炸机；以及远程部队运输能力。中国并不想像苏联那样复制美

式的兵力投射系

统，因为那会打草惊蛇、惊动霸主。中国领导人研究了美国如何警觉到苏联的扩大军事

力量，以及苏联的扩军是如何刺激到美国人，导致美方结束与斯大林的战时合作并发动

冷战，以及美方对苏联展开大规模的贸易和投资抵制。北京誓言在这方面绝不重蹈莫斯

科的覆辙。因为这样做，等于宣告马拉松的终结。

中国并未加强它的军力投送能力来与美国竞争，它在几种军力投送方法上面，例如

远程轰炸机、大量的地面部队和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投资都很小或根本不投资。

中国实际上还大幅削减它的军力投送能力。中国花在先进武器上面的军事经费，在过去

十年大幅增加。2002 年，美国国防部对中国军事费用的年度报告大胆指出：中国的国防

预算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公布的两倍。

为什么中国要将它实际军事开销虚假陈述到如此地步？毫无疑问，中国领导人如此

虚假陈述，有他的战略目的，灵感来自古代中国历史。中国领导人深知要维持中国和平

崛起的形象，它必须掩饰巨额军事开销以及在最先进能力上的投资，以免让周边邻国和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警觉，从而引发军备竞赛。

根据兰德公司替五角大楼进行的一项研究，从现在到 2030 年，中国将有 1 万亿美元

以上可花在为海空军采购新武器。9 这一点，再加上美国的军事投资正在递减（例如，美

国海军到了 2050 年，军舰数目将少于两百五十艘，其中大多数是近海作战的船只；美国

空军仍然依赖 1970 年代发展的许多技术），意味着到了本世纪中叶，中国即便军事上不

占上风，也是将近平手。未来的军事力量均势会缓慢发生变动，从十比一的美军优势往

平分秋色变动，最终中国会占上风。2013 年十二月，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透露，美国海

军造船预算在往后三十年可能每年只有一百五十亿美元，可是每艘新军舰的造价都将会

攀升。10 我们维持优势的唯一机会将是开发先进技术和反制措施对付中方的杀手锏，譬

如国防部研拟的“海空一体战（AirSea Battle）”新理论，它结合海空军资源，防卫意在阻

挠航行自由的敌人。11

中国推动杀手锏计划大多依赖在美国部署的间谍网、偷窃机密来进行。2005 年，联

邦调查局跟监的嫌犯麦大泓夫妻搭乘国泰航空班机由洛杉矶飞往香港之前九天，联邦调

查局探员窃听到麦大泓打电话给中国某名已确信的情报人员说，他和“北美红花”在一起，

这是中国情报机关的密语。联邦调查局又在麦大泓的哥哥麦大志的垃圾中找到撕毁的文

件。麦大志赫然就是红花。红花奉命搜集美国海军最先进技术的情报，如潜艇静音推进

系统、舰载通信系统以及先进的驱逐舰技术。12 如果麦大志得逞，对杀手锏计划帮助极

大。

美国过去也乐于协助中国发展军事能力。我在 1980 年代建议华盛顿对中国进行军售

和技术转让，它们在冷战时代或许有道理，但许多计划迄今仍在继续中。

七大恐惧

除了示弱以避免惊醒美国之外，中国的战略大致是针对中国领导人分析美国对中国

构成的威胁做出回应。包含我自己在内的许多美国官员，很晚才认识到中国领导人对美

国的“威胁”有多么严重。种种证据累积起来，最后终于说服了我们中的部分人士改变对中

国人认知的看法。中国根本对传统武力的投送不感兴趣，它只关心如何对付美国的威胁。

杀手锏就是关键的反制措施。

我奉五角大楼之命研究中国人对威胁的感受。我的许多发现，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

大家都不相信。可是中国人对威胁的这些感受（我称为中国的“七大恐惧”），反映出中国

军事和政治领导人的根本态度，特别是因为撰写、谈论这些恐惧的人并没打算以他们的

作品塑造民意。七大恐惧完全出自中国国内军方人士—它们不是想要影响群众舆论而搞

出来的宣传。

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至少从林肯总统时期就想主宰中国。我请教我接触的中国人，

请他们提出证据证明美国有这个宏伟的计划。几位中国军方及民间作者交给我一些书籍

和文章。从这些材料，以及 2001 年至 2012 年期间六度访问中国我所进行的访谈，我得

出结论，中国领导人是以战国时代的霸主为模型，来认知与预测美国的行为。首先，我

觉得不合逻辑，甚至大惑不解，中国领导人竟然会一口咬定从约翰·泰勒直到克林顿，历

任美国总统会多少了解战国时期的治术，还运用这些诡诈的思想来遏止中国的增长。这

简直是子虚乌有啊！事实上，美国竭尽全力支持中国的主权、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也让

中国在国际社会享有优势的地位。13

我很惊讶我自己的报告证实了我和别人早先已经抛弃、认为不足为信的一项发现，

即使它是由官阶最高的中国叛逃人士之一陈有为所提供。陈有为原本是中国外交部驻外

高级干部，他举出北京决策上的几个病态：总把敌人的动机往最坏处去想、顽固的意识

形态，以及脱离现实。14 奇怪的是，中国人认定中国是美国战争计划的核心对手。

中国的七大恐惧分别如下：

第一，美国的作战计划是封锁中国。大多数战略行为者的行为是受到他们的心理特

性，如情绪、文化和恐惧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似乎很害怕它漫长的海岸遭到封锁，在它

海岸外的一连串岛屿使其领导人觉得越发薄弱。15 因为从日本延伸到菲律宾的第一岛链

的地理形势，中国军方许多人担心中国非常容易遭到外国封锁。16 这些岛屿被视为天然

的地理障碍，阻挡中国进入大洋。17　日本海上自卫队前任参谋长即夸口，中国潜水艇无

法在不被美国和日本反潜部队侦查到的情况下，穿过琉球岛链、台湾南部或北部，或是

巴士（吕宋）海峡，进入太平洋深海。18 中国军事作家经常讨论需要训练演习相军事作

战计划，以突破岛链封锁。19　有一项作战研究分析形容敌方有七道防线，是中国舰艇必

须克服才能突破封锁。20 在他们的估计中，美国应已建立一套包含反潜网、水声系统、

水雷、水面舰艇、反潜飞机、潜水艇和侦察卫星等的封锁系统。21

第二，美国支持他国劫掠中国的海上资源。中国作者声称，由于中国海军太弱，中

国领海疆域内宝贵资源会遭到列强侵夺，因而威胁到国家未来的发展。中方提出许多改

革方案。中国国家安全部智库前任研究员张文木曾说："海军关系到中国的海权，而海权

又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发展。我认为，一个国家若无海权，它的发展就没有前途。22 中国

军方刊物《军事经济研究》2005 年有一篇文章说，中国面向外国的经济、对外贸易和海

外市场，全都需要有一支强大的兵力做靠山。23

第三，美国可能扼杀中国的海上交通线。中国有许多著作探讨中国海上交通线的命

门，特别是穿过马六甲海峡的石油命脉。拥护中国发展蓝海海军的人士会列举中国能源

进口不安全为理由。24 中国有位观察家说，美国、日本和印度的舰队加起来，"对中国的

石油供应构成压倒性的压力"，25 然而另一项研究说，"只有美国有实力和胆气封锁中国的

石油运输路线"。26 同样地，中国国防大学学者 2002 年写的教科书《战役理论学习指南》

提出几个海上交通线封锁和防卫的可能剧本。27 国防大学出版的另一本重要教科书《战

役学》2006 年版讨论如何防卫海上交通线。28 有些作者表示情势紧迫："关于海上封锁或

石油线被切断的问题......中国必须'未雨绸缪'"。29 这些拥护者似乎想要把解放军海军建军

重心从以潜水艇为主改为以航空母舰为主。

第四，美国图谋中国领土之瓜分。中国在一份限定"军内发行"的训练手册中，列举针

对各种侵略剧本的作战计划。30 中国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及其他高层战略智库 2005 年

进行一项重要研究，它评估中国七大战区每个的弱点、检讨敌军入侵可能走的各个不同

路线。31 他们利用每个战区的军事地理学，以及历史上外国军队入侵的频率，预估未来

遭到陆地攻击的命门，甚至推定哪个邻国可能是入侵者。解放军近年结构改革显然是为

了改进中国抵抗陆地入侵的能力。32

第五，美国可能援助中国国内叛军。根据 2005 年的研究《中国战区军事地理》，北

京战区等三个北方沿俄罗斯边界的战区，最经不起坦克进攻和空降登陆。332005 年在内

蒙古举行的“北剑演习”涉及到两个装甲师，两千八百辆坦克和其他辎重车辆演出中国最大

规模的野战演习，出动装甲部队及两千公里的空运作业，模仿针对得到外国军事援助的

恐怖份子发动攻击。中国发言人声称演习剧本是外国援助国内恐怖分子，并没有明白提

到美国。34

第六，美国可能煽动中国国内暴动、内战或恐怖主义。中国三申五令反对外国支持

台湾、西藏和新疆的“分裂分子”，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中国政府一贯的说法了，但是这些声

明反映出北京十分关切中国领土的完整。35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一名研究人员把国内分

裂分子与法轮功相提并论，它们与美国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是同等的。36

第七，美国威胁要以航空母舰攻击中国。在过去十多年中，中国军事专家已经着手

研究来自美国航母的威胁，以及研制如何反制。37 作战研究分析已建议应如何运用中国

兵力以对付美国航母的弱点，38 其他研究也列举中国应发展某些特定武器系统。39 中国

反航母导弹即是一例。

我在检视解放军信息与文献时还发现另一个重大差异，那就是中国准备使用它所谓

的“警告打击”来声张声势。中国军事教科书中出现“挫败势头”这个词语，军事圈内也在讨

论。中国历史上虽然不用武力征服领土，它却基于政治动机发动武力：达成心理震撼、

扭转危机情势或建立既成事实。40 中国在 1950 年出乎众人意料在朝鲜介入，对抗美国及

联合国部队；41 在 1962 年攻打印度；1969 年与苏联动武；1979 年发动对越作战；因为

中国军事领导人认为先发制人可以产生奇袭效果，有利于战局，也可以在更高层的政治

谈判上先声夺人。中国在 1950 年介入朝鲜战争，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美国在军事上占

极大优势——美国垄断核武器、十万士兵可能北上跨鸭绿江入侵东北，航空母舰又部署

在近处可以发动攻击。但是在 1950 年的中国领导人心目中，盘算不仅只在传统的军事平

衡上。今天，美中之间最有可能爆发军事对抗的局面，可能也是出于相似的误解，以及

中国领导人估计它若发动震撼打击不至于导致冲突升高。

虽然大家很少公开谈，大多数处理中国问题的美国决策者和国防专家都有一个共识：

中国领导人根深蒂固的猜疑可能会引发一场中美都不乐见的战争。1997 年至 2000 年担

任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的谢淑丽（Susan Shirk）曾经警告说：“我们与

中国非常有可能发生冲突，避免的可能性很低”，因为“国家越是发展与繁荣，他们就觉得

越不安全、受到威胁”。[42] 她认为，美国处理中国崛起的方式，“不是增强它的责任感，就

是撩起它的情绪。”[43] 其他中国问题专家也同意这个观点。长期在中央情报局负责分析工

作的苏葆立（Robert Suettinger），认为中国高层政治决策系统“不透明、不沟通、不信

任、僵化官僚作风、倾向于迎合上意说话，并且战略上太教条化”。[44]

若要执行警告打击，解放军需要杀手锏。中国官员非常不愿意和美国人谈论他们军

方在研究杀手锏。当我向一位中国军方资深战略家提到它时，他正面告诉我，这个名词

绝对不能讨论。然而，在读完中国现代军事战略家撰写的都提到杀手锏的三本军事书籍

和二十多篇论文之后，我终于拼凑起中国正在讨论、也正在建立的这种武器的情形。

杀手锏武器比起它们要摧毁的武器，成本低廉得多。它们的开发过程始终严格保密。

它们要用在战争的决定时刻，要在敌人有时间准备之前动手。对敌人要造成混淆、震撼、

惊骇和产生被制伏的效应。2002 年美国国防部呈报给国会的中国军力报告指出，中国的

战略强调“瘫痪具备高科技武器的敌人的作战行动，包括在其发动时阻扰及拖延敌人行动

的作战，以及集中全力侦察敌军威胁性最高的高科技武器种类与地点的作战行动。”[45]

虽然传说中杀手锏只是一种单一的武器，今天的杀手锏则是多种的不对称武器。中

国空军大校杨志波（音译）写说：“要打造杀手锏，中国必须先完成开发计划。这是一个

艰巨、系统化的过程，不只是一两种先进武器。这是所有军种都要用上的武器。它是全

军、全地点，涉及陆海空系统。”46

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强烈支持杀手锏计划，在他指示下，中国在 1990 年代展开计划。

1999 年，他告诉军方领导人：“必须尽快掌握保卫国家主权与安全所需要的新杀手锏。” 47

同年稍后，他又重申中国应该“尽快掌握几种新杀手锏，以保卫国家主权与安全”。482000

年，他说：“作为一个大国，在对抗全球霸主的斗争中，中国应该采购一些杀手锏武器。”

49 同年，讨论到可能因台湾发生冲突时，他说：“必须要积极发展一些杀手锏武器和设备。”

50 次年他又要求：“需要新的杀手锏来保卫我们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51 有位美国专家研判，

北京一定设立一个正式的项目办公室主管这件事。

接下来的问题是：江泽民认为中国需要针对谁来保卫其主权？从他提到“对抗全球霸

主的斗争”，答案呼之欲出，就是美国。从现代军事脉络看，整个杀手锏概念环绕着如何

找出方法利用美国弱点、削弱美国的实力。这正是为什么中国国防大学外国军事研究主

任李志云（音译）编著一本书，罗列六十四位军中作家文章，详列美军种种弱点。52 这

本书要阐述的主旨是美国不足畏，用杀手锏战略就可以击败它。

美国的致命弱点

中方认定的美国一大弱点就是它依赖高科技信息系统。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

这样积极研究美国重要的军事、经济、情报及基础设施的计算机系统防

护与命门。伍泽

尔是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委员，他说："已出现强烈证据显示，中国正指示和执行

针对美国的大规模网络间谍活动。"53 虽然中国一再否认这类攻击，解放军有十六个单位

"专注网络渗透、网络间谍和电子作战"。54

二十一世纪头几年已显示中国其他网军以及这些间谍单位本事相当大。美国空军少

将威廉·罗德（William Lord）把中国的行动定性为"国家级威胁"，指出中国已从五角大楼

计算机网络"下载十至二十兆位的数据"。55《华盛顿邮报》2013 年报导，美国国防科学

委员会（Defense Science Board）的机密研究显示，网络入侵者已取得二十四种以上的

美国武器设计资料，它们包括"爱国者导弹系统、神盾导弹防御系统、F/A-18 战斗机、V-22

鱼鹰（osprey）多用途战机，以及濒海战斗舰（Littoral Combat Ship）"。56《华盛顿邮

报》又说："熟悉内情的资深军方及业界人士说，大多数是中国针对美国国防承包商及政

府机构展开间谍行动的结果。"57

最肆无忌惮的一系列网络攻击发生在 2003 年至 2005 年，攻击对象是美国军方、政

府和政府承包商的网址。它们攻击数以百计的政府计算机，美方将之统称为"骤雨"（Titan

Rain）。《时代》杂志报导，网络入侵源自链接到广东省三个路由器的计算机系统，不

过美国官员对此以及其他有关这一攻击的报导，仍不做详尽评论。58

根据伍泽尔的说法，骤雨计划之后，解放军的一个部队——61398 部队——"就至少

侵入一百四十一个组织的网络，包括企业公司、政府组织以及外国政府”。59 此外，一群

号称“隐匿山猫”（Hidden Lynx）的中国黑客，也卷进源自中国的著名网络攻击行动。隐

匿山猫黑客攻击 Google 和 Adobe 等科技公司、金融服务公司、国防承包商和政府机构。

60 美国一家网络安全公司说，这群黑客“有情报猎人的坚持和耐心”，是“水坑式攻击

（watering hole）技术的先驱”，可以“针对对象的供货商计算机注入病毒，然后等候安装

注入病毒的计算机，开始送回情报”。61 根据前任美国资深安全官员保罗·史特拉斯曼（Paul

Strassmann）的说法，有七十三万台美国计算机遭到中国“僵尸”感染。所谓僵尸是一种

植入计算机的恶意软件，黑客利用它可把计算机化为“奴隶”，在网络攻击时启动它，利用

巨量信息倾倒击垮一个网络或网址。62

中国军事科学院孙柏林少将写说，美国过度依赖“信息高速公路”，而它们容易遭到“电

子隔离系统”（electronic incapacitation system）攻击，电子系统、民航系统、交通网、

海港、电视台、电信系统、计算机中心、工厂和企业都会受到阻扰或摧毁。63 北京系统

工程研究所前任资深工程师张梦雄（Chang Menxiong，音译）在《二十一世纪武器和军

队展望》中写说：“太空卫星、空中预警和电子作战飞机，以及地面指挥所的攻防，将成

为重要的作战形式。”64

中国发展杀手锏首先从能够瘫痪侦察系统、陆基电子基础设施或美国航母的武器开

始。它们包括电磁脉冲武器（electromagnetic pulse），可以复制核弹爆炸的电磁效应，

摧毁所有的电子仪器。近年来，中国已在老鼠、兔子、狗和猴子身上测试电磁脉冲。它

也在研究大功率的微波武器，张梦雄说是要“摧毁敌人电子设备”。65 不妨想象一下，计算

机病毒和释放电磁脉冲的武器把美国的计算机、手机和国内空中交通指挥中心，以及战

场上的战斗机和精灵炸弹的指挥控制机制统统破坏掉后，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怎么打？

请看解放军官方报纸下面这段话：

有人或许认为信息时代不会再发生类似“珍珠港事变”的事情。可是，若是通过……电

磁脉冲武器对敌之指挥控制和通信重要信息发动奇袭，就可视为二十一世纪的“珍珠港事

变”……即使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拥有核导弹和强大军力，也不能保证免疫……用他

们自己的话说，像美国这样高度计算机化的开放社会极端脆弱，易受来自各方的电子攻

击。这是因为美国经济，从银行到电话系统、从发电厂到钢铁厂，全都依赖计算机网络……

一个国家经济上和科技上越来越强大时……它将越来越依赖现代信息系统……美国比世

界上其他国家更经不起攻击。66

中方认为美国另一个严重弱点是它依赖太空卫星。卫星有一部分依靠空中拍摄敌军

阵地和监听无线电和电话通话来搜集情报。它们也被用来指引无人机、巡航导弹和其他

制导武器。这就是为什么负责美军在中东军事行动的中央指挥部，可以设在佛罗里达州

坦帕（Tampa）的原因，也是檀香山的美军太平洋指挥部，可以与跨

1.05 亿平方英里海

域的舰队及其他部队通信联系的原因。2004 年，美国把十二个航母战斗群当中的七个派

到中国附近海域，展现壮盛军威，但是若非头顶上太空中的通信和情报卫星，每个战斗

群不能相互通信。

过去二十年，中国已打造一些杀手锏武器摧毁或使这些卫星失效，包括一种陆基激

光，可把美国卫星弄瞎或炸掉。它也开始建造“寄生微型卫星”（parasitic microsatellites）。

顾名思义，这种小型设施可以攀附在美国卫星身上，或是瘫痪美国卫星，或是劫持它搜

集的情资。中国其他微型卫星也可以通过电子干扰、启动电磁脉冲，或把卫星挤出轨道

等方式做掉美国的卫星。67

中国另外研发陆基反卫星导弹，直接把卫星从天空中击毁。2007 年，中国测试成功，

用这种武器摧毁一枚中国已失去作用的气象卫星。五角大楼一份报告说：“这项测试引起

许多国家关切，它造成的废弃物云使所有太空国家的资产陷入危险，也对载人太空飞行

构成危险。”68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乔安妮·约翰逊—佛利斯（Joan Johnson-Freese）注意

到，中国的测试“动能冲击（kinetic impact）产生了三千多块废弃物，它们将在未来数十

年内在相当拥挤的地球低轨轨道飘浮飞行。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69

中国反卫星测试还有令人困扰的另一面，就是它不透明。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

在中方测试后表示：“中国并未解释这项武器测试的用途，它也没有表明未来是否还计划

测试。”他又说：中国并没有说明这项测试“如何吻合它反对太空军事化的公开立场”。70

这次测试最令人不安的或许是美国情报机关事先完全不知情。五角大楼在前三年呈

给国会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国防部长年年都报告说，解放军“唯有”以“核武器”才能打下美

国卫星。71《华盛顿时报》报导，这次测试“触响警报”，曝露“重大战略命门”，而且某些

美国国防官员“说美国情报出现重大疏漏，不知道中国已有或正在发展其他可以瘫痪美国

卫星的太空武器和能力；而美国的卫星处理约百分之九十的军方通信，以及情报和导弹

制导”。72

中国继 2007 年测试后又进行后续测试，包括 2013 年测试陆地发射的反卫星导弹，

美方官员指它伪装为太空探勘的火箭。73 同年稍后，中国军方又发射三枚可攻击美国卫

星的卫星，美方官员形容它是中国“星球大战”计划的一部分，值得“美国国防严重关切”。

74　解放军也发展一堆其他武器和干扰器，可扰乱或消灭卫星的通信能力，它们可能包括

激光、微波武器、粒子束武器（particle beam weapons）和电磁脉冲武器。75

除了依赖卫星，美国军方另一个弱点是依赖漫长的补给线供应弹药、燃料和其他基

本作战物资。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海军每天要用一千九百万加仑的汽油，所用弹药是

朝鲜战争的二十倍。若无开放的海上航线，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海上航线极易遭受潜水

艇、水雷、鱼雷和航母杀手导弹等不对称武器攻击，而这些武器中国全

都有了。或许是

因为它能够威胁美国的海上航线，中国海军研究院（China's Navy Research Institute）

认为潜水艇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军舰。

中国也在研发杀手锏以对付美国的空中优势。美国军机配挂的 AGM-88 高速反辐射

导弹（HARM），是用来保护这些军机的。美军在地对空导弹把他们击落以前，利用高

速反辐射导弹导弹追踪来袭的地对空导弹的制导雷达并把防空导弹阵地给摧毁。美军的

空军优势十分依赖高速反辐射导弹，但是中方已经制造装了数千个微型发射器的黑盒子，

它可以在高速反辐射导弹使用的频道上发出一万个信号，以侦测地对空导弹。中国或许

还未完善它的技术，但它若是成功了，黑盒子可让高速反辐射导弹以为有 10001 枚导弹

朝它而来、而需要锁定它们——有一万个假信号蜂拥而来，几乎不可能找到真的那颗。

台湾一旦发生海上冲突，杀手锏将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它们是中国用来挑战美国更

大、科技更先进的海军最好用的手段。为了击败美国舰队，中国已建造岸基导弹和飞机，

根据《海军军事学院评论》（Naval War College Review）的一篇文章，它们“被认为是

技术有限的开发中国家，可用不对称手段来克服它在传统作战能力上劣势的一种方法”。

中国的东风—21 型（CSS-5）弹道导弹可以打到离其海岸一千五百英里以上的航空母舰，

中国的超音速、精准制导巡航导弹可以命中一百八十英里以外的目标。《海军战争学院

评论》报导：“它们可以装上传统、反辐射、热压弹（thermobaric）或

电磁脉冲弹头，甚

至核弹头”，而美国的神盾导弹防御系统“无法有效对付这些超音速巡航导弹。76 五角大楼

报告，中国“已长足提升它越来越精确和致命的弹道导弹和远程攻击飞机的力量”，而且它

目前已有足够的导弹可以消灭美国海军每一支航空母舰战斗群。77

中国其他杀手锏武器包括针对航空母舰的火箭推进水雷；它还有数千架老旧喷射战

斗机，可以改装为无人驾驶、遥控、神风特攻队式的炸弹，而且配载更多油箱和炸药。

北京也正在研发它号称的“神奇武器”，如战术激光武器，它可以瘫痪反舰导弹防御系统。

中国日益增多的潜水艇也在配备苏联制的风暴（Shkval）火箭鱼雷。风暴火箭鱼雷激光

射程 7500 码，快如闪电，时速两百三十英里，可以击沉战斗群。美国目前还无具体方法

可防御这种鱼雷。78 中国军方刊物《军事文摘》2001 年有一篇文章讨论“海上布雷、及时

干扰和电子混淆、潜艇伏袭、以制导导弹集中突袭，以及其他出其不意的奇袭”如何可以

摧毁美军舰队。79

简而言之，不论是和敌人陆、海、空哪个军种作战，五角大楼说，中国的“作战理论”

是“摧毁敌人指挥系统；瘫痪敌人信息系统；摧毁敌人最先进的武器系统；瘫痪敌人支援

（后勤）系统；不使敌人从技术优势增长其综合效能（synergies）”。80 用中国人的比喻

来说，北京的战略就像武侠高手以点穴法击倒强敌。美国人比较熟悉的希腊神话也有类

似的故事，即盖世英雄也有不堪一击的弱点。过去二十年，中国已在打造强弩，要找出美国的致命弱点。

2013 年某些鹰派在北京告诉我，他们没办法清楚估量美国对奥巴马总统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或“重返亚洲”战略究竟多么严肃看待。[81] 他们似乎担心中国是否可能误判，以及美国是否会对杀手锏计划反应过度，而建造更强大的军队来对付中国。中方人士说，美国如果按照目前计划继续缩减国防经费，要在未来十年削减 1 万亿美元，它就不会有钱搞“再平衡”。我坦白告诉他们，美国是否会增加国防预算以对付中国，是很难预料的。

第八章 资本主义迷雾

——阳奉阴违的经济战略

顺手牵羊——《孙子兵法》

早期美国的经济战略

2005 年，一名中国变节者，我姑且称她为“唐小姐”，为我们证实了中国马拉松策略

的经济部分：与美国竞争、并超越美国成为领先全世界的经济大国。中国共产党高级干

部（至少是副部级以上）要到北京市区的中央党校接受战略培训。这群人包括未来的军

方将领，完成课程是升迁所必要求的条件。课程包括研究古代历史教训。更重要的是，

唐小姐叙述，老师采用至少六本有关美国如何在短短两百年内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专辑

的中文译本，学员要研究中国如何效法美国，而且步伐要更快。1

她说，核心的思想来自于达尔文，尤其是有关美国政府以何种方法在 1840 年至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企业，以超越德国和英国。课程告诉学员说，这是美国成就霸业的

重要关键——中国若要超越美国，就必须善加学习。她说，这门课程探讨了约二十个案

例，它们讨论中国领导人如何学习及运用美国不同产业许多公司的历史教训，尤其着重

美国政府扮演的战略角色。

课堂上研究的美国战略包括保护国内市场、财务补助国内公司，与鼓励出口。课堂

探讨了美国执行反垄断措施以增强竞争的作法，这也是中国模仿美国的另一个例子。美

国证券管理制度吸引许多投资人注入资金，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大、最有效率的市场之所

在。她又说，最大的教训就是政府扶植的产业扩大了美国市场的整体规模。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美国一部分通过补贴促进大企业扩大市场。中国共产党干部灌输了有关偷窃美

国自动化、渐进式的碾磨技术，一车又一车的小麦和燕麦经过此加工，制成面粉和麦片。

她边笑边看着我，第一家采用从欧洲偷来的技术生产面粉的美国公司，

就是我的本家成

立的皮尔斯布雷公司（Pillsbury Company）。2美国政府也协助安海瑟·布叙

（Anheuser-Busch）啤酒公司以及可口可乐等公司在国外设厂。我知道她说的有部分是

事实。

课堂上的案例讲道，美国政府在 1900 年促成合并后，美国通过新技术在造纸业上赶

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同样的，在钢铁业方面，美国政府也在 1879 年协助安德鲁·卡

内基（Andrew Carnegie）成为钢铁业第一个霸主。接下来，美国人又通过取得欧洲技术

控制铜和铝的生产。1880 年代，美国更主宰了橡胶和石油业。3 本杰明·古德里奇（B. F.

Goodrich）在美国政府协助下成为轮胎业大王。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人几乎完成他们从欧洲夺取世界领导地位的战略目标。

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在 1890 年代中期成立，就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它也是

美国政府培植来抢夺德国西门子（Siemens）、德国电器（Allgemeine

Elektricitats-Gesellschaft，即 General electriaty company，简称 AEG）等公司地位。通

用电气从西门子和德国电器剽窃信息，成立融资公司，接受它提供设备的电力公司以股

份清偿债务。

故事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她所谓的第二波，从 1914 年至 1950 年，美国人主宰了汽

车、电子和制药等新产业。美国政府对通用汽车特别青睐，协助它发展柴油火车头，使

得欧洲所用的蒸汽火车头过时。她也说，美国政府支持五家美国石油公司赢过英国石油

（British Petroleum）和荷兰皇家壳牌（Royal Dutch Shell）取得外国石油蕴藏。她说，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学到美国人是如何利用德国制药公司的专有技术生产阿司匹林、抗生

素和麻醉药诺佛卡因（Novocain）。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政府对其大型企业援助的“第三波”集中在主宰航天工业和

石化工业上。杜邦公司（DuPont）可能透过恫吓手法，从英国帝国化学公司（British

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取得聚合物的专利权。4 唐小姐也谈到美国政府在培植新

制药产品的角色，例如，默克公司（Merck）在 1942 年首度营销量产的青霉素（即盘尼

西林）。

我请问她，课堂上是否用过“马拉松”这个字眼。她说是的，而且我应该在中央党校书

店找到《创新马拉松：从高科技公司学到的教训》（Innovation Marathon: Lessons from

High-Technology Firms）的中文译本。果然是有的，英文原版书 1990 年由牛津大学出

版社出版，作者为玛丽安妮·吉利梅克（Marianne Glimek）和克劳蒂雅·博德·舒诺佛

（Claudia Bird Schoonover）。她说，另一本谈论马拉松概念的书，是《计算机战争：

西方如何在后 IBM 世界获胜》（Computer Wars: How the West Can Win in a Post-IBM

World），作者是查尔斯·莫理斯（Charles R. Morris ）和查尔斯 ·佛格森（ Charles

H．Ferguson）。5

我再问，那么美国是否可以作为拯救苏联式国有企业的样板呢？她连声说不。除了

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1以外，美国并没有此类型的公司。她

说，中国这方面策略的想法全都来自世界银行。我们的简短对话竟然谈了一个多小时。

我笔记本写得密密麻麻。现在该去拜访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其他经济学家了。

从“打麻雀运动” 到“四个现代化”

中国领导人在过去二十年让全世界相信，中国走向经济自由的道路，充满了私有财

产权和自由市场。《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的封面夸赞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西方

式的民主即将开花结果。中国自从 1978 年以来积极追求现代化，在世界银行及西方其他

机构协助下，取得辉煌的成绩。中国一连三十多年经济几乎持续不断增长。尽管这段期

间中偶有小起伏，中国经济增长率约为全球平均值的三倍。自从 2001 年以来，中国年度

增长率平均为 10.%。1980 年，中国的国民 GDP 约为 700 亿美元。到了 2011 年，它已

增加到超过七兆美元。61980 年经济仍落后的中国，现在号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

美国。九十五家中国公司名列 2014 年《财富杂志》全球五百强企业榜单。7 其中五家更

跻身前五十名。8 而 2000 年时，一家也没有。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国、最

大的能源使用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是世界第一。9 尽管努力抑制人口增长，它仍然是世

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有 13.5 亿人。10

说它是经济奇迹绝不为过，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都是居功甚伟。媒体和政治评

论员称赞中国朝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迈进，但其实事实远非如此。到 2014 年，中

1译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是美国联邦政府于 1933 年成立的公司，由联邦政府所有，旨在为受到经济大

萧条冲击惨重的田纳西流域地区提供航行、洪水控制、发电、灌溉、经济发展的服务，利用联邦的专家

与电力以刺激当地的经济发展。

国仍有约一半经济掌握在政府手中，距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落地生根的神话，已经过了

数十年。

根据绝大多数西方专家的说法，这要归因于温和的改革，以及愿意人为压抑人民币

币值，才能保持低廉劳动力、低廉制造成本，以及削价与西方竞争。11 可是，加速中国

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根本不是改革，而是政府决心补贴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仍占中国

GDP 的 40%。12 这些国有企业——北京政府机关通常称之为“国家领军企业”——是百年

马拉松的重要功臣。尽管它们效率不高，它们却成功地削价对付西方竞争者，有助于促

进中国经济崛起。13　对强悍的重商主义如此支持，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战国时期各国

亦以国家控制的经济做为战争的延续。

中国的经济仍然非常费解。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承认搞不清中国的经济制度究竟

是如何运作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能够宣称他们正往经济自由化迈进，

却没有受人细加

检查或反弹的原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和他的学生王宁在 2013 年提出警告：

“我们对中国的市场改造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甚至，有许多报导根本与事实不符。”14

他们引述一些令人惊讶的例子，指出中国领导人隐瞒他们的策略，欺骗外国领导人他们

正在追求更私有化的自由市场。15 其他学者也指出中国持续编造中国“朝向资本主义迈进”

的策略，意在助长西方一相情愿的想法。

中国在 1990 年代初期内部评估，发现其 GDP 将在 2020 年左右超过美国之后，赶

紧在其他会议刻意淡化它的增长前景。为什么中国要隐瞒它三十年经济增长成就的战略

元素？为什么要夸大朝向自由市场进展？答案非常简单，以史为鉴的北京领导人深深知

道，他们得通过散播令人安心的信息，并且隐瞒会令人疑虑的信息，来消除对手的敌意。

如果中国将内部评估 2020 年将会超过美国的消息大张旗鼓地宣布，可能让霸主警觉而企

图围堵。因此，面对外国人时，中国必须一口咬定它前途多舛、颠簸难行。

近年来，少数西方分析家已挑战中国领导人大力宣传的这个形象。16 他们看到中国

采取赤裸裸的重商主义策略、补贴关键产业，并由政府指导收购外国天然资源和能源储

藏的所有权，这是出于生怕全球石油及天然气的生产即将达到顶峰的恐惧心理。在他们

想法中，在未来数十年不可避免，必会因天然资源而爆发战争。因此中国必须向海外购

买资源、储存在国内，并且阻碍他国获取稀有资源。17

许多中国战略家相信石油生产已达顶峰的理论：也就是能源供应很快就会下降，价

格因而会飞涨。根据这个角度，世界就像围棋棋盘，必须力争铜矿、石油和锂等资源，

而且不能让竞争对手抢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分析家的说法，反映出对中国地缘战略

挑战的许多分析常见的焦虑。他写道："面对全球能源供应短缺的挑战，未来中美之间无

法避免意见不一致和冲突（特别是在石油问题方面）。"18 王祥林（Wang Xianglin 音译）

写道："专家分析指出，中国将在 2015 年面临石油巅峰：也就是石油生产将由盛而衰。

过了石油巅峰后，中国将面临一个巨大问题：石油、天然气的短缺加剧；石油消耗将越

来越仰赖进口。"19

外界还未因中国的积非成是而亮起警号，中国的假说法反而大多数人所接受。许多

人认为毛泽东下令杀死所有麻雀的荒谬决策模式已经改弦更张，现在已经用来命令支持

自由企业以及遵守国际规则的贸易政策。中国领导人知道当年他们一自吹自擂，就令苏

联起了警惕之心而与中国疏远，导致莫斯科切断给中国的一切援助。他们要避免重蹈覆

辙、冒犯西方，因为他们得到了教训，不能再犯杀光麻雀运动的错误。他们要设法让西

方领导人相信，中国现在要像西方一样。

麻雀和老鼠、苍蝇、蚊子并列"四害"，毛泽东认为它们对中国的卫生以及经济发展构

成威胁。1958 年的麻雀运动是大跃进运动的一部分，源自于毛泽东拼命想让中国的农村

经济提升到二十世纪的水平。毛泽东和他的高级顾问认为，麻雀吃掉太多可以用来喂饱

老百姓、促进人民公社和群众工业化的谷物，而它们正是振兴中国经济、赶上西方水平

所必需的东西。全国农民分散到各地捣毁雀巢、打破鸟蛋，敲锣打鼓驱赶麻雀。这项运

动十分成功。到了 1959 年，麻雀在中国几近绝迹。

中国当局没有料想到的是，除了谷物，麻雀也吃各种昆虫。往后几年，少了麻雀吃

虫，换成大量的蝗虫侵害作物，再加上严重干旱，灾情一发不可收拾。1958 年至 1961

年期间，三千多万中国人死于饥荒。共产中国要振兴经济以与西方匹敌的第一次重大实

验，以惨败收场。

邓小平在 1978 年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想到中国在毛泽东通知下的经济落后，他

决心要走不同的经济路线。20 邓小平认为，没有强劲有力的私营企业，中国绝不能成为

有高度竞争力的全球大国。他开始推动重大改革，逐步脱离传统的马列主义。这些改革

归纳为“四个现代化”，专注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四大领域的革新。最重要的就是结

合国家计划和市场力量，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今天，大多数外国人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专政体制已经改头换面，成为遵守国际规

范的自由企业和贸易政策。由于许多国际金融家、学者和智库专家轻易信以为真，“中国

将会越来越像西方”的说法就此流传。但是，如何仔细审视中国的经济，我们就能察觉另

有玄机。

世界银行与邓小平的合作

2001 年十月，五角大楼准许我兼职；我加入新成立的美中国会委员会（U.S．-China

Congressional Commission），担任它的第一任“资深研究顾问”。委员会成立的宗旨是，

要在联邦参议院争取更多议员，支持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法案。我们的使命已

经在成立此委员会的法案中确定：我们要设法获知中国的经济政策对美国国家安全有何

影响。民主党议员特别怀疑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用意，以及主张自由市场人士经常

说的“贸易必然会促使中国民主化”的说法。

委员会主席和我都听取中央情报局的简报，简报强调两点，不幸事后证明都大错特

错：第一，中国正朝自由市场经济前进，将会出售所有的大型国有企业；第二，中国没

有机会在经济上超越美国，即使真的超越——就说在 2100 年超越好了——届时中国也将

是自由市场、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至少按照《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所鼓吹、当时颇流行的“防止冲突的黄金弧形理论（Golden Arches

Theory of Conflict Prevention）”确实会这样。弗里德曼在他的著作《凌志汽车和橄榄树》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提出这个理论，声称“国内都有麦当劳的两个国家，相

互不会打仗，因为它们都有麦当劳。”21

接下来我们要飞到北京，访问中国官员。

我们搭乘的波音 747 民航机几乎是空的，空姐神色也很紧张——这是 911 恐怖攻击

事件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美国人担心害怕是对的，但是他们担心的对象却错了。他

们应该更担心我们正要飞去参访的国家。

中国在 1950 年代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它当时的人均 GDP 还不如欧洲和美

国在一八二○年代的水平，当时欧、美还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即使到了 1975 年，中

国的人均所得还排在全世界最贫穷之列。22 然而，短短几十年之内，中国的经济状况巨

幅改善。中国的增长很快就迅速增长为美国的五倍。

2001 年，各方普遍认为中国经济两位数的增长率无法持续下去。我们收到的中央情

报局机密简报，反映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做的评估。美国对中国经济的评估几乎全都悲

观。大家都说，中国的劳动力既贫穷、教育程度又低。相对于它的人口规模，中国的本

土天然资源不多。它依然深陷于过时、破产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当中。数十年来，中共

统治下的中国没有几个企业家。政治官僚根本不懂现代商业行为或有效的经济管理知识。

一般认为百分之十以上的增长率不可能持续数十年之久。西方没有任何大国有过如此高

的增长率，即使处于工业化巅峰的美国也不曾有过。一般认为更迟缓的年增长率无可避

免。中央情报局某位经济学者后来向我道歉：“我们的模型错了。”

今天，对于中国崛起的假设已经完全反转。没有一家严肃的金融机构会相信中国将

长期小于美国的规模。根据许多著作的流行说法，中国的增长是经由“摸着石头过河”实现

的；这是邓小平经常对外国访客讲的一句中国谚语。23 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并没有一

套全面的战略计划，只是边做边试验，幸运找到可行的方法。中国领导人经常用这句谚

语解释中国近乎神迹的经济崛起。24

然而，这种见招拆招、随机应变的理论只是部分真相。事实上，它巧妙地化解掉批

评，保护中国发展策略真正起源和目标的秘密。

谈到实现全球经济霸权，邓小平借古代道家哲学的“无为”精神，也就是“借力使力”。

邓小平务实地体会到，在 1944 年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所订定的二战之后全球

经济秩序中，光靠马列主义教条是不够的。要赶上美国及其他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国需

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从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取得贷款。中国的这些企图，西方

各国政治、政府和企业领袖无不全力配合。

中国这样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会愿意接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吗？美国政府许多

人不无疑虑。因此，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足足花了十五年的工夫，而且它签订的

新会员入会协定规范最为详尽——比如，与前几年印度的入会协定相比形成强烈对比，

后者没那么多严格要求。中国知道，“入世”可以带来极大好处。但是美国人会让它加入吗？

中国在 2001 年“入世”时，同意接受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会员国政府不得以直接或间接

方式影响其国有企业。25 可是，中国并没有遵守承诺。中国所有的国企都为国家目标效

力，而非反映市场需求；而且共产党也肆无忌惮指示国企做投资。假如某家中国矿业公

司奉命在阿富汗或安哥拉开矿，以扩张中国的政治足迹，它即使亏本赔钱也必须全力以

赴。26

我称之为李小姐的中国变节者，从她接触的秘密会议搜集到一些详细的实例，告诉

我们从 1995 年至 2000 年，中国是如何造假以说服美国国会赋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的地位，为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铺路。李小姐揭露，中国领导人的策略是不怕一万只怕

万一，尽全力协助支持中方的人士，并掩盖泄露他们有重商主义经济策略的信息。他们

推断，如果美国国会发觉在可预见的将来——即使不是永久——休想有自由市场，就不

会获得表决支持。他们发动一项宣传和间谍战，其精细程度没引起美国情报圈任何人怀

疑。她详细说明中国如何研究美国的政治断层线，充分利用美国外交政策圈内的派系分

歧，利用毛泽东在 1930 年一篇分析政治歧异的旧文章做为参考指南。27 中国当时发出来

的关键信息是，逐步淘汰国有企业、陆续推出自由市场政策、不会操纵人民币汇率、不

会累积巨大的贸易顺差，美国的创新和知识财产当然会受到尊重。以上全是世界贸易组

织要求会员国必须遵守的规定。此外，在辩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中国倡

议（China Initiative）”未能说服克林顿总统在交涉中附加条件，以影响两、三千名中国

政治犯的命运。

最终，美国众议院在 2000 年 5 月 24 日，以 237 票赞成，197 票反

对，表决通过美

中贸易正常化。28 参议院在 9 月 19 日跟进，以 83 票对 15 票通过。29

中国施展无为与借力使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向西方获取技术开发股票和债券

资本市场、共同基金产业、年金、主权基金、货币市场、引进外资、国际主义的中央银

行、房屋贷款和信用卡，以及处于萌芽的汽车工业，这些全都得到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

和高盛（Goldman Sachs）等民营公司的积极参与指导。同时，共产党若没有故意视若

无睹，也会公然批准和鼓励目无法纪的秘密活动去窃取技术和西方的知识产权。仿冒成

为占中国 GDP 8%的重要经济活动。30

林毅夫是中国资深经济顾问，2008 年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通过他的作品和

演讲（有许多是英文），我们可以了解中国经济战略的出发点。31 他的可信度无懈可击。

我 1971 年在国立台湾大学学习两年时就听过他的大名，当时他当选学生代联会主席。十

年后，他叛逃到中国大陆，进入北京大学取得政治经济学硕士，再到芝加哥大学深造并

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林博士回中国后，是中国如何改造其苏联式国有企业的重要顾问。

32

林毅夫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描述十分惊人：邓小平说市场经济是中国竞争力计划的核

心，这个说法长久以来过度简化中国繁复庞杂的战略。林毅夫就中国经济战略写了三本

相当坦诚的专书，声称这些战略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中国古代历史，一是世界银行。

33 这些论点至少得到其他一位叛逃者的证实。这位人士对世界银行的角色提供了更多的

细节，也说明美国的自由市场派人士如何诡异地提供借鉴，而中国利用它们来巩固其重

商主义作法。林毅夫的观点，即中国是有大战略，与中国最权威的美国问题专家王缉思

的观点南辕北辙。王缉思是牛津大学博士、某家位于北京著名的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他

和邓小平一样，经常主张中国没有大战略，过去三十年就这样跌跌撞撞地走过来。王缉

思于 2011 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专栏文章（中国追寻大战略）（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主张任何人坚称中国有战略就大错特错了，有可能是他们别有

用心的反华动机的产物。34 同样地，邓小平直到 1997 年逝世之前对还对访客说，中国没

有通盘的经济战略。35

1983 年，世界银行行长奥尔登·W·克劳森（A. W. Clausen）访问中国、拜会邓小平。

他们两人秘密协商好，世界银行将派一组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济，展望未来二十年，建

议中国如何追上美国经济的方案。在这段期间里，世界银行对外发布少数报告，含糊地

提到中国需要走上自由市场经济。36 私底下，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却提出不同的建议方案，

它们说明中国如何能够超越美国。很显然，世界银行并没有建议隐瞒意图并假装中国要

走资本主义道路。它是中国自己决定的诱敌战略。

1985 年，世界银行团队秘密地指出，中国可在 2050 年以前赶上发达国家。要达成

此目标，中国需要维持每年至少 5.5%的高增长率。过去只有日本曾经像中国一样经济落

后、却奋起直追赶上美国及其他开发国家的先例。世界银行建议，中国若实行某种策略，

或许可以追上。没有其他国家尝试过，但有些国家试行过一部分办法。37

世界银行指出，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中国若能做到生产力提升——特别是透过研

发科技——再加上抑制人口增长，这个大胆的目标可以实现。世界银行私底下提出六点

建议，但它没有向外界公布，这是因为银行做了政治上相当敏感的决定，支持中国的社

会主义方法，而非诚心支持真正的市场经济。第一个建议是，在 1985 年之后 20 年，中

国需要改变其出口组成，逐渐增加工业产品的比例，特别是高科技产品。第二，世界银

行警告中国领导人不要过度向外举债。第三，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警告说，中国应该鼓励

外人直接投资仅限于高科技和现代管理技术领域。第四，将外资和合资企业从经济特区

推广到更多地方。第五，分期淘汰外贸公司，让每一家国企自设外贸部门。第六，应该

定期制订全国经济的长期架构。38

到了 1990 年，世界银行派驻在外最大的参谋团队就在北京。中国没有对外透露世界

银行的幕后角色，但是对这个国际机构的建议几乎是书听计从、照单全收。彼得·哈洛德

（Peter Harrold）是世界银行驻北京首席经济学家，对 1984 年研究甚深的华而诚是他的

助手。多年后有位中国副部长告诉我，华而诚是中国经济奠基人之一，但是在中国经济

学圈子外名气不大。我所认识的人，没有一个听过华而诚这号人物。*

苏联崩溃之后，中国经济学家辩论是否该仿效俄罗斯和东欧的例子，把国有企业快

速私有化、解除物价管制。虽然美国官员当时不知道，有些具有改革意识的中国官员想

遵循俄罗斯的私有化模式。中国再度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天安

门事件之前已错失辩论，坐视中共两位领导人因改革派主张遭到罢黜。然后，美国决定

不支持流亡巴黎的中国异议人士。克林顿总统显然根本不知道有这个辩论的存在—中国

究竟该走向自由市场和私有财产，还是成立许多政府控制的公司，让它们从事偷窃技术、

---

*译注：华而诚，台大经济系毕业，美国康乃尔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职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在

世银任职期间，自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七年担任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协助中国推动经

济改革计划。2002 年至 2006 年在台湾世新大学客座，兼任经济系主任。

仿冒和搜集情报，以便胜过美国？

如果我们早知道，明智的话就该支持那些要走真正自由化道路的人士，但是比较强

硬路线的声音，如日后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这一派胜出。周小川早早就与

世界银行结盟，对中国的马拉松战略贡献很大。我们后来才知道，1991 年苏联崩溃后，

有些有影响力的中国政治人物想走俄罗斯的改革模式。我们当时可以支持这一派人士，

而反对周小川这一派。但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有此一秘密辩论。

周小川不打算进行私有化和政治改革。他和他在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中的盟友建议维

持党对增进国企获利策略的控制。周小川替世界银行写了一份机密文件，详述他摒弃西

式市场导向经济及俄国、东欧改革正面经验教训的计划。周小川和世界银行中国部门负

责人哈洛德连手设计一套新策略，以改革中国低效率、组织混乱、经营散漫的国有企业。

它们负债累累，得靠政府控制的银行体系直接融资而存活。39 他们的整个思想就是保住

这些国有企业，把它们改造为“国家领军企业”，这是前人从来没试过的事情。

经过仔细研究后，中方和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决定不搞私有化和政治改革。他们共同

决定，最稳定的经济成长道路是维持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及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的垄断。他

们摒弃私有化有一部分理由是，他们估计中国工业国企总值为人民币两兆元，而全国人

民总储蓄估计仅有一兆元，因此中国人民根本不可能投资、成为国企所有权人。中国因

此不采取苏联式国企私有化的道路。农村也不会有私有财产。即使到了2014 年，中国 6

亿农民也未拥有自己的土地。

茅于轼 2013 年获得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颁发的 2012 年米尔顿·弗里德

曼自由奖（Milton Friedman Prize for Advancing Liberty）时，揭露这段辩论的部分内情。

40 如果美国官员早知道温和的自由市场派和鹰派之间有这番冲突，或许华府会有不同的

政策决定。

国营企业的成与败

1990 年代初期从事金融业的西方人士或许只能举出青岛啤酒是一家中国知名公司。

今天，不少世界著名公司是中国公司，而且还是国有企业，譬如中国石油化工、中国银

行、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以及华为。虽然许多国家都有国企，它们通常设计来动用经济

资源提供给决定国家经济福祉的产业，因为他们认为自由市场不能确实提供这些福祉。

中国将这个概念发挥得更极致，以南韩和日本的财团模式扩大组建国企。按照中国

的国企模式，共产党设立国企并订定它的战略宗旨。其目标为促进国家利益，标准作法

是为四个现代化之一服务。中共中央选派国企所有的主要经理人，许多经理人来自情报

机关或解放军。随着国企向前发展，这种关系持续延伸。中国的国有银行偏爱国企，不

太理睬私营企业。这些“国家领军企业”有了雄厚的资金注入，鼓励到海外购买技术及取得

原料。种种的政府补贴固然造成效率不高、滋长贪腐，却让中国公司面对西方对手时有

极大的竞争优势。[41] 财富全球五百强企业排行榜上将近一百家中国公司，几乎全都是国

有企业。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这两个通常支持民间部门的国际机构，在面对中国时竟然

完全改头换面，承认中国官方要求国企保护中国政府利益的规定。这已违反中国当初的

承诺。世界银行甚至还在一九九三年发出一封密函警告说，如果国企不能改善、并转亏

为盈，中国其他改革将付诸东流。42 世界银行的想法是将它们“法人化”，意即放松国家管

控，让一些经营效益差的国企倒闭或解散，其他则可以通过整改并与许多小型、亏损公

司组成少数几个大型、有盈余的公司。这是十年之后所谓“国家领军企业”体系的开端。

世界银行建议中国进一步加深改革，中国也从善如流。世界银行建议成立类似自由

市场中的共同基金的投资组合控股公司（portfolio holding companies）。所有建议当中

最令人震撼的一项是，应该成立证券交易所来出售国企的股份。（股市是民间公司交易

的场所，不是政府机关套现的所在地。）这项安排美其名为部分私有化。中国再度遵循

躲在幕后的世界银行的蓝图。虽然美国、欧洲和日本在天安门事件后都对中国实施经济

制裁，世界银行却悄悄地帮助中国。中国另外亦接受世界银行的建议，建立相等于美国

联邦准备理事会的制度。43

从 2003 年起，中国官员开始讨论建立“国家领军企业”。他们拟订了一个秘密计划，

要补贴五十家公司，期望它们在 2010 年以前能跻身《财富杂志》全球五百强企业之列。

他们达成了这个目标。在军火、发电、能源、信息科技、民航和船运等战略产业的“国家

领军企业”得到中国共产党拨用土地、补贴能源、税收优待，以及以低于市场的利率获得

国有银行融资（甚至不期望它们会还钱）的支持。44

今天，国有企业或国家控制的部门占中国经济的份额十分巨大。数据显示，国有企

业及由国企直接控制的实体占中国非农业 GDP 的四成以上。若再加上

间接控制实体、城

市集体和公众的城乡企业的贡献，公有及控制的中国 GDP 分额大约占全国经济的五成以

上。如果想要说服旧霸主让他相信你要走向资本主义、你的中产阶级即将要求民主，这

还真不是容易解释的一件事。

中国的五大国有银行掌握全国老百姓一半的存款。人口达 13.5 亿的中国，全国只有

29 家中央及地方政府拥有的银行、34 家设在特别行政区的银行，以及两家私有银行，总

共就是屈指可数的六十五家。45 相形之下，美国约有 9000 家民间银行。46 截止到 2013

年底，中国的中央银行已累积约三兆六千六百亿美元的外汇存款。47 这笔巨大的数额约

是中国整个 GDP 的百分之四十 48

国企的表现从长期来看有褒有贬。49 大多数经济学者都认为，国企倾向于听从政治

命令，不太注重市场需求。要他们随产品及服务需求发生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非常难；

而且相对于民间的竞争者，效率低下。他们经常搞裙带关系。他们的公司治理制度鲜有

透明化。

国家的干预造成国企营运效率不高。若非西方协助，国企就会破产，甚至在竞争中

输给中国民间创业家。50 国企仍然欣欣向荣是因为西方人救了它们。高盛、摩根史坦利

等西方公司协助国企改造、教导它们的经营主管如何遵循国际金融和会计准则。51 因此，

国企能够透过公开发行上市，股票放到伦敦、纽约等全球证券交易所交易，此外也在上

海、深圳和香港的交易所挂牌交易。

中国某些最著名的国有企业是西方投资银行家创立的。比如，中国移动即是将好几

家经营不善的省级电信公司合并成功、再卖给国际基金经理人的一个案例。1997 年上市，

资金达到 45 亿美元以上，[52] 成就今天这家全球最大的移动电话公司。这家公司之大，苹

果宣布将通过中国移动销售 iPhone 那一天，股价竟然上涨近 4%。[53]

西方人也在中国企业家、投资者的教育工作上扮演着启蒙角色。比如，中国挖走美、

欧著名商学院负责人协助他们开发中国的企管硕士（MBA）课程。伦敦商学院和鹿特丹

管理学院的前任院长现在任教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hina Europ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而杜克、哈佛的商学院跑到中国开班，招收企业领袖当学生。[54] 中

国留学生到斯坦福和沃顿商学院拿到企管硕士学位后，进入美国创投基金或私募基金公

司上班，不久就被派回中国寻觅投资机会。

中国领导人虽然明白西方对国企的批评，但是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仍要继续依赖国

企，有以下几个理由。第一、截至目前为止，国企在经济上相当成功—中国只花了一个

世代时间就从菜篮子经济一跃为经济巨人。第二、中国的国企提供中国共产党持续主宰

政治的正当性；党靠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旗可以号召群众。第三、中国领导人认

为攸关中国经济及国家安全的重要工业，唯有在受到政府完全或大半掌控下才会走在正

确的方向上；国家必须通过过半数股权保持发行权。第四、国企是维持党控制国家的重

要机制，因为它们可以分配利益、庇护追随者，确保正当性。第五、国企鼓励在中国本

土创新，因此降低对外国技术的依赖，这是国家另一个目标。第六、中国领导人或许希

望动作慢一点，以避免重蹈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惨痛经验——把国家资产贱卖给政治密

友，造就一小撮富可敌国的寡头，经营着腐朽而毫无国际竞争力的公司。

中国最近的“五年规划”包括一套发展重要战略性、高科技、新兴产业的“国家领军企

业”策略。55　中国已经开始通过销售精密、中国设计的技术，进入国际市场。它所引起的

恐慌更大于对国企经济势力的忧虑。例如，华为科技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电信公司之一，

可能还和中国情报机关保持密切关系。56 长此以往，许多遍及全球的电信链接（包括连

接美国公司、政府机构和军事部门的网络），可能都会用到华为的网络。在越来越全球

化的世界，其中可能存在的威胁十分明显。中国间谍机关能够监听或将某些电信线路转

移（reroute）吗？他们能利用这些网络窃取信息吗？他们能在未来紧急状况下、制造“杀

手按钮”，封锁关系重大的国际网络通信吗？基于这些原因，美英等国政府不准华为产品

进入他们国内。

中国也把资金部署到海外，以扩张它的国企。中国人甚至替企业的国际化取了一个

名字：走出去。中国鼓吹人民币国际化，以取代美元作为全球准备货币。58 作为中国“走

出去”策略的一部分，中国企业发起所谓“海外抄底”，以低价收购外国公司。59 既然背后

有国有银行供应资金，又不需考虑投资报酬率，国企有很大的机会买下它们的竞争对手。

位居中国经济决策核心是一个超级大机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

它决定国家战略产业的政策、核定重大投资，以及国企的并购。发政委有决定所有消费

者商品价格的大权，从威士忌到汽油，都可以进行管理。发改委是中国经济战略的神经

中枢。60

中国向国际市场大肆扩张之际，中国的竞争者有一件事可以确信：那就是中国绝对

不会照规则玩。根据美国政府最近一份报告，中国继续设立许多非关税壁垒，以保护其

产业不受外国竞争。这些壁垒包括：“国家交易、过度的国内补贴和囤积商品、歧视性税

收、不合理的反倾销关税，以及拖延批准美国谷物的生物技术应用。”61 这一切统统违反

世界贸易组织的条约。

鸡鸣狗盗

中国占尽不守规矩的便宜。有一项研究指出，中国在钢铁、汽车零件、玻璃、造纸

等四大重要工业，通过增加补贴、提供税负优待、廉价土地和技术，很快就扩大其全球

市场占有率——而这四大工业中国原先根本没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连劳动力都没有比较

低廉。62 根据古典的自由市场经济学，这些行为都被认为是不合理、无效率，以及高成

本的。可是，结果却恰恰相反。中国在十年内超越了美国，成为世界最大造纸国家。中

国玻璃生产量占全球生产量 30%以上，并且出口更超过国内生产。中国在 2000 年从钢

铁净进口国摇身一变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国和出口国，全球市占率有四成。2001 年之后，

中国成为汽车零件最大的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这不是劳动力低廉的缘故，因为在所有

这些产业中，劳动力占成本不到一成；这也不是刻意压低人民币币值的缘故。不用多说，

中国如此有力地征服市占率，并没有引起注意，它也没有对外公开说明。

中国也大规模仿冒非中国制造的商品。这包括并未取得授权或未获得允许就独自生

产、配销或使用的商品及其设计或关键技术。2002 年，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ABC News）

估计，外国公司因中国的仿冒，每年损失高达二百亿美元。63 有人认为数字还要更高。64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前任公使参赞托马斯·波姆（Thomas Boam）最近在美国制造商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演讲，他声称中国的 GDP 有一到三成是靠盗

版或仿冒产品来的。65 其他的估计也说，依据西方产品仿制的山寨商品现在占中国零售

业业绩的 15%至 20%之间。在某些地方市场上，仿冒品高达九成。

美国政府的全国反情报执行处（Office of 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Executive）

最近的一份报告形容中国是“世界最猖獗、顽强的经济间谍”。66 中国搜集敏感的经济信息

（包括商业机密、有专利权的工艺、商业计划、尖端技术，以及受到出口管制的商品），

以支持其国内产业。它使用传统方法搜集信息，也通过网络搜集信息。中国利用后者恐

怕堪称全球第一。

由于网络越来越重要，自从 2000 年以来中国使用的方法也精益求精。中国人非常擅

长利用网络科技支持国内产业，利用网络从企业、政府、学术机关、研究单位及其他锁

定的组织，窃取敏感的经济信息。为了躲避侦测，他们利用快速演变的种种工具，如恶

意软件、网络工具分享、黑客代理服务器，通过第三或第四国传输网络作业等。

美国企业界及网络安全专家曾经举报，有一堆网络入侵源自中国。不幸的是，在许

多个案上，美国情报界无法证明谁是罪魁祸首。[67] 针对这种攻击造成多大损失的估算通

常都不可靠，但是多少还是可以对网络攻击的损失规模有个了解。钟东蕃是个工程师，

他任职的美国公司涉及到 B-1 轰炸机、航天飞机和其他计划。他在 2010 替中国航空工业

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罪名遭到判刑。当他被捕时，家里搜出约二十五万页敏感文件。他在

1997 年至 2006 年期间传递多少信息给中国官员，无从考证。但是那二十五万页文件所

含的全部资料，可以储存在不到一美元就买得到的一片 CD 中。[68]

2005 年，两名投奔美国的变节者揭露了中国马拉松战略的经济部分。和白先生、绿

小姐不一样的是，他们两人说法一致。中国大部分战略是拼凑混合，不是纯粹自由市场

或资本主义战略，而是综合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人员的设计和对美国经济史扭曲的认识

所出来的东西。这些规划人员与反自由市场的中国领导人结盟，击败主张市场导向经济

政策改革的人士。他们随即设计出混合的、重商主义战略，基本上将它掩饰了三十年之

久。鹰派又赢了。我们没有机会影响辩论，因为我们连对手是谁都不知道。

第九章 **2049** 年，当中国统治世界

“反客为主。”——三十六计

有二十多年之久，美国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军事力量，无人望其项背，它

的经济也遥遥领先——到目前仍如此。全世界都在用美国计算机，唱美国流行歌，喝美

国可乐，上美国连锁餐厅吃东西，到美国大学念书，还关心美国总统大选。全球七十亿

人口大多无法想象生活各个层面不受美国文化、军事和经济影响会是什么样子。同样的，

绝大多数美国人也不晓得，如果美国不再是领头的世界大国，这个世界会是什么面貌。

现在该是想一想的时候了。到 2050 年，中国经济将比美国大很多——根据某些预估，

或许有三倍大 1——当时的世界有可能是单极世界，中国一枝独秀，是

全球领袖。其他剧

本预测中国会和美国平起平坐，并列超级大国，2 还有人预测会是三极世界——中国、印

度和美国三足鼎立。3

所有这些剧本中都有一个共同因素：中国将是经济最强大的国家。美元将不再是主

导货币，会让步给美元、欧元和人民币组成的多元货币制度。4 中国的军事费用将超越美

国。它将对其邻国及盟国享有美国数十年来习以为常的强劲影响力。而且，至少在某个

程度上，中国将可以随自己的意向打造世界。

这个世界的形貌会是如何？受压迫人民要推翻专制独裁会更容易还是更困难？我们

呼吸的空气会更干净、还是会含有更多二氧化碳？保护贸易、促进和平的体制会变强，

还是会变弱？

当然，有些问题无从回答。可是有一件事却很肯定：假设中国政府仍然延续它目前

的政策倾向，继续推动相同的策略，坚守自毛泽东以来的价值观，那么依照中国形象所

打造的世界，将和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世界大不相同。

2049 年中国带头的世界，若由鹰派当家制定中国政策，将会更糟。若由温和派和真

正的改革派当家，在西方协助下，中国称霸之后也许不会过于肆无忌惮。如何影响中国

在鹰派和温和派之间做出抉择，将在最后一章讨论。如果我们不能强化真正的改革派，

恐怕就会出现下述状况的世界。

一、中国价值将取代美国价值

美国社会高度推崇个人主义。我们美国是由托马斯·杰斐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个人

主义者，以及拒绝作为大英帝国一部分的一群起义志士所缔造。他们是我们的英雄。我

们的《人权法案》保护所有的美国人说出他们要讲的话，信仰他们选择的宗教，以及住

家不受执法当局无理的搜索。所有的美国人都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方向，这是神圣不可

侵犯的权利。

然而，在中国，那里根本不存在美国式的个人权利。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刘禾

指出，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于 1860 年代要把第一部

国际法译成中文时，发觉中文并没有 right 这个字词，因此他必须结合“权力”（power）和

“利益”（benefit）两个字，创造一个新词“权利”，使用到今天。5 中国共产党所协助打造

的社会是集体主义的社会，与 1949 年之前的文化没有太大的差别。两位对中国有深入研

究的国际企业策略专家说：“在中国，作为一个人，就是成为大型人类团体的附属品。”6

虽然中国宪法多次提及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自由，实际上这些权利很少受到保障。

7

数十年来，中国政府不让自己的人民享有个人权利。国家一强，它甚至开始干预境

外中国公民的权利。纽约的中国人权运动人士温云超在联合国总部演讲后，他的手机、

电子邮件和推特都遭到黑客攻击，这显然是中国政府指使的。8 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谢罗

德·布朗（Sherrod　Brown）参议员问温云超，为什么他没像其他中国抗议者一样被抓去

坐牢，他回答说那是因为他人不在中国。9 此外，中国在 2009 年编列六十五亿八千万美

元预算，展开“外宣工作”，即海外宣传。10 其目标是建立一个驻外新闻网，向各国宣传介

绍中国的正面形象。

对外国人权团体的攻击稀松平常。11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副会长路薏莎·葛瑞薇（Louisa Greve）作证说，中国一再黑进人权团体和

非政府组织的计算机系统。12　这些攻击的目的是要“破坏异议人士彼此的信任……提升成

本、制造恐惧”。13 葛瑞薇认为这是“专制国家搞压迫手法延伸到国境之外的例子”。14

问题在于这些压迫手法是否只是个案，还是中国将变本加厉把它变成常态。一旦中

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强大到可以不必忌讳美国及其盟国，中国官员就会利用网络攻击并

骚扰言论不合北京胃口的任何人：从亚洲到北美洲，中国境外的人也必须留意自己说了

什么，是否会受到惩罚。

二、中国将“和谐化” 网络上的异议人士

中国对付言论自由的一项武器就是审查互联网内容。中国政府雇了一百多万人从事

网络审查工作。15 中国人在全世界网民群体中占据绝大数量，但是因为中国官员监视及

封锁对人权团体、外国传媒以及其他许多政治、文化团体网站的访问，中国人民并不能

像自由世界网民那样接触互联网。“和谐化”其实就是遭到审查的潜台词。16

中国费尽心思要抹煞掉对天安门事件的记忆。2012 年 6 月，此事件二十三周年之时，

中国审查人员封锁境内互联网，完全看不到有关六四事件的只字片语。三个活动分子申

请举行纪念游行时，立刻遭到逮捕。17 网民贴出一张一名学生挡住坦克

车队的经典照片，

为了躲开审查，在照片上罩上黄色小鸭作为掩护，结果中国政府把“黄色小鸭”这个关键词

也封杀了。18 中国审查大军无所不在，6 月 4 日被讽为“互联网维修日”——当天肯定会当

机。19

除了隐瞒信息，中国政府雇用亲政府的“博客大军”歌颂官方观点，抹黑异议人士，并

散布假消息。20 他们以假乱真，使网民难以分辨真实新闻与政府宣传。21

千百年来，种种高压政权都会滥用他们对信息的掌控。过去在国内实施新闻审查，

和 2050 年时中国有能力在全球实施审查，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越来越有能力，

不仅可以审查本国公民看得到的内容，也能审查其他许多国家公民看得见的内容。中国

掠夺性的互联网做法过去局限在国内，但是这些手法正逐渐延伸到国际上。中国控制互

联网的创新手法，至少已有十一个国家效仿。22

当然，中国或许绝不能制止《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报导中国的真实新闻。

但是，和中国合作以制止其人民接触到这类网站的国家，很可能会随着中国的实力及影

响力上升而增多。例如，华为和中兴这两大中国公司是向中亚、东南亚、东欧和非洲许

多国家供应互联网和电信硬件的重量级厂商。23 这些国家和顾客——包括哈萨克斯坦、

越南、白俄罗斯、埃塞俄比亚和赞比亚——可能奉中国对互联网实施的紧密政治和技术

控制为模范，并且也向中国购买这种技术。24

三、中国将继续反对民主化

中国官员当然喜欢世界上多些专制国家，少些民主国家。自从 1955 年以来中国就高

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禁止各国干预其他国家内政。只要中国实力持续增长，其保护独

裁亲中的政府，以及颠覆代议政府的能力，可能都会大幅增长。中国为实施其百年马拉

松策略，也积极展开操纵新闻与信息的工作。那六十五亿八千万美元的“外宣工作”计划有

一部分即明白支持专制形态的政府。25 北京已经多次正式支持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

贝（Robert Mugabe），也不避讳公然支持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

——后者已经遭海牙国际法庭以战犯罪名起诉，他根本不敢出国旅行，深怕被引渡到海

牙送审。

中国支持专制国家的另一个方法就是提供战略贷款和投资。26 中国提供给发展中国

家公司和政府的贷款甚至超过世界银行。27 中国利用这种经济力量来推动它的全球政治

诉求。它目前花费两兆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在非洲通过无条件贷款援助推动反西方的议

程。28 根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报告，“这种无条件的援助——没有附加人

权条款和财务担保……使得一大片发展中国家的天平倒向无可问责、更加贪腐的治理。”29

以剑桥大学教授斯蒂芬·哈尔珀（Stefan Halper）的话来说，津巴布韦是中国在非洲

的影响“最鲜明、最著名的例子之一”。30 中国是穆加贝对津巴布韦维持铁腕控制的关键后

台，先提供武器，后又赠送互联网监视硬件及其他技术，帮助他掌控人民。联合国表决

是否制裁穆加贝时，中国予以否决。31

中国的一项策略就是根据不干预内政原则，与非洲政府洽定“互惠协定”。中国政府对

中国的商业伙伴虐待非洲人民视而不见，以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的话来说，就是“只谈生

意、不涉政治”。32 因为不理睬国际标准，33 中国在非洲可能进一步弱化民主、助纣为虐。

中国把津巴布韦模式套用到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它支持叙利亚、乌兹别克斯坦、

安哥拉、中非共和国、柬埔寨、苏丹、缅甸、委内瑞拉和伊朗的独裁政府。34 中国的经

济规模一旦成为美国的三倍大，它破坏解决冲突、促进稳健治理的行动一定更有影响力。

35

当然，从现在开始到 2049 年之间，中国也有可能在国内外舍专制而拥民主，但是我

们可以乐观的理由实在不多。数十年来，西方许多学者曾预测中国走在接近自由民主的

道路上：这些学者有不少人因为他们如此乐观的预测感到惭愧，不过仍有少许人不顾证

据固执己见，坚持民主即将来到中国。毕竟一相情愿的想法，一向都很难打碎。

四、中国将与美国的敌人组成同盟

有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就是中国领导人视美国为全球斗争中的对手——他们决心

一定要赢的对手。中国对两国关系持这种看法，说明了为什么中国一再协助美国的敌人

削弱美国的实力，尤其是美国用在反恐战争的力量。2001 年，美国情报机关发现中国正

在协助塔利班，而塔利班庇护本拉登属下的恐怖分子。说明白点，中国两家主要电信公

司协助塔利班在喀布尔建立电话系统，此举在九一一事件后还在持续。36

被追问这条在阿富汗兴建电话系统的新闻时，中国又玩每个教唆专制政府的人被逮

到时的手法：假装对报导所说的这两家所谓民营公司的活动并不知情。但是这两家公司

根本不是民营公司，北京也不是毫不知情。其中一家公司的创办人当中至少有一人是解

放军军官，曾经帮助过中国军方建立通讯网络。37

中国和塔利班的关系绝不只是兴建电话系统那么简单。1998 年，塔利班得到中国政

府其他援助，或许是因为塔利班把克林顿时代为摧毁阿富汗境内基地组织恐怖分子营地

所发射却未爆的“战斧”（Tomahawk）巡航导弹秘密送给北京的缘故。对中国而言，这是

天上掉下来的情报至宝。三年之后，九一一恐怖袭击当天，一群中国官员在喀布尔与塔

利班签署另一项经济与技术援助协定。这只是中国与塔利班达成的许多协定中的两项。

中国与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的合作并非完全间接。五角大楼在 2001 年 12 月所取得的

情报报告就透露，九一一恐袭之后，中国供应武器给基地组织。塔利班和藏身其间的基

地战士就在恐怖袭击后一个星期，收到一批中国制的地对空导弹。美军特种部队在 2002

年 5 月发现其中三十枚导弹。难怪一位塔利班司令公开赞扬中国的援助，他对巴基斯坦

一份乌尔都（Urdu）语报纸说："中国对塔利班伸出援助与合作之手。"38

中国也支持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替塔利班效力的中国电信公司之一也牵涉

到反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1999 年 5 月，通过联合国"石油换粮食"方案，此公司要求

联合国准予出售光纤通讯系统给伊拉克。联合国两度否决中方申请之后，该公司不理会

联合国，迳自交运器材设备。39

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期间，我在五角大楼任职。当时美国一位资深国防官员向我证实，

中方曾协助伊拉克建设一个光纤连接网络，改进伊拉克空防系统的整合。这些光纤缆线

大多埋在地下，可以不受天候或盟军空中袭击的伤害。40 此消息传出时，小布什总统承

认这则报导很令人不安。他告诉记者说："我们关切中国在伊拉克的行踪，我的政府正向

中方发出适当的反应。是的，他们牵涉到协助伊拉克建设会危及我方飞行员的系统，是

让人很困扰的一件事。"41

中方的回应是一概否认这些指控。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沈国放说："这是谣言，是美

英轰炸伊拉克的借口。中国没有任何军人或平民在伊拉克工作。"42 事实上，这家中国公

司在伊拉克设置办公室，伊拉克官员也到它们华南的公司拜访。伊拉克从 2000 年至 2001

年下了订单，而 2002 年伊拉克提交给联合国一万两千页有关其受禁的武器计划的档案，

证实此一不法关系。三家中国公司供应光纤和通讯总机设备给伊拉克防空网。

2003 年底，伊拉克陆军某防空单位前任司令官承认，不仅中国电信专

家，还有中国

军官扮演重要角色，在同年三月美军入侵之前几个月，支持伊拉克军事部队。他说：“他

们在 2002 年春天到达。他们受到侯赛因亲自欢迎。其中有些人蓄胡子、戴阿拉伯式头巾，

以便外表长相更像我们。”根据这名伊拉克前任军官的说法，中国人开发一套高科技诱饵

器，使美国及盟军战机投下的制导炸弹转向，经常打不中目标。他说：“中国制的器材每

个只要二十五美元，非常有效。”43

中国还有一个流氓国家的好朋友，那就是国营的军火制造商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North Industries Corporation，简称 NORINCO）。2002 年，北方工业公司被发现销

售特制钢材供应伊朗的导弹计划，次年遭到经济制裁。主司审查、履约及执行事务的助

理国务卿宝拉·狄舒特（Paula DeSutter）在“中国联合安全评估委员会”（China Joint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作证时说：“中国政府没有采取行动制止北方工业公司的

扩散行为。”她说：“中国政府虽声称反对导弹扩散，也禁止中国公司及企业从事违反它对

美国承诺的移转，不幸的是，事实却相当不一样。”她又列举中国保证不出口导弹和危险

物品给巴基斯坦等国家，可是每一次美国政府都证明中方耍诈。44

狄舒特也作证说，中国不负责任地出售建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技术。即使中国签

署好几个核不扩散协定，她说：“很明显，中国继续对巴基斯坦和伊朗的核计划做出贡献。”

此外，中国对伊朗等流氓国家的毒气瓦斯和化学武器计划也有所贡献。根据狄舒特的说

法，“尽管是生物武器公约签署国，中国保有（生物武器）计划，违反这些义务”。中国就

其政府的计划向全世界信誓旦旦，声称绝未研究、制造或拥有生物武器，“根本不是事实”。

五、中国将出口空气污染末日

2013 年 1 月，一股“臭雾霾”笼罩北京。被谑称为“空气污染末日”（Airpocalypse）的

雾霾持续好几个星期，在此期间，北京市民和访客“能闻到、尝到污染，严重到甚至无法

呼吸”。46 中国今天的崛起就像是服了类固醇的工业革命，只不过这一次中国人有能力可

以毁掉大半个地球。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这么做。

一般预测，不仅中国的 GDP 很快就是美国的两倍，到了 2015 年，它所排放的危险

废气也将是美国的两倍。47 根据《经济学人》周刊的一项研究，“从 1990 年至 2050 年之

间，（中国）从能源累积的排放量将达到约五千亿吨——大约等于全世界从工业革命开

始至 1970 年的总排放量。”48 这种污染的结果每年将夺走数以千计的性命。经济合作暨

发展组织预测：“鉴于交通及工业的空气排放上升，每年全球（因空气污染而）早死的人

估计将倍增为三百六十万人，大多数将发生在中国和印度。”49 从中国的雾霾污染已笼罩

日本部分地区多日。污染甚至跨越太平洋，占加州颗粒物污染的百分之二十九。50 当然，

全球变暖是不受国界限制的。

中国排放量大的主因是非常倚重煤，这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污染源之一。美国能源信

息局报导，中国烧的煤接近于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加总起来的数量。51 即使中国已宣布

采取措施改善环境，但纪录显示问题恐将继续恶化。中国仍是补贴用煤的少数国家之一。

石化燃料占中国商用主要能源总耗量的百分之七十五，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仍将是中国

主要的燃料。52 中国 2011 年的煤耗用量增加百分之九之多，占全球煤耗量增加总值的百

分之八十七。53

中国持续成长下去，污染问题只会更加恶化。若要减缓排放量，中国势必要严重牺

牲其经济增长率，可是就其他所有政策目标而言，经济增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这

一来，到了 2049 年，“中国的成功”将会是全世界都能“闻到、尝到，且因此窒息的”。

六、中国的增长策略将带来重大污染

若要保住执政权位，中国领导人晓得它需要快速增长。如果我们把目前的僵局往前

推估三十年，前景堪忧。自从 1980 年代以来，中国在长江沿岸兴建一万座石化工厂，在

黄河沿岸也兴建了四千座石化工厂。54 由于这些工厂的存在，以及中国选择发展重于环

保的政策，中国四成的河川已严重污染，而且两成的河川其水质已经毒到不能碰触，喝

就更不用说了。55 中国至少百分之五十五的地面水——中国的地面水原本就不多——是

不能喝的。事实上，中国工厂把废水直接排入河川，每年造成约六万人早死。56 当然，

由于国家控制住信息，加上新闻审查铺天盖地，许多中国人甚至还不知道他们的饮用水

可能害他们丢了性命。57

中国的邻国已经感受到它不负责任、一味追求发展所造成的溢出效应。由于中国的

水污染，中国极大比例的渔业已转向东海、南海和太平洋等主权有争端的海域。58 光是

2011 年，韩国海巡局就驱退非法进入韩国水域作业的四百七十艘中国渔船。59 中国和越

南、菲律宾、日本之间也经常发生类似的纠纷。这些争端极有可能导致武装冲突。

中国的邻国也有理由担心中国一窝蜂抢建水坝。中国计划在 2020 年之前将水力发电

量扩增为三倍，这将使得中国许多河川化为细流。由于中国不承认共有水权，也不与邻

国分享其水源运用的信息，中国的邻国若不接受他们的水资源耗尽，就得和中国抗争，

这一来恐怕会非常危险，会造成局势动荡。60

中国如何管理它的水资源，不仅将会影响亚洲，也会影响全世界。科学家预测，到

了 2050 年，全世界人口将增加到超过九十亿人，而全球将近七成人口将住在城镇地区。

对于废弃物和水的管理将会产生严重后果。61 听起来这像是纯粹的中国内政事务，其实

不然。当中国成为美国三倍强的时候，这会是全球关切的问题。今天，有许多人呼吁中

国境内应推行更大的环境保护运动。但是，它还未出现。

七、癌症村

中国空气和水源的污染所造成的人命代价，在工厂附近出现的癌症村是血淋淋的见

证。这些工厂把废弃物、有毒化学品和其他有问题的物质倒进河川，戕害野生动物，污

染水质，造成畸形婴儿，甚至毒死人。大部分是因为农村的标准非常不幸地落后于工业

化国家的标准——中国只有百分之四十的法规跟得上国际标准 62——中国在短短几十年

内所产生的癌症集中地已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63

伤害不仅只限于中国沿河农村，癌症现在是北京老百姓首要死亡原因。64 中国人罹

癌率仍低于美国，但是中国若持续目前的路，这个排名不会持续太久。

中国一再提出，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也出现过污染问题。但至少有两件事使中国

与众不同。第一，中国的工业革命规模非常大，因此实际与潜在的伤害都空前无比。中

国很快就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它对石化燃料、有毒化学品和其他污染物的需求也将

奇大无比。

第二，中国缺乏强大的民间团体来代表中国快速发展所造成的致癌物及其他毒素影

响的人民。有个妇人住在癌症村，丈夫和儿子都被癌症夺走性命。她说：“我所要的只是

呼吸新鲜空气、喝干净的水、种无污染的土地……但是我猜想这是奢望。”65 谢罗德·布朗

参议员说：“那里没有享有言论自由的媒体能够揭露问题”，甚至真相曝露后，“也没有自

由的民间团体推动长期的改革”。66

随着中国的国际贸易增长，它的耕作及食品加工作法也在国际上产生极大负面影响。

中国更可恶的作法包括使用危险或已禁用的杀虫剂增加作物产量，以不安全的抗生素和

荷尔蒙促进家禽和鱼类生长，以及利用非法的防腐剂美化半加工品的卖

相。67 这些作法

已导致东亚、欧盟、日本和美国到处禁止中国食品输入。68

八、诚信崩坏，诡诈当道

谈到贸易和经济增长，美国输给中国，原因很简单：中国耍诈。它偷窃技术、暗助

中国垄断，并且不公平地保护其国有企业不受外国竞争。数十年来，它打破现代国家处

理跨国贸易以及对待国内外资的规则。中国照自己的游戏规则玩。当它力量愈大时，更

多国家将被迫也照它的规则玩。

中国增长策略之所以能成功仰赖一个核心元素，就是经常以不法手段获得外国科技。

中国有许多仿冒品工厂，员工动辄一万至一万五千人。69 中国的国家工业政策目标造成

鼓励窃取知识产权的效应，相当多的中国企业和政府单位都这么做。70 剽窃知识产权在

中国的猖獗程度骇人听闻，有家软件公司在中国才卖出一套程序，竟接到三千万个更新

要求。

中国黑客是剽窃的翘楚，他们经常入侵外国公司的计算机系统，把它们的智能结晶

转交中国业者，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智慧财产掠夺者。71 中国人因此在技术阶梯上

节节攀高。72 如此肆无忌惮的剽窃知识产权，光是美国每年营业损失就高达一千零七十

亿美元，73 就业机会减少两百一十万个。74 未来，中国的经济更大，它的同盟分布愈广，

就更难鼓励创新发明家进行投资研发，因为它的价值很容易就被无所不在的海盗给打垮。

除了强迫技术转移，中国还偏袒国有企业。75 它们掌控无数的经济部

门，在下列七

大重要策略工业更是主要角色：国防、发电、石油和天然气、电信、煤矿、航空及航运。

76

中国领导人可以从庞大的外汇储备中拨款补助国企，下令指挥，因此锁定外国市场

稀松平常。从 1985 年至 2005 年，中国投入三千亿美元以支持国内大型国有企业。77 这

些国企能得到廉价资金，这是它们的国际竞争对手休想企及的优势，78 而它们也愈加积

极增加对外投资。它们四处攻城略地扩大市场，开发天然资源，创造更先进的技术。79

中国最善于创造不对称优势，提高进入市场的门坎。80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认定，

中国的外资法是世界前二十大经济体中限制最严的。81 中国的反托拉斯政策就是最明显

的例子。中国在 2007 年制订反垄断法，但是中国国企免受本法规范。82 这套法令主要针

对试图并购中国本土企业的外资公司。83　再者，中国在反垄断法规定的“调查”过程采用许

多有问题的手段，例如警告公司不得聘请律师，对公司施压，迫使他们承认反竞争行为，

违反了反垄断法。

中国政府用来阻挠公司进入市场的另一工具是新颁订的“自贸区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办

法”。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作法不同，中国法令加上“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定”作为审查

项目，可用来阻挡外资进入市场。84 外国公司在中国面临的困难不胜枚举，如明目张胆

的禁止、外国所有权上限、雇用人数限制、一再重复要求检验以及政府审批许可时间拖

得很久等等。85 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北京把外资公司冻结在中国国门之外，

而自己却继续与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一样享受最惠国待遇。

九、中国将日益破坏联合国及世界贸易组织

联合国一点也不完美，但本质上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会籍最普及的政治组织。它也

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论坛，任何国家都能来向其他全体国家提案讨论，让各国就卫生、劳

动、电信、金融、安全和贸易等议题协商合作。这个合作网络支持我们的国际政治秩序，

但是联合国多国参与这个主要优点，在中国主导的世界可能存活不下去。

2001 年，中国偕同几个亚洲国家成立一个希望能制衡北约组织的国际组织——上海

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上海合作组织成员有中国、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86 与北约组织一样，上海合

作组织也签署公约，选派常务秘书长，依据议题在区域首府设置中心，并且每年定期召

开首脑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有些方面甚至超越北约组织，不仅讨论安全合作，还有贸易、

金融及法律事务合作。

上海合作组织和北约组织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成员国的性质不同。北约组织是二十八

个民主国家的同盟。上海合作组织本质上是专制国家的组合。虽然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

员——例如，民主的印度——有朝一日或许可正式成为成员国，把民主价值带进上海合

作组织，但是由中国主导的另一种未来似乎比较可能出现，因为中国将是经济与军事皆

首屈一指的世界大国。

北京已在上海合作组织中扩大它的角色，比如掏钱帮助其他成员国。中国透过上海

合作组织的商业理事会（Business Council）和开发基金（Development Fund）提供数

十亿美元的贷款融资给其他成员国。87 上海合作组织也成立一个国际银行协会

（International Bank Association），及一个学界顾问论坛，可检讨教育、卫生、文化、

司法及立法的议题。中国外交部形容上海合作组织是“北京‘新安全观念’成功的典范”。88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定期举行一系列联合军事演习，中国的官方传媒经常予以大篇幅报

导。

到 2050 年，如果印度从观察员升格为正式成员，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里将有世界最

大的三个经济体。它的成员将握有破坏任何全球体系的经济影响力，它只要拒不参加或

不遵守其决定就行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支持的联合国就像没有美

国的国际联盟一样，因为中国及其上海合作组织盟国占世界 GDP 的比重极大。某些专家

甚至建议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一个贸易体系，并只用其成员国的货币交易。89

和联合国一样，世界贸易组织也有地位不如从前之虞。原本是制订规则以推动自由

贸易和开放市场的机构，现在却陷入新兴市场的泥淖里。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有

许多承诺，现在都刻意拖延兑现，而且迟迟不加强市场开放，从而伤害

了世界贸易组织。

尽管耍这些手段，中国仍然在贸易谈判中要求发达国家给予更多让步。

再过几十年，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将不再具有最大经济体的优势，而这是他们推动

标准及自由贸易原则的凭据。除非西方国家赶快说服中国接受这些原则，权力一转移恐

怕就会造成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大倒退，这将伤害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促进多边贸易的

类似努力成果。

如果中国成功地削弱了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这将吻合它先将旧世界秩序“去正当

化”，再建立新世界秩序的目标。中国战国时代的故事显示，挑战者往往先指控旧霸主不

尊重王室。它要呼吁其他国家舍弃旧霸主，支持挑战者，因为霸主不尊重王室，已失去

号令天下的正当性。这不是一个一时三刻可以完成的工程。今天，崛起的挑战者必须先

瓦解霸主全球权威的正当性，才能成功。这表示中国必须先去除西方所建立的机构，如

联合国及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当性。透过宣传当前的世界秩序已经逐渐崩坏的印象，挑战

者才能扭转制度，以吻合它的修正主义模式。90

十、中国将为牟利扩散武器

多年来，中国出售导弹技术给流氓国家，这些流氓国家则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侵略邻国，武装恐怖分子，压榨本国人民。中国的顾客包括伊朗、利比亚和叙利亚。“导

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是国际间为防止这类国家

取得与导弹有关之出口，而成立的出口管控协定。

1998 年，美国准备向中国提出一笔秘密交易，我原以为中国会乐意之至。（当时我

和其他同事都很天真。）以有效管控导弹出口为交换条件，美国将“与中国扩大商业及科

学的太空合作”，发布“全面暂停天安门广场事件禁运的总统令，涵盖未来所有的商用卫星

之发射”，91 并且增加可由中国火箭代为发射的美国卫星之数量。92

美国的提议很聪明，给了红枣，但也暗藏机锋。由盖里·萨默尔（Gary Samore）执

笔的一份国安会备忘录外泄出来，当中提到，藉由成为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成员，中

国可以取得“政治声望，有能力影响未来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决定，具体获得保障日

后不会受到美国的导弹制裁，以及（身为成员）可加速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所管控的

美国军品输往中国之审批”。至于棍棒方面，同一份备忘录提到，美国将“向中方表明，若

是导弹议题上没有进展，我们将不会增加发射配额，甚至危及到既有的（人造卫星发射）

配额”。93

中国对这项提案的反应，明白透露它的优先目标和意向：它谢绝美国的提议。中国

对技术合作和政治声望没有兴趣，它只在乎出口武器给流氓国家。

中国的回应也让我们看清楚中国带头的世界会是什么模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休想

要迟缓扩散，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将会加速它们的扩散。孤立流氓国家的大梦也可以醒了，

中国将增强它们的力量。中国也不会与美国及其盟国合作，它一有机会就会破坏与削弱

他们，尤其是涉及到中国自身国家安全时。

即使中国加入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也有理由怀疑它是否会遵守规定。杰西·赫尔

姆斯（Jesse Helms）参议员对中国在武器上的口是心非提出一份严正报告，指出："过

去二十年，中国就不扩散做出十五次正式承诺：七次有关核技术扩散、六次有关导弹技

术之转移，以及 1997 年中国加入生物武器公约时的两次承诺。"赫尔姆斯的助理制作一

份图表，列举中国违背承诺、损害到美国国家利益的历次时间。这些违犯事项包括出售

核武器零组件给巴基斯坦和伊朗，以及将弹道导弹移转给巴基斯坦、伊拉克、叙利亚、

伊朗、利比亚和北朝鲜。94

2003 年 11 月，中国与相当广大的武器扩散网有牵扯的铁证浮出台面。利比亚政府

交给西方官员一大堆文件，其中有详尽的中文使用手册，载明如何以传统炸药包上的可

裂变材料，制作一颗一千磅、可制造核爆炸的炸弹。媒体报导声称，这些文件显示，在

初步提供设计信息给巴基斯坦和利比亚之后，一连多年，中国核武器专家仍与巴基斯坦

核科学家密切合作。95

为什么北京不停止将其武器和导弹出口给流氓国家呢？助理国务卿宝拉·狄舒特在

2006 年说，这反映中国政府若不是"没有能力"对付扩散，就是它根本"不愿"做。96 后者显

然比较正确。中国的目标有一部分即是把武器扩散到专制、且经常反西方的政府，以减

低美国这类大国的影响力。

小结

中国迄今并未就它企望的世界秩序提出宣言，但过去十年，两任国家主席都暗示过

中国的意图。2005 年 9 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大会发表重要讲话，题目是《努

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97 他揭橥“和谐世界”的概念，98 提到“让我们携

手建设和平共荣的和谐世界”。99 八年之后，继任的习近平在他的演讲中只用五个字提供

世界未来的线索——“发展最重要”，后来又说：“我们必须持续巩固物质与文化基础以实

现中国梦”。（注 100）习近平定下根据中国价值和谐化世界的目标。

不摆在正确的前后脉络里，胡锦涛和习近平的话看来都没有害处。但是，本书第三

章已经说明，中国的“和谐”概念摆在地缘政治里指的是单极称霸，本书第二章也已经说明，

“中国梦”是中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经济、军事和文化皆独霸。

总结来讲，如果中国梦在 2049 年成为事实，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将滋养专制政府；

许多网站将充斥改写的历史，以污蔑西方、颂扬中国为能事；更多国家空气污染恶化，

因为发展中国家将采取中国“先增长、后环保”的模式，罔顾食品安全和环境标准。环境恶

化扩大下，物种将消失，海洋水面将上升，癌症也将会扩散。某些国际组织将不再如今

天这般有效率地介入，因为它们将被边缘化。中国国有垄断企业和中国控制的经济同盟

将主宰全球市场，而北京恐怕也将控制一个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同盟，它可以在军事研究、

部队员额和武器系统上都比美国投入更多经费。

这不是一个值得盼望的未来。可是实际上，中国的长期战略实践的结果就是朝向这

样的世界。偏偏许多人还浑然不觉。向中国施压、要它改变，已经越来越不可行。不幸

的是，尽管少数人开始大梦初醒，可是我们的筹码已经减少。我们所看到的在二十一世

纪中叶一个没有改革的中国称霸会带来许多这些潜在“梦魇”，都还没有考虑未来军事力量

的均势。战国时期的故事中，威胁旧霸主的新兴大国要到故事末尾才着手建军、扩充武

备。中国若是持续以史为鉴，就不会贸然扩充军备。在少数杀手锏计划之外进一步扩充，

或是真正在全球发动挑战美国军力，短期内都不可能。过早建设蓝海海军、建立海外基

地、部署强大的空军都是问鼎的动作。这是前苏联犯的致命错误。即使北京的出租车司

机也晓得这个故事。

第十章 警钟响起

“百闻不如一见。”——中国谚语

从《地心引力》谈起

2013 年有一部电影《地心引力》（Gravity），电影一开头桑德拉·布洛克（Sandra Bullock）和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所饰演的宇航员收到休士顿任务控制中心传来的噩讯。俄国人朝他们报废的卫星发射导弹，爆炸产生的碎片正朝着美国进行舱外活动的宇航员袭来。原本是修复哈勃太空望远镜的例行任务，现在变成为九死一生的挣扎。最后的结局，布洛克所扮演的女主角在人员已撤离的中国太空站找到一艘小太空船，平安返回地球。

后来有人批评片中有太多不实之处。评论说，由于表面张力，影片中布拉克的眼泪不会飘离她的脸。她从哈勃太空望远镜前往中国太空站，中间在国际太空站小停，这段旅程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三套系统分别位于不同的轨道。而且事实上，布洛克应该穿戴成人尿片，不是机能内衣——这一点最多人评论。

但是这部电影还有其他方面值得思考。它们和剧情效果关系不大，却与百年马拉松颇有关联。

第一，女主角绝对不会被允许进入，更不用说操作，中国的太空站。中国工程师设计他们的系统时，就刻意打造成不能与美国太空站接合。[1] 他们不要美中在太空合作。

第二，俄国人从来不曾如同这部电影所述，朝自己的卫星发射导弹。而中国人 2007 年倒真的摧毁了自家的一颗卫星。中国利用陆基反卫星武器，将一颗已

失去作用的气象

卫星炸出太空轨道（有朝一日，他们可以拿它来对付美国的卫星）。根据五角大楼的报

告，中国的试射“引起许多国家关切，产生的碎片可使所有太空国家的资产陷入险境，并

且对人类太空飞行构成危险”。2 美国情报官员事先毫无警讯，不知道中方要发射导弹，

事实上美方也不断得到中方保证，宣称中国政府没有反卫星计划。中国现在不顾后果创

造了太空史上迄今最大、最危险的太空废弃物。可是电影中的罪魁祸首却是俄国人。

剧中胡乱指鹿为马的实际效果是，中国人在《地心引力》这部电影中是英雄，而俄

国人像是恶棍。《地心引力》的编剧努力扭曲太空史。可是，我们也不必那么惊讶：中

国广大的人口是美国电影最大的潜在市场——好莱坞制片业的赚钱对象，中国人当然在

电影里必须是正派角色。否则该电影在中国肯定禁播。3

由于短视或是自私自利，西方精英和舆论塑造者再次为中国擦脂抹粉，为观众提供

光明的角度来看中国。当然，这正中中国人的下怀。

天秤已经倾斜？

中国在 2007 年摧毁自己一颗气象卫星，是一连串警讯的第一枪——刻意挑衅和敌意

似乎意在测试美国及盟国的决心，以及国际规范能接受的范围——可是世界各国大多忽

视、漠视或替它说情开脱。自从 2007 年以来，各种事件层出不穷且日益嚣张。因此，东

亚局势紧张升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点。

紧跟着反卫星测试之后，中国对美国及新上任的总统奥巴马的口气有了

显著改变。

2009 年 12 月，奥巴马总统亲赴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全球一百九十二个国家在此集会，

研讨全球应付气候变迁的新政策。这次峰会显示中国官员公开的论调出现显著变化。他

们展现出不必要的不礼貌，数度打断西方外交官的发言，对讨论没有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4 温家宝总理已经冷落其他政府首长，拒绝出席大多数的谈判。中国让观察家大为意外，

竟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另行订立协定，把原本盼望的承诺封杀，使之无法列入气候变迁

协定草案，等于朝大会目标开了一枪。5 根据一位美国政府高阶官员的说法，中国在大会

闭幕前刻意安排一项会议，不邀奥巴马总统出席，以便封杀美国的倡议。奥巴马总统和

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闻讯，做了不速之客，径自闯入会场。6

台湾长久以来即是美国和中国争执的重心之一，但是 2010 年 1 月中国突然十分强硬

地抗议行之多年的对台军售——奥巴马政府批准六十四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引起对

美台关系的全面重新检讨，使未来军售产生疑云。中国认为这项军售案“明显干预中国内

政”，可谓是比北京过去的作法更强硬的反应。接下来，中国暂时停止和美国的军事互动，

也对销售物资给台湾的几家美国公司实施制裁。7 美国政府对此低头，决定压下出售先进

的 F-16 战斗机给台湾的计划，此举招致国会议员的批评，议员指控政府是软脚虾，顶不

住中方压力。8 后来，奥巴马政府又扩大美中之间的军事交流。9

中国之所以态度转为强硬，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势”已决定性地转为对中国有利，而美国的相对衰落却快得超乎他们原先预期。中国会有这种认知，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国使用比较全面的尺度来衡量综合国力。[10]2008 年和 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源自华尔街，北京认为这是一个先兆。中国评论员认为美国的经济将会复苏，但绝不会与原来一样。在未来，全球经济领导权势必更加分散，减少对美元的依附。[11]中国等到“势”转为有利时，才在国外有强硬表现，这也反映中国遵守欲速则不达的战略，即使必须等上几十年也行。

2010 年出现中国重新评估的迹象。中共中央委员会一名外交事务专家向中国领导人提出四页的秘密报告。这份简报旨在回答“我国未来十年面对的最重要外交政策挑战是什么？”这个问题。根据美国政府取得的笔记，这位专家的回答是“如何管理美国衰落”。他提到几个战术可用来达成此一目标。如果正确的话，他的报告暗示中国可望在十年内经济超越美国。

认定美国衰落的另一个证据，在 2012 年出现：2011 年美国国防大学出版一本权威专书《权力的吊诡：在弱势时代的中美战略节制》（The Paradox of Power: 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straint in an Age of Vulnerability）；作者为龚培德（David C Gompert）和菲利普·桑德斯（Phillip C . Saunders）。这份美国政府的研究声称，军事平衡已偏向中

国。中方的反应很有意思。中方翻译并发行这本书，向外国访客表示，他们不会接受政

策节制的提议，但是钦佩这本书坦白承认美国军力相对衰退，而中国在核力量、网络攻

击和太空武器上实力增长。12 中国官员告诉我，它的结论泄露天机。他们说，这本书显

示美国政府已认知到中国在改变区域军事平衡上的成功，因而对中国的利益有利。许多

中国政治和军事人物其实很讶异，美国竟然评估中国已经变得这么强。根据我 2012 年和

2013 年在北京听到的评论，我的结论是这份研究无意间提供证据给中国军官，他们原本

已在辩论时机是否已经成熟，可以利用军事均势对中倾斜的有利条件。

我听说，中国政府和军方许多人不相信这本书的主张——“美国没有胃口想要挫折中

国崛起，以盟国和军力包围它，或启动中美冷战”。13 他们认为这种话怎么能相信，它倒

像是刻意要诱骗中国大意轻敌。可是他们很欣赏两位作者评估军事均势已倾向中国。他

们也很困惑，为什么美国政府自曝其短，发布美国衰退的证据，究竟是什么使得美国对“势”

做出悲观的评估。我认为两位作者的说法只代表他们个人主张，他们不肯采信。

在几次会议中，我表示这本书只是两位作者个人的建言，不是美国政府官方政策的

声明，却招致中国军官和学者的讪笑。他们笑说，他们知道其中一位作者是奥巴马总统

国安会中国事务重要幕僚麦艾文（Evan Medeiros）的好朋友，两人经常联名发表文章。

在中国眼里，另一位作者也非同小可：他曾经是美国全国情报总监丹尼

斯·布莱尔（Dennis

Blair）的副手；而布莱尔曾任美军太平洋总部总司令。中方深信这是一个消息，代表权

力天秤已向中国倾斜，“势”已经在变化。他们同意书中一个论点——在中国增进其核报复

能力之后，美国升高核战以吓阻中国进攻台湾的威胁“已经轻微、也将降低”。14 但是他们

还是不解，美国为什么要公布如此负面的发现。

我们可以理解，美国和中国对如何解读权力天秤会有不同看法。毕竟两国是在不同

的战略环境中运作，面对的威胁并不相同；因此他们在评估国力时不可能强调相同的因

素。15 五角大楼净评估室主任安德鲁·马歇尔 1982 年撰文谈到美苏两国对超强之间战略

平衡的评估不同时，他说：

正确评估的战略平衡必须建立在一个重要项目之上，即我们对苏联人自己评估的战

略平衡的最佳概算。但这不能只是美国式的标准估算然后再假设上略做调整而已……相

反的，它应该是尽可能地以苏联式的规划去规划，再来退行评估，采用他们认为最有可

能发生的剧本，以及他们衡量结果的判准和方法……苏式评估很可能对剧本和目标有不

同的假设，重点放在不同变量上……进行不同的估算、采用不同的效率尺标，并且或许

采用不同的评估过程和方法。结果是苏式评估可能和美式评估大不相同。16

其次，除了大半出自主观解读得到结论之外，不同国家在权力天秤关系中的相对地

位，可能只有在事后这些国家回头评估时才能完全理解。英国大政治家博林布鲁克勋爵

（Lord Bolingbroke）曾经说过：

权力天秤转变的确切点……靠一般观察是感受不到的……位于天秤上升的一方不会

立刻感觉到他们的实力，也不会有成功经验在日后给予他们的那份信心。那些对权力天

秤变化念兹在兹的人，经常会从同样的偏见做出误判。他们继续害怕一个已经伤害不了

他们的大国，或是继续低估一个已经跃升的强权。17

某些美国学者果真反映了权力天秤评估的主观性，他们否认均势已经倾斜或是在未

来可能向中国倾斜的说法。塔夫茨大学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在 2011 年主

张："美国并未衰退；事实上比起 1991 年，它现在更富裕、更创新，军力更强过中国。"18

他说："中国正在崛起，但还未赶上。"19 当然，这两种考量都关系到中美双方对本身以及

对对方实力的评估。20

而且，由于不同的国家对权力天秤有不同的评估，北京可能开始认为它早在美国承

认之前就已经大幅领先了。在马拉松竞赛的最后几十年里，这可能造成相互的错误认知，

很可能就导致战争。21

中国与邻国的紧张关系

眼看着马拉松胜利在望，中国人现在觉得比起以前更有资本耀武扬威，虽然同时也

对他们的宏图大计保持节制。他们在国境四周还有更紧迫的当务之急。中国周围海域已

经出现紧张局势，南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有领土纠纷，东与日本也不平静。

自从 2010 年以来，中国翻出尘封几百年的地图，想证明中国与东海、南海一些岛礁

有历史渊源，因而提出领土主张。南海成为“热点”，2010 年 5 月与美国的首脑会议上，

中国坚持对南沙群岛的权利主张，把富含能源和渔业资源的数万平方英里海洋纳入其专

属经济区，并把领海推进到靠近越南和菲律宾海岸地区。22

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表示美国愿意调停中国及其南方邻国之间的争端，这惹来中国

愤怒反应。接下来几个月，中方不时骚扰越南和菲律宾船只。23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

（Benigno S．Aquino III）把局势比拟为 1983 年捷克面临的危机：“什么时候你该说：‘够

了就是够了’？世界必须说话了。大家必然记得，捷克割让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

是想要平息希特勒以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24　　中国反驳阿基诺的说法“暴露业余政客本

色”。25

但是，中日之间的紧张程度最高。某些中国作家认为日本人是“杂种民族”，是美国在

亚洲的代理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残暴占领中国留下的仇恨，迄今犹未缓解。在

东海，由日本群岛往西延伸的一系列岛礁成为小冲突的场所，很有可能演化为全面海战。

2010 年 9 月 7 日，中国一艘渔船在钓鱼岛 / 尖阁群岛这个主权有争议的海域，和日

本巡逻船发生冲撞。中国船长和船员被日本海上保安厅扣押，不顾中国政府强力反对，

带回日本。26 中方阻挡一些稀土出口到日本以示不满，并且以涉嫌擅闯中国军事禁区之

罪名，逮捕四名日本侨民。27

两年后，我很惊讶听到六艘中国海监部队船只分为两队冲过日本拦阻闯进钓鱼岛海

域。28 在此之前，中方宣称其领海包括此一地区。29 我之所以惊讶是因为自此之后一连好

几个月，中国海监船增加在钓鱼岛 / 尖阁群岛附近的巡逻，有时候中国渔船在本地区作

业长达数星期，而且经常靠近到离钓鱼岛 / 尖阁群岛十四英里以内。30 同时，当日本政

府将钓鱼岛 / 尖阁群岛地区几个私人所有的岛礁买下之后，中国各地爆发反日抗议。31

数千名抗议者包围北京日本大使馆，其余团体则在数十个中国城市抗议示威。32 中国政

府鼓励示威，广播称，"日本已侵犯中国权利，表达你的观点是很自然的事。"33

2013 年 11 月 23 日，中国国防部宣布在东海设置防空识别区，逼使我们必须有所行

动。固然日本、美国等国家过去都曾经宣布他们的防空识别区，中国不寻常的严格要求

却很突兀，因为它要求进入识别区的飞机不仅要表明身分，提供飞行计划，还要与中国

的防空识别区管理单位保持无线电联络。34 北京宣布后不久，我很高兴美国国防部长查

克·海格（Chuck Hagel）批准两架 B-52 飞越防空识别区，以示美国不承认北京的要求。

我向他建言，中方不会有反应的。

针对日本的抗议，中国外交部声明："日方无权做不负责任的评论，以及对中国恶意

指控。我们呼吁日方停止伤害中国领土主权的所有行动。"35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 2014

年 1 月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引起争议，因为他把中日之间在东

海的争议，拿来

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英关系做比拟。大家都知道，尽管德英两国经济关系密切，

犹如今天的中日两国，可是却在 1914 年爆发战争。36

日本会如何回应中国在其西边水域日益上升的侵略性行为，将会是其马拉松战略的

重要试金石。至少在过去二十年，北京将战国列强削弱敌国之鹰派的作法，施用在日本

之上。中国在亚洲各地发动反日的妖魔化运动，包括针对日本国内民众宣传。它的宗旨

始终一致：日本的鹰派阴谋策划恢复日本在 1930 年代的军国主义，因此必须把他们揪出

来，不能让他们在政治上得势。

为了妖魔化日本，中国发出的消息是，它认为日本的财富，以及日本身为美国在亚

洲主要盟国的地位，是从二战不当得利的结果。伦敦政经学院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称这个现象是“有毒的、新形式的国家批准的反日民族主义”。37“儒家文明圈”的

国家应该接受中国天经地义的领导地位，不应该企图复活旧帝国，或与美国这样的外来

霸权结盟。382013 年 8 月，针对中日两国国民对彼此观感的一项调查，有助于我们了解

这些争议。39 这项调查由中国的《中国日报》和日本的智库《议论 NPO》共同进行，向

一千八百零五个日本人及一千五百四十个中国人调查他们对另一国家的观点。调查发现，

九成以上的中国受访者对日本没有好感，相较于一年前的调查结果（百分之六十二）出

奇的高。同样地，九成的日本受访者对中国没有好感，而一年前只有百分之八十四点三。

这是过去九年来每年调查敌意最高的一次。被问到为什么整体中日敌意如此显著上升时，

许多受访者表示，尖阁群岛／钓鱼岛争端是原因：百分之七十七点六的中方受访者和百

分之五三点二的日本受访者认为岛屿争端是他们相互仇视的主要原因。

其次一个最重要因素是历史恩怨：百分之六三点八的中方受访人认为“日本对于侵华

历史缺乏适切的道歉和忏悔”是他们对日本有负面观点的原因之一。或许最不祥的发现是，

有百分之五二点七的中国受访者和百分之三二点七的日本受访者认为，他们相信中日之

间将来还会爆发军事冲突。

中国对日本日益强硬，颇有可能对中国想赢得马拉松的长期战略有反效果——步步

为营、谋定而后动的中国领导人若还忌惮美国霸权的话，应该不太可能挑衅美国在东亚

最亲近的盟友。中国若是与日本开战，也可做为对抗美国的秘密斗争中的一场代理人战

争——中国若能打击日本，将进一步削弱已经衰落的霸主。

2013 年，有一部分是针对中国在东亚日益蛮横之反应，美国和日本同意扩大他们的

安全同盟，以便展现美国决心仍在本地区扮演主要角色。这项协定包括美国将派侦察机

前往日本，预料将会在钓鱼岛／尖阁群岛四周及整个系争岛礁地区海域巡逻。美国国务

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国防部长查克·海格亲自前往东京签署这项协定。固然美国

拒绝在争端中选边，海格重申奥巴马政府的保证：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的规定，日本

若遭到攻击，美国有义务协助日本自卫，而它将包括钓鱼岛／尖阁群岛。

日本领导人已公开讨论修订日本的和平主义宪法——禁止采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

只准维持自卫所需的低度兵力。通常日本人回避不谈它，但是现在却坦率谈论和中国的

战略竞争，以及中国在亚洲持续强硬的危险。中国对日本扩军的可能性，以及第一次世

界大战前英德海军军备竞赛情势再现的可能性，反应非常激烈。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对

日本建设军事力量并不是一直持负面观点。1970 年代中国鼓励日本将防卫费用从 GDP

的百分之一提升到百分之三。1978 年，邓小平告诉日本访问团，他“赞成日本自卫队强化”。

40 中国当时要拉拢一个新盟友对抗苏联。41 然而，十年之后，中国对“势”的评估变了，1988

年，邓小平的国家安全顾问宦乡强烈批评日本。42

中国对日本民主政治的稳定性有根深蒂固的怀疑。许多中国学者认为，今天日本许

多右派人士“想要修宪以恢复旧帝国制度”。中国分析家经常批评日本政客到靖国神社参

拜；靖国神社是日本神道庙殿，供奉 1867 年至 1951 年的日本阵亡英灵，其中包括二战

期间的日本战犯。这些分析家写说，日本政客以参拜做为“精神动员，以便在中国进一步

侵略扩张”。43 许多中国战略学者相信，日本军事力量增长必将成为“无法控制”。44

日本军国主义在未来可能复活，令中国忧虑。何新或许是中国最著名的极端民族主

义作家，也是李鹏总理的顾问。他在 1988 年预测，日本对资源掠夺性的需求，将会使它

企图“殖民”中国。他说：“自从十九世纪以来，日本从来不曾放弃它长期

以来的全球战略

目标……同时，就整体战略布局而书，日本将完全瓜分及孤立中国。”45

接下来，中国在 1995 年呼吁美国关闭琉球（冲绳）的美军基地，并且质疑在后冷战

的世界哪里还需要《美日安保条约》。46 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卢广业（Lu

Guangye，音译）甚至警告说：“北约集团和日美军事同盟已经成为助纣为虐的两只黑

手。”47

中共智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陆忠伟指出：“在亚洲外交史上，从来没有

过强大的中国和强大的日本并存的先例。”48 中国社会科学院高恒也认为，美国的占领并

没有消除日本的军国主义。他认为，甚至因为美国在占领期间希望利用日本对抗苏联、

北朝鲜和中国，“它维持日本的整个国家机器和战争机器（不过改了名字）。”49 中国学者

提到，日本“压制中国的领土政策，并且干预中国对南沙群岛和钓鱼岛的主权。”50 所谓的

“宫泽主义”（Miyazawa doctrine）即仿照“欧洲安全暨合作会议”（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在亚洲成立区域论坛、讨论亚洲安全议题，却被中国学者

批评是围堵中国的烟雾弹。《纽约时报》于 1993 年报导，中国一名官员透露，中国军方

要求在五年计划中增加国防预算，以便对付日本军事力量上升。51

中国最迫切的关切是日本与美国合作开发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更进一步的中国评

论亦强调日本取得核武和航空母舰的企图。52 另外，中国分析家声称日本已有“具备航空

母舰功能”的运输舰。53　即使在核武议题上，某些中国分析家预测，未来的日本会像印度

一样成为核国家。丁邦泉在中国军事科学院刊物《世界军事趋势》撰文说：“毫无疑问，

日本有能力制造核弹……日本有办法避开国际监督，就核武器进行秘密研究。”54

美国误判中国对台湾的立场

2009　年，我的同僚和我仍然犯错，以为中国人的想法和我们美国人一样。我们对于

中国对美国及其邻国的新侵略性有所误解，是因为它并不吻合我们既有的假设，也因为

我们的中国线民一再向我们担保，一系列似乎显示中国越来越强硬的情节，并不是任何

全盘计划的一部分。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毫不怀疑中国。毕竟，我对中国马拉松战略的

了解是，并没有真正的急迫性要它赶着抵达终点，至少不是眼前当下。中国种种越来越

强硬的行为似乎是随机出现的独立事件，美国为此辩论不休。中国的消息是，没有全盘

模式或战略把这些个别插曲连串起来。这个说法吻合早先的消息：即中国并没有大战略。

中国顶尖的美国事务专家王缉思就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如此说。55

我的同僚和我认为理所当然的是，中国会尽一切代价避免挑衅美国霸权，以及至少

还要花二十年工夫，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才足以慑服美国。这一切意味着，中国最不

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对其邻国和美国摆出侵略姿势，坏了大事。可是，在2014 年，美国政

府官员却告诉国会，中国已开始展现强硬的行为模式。为什么我们花这

么久才明白这一

点？

美国情报界和我没看到中国越来越强硬的迹象，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完全误判了

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表面立场放软的意义。自从 2000 年代胡锦涛上台开始，中国避免以武

力威胁台湾，改为重用更加软性、更加间接的方式来影响台湾政府，其中大半是经济手

段。56 中国以这种方法已经打进台湾的朝野政党、企业领袖、媒体和百姓。据说，胡锦

涛私底下向他的亲信顾问表示，“买下”台湾要比征服台湾来得容易、代价也较低。57 中国

和台湾在 2009 年签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定”（即 ECFA）将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

现在两岸之间每周有将近七百班飞机来往，而 2013 年到台湾的大陆游客达两百八十万人

次。甚且，北京采取直接行动笼络台湾企业精英，许多人变成强烈支持两岸和解。亲中

的台湾商人已买下台湾重要日报和电视台，因此使得北京可以影响传媒，也有其他人得

到中资挹注。58

一直要到 2013 年秋天到北京访问时，我才发觉我们错的多离谱，以及中国是如何迅

速动员，以便在他们认为的美国衰退当中争上风。北京的天气晴朗而冷冽，但是早晨的

交通和平常一样糟透了。在下了一星期的雨之后终于迎来好天气，上百万市民涌向城外。

我不想迟到，错过未来两天在国宾酒店（位于美国大使馆之西七英里）与五位中国将领

及六十位安全事务专家的会议。我提前一小时出发，选择经过天安门广场，经过政治局

的秘密会议中心。犯了大错！长安大街堵得动弹不得的车阵至少有一英里长。司机叹气，

我请他右转、沿着紫禁城的红墙走，然后左转取快捷方式往北走。

我翻阅笔记，准备即将要参加的以中国话进行的当前军事力量均衡的讨论。我的辩

论对手朱成虎将军是中国最著名的鹰派将领之一，他在 2005 年因为披露中国针对美国攻

击，可以实施核反击的剧本，而跃登全球新闻头条。59 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很合宜，就

是未来的核均势，以及武器控制的前景。另一位鹰派彭光谦少将，是中国经典教科书《战

略论》的作者：他将讨论如何评估权力天秤。中国的法学教授们将阐述北京对南海的权

利主张。

司机把我及时送到会场，我分发以中、英文写就的会议讲话稿，上面新盖官章，注

明“经国防部长办公室准予发布”。这篇讲话旨在挑激两天会议期间的反应，我在之前参加

三次中国军方会议时也用这套办法，即中国人所谓的“抛砖引玉”。这次会议是难得的机会

可以获悉中国对未来三十五年马拉松要如何进行的权威性观点。有位中国变节者曾经告

诉过我关于百年马拉松的一个故事：战国时期的胜利就像一场长期、分为多个阶段的围

棋赛。秦国历七代国王才赢得最后霸主地位。60 一场围棋通常约三百步，可分为布局、

中盘、收官三阶段。这个变节者说，2014 年的北京领导人认为他们仍处于中盘，这段期

间中国的 GDP 已超越美国，但综合国力仍不如美国。

我到北京开会是奉了华盛顿命令，任务是设法了解在对付中国想超越美国的马拉松

战略下，美国政府应做好什么准备。中国军中及政府研究机构的专家是如何设想马拉松

赛局？我在往后两天的许多对话都在探讨这些问题。

我错误地估计中国“韬光养晦”的策略将会持续到 2049 年。我过去认为，唯有到那时

候，中国才会自认有资格担当世界领袖，宝剑出鞘，亮出它全球治理的计划。我没有预

期到，随着美国衰退，权力天秤越来越倾斜时，会有一个阶段性渐进作法。因此我发觉

有个新剧本正在上演：即根据北京的估算，每当中美势力平衡出现对中国有利的倾斜时，

中国将变得更加坚定。

另一个我很慢才发现中国正在加速迈进的原因是，我误信中国的说法，认为它的大

战略固定，旨在诱使别人松懈大意。中国的学者和官方强调他们的目标是至少在二十年

内还保持战略上的耐心。许多美国学者从北京回国后告诉我，中国不认为在未来几十年

里权力天秤将向中国倾斜。中国积极鼓吹这个观点。从 2009 年中期起，中国共产党党校

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等智库即举办一系列内部会议，辩论美国相对衰落对中国会有什

么影响。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对这些会议的评论是：“比较温

和的声音——那些认为并没有权力大转移的人士……在这些辩论中明显并未居于守势。

换句话说，美国是否相对衰落、衰落程度多大这些问题（在这时候）并没有得到解答。”

他又说：“甚且，没有证据显示外交政策的核心决策团体在这一时期……

接受权力分配已

出现重大转移、或让中国有新机会推进其利益的说法。”[61]

但是某些中国领导人得出结论：中国在百年马拉松中已经进展超前。学者和情报官

员开始谈起中国起码超前十年，也有可能超越进度二十年。[62] 中国领导人如今在辩论是

否该做个战术改变，立即冲刺达阵，结束这场马拉松较劲。

不过，中国的行动还是十分谨慎——尽量不使霸主察觉到中国的战略目标。每一件

插曲都构成了中国外交政策上的得分；每一次中国侵略性的行为都产生巨大政治利益。

虽然美国和中国的许多邻国都抱怨，中国根本没有因其行为付出代价。

每一个插曲都是中国运用百年马拉松九大要素所得出的结果。我们在第二章已介绍

如下：

一、诱敌骄矜自大，以攻其不备。

二、收买敌方股肱之臣，以为己用。

三、动心忍性，欲速则不达。

四、不择手段，为战略目的不惜窃取敌人的概念和技术。

五、军事力量不是赢得长期竞争最重要的因素。

六、霸权将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其地位。

七、慎察“势”的变化。

八、建立比较标准，以衡量自身与其他可能挑战者的优劣条件。

九、戒慎恐惧，以免遭合围或愚弄。

前瞻未来，美国应该做好准备面对一个越来越强硬的中国。北京将会推动在今天看

来不务实、难以相信的外交要求——而其他国家将向中国的压力退让。中国可能不透过

军事征服追求它的利益，而是制造一种情势，让邻国觉得向中国让步是明智的，因为北

京越来越有能力从金钱上惩罚它们。例如，中国可能要求印度关闭达赖喇嘛在达兰色拉

（Dharamsala）的流亡政府。北京也可能施压——或强迫——印度、欧盟和美国停止以

财务援助西藏流亡人士——他们从 1959 年以来即提供这些支持。北京可能向华盛顿施

压，停止销售武器给台湾——这个问题长久以来让中国神经紧绷，而中国富国强兵之后

不会再容忍它。另一个长期让中国人愤恨不平的是，数十年来为富含天然资源的周遭地

区与邻国一直有领土纠纷。

中国也有可能能够迫使美国废除它和中国邻国签订的安全条约中与军事相关的条

款。自从 1990 年代以来，北京强硬谴责这些协定，以及美国依照协定提供的军事销售，

为它们贴上“冷战遗迹”的标签。[63] 中国一旦称霸，很可能就不只是谴责这些安排。当中国

国力和好勇斗狠心理与日俱增时，反对中国侵略性的声音，如安倍晋三、阿基诺等人，

势必越来越大声，也越来越危险。不幸的是，美国对此一挑战似乎没有什么感觉，甚至

更无心去对抗它。

第十一章 美国需师法战国思想

「釜底抽薪。」——《三十六计》

146

如果你是唯一一个知道比赛已经开始的人，你肯定很容易赢得竞赛。中国因此正走在即

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的路上，从而建立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可是结局未必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许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具威胁、战略也最高明的挑战者，但它并不是唯

一的挑战者。

不久前，美国才刚击败另一个具有称霸全球野心的大国所构成的威胁。美国以一系

列战略和战术，在两党支持下赢得冷战。类似的作法可以做为战略核心，来击败或者至

少抑制中国过大的野心。对策之一是让美国的决策者大方承认中国的成就，接纳中国的

智慧和战略，引为己用。虽然有些中国古代兵法的作用是以小搏大、以柔克刚，但中国

的战略文化的确有许多卓见可套用在更广泛的国际关系上。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不必只能

为德国人所用。本着相同精神，美国可以从战国时期汲取若干中国智慧，用来在中美交

锋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第一步、承认问题

北京领导人希望我们眼中的中国并不是真实的中国。美国的政治和意见领袖必须睁

大眼睛、仔细辨别中国所传送给他们的“消息”和事实真相之间的差异。孙子和孔子都认为

必须辨识外表与实际。即使作为最大的拥护者之一，孙子也提醒大家莫落入聪明对手的

骗局。孔子则主张“正名”最为重要，是正确战略的基础。简言之，要知道，敌人希望你相

信他的表象，因此不要相信那些表象。

相信中国的经济面临重重险阻，最后却发现中国的经济单单自 1997 年至 2007 年就

成长为三倍，岂不是傻子？1　相信北京一再的保证，声称它将支持自由贸易、会取缔窃盗

知识产权，也会停止操纵汇率，同样也愚不可及。相信中国领导人一再宣示中国要和美

国建立伙伴关系，却看不到北京政府批准及鼓励将美国妖魔化，蠢得可以。相信它承诺

会协助对付北韩和伊朗，事后才知道这两个政权都得到北京的支持，一样是不见黄河不

死心。

如果美国想在百年马拉松中竞争，它对中国的想法必须彻底改变。这代表必须承认

中国是竞争者、心存敌意。这代表要明白中国领导人是如何透过研究“势”、战国兵法，以

及推翻霸主的策略在思考。这也代表要认识中国政府如何将这些想法化为行动。美国政

府有一整套的政策和战略需要重新检视。

第二步、明确计算美国已经送出多少援助

每年美国纳税人缴的税金有一部分被用来协助中国崛起。这些援助大多十分低调，

没受到媒体及大众注意。而这是刻意如此的。

2005　年，某位国务院官员在国会作证时透露许多美国人前所不知的对

中援助方式。

他谈到美国政府派许多劳工部专家到中国协助提升中国人的生产力。他说到财政部及货

币监理局（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向中方提议协助它改进金融业务。

他提到联邦航空署（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协助中国飞机制造商的情况。他

也报告美国政府其他机构如何促进在中国的数百项科学研究计划。

听证会后，这位外交官把我拉到一边。他知道我在中美关系上的背景，以及我身为

国会幕僚人员的身分，他问我："你能让国会取消每年的听证报告吗？"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希望以后不再做听证报告。他说："说得愈多，外界愈清楚，国会愈是批评中国，就会想

要终止它。这样会使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倒退三十年。"

我们仍然没有搞清楚美国政府出资援助了中国多少项目。美国不仅出钱出力壮大自

己的头号对手，甚至没有记录自己出了多少钱来养虎为患。

要在马拉松中竞赛，国会应该立法规定所有部会机构每年报告他们援助中国的情况。

明订并公布这些计划至少会有三个好处。第一，对美中关系保持着更审慎、怀疑之态度

的美国人，将取得充分的信息，以对抗大力推动援助中国的多数学者、分析家和政府精

英。第二，认清美国援助中国的领域，可以让决策者更了解在哪方面有筹码可以左右北

京的行为。第三，美国人可以利用这份清单反驳中国教科书的指控（见本书第五章）。

它们声称自泰勒以降历任美国总统都想围堵及伤害中国。

第三步、精确评估竞争力

战国时期的许多故事都告诉我们，在择定战略之前要仔细衡量权力平衡。美国企业

有一条不变的法则：「能衡量，才有改进」。个中内涵言简意赅：除非知道你需在哪里

改进，否则无从改进。除非知道自己在哪方面落后，否则无法在竞赛中后来居上、领先

竞争者。每一年中方会针对他们与美国的竞争力关系进行年度分析。为什么美国不这么

做？

非营利组织“竞争力协会”（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成立于一九八六年，旨在

提升美国的全球经济竞争力。它集合了企业执行长、大学校长、全国劳工组织负责人和

著名研究机构于一堂。协会刊物详细预估，至少直到 2017 年，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将会

如何下降，而中国却保持第一位，因为北京在制造业及工业上都保持着大量的投资。2

美国政府应该就美国竞争力进行类似但更加严谨的衡量。白宫应该每年向国会提出

报告，包括美国与其主要竞争对手们的相对表现之趋势和预测。美国政府的许多部会，

包括情报机关，都必须参加进来。报告不必涵盖其他所有国家，只要针对前十名竞争者

做比较就行——就从中国先开始。

第四步、发展竞争策略

《战国策》经常描述领导人如何凭借“改革”以远超竞争者的速度来竞争。要诀在于保

持心智开放，承认策略需要改变而有所行动，然后执行新战术以获致渴望的结果。

肯特·休斯（Kent Hughes）是伍德罗·威尔逊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美国

及全球经济计划主任，也是竞争力协会前任执行长。他把中国科技崛起所构成的威胁，

拿来与 1957 年苏联发射伴侣号人造卫星（Sputnik）做比较。他提出，虽然苏联发射卫

星被视为是对美国科技及军事优势的挑战，它也刺激美国投资其科学及工业教育，以及

民间部门的创新。中国的崛起尚未刺激类似强烈的反应。休斯提出一系列维持竞争力的

政策建议。它们包括美国公共、私立部门合作以提升竞争力；财政及金融改革；技术创

新；建立终身学习文化 3；以及增加美国民间研发。4 纽约大学教授拉夫·葛莫利（Ralph

Gomory）曾任 IBM 副总裁，他也建议凭借推动“美国实质的制造业复兴”，来对付中国“政

府对土地、能源和科技的大量补贴，以及低成本或无成本的贷款”。5 中国委员会（China

Commission）的帕特里克·莫洛伊（Patrick Malloy）也阐述需要有新的国家竞争力战略，

因为“整体而言，美国经济的优势已经受到了长期的威胁，甚至我们的国家安全也岌岌可

危。”6

公共政策分析家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Atkinson）和史蒂芬·伊泽尔（Stephen

Ezell）则提出一个跨部会计划以加强美国竞争力，但是他们又担心由于两党都存私心、

有政治考虑，计划会受阻碍或遭到删除。他们向保守派提出警告：“右派几乎对美国全球

军力优势有任何相对衰退的迹象都十分敏感，却偏偏奇怪地忽视美国经

济地位的衰退将

对其整体安全、特别是国防军备产生的负面影响。”对于左派人士，艾金生和伊泽尔也警

告他们：“如果美国输了全球创新优势的竞赛，左派人士必须承认他们想促进社会正义的

使命也无法有效达成。”7

第五步、团结美国内部阵营

战国时代领导人试图保持盟国紧密结合，设法将同床异梦的同盟结合在共同目标下。

不团结很危险。美国政府之内及之外，有许多人主张改革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但是他们

派系林立，经常搞不清楚其实彼此同在一条船上。至少从 1995 年起，北京的中国学者就

常告诉我，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的美国人是多么地囿于政治歧异、从来不能合作。

要等待希望见到中国内部发生改变的美国人携手合作已经太晚了。美国国内应该成

立一个大同盟，以改变中国为共同使命，而且一相情愿以为美国可以协助中国改革的作

法也该改弦更张了。这代表支持达赖喇嘛的美国人，应该和主张拨款强化五角大楼海空

一体战计划的美国防务专家结盟。这代表人权团体应该与要求保护知识产权的美国企业

界合作。这代表主张修改“独生子女政策”的反堕胎团体，必须与国会成立的民主促进组织

建立共同目标。

第六步、建立反制联盟

中国扩张它对南中国海的权利主张、欺负菲律宾渔船、切断越南地震调查船缆线，

最近又在东中国海设置防空识别区，种种行为都是别有用心的。中国希

望能确保取得在

本地区的天然资源，也希望恐吓其邻国，它们才会因为恐惧而不敢团结起来抵抗其野心。

无论一个人懂不懂围棋，他都知道被一群敌人包围是危险的。中国天生就害怕其邻

国成立这样一个同盟。因此，美国正应该鼓励蒙古、南韩、日本和菲律宾等国家去结盟。

就算这样的同盟不会真正的成功，但仅仅是其可能的威胁性都足以暂缓、抑制北京的攻

击性。中国了解美国及其盟国过去如何围堵苏联。当美国增加援助，并且促进中国的邻

国合作时，当中国感到孤立、在本地区毫无友人时，中国的鹰派将会受到内部指责。

第七步、保护政治异议人士

冷战最前线的许多战士是苏联和东欧的异议人士，他们拒绝向肆无忌惮的新闻检查、

政治宣传、宗教迫害、经济奴役低头。他们的主帅是哈维尔、华勒沙，和索忍尼辛这类

人物。由于这些人的勇气、热情和原则，他们推翻了苏联和铁幕。但是他们并非孤军奋

斗。从杜鲁门至里根，历任总统皆支持他们的理想。当他们坐牢时，美国总统要求放人。

当他们需要资金时，美国人拨款。当他们自己国家查禁而需要言论自由的论坛时，美国

人的印刷媒体、广播电台透过自由欧洲电台把他们的奋战和信念传播到家家户户。

今天的中国已增强对西藏佛教徒和维吾尔族穆斯林的迫害。在西藏，政府实施宵禁、

逮捕抗议者、杀害无辜百姓，达赖喇嘛最近评说，中共把这个地区转变成“人间地狱”。8

在新疆，互联网和电话经常被切断。由于国家推动移民，新疆和西藏的汉族人口大增。9

中国也迫害基督徒。外国人在中国要先出示护照才能参加教会做礼拜，是常有的事。

为什么？因为中国是由无神论的共产党当家执政。北京政府希望中国人民不跟非经国家

核准的教会有往来。许多专家估计中国有六千万至一亿基督徒，而且人数还在逐步上升。

10“对华援助协会”（China Aid）创办人兼会长傅希秋想倡导中国人民保卫他们的信仰和自

由。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促进法律改革、赞助中国「家庭教会」、援助被捕坐牢的基督

徒。他凸显政策的残暴，并且支持在中国的其他人权运动分子。最近，傅希秋因为协助

盲人律师陈光诚在中国逃出软禁、平安抵达美国而名噪一时。11

杨建利是经历 1989 年六四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中国异议人士，他在过去二十五年奔

走努力、要求中国政府建立问责制度。他成立“公民力量”（Initiatives for China），一个

要把中国国内支持民主的团体与全世界人权团体串联起来的组织。12 由于他的工作，他

被中国政府抓去坐了五年牢，经过美国国会两院无异议一致决议，联合国也通过决议案，

复经非营利组织奔走，他才恢复自由。他能够获释，证明外界声援异议人士会起很大作

用。我们不妨想象一下，美国政府若是像援救杨建利出狱一样，积极去支持中国其他许

多异议人士，他们将能发挥更大的效用。

国会众议员南西·裴洛西努力不懈地支持达赖喇嘛，小布什总统也支持傅希秋在中国

争取宗教自由的努力。很遗憾的是，傅希秋说，他向奥巴马总统求助，

奥巴马却置之不

理。13 奥巴马总统没有把中国的人权表现和北京关切的事项，如贸易关系，绑在一起。

奥巴马政府甚至没把人权议题列入"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是奥巴马和胡锦涛 2009 年 4 月

宣布建立的机制。

美国政府不应该暗中破坏那些在对抗百年马拉松时可能最有力的盟友之努力。

第八步、坚决面对反美的竞争行为

中国不只是针对美国发动网络间谍攻势的源头，它还是首要源头。根据某些估计，

针对美国的网络间谍行为有九成以上源自中国。14 中国黑客定期侵入美国企业和政府单

位。受害人包括谷歌、博思艾伦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AT&T、美国总商会、

Visa、Mastercard 以及国防部、国务院、国土安全部和能源部。数十年来，只要是中国

自己无法发明的技术、无法创造的知识产权，它就靠黑客去偷窃。美国知识产权窃取调

查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Theft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由前任国家情

报总监丹尼斯·布莱尔和前任驻北京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领导。它提出的报告指

出，美国知识产权被偷使美国每年经济损失超过三千亿美元。15

维吉尼亚州国会众议员法兰克·伍尔夫（Frank Wolf）长年致力于保护美国技术资产

不受中国窃取，也努力促进中国的人权。体认到中国如何占美国开放及乐于分享信息的

便宜，他协助为这类资产建立少许低度的防护规定。伍尔夫在 2011 年

联邦预算法中附加

一项条款，禁止太空总署和白宫科技政策室在当年与中国进行任何共同的科学活动。16

然而，在设法阻止中国窃取美国的技术知识的工作上，伍尔夫却是孤军奋斗。自从

2011 年以后，他就没有办法促进通过类似的立法。由于“伍尔夫条款”成功地阻绝中国记

者参访美国航天飞机「奋进号」（Endeavour）的发射，以及伍尔夫参加汤姆·蓝托斯人

权委员会（Tom Lantos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的活动，关切中国的人权问题，

他本人竟然成为中国网络攻击的受害人。17

像伍尔夫这样强烈关切关键技术、军事机密和知识产权遭窃，对美国来说是至关重

要的。但是他宣布 2014 年将从国会退休。如果美国还希望在百年马拉松中和中国竞争，

它需要恢复伍尔夫的方案，并且设法扩大它们。

第九步、查缉并惩罚污染分子

美国和欧洲连手每年降低六千万吨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国每年却增加五亿吨以上的

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国环境问题最严重的证明——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乃 2013 年

1 月发生的“空气污染末日”，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的空气污染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之安

全程度的四十倍。但是即使“空气污染末日”也无法让中国改变它的环境政策。北京拒绝遵

守任何国际协定，深怕协定会强迫它以对环保负责任的、长期永续增长的政策为优先。

要在中国推动环境保护有一个比较有效的作法，就是洪博培大使批准美国驻北京大

使馆用推特公布北京的污染程度。18 同样的，中国著名的环保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

（Institute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负责人马军，把中国的水、空气和固体

废弃物污染情况绘制成地图，公布在网络上。19

但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就只是唤醒民众的环保意识吗？美国应该从要求中国采取对

环境负责任的作法，进一步坚持中国要确切落实，即使这代表比超过去美国政府得对中

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否则，中国就占尽经济上的竞争优势——华府限制美国企业以保护

环境，中国却径自全速出口其产品及污染。

第十步、揭发贪渎及新闻检查

中国政府最害怕的一样东西就是新闻自由。它了解阳光是贪官污吏的消毒剂。它深

怕中国人民若是了解其领导人的贪渎、残暴以及欺瞒美国及民主盟国的历史之全部真相，

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应。可是，美国政府为什么不更积极反对中国对其人民的新闻检查和

宣传运动，这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中国主要的新闻机构都是国家拥有。于是揭发贪渎的责任通常落在驻华外籍记者肩

上。西方媒体大致都不负众望——揭露侵占公款、反腐官员遭受骚扰、国企管理不善、

---

*译注：汤姆·蓝托斯是美国众议院资深的民主党籍议员，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位担任过美

国众议院议员的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他从一九八一年当选以后就一直关切人权问题，

他于一九八三年成立的人权议员团（Human Rights Caucus）后来被改

名为汤姆·兰托

斯人权委员会。

逃漏税、性丑闻、欺压外资企业、贿赂等等弊端。例如，2013 年仅仅几个月内，新闻记

者安德鲁·杰可布（Andrew Jacobs）报导，中国官方以「寻衅滋事」罪名扣押一名中国

记者，20 以及在四川省杀害无武装的西藏人。21 同样地，《纽约时报》驻上海特派记者张

戴维（David Barboza）于 2012 年 10 月发出报导，指出温家宝总理家族有二十七亿美元

资产取得方式颇有疑问。22

但是北京政府用尽种种手段不让这些信息流传到中国百姓耳朵里。2012 年，中国政

府封锁彭博新闻，因为它刊载有关习近平家族财富状况的新闻。23 在中国工作的潜规则

是：你可以报导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但若是开始批评共产党或其高级官员，你就会被驱

逐出境。

中国领导人也对美国科技公司施压，要求它们对其在中国的网址进行新闻检查。互

联网提供商及社群媒体公司若要在中国营运，得面临严峻现实：要不就是与中国政府的

新闻检查配合，否则就是因政府封锁它们的网址，被迫退出中国市场。

对维基百科的创办人吉米·韦尔斯（Jimmy Wales）而言，选择很简单。维基百科拒

绝顺从中国政府限制信息的要求。24 被谑称为“中国防火长城”已在许多场合封锁住维基百

科。25 韦尔斯说，维基百科代表“信息自由，若要我们妥协……岂不就发出非常错误的讯

号：等于是宣告地球上没有人愿意说出：'你知道吗？我们不会放弃的。'"26

为什么美国政府没有支持维基百科的反抗？它应该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它不要来

欺负维基百科、雅虎、脸书等美国公司和其他媒体。它也应该加强和中国人民的沟通——

透过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的国语广播。冷战期间，自由欧洲电台是苏联新

闻检查和宣传的沙漠中，反共异议人士难得的绿洲。没有理由自由亚洲电台不能在百年

马拉松中扮演同样的角色，但是它的预算至少需要增为三倍。

第十一步、支持民主改革派

美国在冷战期间的许多战略都派不上用场——至少目前还派不上用场。宣示新冷战

正中中国鹰派下怀，他们挖空了心思就是要夸大来自美国的威胁。目前并没有全球意识

型态大斗争，没有必要建立类似北约组织的反中同盟以围堵扩张中的帝国。但是冷战有

一个教训美国有必要遵行，那就是恢复对中国境内支持民主及公民社会团体的支持。在

谈到新冷战时，中国最担心的是 27，美国会恢复他们在冷战时期的计划，运用思想的力

量从内部颠覆苏联。中国大部分鹰派相信这个颠覆中国的计划已经秘密付诸行动，就和

一九四七年对付苏联一样如出一辙。中国至少有两本书宣称美国中央情报局领导此一计

划。28

前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曾经指出，1975 年的《赫尔辛基协定》

振奋了苏联境内的支持民主团体，它"在我们赢得冷战上扮演关键角色"。29 中国鹰派似乎

也认同他这个观点，他们经常撰文表示担心美国发动计划以影响易受摆布的未来中国文

人领袖，而走向民主的多党选举和自由市场。302013 年 10 月，中国的鹰派透露另一项担

忧——美国会物色一个戈尔巴乔夫型的中国领导人，他会终结一党专政。鹰派对中国自

己的领导人的不信任，充分表露在 2013 年 10 月的九十分钟录影带《较量无声》的论调

里。31 中国鹰派深怕自己的文人领导人受到西方领导人洗脑，想要推动多党制以及民主

政体。

罗援少将接受网络采访，描述美国中央情报局有一个方案是监视中国军方媒体，找

出「鹰派」，再把这些人姓名提请中国高阶文人领导人注意，他们会将这些鹰派降职或

惩处。罗援在访问中举出三个实例，甚至提名道姓迳指我很高兴有这类动作。我不介意

他提到我的姓名，但实际上美国并无这种方案。32

事实真相是，美国或西方并没有这种颠覆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协同一致行动。每年花

在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经费不到五千万美元。33 美国政府虽然有些经费并不充足的公民

社会计划，它们并非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与实际需求的规模一比，它们太小了。至

少有六个这类的计划源自冷战时期，由美国政府出钱，交给美国劳工联盟暨产业组织大

会（AFL-CIO）、总商会及民主、共和两党等组织去经营。它们提供资金赞助中国境内

相当多元的各式组织，以及流亡团体。34

美国国务院应该赞助更多项目以促进中国依法治理及公民社会的发展，包括提供法

律及技术协助、改革刑事法、改进司法裁判、培训村级民选官员，以及支持法官独立等。

35 美国也应拨出更多经费支持选举观察团，并提供技术协助以起草地方选举规定，改进

对预算及政府决策的监督。我们也需要增进独立的非政府组织能力的项目。36

伴随着推动民主的倡议，美国也必须认真推动自由市场改革，而不是认定中国自然

而然地会开放其经济。例如，国会透过民主基金会和国际民间企业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拨款，支持设在北京的“天则经济研究所”，37 它在推动

双边投资条约。38 这会缩减国有企业、包括“国家冠军”的优势。中国的血汗工厂也已经受

到中国非政府组织及美国出资援助计划的关切。39

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内部的辩论倒也不是一直不感兴趣或一无所知。上世纪 90 年代，

国务卿乔治·舒兹（George Shultz）坚持中国要遵守国际反核子扩散的规范。40 美国协助

在中国建立机构和培训人员，以扭转北京不愿加入核子不扩散条约的心态。41 参议员约

瑟夫·拜登（Joseph Biden）形容中国是“在国际社会快速成为一头野象”的国家，42 要求

除非中国改变它的不扩散政策和实际作为，应该扣住不给它贸易最惠国待遇。美国政府

的交流计划结合民间的非政府组织，如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43 发起资助中国

培养境内发展武器控制的能力之倡议。44 外国的压力和经费协助中国建立第一个出口管

制系统，以监督及防止公司输出受禁制的技术。45

很遗憾，近来美国又沦于消极。习近平在谈论遵守中国宪法时提起如何把“权力放进

笼子”，引发热切辩论。法学教授张千帆领衔起草，征得七十二位学者联署上书。张千帆

指出，中国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光是要落实

这一句话就会严重限缩共产党当前的独裁角色。当习近平在制宪三十周年庆上讲话，提

起“宪法应该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之后，辩论更是持续不断。46《纽约时报》2013

年 2 月 3 日一篇报导谈论划分党、国体制及深化市场改革，它说：“习近平近来有些谈话，

包括有一次他强调需要执行宪法，已在推动改革人士之中点燃希望”。47 这正是北京鹰派

最害怕的新闻。就这方面而言，美国应该是参与者，不应该袖手旁观。

第十二步、密切观察中国鹰派和改革派之间的角力

今天，中国有一套对付美国的冷战战略，它仔细地监视华府各个不同派系——哪些

人支持北京、哪些人怀疑北京，哪些人可以被操纵、哪些人已经看破马拉松战略。美国

过去也长于此道。冷战期间，美国投资时间、技术和人力以打探苏共政治局各个委员的

活动——哪些人主张与美国保持更和谐的关系，哪些人视美国为必须推翻的危险敌人。

可是和对付苏联时不同，美国在面对中国时就施展不开了。

了解中国内部在关键问题上不同人物的不同立场，对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虽然马拉松战略进展种速，中国政府的思想还未僵化成一块铁板。固然

强硬派占多数，

但还是有些真诚主张改革及自由化的人士，他们希望中国能够以美国模式为标竿。他们

的确存在，美国必须找出这些人并予以支持。问题在于美国情报机关还未投资资源，去

找出这些真正的改革派。他们和表里不一、假装有改革意愿的许多中国领导人并不相同。

对情报界而书，辨别他们是极大的挑战。48

挑战一直持续不断。1980 年，卡特主政时期，奥森伯格邀请我参加国家安全会议一

项幕僚会议，讨论他为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所起草的备忘录。备忘录提出警告，认

为我们对中国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差，“我们会经历在伊朗方面同样重大的情报失败”，即伊

朗国王在 1979 年遭到推翻。稍后几年，略有进步，但幅度不大。1996 年在国会作证时，

曾在中情局服务 27 年、后出任驻北京大使的李洁明（James Lilley），指出挑战的艰巨：

“两千五百年前，中国的孙子就说过一句话，‘能而示之不能’。他们的预算、他们向苏联的

军事采购、他们的技术转移、他们的力量投射，这些事他们全都秘而不宣。你想得知，

唯一的方法是透过见不得光的情报搜集。但是，一如既往，到头来构成最基本差异的还

是人。”50 前文已经提到，2001 年 8 月，也就是天安门广场屠杀的十二年之后，李洁明向

国会委员会表示，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晚了十年才从中国内部文件获悉，当时中国已经朝

民主走了有多远、以及抗议者已经有多么接近将推翻共产党政府。这位前任大使说，如

果他当时就知道，他会力谏老布什总统站在真正的改革派这一边坚定地

干预，而不是受

北京领导人之骗与他们站在同一边。[51]

三个陷阱

中国的鹰派和改革派对于美国对中国邻邦的意图，有完全不同的判读。鹰派把美国

的一举一动都当作是围棋盘上的动作，意在包围中国、抵销中国的威胁。近年来，最重

要的一个举动莫过于奥巴马总统 2012 年 11 月访问缅甸，以及缅甸领导人在翌年春天访

问美国。缅甸成了美、中在亚洲角力的中心。《纽约时报》在当年稍早指出：“美国在亚

洲重新布局，而中国胆气大壮也以前所未见的规模投射其军事和经济力量，每一方都倾

全力争取经济上陷于泥淖但战略地位重要的缅甸之好感。”[52]

2013 年，我有机会到仰光美国大使馆拜访，见到最近刚出任大使的老朋友米德伟

（Derek Mitchell），他是二十多年来第一位美国驻缅甸大使。[53] 米德伟和我一九九六年

首度在国防部共事，他替国防部起草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东亚战略检讨”。更后来，米

德伟是奥巴马总统重返亚洲战略的规划师之一。他离开五角大楼，并自愿担任此一兵家

必争之地的大使，而他以推动缅甸人权为主要目标。

见了新大使，我请教他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分裂的看法。虽然中国鹰派分子视美、

缅关系为迫在眉梢的危险，米德伟和我一致认为中国的改革派对美国向缅甸开放将会轻

松以对，因为一旦缅甸的经济转好，无论是对美国还是中国都是好事。例如，中国为了

它在能源方面的投资，尤其是在伊洛瓦底江盖一连串水坝，希望缅甸局势稳定。这和鹰

派认为美国在包围中国的观点完全相反。美国政府应该了解并善加利用这个立场。

我很好奇想知道缅甸领导人是怎么看待中国的长期战略。他们是否像西方许多人一

样，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的信徒，想在国际社会上和平崛起吗？

米德伟说，缅甸知识分子认同新加坡八十九岁的前任总理、亚洲最受尊重的领袖李

光耀的观点。有新加坡奇迹之父美誉的李光耀，在西方普受尊敬；尼克森一度比拟他为

丘吉尔、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和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54

而克林顿、老布什等许多人更推崇他是高瞻远瞩的领导人。可是，奇怪的是，西方许多

人却选择忽略他对中国的观点。

有位缅甸官员指点我去仰光五星级的斯特瑞德酒店（Strand Hotel）的书局去找一本

介绍李光耀观点的新书。这是大英帝国时期兴建的一栋维多利亚风格建筑物，现在则是

作为西方帝国式微的遗迹兀立在哪儿。

李光耀直率地说：“中国意图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而且要被接纳为中国、不是西

方的荣誉成员……在他们思想的核心是殖民化之前，也就是被欺压、羞辱之前的世界。”

李光耀认为北京巧妙地驾驭中国人民的期望——1989 年天安门事件之后，设法使他们完

全放弃原先的主张。他说：“如果你认为中国将会发生某种要求民主的革命，你就错了……

中国人民要的是中国复兴。”新书编者请教中国将如何成为第一号强国时，李光耀答说：“他

们最大优势不在军事势力，而在经济势力……他们的势力将只会增长，并且增长到超越

美国的力量。”56

李光耀似乎证实了马拉松战略的根本要素，虽然他认为中国要称霸还得等个数十年。

他说：“中国人认为如果他们坚守‘和平崛起’的说法，只争取经济和科技的第一位，他们不

会输。要（直接）挑战像美国这样强大、科技优越的大国，将使他们的和平崛起夭折。

中国走的是吻合党所制作的电视剧《大国崛起》的路线……我相信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白，

你若与美国军备竞赛，你会输。你会搞得自己破产。因此，必须避免它、头要低，保持

微笑四、五十年。”57

我自己没办法说得更清楚。但至少我有个知音了。

尽管两党一致，甚至举世同声称颂李光耀，他对中国宛如醍醐灌顶的预测却被西方

许多中国专家所摒弃。原因之一是批评他的人有一相情愿的想法和错误的假设，以为中

国将会崩溃或成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奉行韬光养晦、谦逊低调，低

估它的增长前景。第三个原因是对于短期的中国威胁有太多假警报。和李光耀一样，我

关切的是中国到了 2049 年将会多么强大。我专注在长远的未来，而这代表我们还有时间

去追求我前面提出的十二项对策。

---

*译注：两位皆是十九世纪英国重要的政治家，皆多次担任首相。

通常一谈到中国，就有人煽动性地发出警告，声称中国迫在眉睫就要接管全球、它的军力也将称霸全球——两者在近期内都不可能发生。哈佛政治学者约瑟夫·奈伊（Joseph Nye）正确地警告大家：“我们最大的危险是过度高估中国，而中国也高估了自己。中国一点儿都不及美国。因此，如此放大中国、而在美国制造恐惧，以及中国傲慢自大，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58

假设中国持续嚣张跋扈且咄咄逼人，逼得本地区同病相怜的国家组成同盟，这长期而言有助于美国。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敌人犯错时，千万别去阻止他。”不过，这并不是说美国就可以两手一摊，无所事事。

要与北京进行长期竞争意味着必须看清楚中国的野心，当中国的行为逾越一般通行的国际规范界限时就得批评它。我从中国战国时期汲取概念，主张这么做；我必须尊重中国战略思想的精深和创意。我在本章所列举的十二个步骤会激怒中国、产生摩擦，乃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我的同僚经常警告说，别去批评多刺的中国人。但是这种立场忽视了亚里士多德的劝喻，他说：“批评是我们很容易即可避免的东西，只要不说、不做，做一个没有立场的人就行了。”

北京要取代美国成为地缘政治主导大国的策略，需要有美国的善意和协助。当年美国逐步崛起、大英帝国式微，美国必须像彼时英国的作法一样。这正是为什么中国如此努力打造美国的认知。刘明福在《中国梦》一书中呼吁中国努力塑造美国人对中国的认

知。他说，中国必须“不让美国成为撒旦，而成为天使”。另外四名鹰派也出了另一本书《新战国时代》，呼应他的主张。[59] 这些人士及其他中国鹰派相信未来数十年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战争和领土征服，而是为经济、贸易条件、货币、资源和地缘政治组合斗争不已。

至少有三个知识陷阱可能让我们跌进去，而看不到问题的真正本质。第一个陷阱就是太早担心害怕中国威胁。中国还不至于像马丁·贾克（Martin Jacques）2012 年著作的书名所称将要“统治世界”。[60] 中国还没有成长到像美军那样，能够建立起遍布全球的军事力量。人民币还未强大到足以取代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61]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曾说，中国只是“部分大国”。[62] 五角大楼在其战略规划上已针对中国启动重大响应，[63] 却还招致批评者发表文章，指责「是谁批准准备和中国开战？」[64]

第二个陷阱是误认它打算取代美国。虽然中方的战略仍是机密，我们已经有足够证据知道不是机密的部分。中国没有任何严肃的学者会主张希特勒、斯大林或东条英机的征服方法。也没有任何鹰派作者曾经提出领土扩张或统一全球意识型态的战略。反倒是中国鹰派相当着迷于有关美国如何崛起为世界大国的书籍，如瓦伦·辛孟曼（Warren Zimmerman）大使的《第一次大胜：五个美国人如何使国家成为世界大国》（First Great Triumph：How Five Americans Made Their Country a World Power）。[65] 前文已经提到，中共党校开班教授美国以贸易和工业政策为工具、协助美国超越英国和德国的历史，此

外，经典的鹰派教科书《战略学》称赞美国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甩开欧洲、在一九四五

年建立当前全球秩序的技巧。66

战国的战略经典相当吻合中国鹰派从美国崛起所学到的教训。除了我在本书第八章

提到有关美国崛起的许多书籍之外，北京中共党校至少采用三本书来说明新兴的挑战者

如何成功地、和平地说服旧霸主退出：一是安·欧德（Ann Orde）的《大不列颠的式微》

（The Eclipse of Great Britain）、二是范亚伦（Aaron Friedberg）的《疲惫的巨人》（The

Weary Titan）、三是相蓝欣的《重铸帝国东亚》（Recasting the Imperial Far East）。

67 有位全国知名的中国学者甚至检视 1880 年至 1914 年美国外交史的关键时刻，以显示

美国如何安抚及向英国保证，以便取代它成为世界首席大国。他钦佩美国人十分聪明地

说服已经精疲力竭的英国安心地交出霸主的地位。68

中国对美国战略的赞誉之词，通常会引用中国的战略观念，例如声称美国懂得造“势”、

采用“无为”，并且会借力使力。中国把这些概念套用在美国身上，认定美国今天也在推动

马拉松战略。

中国的战略以西方历史上的成功典范，以及精研中国古代帝国兴亡史作为基础。中

国的战略不依赖僵硬的路线图、时间表，或蓝图。它要伺机而动，必要时会快如闪电。

第三个陷阱只和美国政府官员有关。美国民众不了解过去四十年华府和北京之间秘

密合作的程度。中国有很长一段历史支持美国的地下活动，也因此使得许多美国官员把

中国视为当前及未来的伙伴。我们的地下合作史使得美国许多决策者错误地偏袒中国鹰

派，这些人正是负责执行这些秘密合作的人。

第一步，即承认有中美马拉松竞赛的存在，或许是最难跨出的一步，但它也是最重

要的一步。美国或许不能承认问题的存在，或许不肯面对中国不仅将超越我们、而且会

在 2049 年之前增长为我们经济规模的两倍、三倍的长期剧本。那么，势所必然，中国就

赢了。

注释

导言 一相情愿的想法

1. 见 Susan Watters, " No Longer a Parry Divided at Sackler Museum, " Women’s

Wear

Daily,

December

3,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wwd.com/eye/parties/no-longer-a-parry-divided-6517532;

and

Miguel

Benavides, "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Celebrates 25th Anniversary, " Studio

International,

November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studiointernational.com/index.php/arthur-m-sackler-gallery-celebrates-25th-

anniversary.

2. A viedo of the " Black Christmas Tree " display is available at

http://youtube.com/watch?v=UeZyGnxTWKY.

3. Maria judkis, " Sackler to Celebrate Anniversary with a Daytime Fireworks Display."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9,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enterrainment/museums/sackler-to-celebrate-annivers

ary-with-a-daytime-fireworks-display/2013/11/29/7fdf2104-3a35-11e2-8a97-363b0f9a0

ab3-story.html.

4. Ibid.

5.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Rodham Clinton at the Art in Embassies Fiftieth

Anniversary

Luncheon,

November

30,

2012,

available

at

http://m.state.gov/md201314.htm.

6. " Medal of Arts Conversation," U. S.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30, 2012,

available at http://art.state.gov/Anniversary aspx?tab=images&tid=106996.

7. 关于类似的观点，见 Yawei Liu and Justine Zheng Ren, " An Emerging Consensus

on the US Threat: The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PLA Officer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3, no. 86 (2014): 255-74．关于对鹰派比较持质疑的观点，见

Andrew Chubb, " Are China's Hawks Really the PLA Elite After All? [Revised],"

southseaconversations blog, posted December 5, 2013, accessed on April 7, 2014,

available

at

http://southseaconversations.wordpress.com/2013/12/05/are-chinas-hawks-actually-th

e-pla-elite-after-all/. Chubb 说："不过，我的论点是：'鹰派'固然或许经常代表解放军的想

法，却只有在获得核准时才会公开表示出来。"

8. William A Callahan, " Patriotic Cosmopolitanism: China's Non-official Intellectuals Dream of the Future: British Inter-University China Centre (BICC) Working Paper Series

13 (October 2009): 9, available at http://www.bicc.ac.uk/files/2012/06/13-Callahan.pdf

9. Ibid.

10. Ibid. Callahan 在第 8 页至第 9 页指出，这本书是"两个解放军上校呼吁北京采用不对

称作战，包括恐怖主义，以攻击美国"。另参见 Qiao Liang-ndrang Xianghui，《超限战：

对全球化时代战争与战法的想定》(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999])。

11. 三十六计的英译本见 http://wengu.tartarie.com/wg/wengu.php?1＝36ji .

注释 158

12. "Medal of Arts Conversation."

13. 例如，见 Lydia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4. 关于中国鹰派影响力的进一步讨论，见 Andrew Chubb, " PLA Hawks, Part One:

Good Cop, Bad Cop with China's Generals," Asia Times Online, July 29,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CHIN-01-290713.html; Andrew Chubb, " PLA

Hawks, Part Two: Chinese Propaganda as Policy, " Asia Times Online, August 15,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CHIN-01-150813.html.

15. 例如，见 Jacques deLisle, Pressing Engagement Uneven Human Rights Progress in

China, Modest Successes of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Absence of Better Options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2008); Sharon Hom, " Has U.S. Engagement

with China Produce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Human Rights?: Framing China

Policy: The Carnegie Debate, March 5, 2007.

16. “Text of President Bush's 2002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9, 2002, available a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onpolitics/transcripts/sou012902.htm.

17. 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New York: W. W. Norton, 2011), 187-88，另参见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8)．沈大伟写道：“改革的力量（在中国）早已存在，随着时间进展只

会变得越来越强。这已经接近于政治发展的‘定律’——当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过渡到新兴

工业化国家时，社会要求国家有效治理的压力会上升。当这个过程一开动，执政的党国

基本上只有两个选择：扼杀或镇压要求，或开放管道通融要求。”，第

180 页。

18. James Mann, The China Fantasy: Why Capitalism Will Not Bring Democracy to

China (New York: Viking, 2007), 27. Kellee S. Tsai, 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指出

“中国的创业家并不热衷民主。他们大多每天工作十八小时才能维持生意，也有些人省吃

俭用积攒唯一一个小孩的教育费用，或是计划移民出国。许多人是共产党员。根据多年

的研究、数以百计的田野访谈，以及对全国民间创业者的广泛调查，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一书探讨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之间关系的传统智慧。”（本书封底。）另

参见 Ann Florini, Hairong Lai, and Yeling Tan, China Experiments: From Local

Innovations to NationaI Reform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2).

19. John Fox and Francois Godement (顾德明), A Power Audit of EU-China ReLations

(London: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9), 1.

20. Steven Levingston, " China's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Undermines Western

Values, Argue Three New Books, " Washington Post, May 30,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washingr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05/28/AR2010052801859

.html.

21. Andrew J. Nathan, "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14, no. 1 (January 2003): 6-17 . 另参见 Stephanie

Kleine-Ahlbrandt and Andrew Small- " China's New Dictatorship Diplomacy, " Foreign

Affairs 87,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8).

22. Geoff A Dyer, The Contest of the Century: The New Era of Competition with

China-and How America Can Win (New York: Alfred A.Knopf, 2014).

23. Arthur Waldron (林蔚), “The China Sickness,” Commentary, July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commentarymagazine.com/article/the-chinese-sickness/.

24. Gordon G. Chang (章家敦),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25. Anna Yukhananov, “IMF Sees Higher Global Growth Warns of Deflation Risks,”

Reuters, January 21, 2014, available at

http://reuters.com/article/2014/01/21/us-imf-economy-idUSBREA0K0X620140121;

OECD Economic Outlook 2013, no. 2 (November 2013): 6; "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14: Global Economic Outlook " (chapter 1),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December 18,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ublications/wesp2014-firstchapter.html.

26. Chang,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27. 原版报告是 Ruth Bunzel, "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Cultures, Margaret Mead Papers, Division of Special Collections, Library

of Congress; Ruth Bunzel, " Themes in Chinese Culture," Margaret Mead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March 18, 1948, G23, vol.8-chapter 686; Hu Hsien-chin, " Th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 Margaret Mead Papers, Division of Special

Collections, Library of Congress, G21.vol.2, chapter 33; Warner Muensterberger, "

Some Notes on Chinese Stories, " June 1, 1948, Margaret Mead Papers, G23, vol. 7,

chapter 348; Margaret Mead, " Minutes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Character Group, "

Margaret Mead Papers, Division of Special Collections, Library of Congress, G63,

January 16, 1951 . 玛格丽特·米德在 Margaret Mead, " The Study of National

Character, " The Policy Science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cope and the Method, ed

Daniel Lerner and Harold D. Lasswell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70-85 叙述有关此一研究的背景；Weston La Barre, " Some Observations on Character

Structure in the Orient: The Chinese, Part Two: Psychiatry 19, no. 4 (1946): 375-95 也

有一些其他发现。

28. Lucian W. Pye and Nathan Leites, " Nuances i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 RAND

Corporation, 1970, Document Number P-4504, available at

http://www.rand.org/pubs/papers/P4504.html.

29. Dore J. Levy, Ideal and Actual in the Story of the Sto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Andrew H. Plaks, 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Frederick W. Mote,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9); Peter K.

Bol, " This Culture of Ours " :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Sarah Allan, The Heir and the Sage: Dynastic Legend in Early China, Asian Library Series, no. 24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81); John B. Henderson, Scripture, Canon, and Commentary: A

Comparison of Confucian and Western Exegesi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Stephen Owen, Readings in Chines Literary Though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David L. Rolston, Chinese Fiction and Fiction

Commentary: Reading and Writing Between the Lin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and Victor H. Mair, ed.,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30. 我从 Ruth Bunzel 教授那里获悉此一未经发表的研究，它得到了美国空军和海军的经

费赞助，Ruth Bunzel 教授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修课时的业师。

31. Dai Bingguo (戴秉国), " Stick to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China Daily,

December 13, 2010, available at

http://chinadaily.com.cn/opinion/2010-12/13/content-11690133.htm.

32. Edward I-hsin Chen (陈一新), "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U.S.-China S & E D and New

Military Relations, "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in Taiwan, April 17,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mcsstw.org/web/content.php?PID＝5&Nid＝849.

33. 本书一再出现的“西方”、“西方的”指的是广义用法，包含位于亚洲的西方盟友，如南

韩、日本和台湾。

34. John Kennedy, " Diaoyu Dispute Unites Liberals and Nationalists Onlin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16,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scmp.com/comment/blogs/article/1015948/diaoyu-dispute-unites-liberals-a

nd-nationalists-online.

35. Michael Pillsbury, ed., Chinese Views of Future Warfar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available at

http://www.au.af.mil/au/awc/awcgate/ndu/chinview/chinacont.html.

36. Michael Pillsbury,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fas.org/nuke/guide/china/doctrine/pills2/.

37. 第二本书由政府控制的新华出版社在 2003 年译为中文。

38. 例如，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最近针对这些议题发表六篇文章: Michael

Yasuda, "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vol.22, iss. 81 (2013):

446-59; Yawei Liu and Justine Zheng Ren, " An Emerging Consensus of the US

Threat: The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PLA Officers," vol.23, iss.86 (2014): 255-74;

Suisheng Zhao (赵穗生), "Foreign Policy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Revisited:

The Strident Turn," vol. 22, iss. 82 (2013): 535-53; Jianwei Wang and Xiaojie Wang, "

Media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vol.23, iss. 86 (2014): 216-35; James Reilly, "A

Wave to Worry About? Public Opinion, Foreign Policy and China's Anti-Japan

Protests, " vol. 23, iss. 86 (2014): 197-215; and Hongping Annie Nie, " Gaming,

Nationalism, and Ideological Work in Contemporary China: Online Games Based o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 vol. 22, iss. 81 (2013): 499-517.

39. World Bank, " China - Long Term Development Issues and Options "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October 31, 1985), 13364.

第一章 中国梦——洗刷百年屈辱

1. 例如，参见：Monument to People's Heroes, " TraveIChinaGuide.com, available at

http://www.travelchinaguide.com/attraction/beijing/tiananmen-square/people-heroes-m

onument.htm.

2. James Reeves Pusey,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apter 6; and Xiaosui Xiao, " China Encounters Darwinism: A

Case of lntercultural Rhetoric: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81, no. 1 (1995).

3. 引自 Guoqi Xu（徐国琦）， 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9.

4. Pusey,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190-91. Pusey 写道：“中国最早、也最重要的‘科

学的’革命根据……基于对达尔文最重要的几句话的译错。谁该负责，迄今不明。”（第

209 页）

5. Riazat Butt, " Darwinism, Through a Chinese Lens, " Guardian, November 16,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belief/2009/nov/16/darwin-evolution-china-

politics.

6. Pusey,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208.

7. Orville Schell and John Delury, Wealth and Power: 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Little, Brown, 2013), 131．关于中国对种族、以及种族关

系的概念，可参见 M. Dujon Johnson, Race and Racism in the Chinas: Chinese Racial

Attitudes Toward Africans and African-Americans (Bloomington, IN: Author House,

2007); Frederick Hung, " Racial Superiority and Inferiority Complex, " China Critic,

January 9, 1930,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030/features/pdf/Racial%20Superiority%20and

%20Inferiority%20Complex.pdf; Nicholas D. Kristof (纪思道), " China's Racial Unrest

Spreads to Beijing Campu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4,1989,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1989/01/04/world/china-s-racial-unrest-spreads-to-beijing-ca

mpus.html; Frank Diko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and Frank Dikotter, Imperfect Conceptions: Medical

Knowledge, Birth Defects, and Eugenics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8. Pusey,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208.

9. Peter K. Bol,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ong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33-46，收进几则《资治通鉴》故事的

选译。例如，谈到和夷人的外交关系，它说：“虽然他们的气味（与人类）殊异，他们和

人类一样趋利避损、贪生怕死。掌握控制之道，他们也会听命服从。不得其道，他们会

造反、入侵。”（第 244 页）

10. Carine Defoort, The Pheasant Cap Master (He Guan Zi): A Rhetorical Reading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206 .

11. 沙兹伯理说，他在采访毛泽东的秘书和传记作家李锐时，得知这个了解中国战略思想

的重要线索。见 Harrison E. 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3)，第 480 页、注 17。沙兹伯理又说：“有位访

客 1973 年初去见邓小平，发现他正在读《资治通鉴》。”（第 325 页）沙兹伯理也提到

毛泽东 1949 年进北京接管全国政权时，随身带着一部《资治通鉴》。“如果他要治理帝

国，必须借重历代皇帝的智慧。”（第 9 页）沙兹伯理又说：“不是每个人都相信毛泽东博

览群书、精通帝王胜败之术。”（第 53 页）。（中译本林添贵译，《新皇朝》（台北：

新新闻文化公司，1992 年）。）

12. Butt, " Darwinism, Through a Chinese Lens.”

13. Xu Jianchu, Andy Wilkes, and Janet Sturgeon, " Official and Vernacular

Identifica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ase Study in Yunnan, S.W. China,”

Center for Biodiversity and Indigenous Knowledge (CBIK), October 2001, 4.

14. Jeanne Vertefeuille 陪同葛里辛。Sandra Grimes and Jeanne Vertefeuille, Circle of

Treason: A CIA Account of Traitor Aldrich Ames and the Men He Betrayed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3), 4. 另参见 Elaine Shanon, " Death of the Perfect Spy,”

Time, June 24, 2001, available at

http://content.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164863,00.html; and Tennent H.

Bagley, Spymaster Startling Cold War Revelations of a Soviet KGB Chief (New York:

Skyhorse Publishing, 2013).

15. Robert Buchar, And Reality Be Damned: Undoing America: What Media Didn't Tell

You Abou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Fall of Communism in Europe (Durham, CT:

Eloquent Books, 2010), 211, n.9.

16. John Limond Hart, The CIA’s Russians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3), 137.

17. 关于伊安·佛莱明(Ian Fleming)是怎么选用化名和 007 这个代号，可参见以下研究：

Donald McCormick, 17F: The Life of Ian Fleming (London: Peter Owen Publishers,

1994); Nicholas Rankin, Ian Flemings Commandos: The Story of the Legendary 30

Assault Uni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John Pearson, The Life of Ian

Fleming (New York: Bloomsbury, 2013); and Craig Cabell Ian Fleming's Secret War

(Barnsley, UK: Pen and Sword, 2008).

18. 例如，参见 Hal Ford, " Soviet Thinking about the Danger of a Sino-US

Rapprochement,” CIA Intelligence Report,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Reference Tide:

ESAU LI, Feb.1971, available at

http://www.foia.aa.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_conversions/14/esau-50.pdf

19. H. R. Haldeman (哈德曼，译按：尼克松总统的白宫幕僚长)，The Ends of Power

(New York: Dell, 1978), 91; Roger Morris Memorandum for Henry Kissinger, November

18, 1969, declassified memo, Subject: NSSM 63, Sino-Soviet Rivalry-A Dissenting

View,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Helmut Sonnenfeldt (宋贺德) Memorandum to Henry

Kissinger, Secret, August 19, 1969,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关于基辛格和哈德曼的

关系，见 Robert Dallek, Nixon and Kissinger: Partners in Power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7), chapter 11.

注释 164

20. 这项专案代号 SOLO 是要刻意掩饰共有 Morris Childs 和 Jack Childs 兄弟档两个间

谍；1983 年，两兄弟获里根总统颁授自由勋章(Medal of Freedom)。见 John Barron,

Operation Solo: The FBl's Man in the Kremlin (Washington, DC: Regnery History,

1997). Barron 说，1965 年从莫斯科偷出来的一份有关苏联对中国观点的报告，被中央情

报局誉为"有史以来有关苏联最具价值的一份情报"（第 25 页）。于是，联邦调查局决定"上

溯到 1958 年，把 SOLO 有关中国的报告完整整理出来"。Barron 在 1971 年说，SOLO

透露，苏联共产党第二书记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声称“不论尼克松和中国协商出什么，

我们将继续与美国谈判”（第 183 页）。 “FBI Records: The Vault-SOLO, " US Federal

Bureau of lnvestigation (accessed March 5, 2014), available at http://vault.fbi.gov/solo.

21. 库托沃伊 2010 年在莫斯科外交学院又提到这件事。他说：“我四十五年前就跟你们说

了嘛！”

22. Arthur Cohen, " Soviet Thinking about the Danger of a Sino-US Rapprochement, "

CIA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Report, February 1971 . 另参见：Signs of

Life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 CIA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April 11, 1.970, no.

0501/70 . 另一份重要报告是 POLO 28；见 " Factionalism in the Central Committee:

Mao's Opposition Since 1949: (Reference Tide: POLO XXVIII), September 19, 1968,

RSS no. 0031/68, 2007 年 5 月解密。

23. 武器控制暨裁军署署长 Fred Ikle 十月二十二日送一份备忘录给基辛格，建议把苏联

威胁的相关情报交给中国。所罗门(Richard Solomon)在十一月一日把 Ikle 的备忘录转呈

上去给基辛格。National Archives, RG 59, Policy Planning Staff (S/P), Director's Files

(Winston Lord) 1969-1977, Entry 5027, Box 370, Secretary Kissinger's Visit to Peking,

October 1973, S/PC, Mr. Lord, vol.II,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24.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Memorandum for ColoneI T.

C.Pinckney, Subject: GNP

Data for the USSR, Communist China, North Korea, and North Vietnam, 1971，1998

年解密，available at

http://www.foia.cia.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conversions/89801/DOC_0000307

804.pdf; and U.S. 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10 Year Chart, ForecastChart.com,

last updated on December 16,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forecast-chart.com/chan-us-gnp.html.

25. 中国鹰派就三十六计写了不少文章和著作。Two Chinese books in English that

amplify them are Sun Haichen, The Wiles of War: 36 Military Strategies from Ancient

China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1); and Chinghua Tang, A Treasury of

China’s Wisdo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6)．另参见 Stefan H.

Verstappen, The Thirty-Six Stratagies of Ancient China (San Francisco: China Books &

Periodicals, 1999), available at

http://wengu.tartarie.com/wg/wengu.php?1＝36ji&&no＝3.

26. Jeremy Page, ＂For Xi, a 'China Dream' of Military Power,＂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3, 2013, available at

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127887324128504578348774040546

346.Page　又说：“习近平在国内展现军事强人的形象，拥护将领们长期以来的鹰派世界

观，认为美国正在走下坡，而中国在世纪中叶将成为亚洲最强的军事大国。”

27. Ibid .

28. Ibid

29. 基辛格和西方许多主张与中国交往的人士一样，只简单地指称刘明福是无关重要的民

族主义者，他的观点和胡锦涛主席的观点“相左”。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1), 505.

30. Erich Follath, " China: Troublemaker on the World Stage?” ABC News, February

23, 2010, available at

http://abcnews.go.com/lnternational/china-troublemaker-world-stage/story?id＝9918196

#.UaT1goVc0SQ; and Chito Romana, “China: 'White Knight’ or ‘Angry Outsider'?, "

ABC News, April 1, 2009, available at

http://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story?id＝7229053&page＝1#.UaT1vYVc0SQ.

31. 引自 Chito Romana, " Does China Want to Be Top Superpower?,” ABC News,

March 2, 2010, available at

http://abcnews.go.com/lnternational/china-replace-us-top-superpower/story?id＝99863

55.

32. William A. Callahan, CJ7ina Dreams:20 Visions of the Fu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58-62.

33. Will.iam A. Callahan, " China's Harmonious World and Post-Western World Orders:

Offi cial and Citizen Intellectual Perspectives,” 33, in China Across the Divide: The

Domestic and Global in Politics and Society, ed Rosemary Foo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34. Page, " For Xi, a 'China Dream' of Military Power. "

35. Zhao Tingyang, “A Political World Philosophy in Terms of All-under-heaven

(Tian-xia),” Diogenes 56, no. 1 (February 2009): 5-18，引自 Callahan, China Dreams: 20

Visions of the Future, 52.

36. William A Callahan, " 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 Post-hegemonic or a New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0 (2008): 749-61, 757, available at

http://williamacallahan.com/wp-content/uploads/2010/10/Callahan-TX-ISR-08.pdf.

37. 威廉·卡拉汉认为，胡锦涛把世界看做是各个平等的文明的交流融会。然而，赵汀阳

的天下观却是无所不包且层次井然的，其中有一个负责谐和万邦的单一全球文明。刘明

福的中国梦也很相似，他把中国当作各个文明竞争之后胜出的统治者。Callahan, China

Dreams, 63.

注释 166

第二章 战国时代——中国人究竟怎么想？

1. Henry Kissinger,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1), 137.

2. 我在本书把“战国时代”一词做为比汉举家更广义的使用，还包括在它之前的“春秋时代”。我没把公元前 771 年至公元前 221 年这五百多年加以区分，我以“战国时代”涵盖了这五百多年的诸侯争伐。我在本书所谓的“战国时代”始于周朝王室权力倾颓。周幽王在公元前 771 年被诸侯伙同夷狄击败、杀害。他和祖先以实际权力统治，可上溯到公元前 1000 年。公元前 771 年周幽王败亡、周室首都东迁，此后历代周王实质上已无权力。各国诸侯相互争伐，直到秦始皇于公元前 221 年统一天下，才终止战国时代。大部分汉学家把公元前 771 年至公元前 221 年区分为春秋、战国两个时代。在这两个时期，名义上的周王太弱，无法遂行其意志。有时候他至少还参加诸侯盟会或派代表出席。所谓的霸主拥有最大权力、遂行统治。霸主制度后来演变为七个大国之间的斗争，他们合纵、连横组成对抗集团，不再独奉一位霸主。从公元前 475 年至公元前 221 年这段期间，通常称为“战国时期”。但是这样的区分是人为的。当时的人并没有用春秋、战国这两个名词区分这两个不同时期。它是历史学者臆造出来的。关于战国时期更多详情，参见 Ralph Sawyer, The Tao of Deception: Unorthodox Warfare in Historic and Modern Chin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7)，尤其是第二章 “Spring and Autumn Precursors,”和第四章 “Warring States Commanders. " Sawyer 在第 447 页、注 34 说：“英文的战国史仍有待史家撰写。”另参

见 Ralph Sawyer, The Tao of Spycraft: Intelligenc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raditional

China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4)，第三章 "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 ;

James Irving Crump, Legend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suasions, Romances, and

Stories from Chan-kuo Ts'e (Ann Arbor, MI: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98); William

H. Mott and Jae Chang Kim, The Philosopy of Chinese Military Culture: Shih vs. Li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Yuri Pines, Envisioning Eternal Empire: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and William A. Callahan and Elena Barabantseva, eds., China Orders the World

Normative Soft Power and Foreign Policy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2).

3. Lionel M Jensen, 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 Chinese Traditions and Universal

Civiliz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是西方学者撰写的一本优秀的

指南，他发现这些虚构。

4. 引自 Pillsbury,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prologue.

5. Salisbury, New Emperors, and Ross Terrill, The New Chinese Empire: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中译本林添贵译，《新

皇朝》（台北：新新闻文化公司，1992 年）。）

6. Kissinger, On China, 211.

7. Wu Chunqiu, On Grand Strategy (Beijing: Current Affairs Press, 2000).

8．关于中国军人参与文官策略规划的更多详情，见 Evan A Feigenbaum, China’s Techno-Warriors: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ic Competition from the Nuclear to the Information 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9. Yang Bosun, Chunqiu Zuozhuan zhu, 2nd ed. Zhongguo Gudian Mingzhu Yizhu Congshu (Beijing: Zhonghua Press, 199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二版，《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There are slightly different translations in Wai-yee Li, The Readability of the Pas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by,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253 and 300 (Cambridge, MA, 2007); David Schaberg, A Patterned Past: Form and Though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205 (Cambridge, MA 2001), 60; and James Legge, " The Ch'un Ts'ew with the Tso Chuen,” in The Chinese Classics, 2nd ed (Oxford: Clarendon, 1895), V, 293.

10. 虽然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确实有所成长，但其扮演的角色却不大。而且在中国领导人之间，有一个共识就是得牢牢控制具有战略价值的经济部门与外贸政策。中国学者与官员

尤其关切货币控制。部分原因即战国各国都有自己的货币，且以此发动经济战。

11.　中国情报机关的确奉命以经济增长为最高优先任务。William C. Hannas, James

Mulvenon, and Anna B. Puglisi, Chinese Industrial Espionage: Technology Acquisition

and Military Modernis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3)，关于中国情报机关的背景，

见 Jeffrey T. Richelson, Foreign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s (Cambridge, MA: Ballinger,

1988)，第九章；Patrick E. Tyler, " Cloak and Dragon: There Is No Chinese James

Bond.So Far,”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1997,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1997/03/23/weekinreview/there-is-no-chinese-james-bond-so-

far.html; Lo Ping, " Secrets About CPC Spies - Tens of Thousands of Them Scattered

over 170-Odd Cities Worldwide: Cheng Ming (争鸣), January 1, 1997 (U.S.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FBIS] Daily Reports, CHI-97-016-January 1, 1997); Tan

Po, “Spy Headquarters Behind the Shrubs - Supplement to 'Secrets About CPC Spies,'”

Cheng Ming, March 1, 1997 (FBIS Daily Reports, CHI-97-047, March 1, 1997); Peter

Mattis, " China's Misunderstood Spies,” Diplomat, October 31, 2011, available at

http://thediplomat.com/2011/10/chinas-misunderstood-spies/; and David Wise, Tiger

Trap: Americas Secret Spy War with China (Boston: Houghton Miffl in Harcourt, 2011).

12. David C. Gompert and Phillip C. Saunders, The Paradox of Power: 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straint in an Age of Vulnerabil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2012), 169.

13. 关于中国导弹成本的背景，见 Gompert and Saunders, Paradox of Power, 81,

106．《华盛顿邮报》社论指出：“中国至少现在没争取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但求成为区

域超级大国。它全力开发可以做到美方所谓‘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先进武器系统，意即吓

阻敌人不敢进入中国主张的地区、或将敌人逐出该地区。因此，中国投资于长程巡航导

弹和反舰弹道导弹等对付航空母舰的武器。这种投资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不对称威胁。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 Andrew S. Erickson 一月份向美中经济暨安全评估委员会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提出估计，指称中国以美国建

造一艘福特级航空母舰的经费，就可以制造约一千二百二十七枚反舰导弹。它或许只需

一枚导弹就干掉一艘航空母舰。” “Beijing's Breakneck Defense Spending Poses a

Challenge to the US,” editorial, Washington Post, March 12,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beijings-breaneck-defense-spending-poses-

a-challenge-to-the-us/2014/03/12/359fc444-a899-11e3-8d62-419db477a0e6_story.ht

注释 168

ml. 另参见 Andrew S. Erickson,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Hearing on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30,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Andrew %20Erickson_testimony1.30.14.pdf; and

Henry Hendrix, At What Cost a Carrier?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March 2013), 8,

http://www.cnas.org/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CNAS %20Carrier_Hendrix_FINAL.p

df

14. 关于美国对中国实施禁运的更多详情，见 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63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5. Pillsbury,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300.

16. 中国有一本《军事战略的科学》指出：“战略思想总是在特定的历史与民族文化中孕

育诞生的。特定的文化意识形态与历史文化则主宰着战略家的思考与表现。”Thomas G

Mahnken, " Secrecy & Stratagem: Understanding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February 2011,3, available at

http://www.lowyinstitute.org/files/pubfiles/ Mahnken,_Secrecy_and_stratagem.pdf

17. David Lai, "Learning from the Stones: A Go Approach to Mastering China's

Strategic Concept, Shi," US.Army War Colleg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May 1,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pubs/display.cfm?pubID=378.

18. 引自同上注，第 2 页。

19. Roger T. Ames, The Art of Rulership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20. Francois Jullien, The Propensity of Things: Toward a History of Efficacy in China,

trans. Janet Lloyd (New York: Zone Books, 1999); Francois Jullien, A Treatise on

Efficacy: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Thinking, trans. Janet Lloy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Francois Jullien, The Great Image Has No Form, or

On the Nonobject through Painting, trans. Jane Marie Tod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Francois Jullien, The Impossible Nude: Chinese Art and Western

Aesthetics, trans. Maev de la Guard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Francois

Jullien, The Silent Transformations, trans. Krzysztof Fijalkowski and Michael

Richardson (New York: Seagull Books, 2011); Francois Jullien, Detour and Access:

Strategies of Meaning in China and Greece, trans. Sophie Hawkes (New York: Zone

Books, 2000); and Francois Jullien, In Praise of Bland-ness, trans. Paula M. Varsano

(New York: Zone Books, 2004).

21. 有位批评者对 Jullien 的作品通评为“他的书籍很容易导致读者产生太强烈的文化另类

意识，因而光荣化了消失已久的文学文化，很自然地就发展出对中国现状的某种蔑视。”

Kai Marchal, " Francois Jullien and the Hazards of 'Chinese' Reality,” Warp, Weft, and

Way, September 27, 2012, available at

http://warpweftandway.com/2012/09/27/francois-jullien-and-the-hazards-of-chinese-re

ality/.

22. 例如，中国邀请联邦参议员 Henry Jackson 于 1976 年访问北京。关于 Jackson 参议

员生平，参见 Robert G. Kaufman, Henry M. Jackson: A Life in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23.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New York: Little, Brown, 1979); 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New York: Touchstone, 1999); and 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Upheaval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2).

24. Kissinger, On China, 235.

25. Ibid., 371 .

26. Pillsbury,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xxxvii

27. Ibid., chapters 6 and 22.

28. Kimberly Besio and Constantine Tung, eds., Three Kingdoms and Chinese Cultur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John J. Tkacik, ”A Spirit-Visit to an

Ancient Land,”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8, 2014- available at

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 SB200014240527023037755045793972219268921

00.

29. 根据中国学者，吴蜀能在赤壁之战中获胜的原因在于能正确评估四项“势”：不因表面

现象而惊吓或困惑，联合对付主要敌人，先发制人、出其不意，针对敌人弱点。Zhang Tieniu

and Gao Xiaoxing, Zhongguo gudai haijun shi [Chinese Ancient Naval History]《中国古

代海军史》(Beijing: Bayi chubanshe, 1993), 46，47. An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

author emphasizes that the victors at Red Cliff applied the strategy of “wait and see "

until propensity was favorable. Yue Shuiyu and Liang Jingmin, Sun Zi bingfa Yu Gao

Jishu Ahanzheng [Sun Zi’s Art of War and High Technology Warfare]《孙子兵法与高技

术战争》(Beijing: Guofang daxue chubanshe, 1998), 122.

30. 有一位作家将曹操的失败归结为“错误战略”，特别是“当你面对强大的敌人时，却无法

将劣势转化为优势。他不信任应该信任的人，却信任了不该信任的。他太傲慢了。” Yu

Xuebin, Shuo San Guo, Hua Ren Sheng: " Sanguo Yanyi " Fengyun Renwu Bai Yin

Qianshuo [A Discussion on the Lives of the Mazngaracters in the 7bree Kingdoms: An

Elementary Introduction to the Reasons te Main Characters Were Defeated in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 (Beijing: Jiefangjun chubanshe, 1996), 247-48 . 其

他作家强调这场战役的灾难性结果。曹操“本来有机会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战略家之

一。”Pu Yinghua and Hua Mingliang, Yunchou Weiwo-Zhuge Liang Bingfa [Devise

Strategies Within a Command Tent-Zhuge Liangs Art of War] (Beijing: Wuzi chubanshe,

1996), 47.

31. “A single deception can cause a vast defeat.” Central Television Station Military

Department and the Nayy Political Department Propaganda Department, San-shiliu Ji

Gujin Tan (Jinan: Huanghe chubanshe, 1995), 166 . 多大数解放军对赤壁之战的看法都

反应了此观点。几位作者强调，在曹操阵营内部制造不和是吴蜀能够致胜的关键。Mao

Zhenfa, Tian Xuan, Peng Xunhou, Moulue Jia [Strategists] (Beijing: Lantian chubanshe,

1993), 119 . 也有作家认为吴蜀的联合阵线才是致胜关键。Zhang Feng, Zhongguo Lidai

Canmouzhang [Chiefs of Staff in Past Chinese Dynasties] (Beijing: Kunlun chubanshe,

1999), 180 . 在”赤壁之战”发生一年之前的一场战略制订会议当中，吴蜀决定联盟，原本

弱势的南方于是扭转劣势，有机会击败曹操。Ren Yuan, Zhisheng

Bijian- Zhuge Liang De

Chengbai Deshi [Getting te Upper Hand Must Be Examined： Zhuge Liang’s Successes

and Failures] (Changan: Xibei daxue chubanshe, 1997), 58．类似的，另一外解放军作

家强调，若非吴蜀联盟，曹魏必不可破。Li Zhisun, Zhongguo Lidai Zhanzheng Gailan [An

Outline of Warjare in Past Cnese Dynasties] (Beijing: Junshi kexue chubanshe, 1994),

108.

32. Yue Shuiyu and Liang Jingmin, Sun Zi Bing[a Yu Gao jishu ZbanzAeng, 122.

33. Central Television Station Military Department and the Navy PoLitical Department

Propaganda Department, Sanshiliu Ji Gujin Tan, 174-75.

第三章 唯有中国才能走向尼克松——中美建交与美国的秘密援助

1．关于金无怠其人及他提供美国机密情报给中国政府其事的详情，见 Tod Hoffman,

The Spy Within: Larry Chin and China’s Penetration of the CIA (Hanover, NH: Steerforth

Press, 2008).

2. Chen Jian (陈兼)，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245-46.

2. Kissinger, On China, 210．关于四个元帅向毛泽东献策建议的这项中方 1992 年说

法，最早译介出来的书，是邰培德 1997 年出版的《长城》。基辛格在 On China 的说法

根据的是同一个证据，则发表于 2012 年。邰培德报导说，四大元帅 1969 年会商二十三

次，他们向毛泽东的建议把美国比拟为希特勒，是个决心防堵苏联势力扩张的残暴的霸

权。基辛格表现得像是只有他察觉到除了这些可疑的理由之外，中国还希望与美国合作。

见 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1999), 71-73.（译按：邰培德这本书，台北联经出版公司的中译本，

书名《中美交锋》。）

4． Xiong Xianghui (熊向晖)，”The Prelude to the Opening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Zhonggong Dangshi Ziliao (CCP History Materials), no.420 (June 1992): 81，摘述在

William Burr, ed., “New Documentary Reveals Secret US, Chinese Diplomacy behind

Nixon’s Trip,”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no. 145, December

21.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2.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45/，【译按：

William Burr 这本书经傅建中摘译，中文版由时报文化公司出版，书名《基辛格秘录》。】

5. Kissinger, On China, 212．虽然我在此引述基辛格 On China 的说法，至少还有四本

书根据档案证据强烈质疑基辛格对中方战略的描述，以及他声称 1969 至 1972 年出现中

美长期合作希望的说法。我在本章其他地方会引述这四本书作者 Wiiliam Burr, Evelyn

Goh, James Mann, and Patrick Tyler 的说法。不幸的是，基辛格并没有试图举证反驳这

些针对他开启对中关系可信度的详尽攻击。批评者提出大量文件证明他误解中国的战略，

中方战略显然并非根据信赖美国会保卫中国、对抗苏联攻击，或是希望与美国长期合作。

批评者提出另类理论，认为中国的战略成功地耍弄了基辛格、也耍弄了日后美国领导人。

根据孟捷慕的说法，基辛格对开启中美关系的说法为未来中美合作定下典范："美国对中

政策依据一系列信念和假设，可是有许多却是悲剧性的不正确。"见 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8), 6．【中译本，林添贵译，《转向：从尼克森到克林

顿美中关系揭密》（台北：先觉出版社，1999 年）。】

6. Kissinger, On China, 211．我还是十分依赖基辛格对 1969 年开启中美关系的分析，

尤其是他对熊向晖回忆录的分析。熊向晖回忆录是中国迄今发表唯一内容最丰富的文件。

郈培德也引用熊向晖的说法。Tyler, Great Wall, 71-73．

7. Kissinger, On China, 212.

8. Ibid．

注释 172

9. Ibid：212-13．

10. Ibid., 274．孟捷慕报导，他取得的一份中央情报局研究报告，并不同意基辛格有关中

国战略的说法："然而，最近解密的纪录和回忆录显示，基辛格的说法最多只能说是误导

而不完整的。"Mann, About Face, 33．孟捷慕说："中央情报局秘密研究发现，北京领导

人经常可以利用或操纵华盛顿的歧异，奖赏或奉承中国的友人、灌输一种责任意识、冰

冻那些被认为不够同情（中国）的美国官员。”Mann, About Face, 11 .

11. 《纽约时报》驻北京特派员合培德(Patrick Tyler)花了四年时间研究，于 1999 年出版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这本书影响到中方对

如何将尼克松引向北京的看法。尼克松上台初期头几个月，中方非常不高兴尼克松明显

公开反中的声明。郃培德甚至从访谈中得出结论，认为在中苏边界冲突之后，尼克松和

基辛格起先站在莫斯科那一方——鉴于尼克松已请托苏联协助他把美军撤出越南战场，

这是必要的抉择。郃培德的书出版，造成北京相当恐慌，因为书中透露基辛格在 1969 年

7 月奉尼克松之命，指示秘密研究美国如何对中国发动核武攻击、以支持莫斯科。郃培德

声称，这是首次进行研究，专注在美国对中国、而非苏联，发动核武攻击。基辛格七月

十四日给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下达指示：“总统指示”准备研究“一些可能状况，可以在

美国以战略核武力对付中国时发挥作用。”基辛格后来否认这项报导，并致信能郃培德说：

“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与苏联合作，扫除中国的核武能力。”Tyler, Great Wall, 63.

12. Helmut Sonnenfeldt (宋贺德) and John H. Holdridge (何志立) to Henry Kissinger,

October 10, 1969, Subject: State Memo to the President on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US.

13. Roger Morris Memorandum for Henry Kissinger, November 18,

1969, declassified

memo, Subject: NSSM 63, Sino-Soviet Rivalry - A Dissenting View,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国家安全会议幕僚 Hyland 和 Morris 谈论为什么美国不该吓阻苏联攻打中国，或

是和中国站在同一边。反之，基辛格在他的《白宫岁月》(White House Years)一书表示，

他“不能接受苏联对中国军事攻击。我们在有任何形式的接触之前，就有这个观

点。”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764 . 可是邰培德认定基辛格叙述他希望保卫中

国，这个说法不实。他说：“这项自利的声明明显与尼克松及基辛格多年来其他声明的纪

录相抵触……也和(国防部长)赖德(Laird)及基辛格主要助手的回忆相互矛盾。” Tyler,

Great Wall, 66 .

14. Jerome A Cohen, " Ted Kennedy's Role in Restor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 Legislation and Public Policy 14 (2011): 347-55.

15. 1969 年 7 月查巴奇迪克湾车祸事件肯定让爱德华·肯尼迪分心，无暇专注中国事务，

也伤害到他参选总统的野心。但是肯尼迪 1977 年首度访问中国，见到邓小平。肯尼迪

1969 年 3 月 20 日的演讲主张美国向中国开放，吸引全世界媒体的注意，《纽约时报》

把它放到头版头条，库托沃伊和谢夫钦柯当天兴奋地拿给我看。

1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articipants: Mao Tse-tung, Chou En-Iai, Richard

Nixon, Henry Kissinger, Winston Lord (notetaker), February 21, 1972, 2:50-3:55 p.m.,

Beijing, Document 194, in Foreign Relar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vol.XVII-

China, 1969-1972- available at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17/d194，

17. Kissinger, On China, 259.

1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articipants: Chou En-Iai, Yeh Chien-ying, Huang

Hua, Chang Wen-chin, Hsu Chung-ching, Wang Hai-jung, Tang Wen-sheng and Chi

Chao-chu (Chinese interpreters and notetakers), Henry Kissinger, John Holdridge,

Winston Lord, W. Richard Smyser, Beijing, July 10, 1971, 12:10-6:00 p.m.,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XVII, document 140, available at

http://2001-2009.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70142.pdf

19. Kissinger to Nixon, " My October China Visit: Discussions of the Issues,” 11

November [1971] Top Secret/Sensitive/Exclusively Eyes Only, pages5-1.and 29.

Source: RG 59, State Department Top Secret Subject-Numeric Files, 1970-1973, POL 7

Kissinger, available in William Burr, ed., with Sharon Chamberlain and Gao Bei, "

Negotiating U.S. -Chinese Rapprochement: New American and Chinese

Documentation Leading Up to Nixon's 1972 Trip,”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 70, May 22, 2002, available at

http://www2.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70/doc22.pdf

20.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articipants: Prime Minister Chou En-Iai, Chi

P'eng-fei, Chang Wen-chin, Hsuing Hsiang-hui, Wang Hai-jung, Tang Wen-sheng and

Chi Chao-chu (Chinese interpreters and notetakes), Henry Kissinger, Winston Lord,

John Holdridge, Alfred Jenkins, October 22, 1971, Great Hsl of the People, Peking,

4:15-8:28 p.m., General Subjects: Korea, Japan, South Asia, Soviet Union, Arms

Control- in " Foreign Relations, 1969-1976, Volume E-13, Documents on China,

1969-1972." released by the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vailable at http://2001-2009.state.gov/r/pa/ho/frus/nixon/e13/72461.htm.

21. 这件事一直到多年后才对外公布。1969 年，前任国防部长詹姆斯·史勒辛格(James

Schlesinger)公开表示，美国官员讨论给予中国军事援助的可能性。Lethbridge Herald,

April 13, 1976,3， available at

http://newspaperarchive.com/ca/alberta/lethbridge/lethbridge-herald/1976/04-13/page-

3．史勒辛格说，美国官员讨论给予中国军援助，但双方一直没有正式讨论这件事。他说：

“对于这个议题是有些臆测，但是从来没有正式讨论给予中国军事援助的议题。”史勒辛格

说，军事援助必须考虑许多情势，但是他表示，他“不会迳自就排斥它”。 “Weighing of Aid

to China Seen,” Victoria Advocate, April 12, 1976, 5A, available at

http://news.google.com/newspapers?nid=861&dat=19760412&id=IhZZAAAAIBAJ&sjid

=XkYNAAAAIBAJ&pg=3791,2033685.

22. Thomas M. Gottlieb, "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t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trategic Triangle, " RAND Corporation, 1977, Document Number R-1902-NA,

available at http://www.rand.org/pubs/reports/R1902.html.

23. Lord ro Kissinger, " Your November 23 Night Meeting, " November 29, 1971,

enclosing memcon of Kissinger-Huang Hua Meeting, Top Secret/ Sensitive/Exclusively

Eyes Only, Source: RG 59, Records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Director's Files

(Winston Lord), 1969-1977, Box 330, China Exchanges October 20-December 21,

1971, in Burr, ed., " Negotiating U.S.-Chinese Rapprochement. "

注释 174

24. Evelyn Goh, Constructing the U.S. Rapprochement with China, 1961-1974: From "

Red Menace " to " Tacit Ally "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89.

25. Yang and Xia, " Vacillating Between Revolution and Detente, " Diplomatic History

Journal 34, no. 2 (April 2010): 413-14.

26. Kissinger, On China, 290.

27.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23, 1972, 2:00 p.m.-6:00 p.m., Locar.ion of

original: 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Project, White House Special

Files, President s Office Files, Box 87, Memoranda for the President Beginning

February 20, 1972, page 21, in William Burr, ed., " Nixon's Trip to China: Records Now

Completely DeclassiFied, Including Kissinger Intelligence Briefing and Assurances on

Taiwan, "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ecember 11, 2003, Document 2, available at

http://www2.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06/.

28.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906.

29.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23, 1972, 9:35 a.m.-12:34 p.m.,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Project,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iles, HAK Office Files, Box 92,

Dr. Kissinger's Meetings in the PRC During the Presidential Visit February 1972, page

20, in Will-iam Burr, ed., " Nixon's Trip to China: Records Now Completely Declassified,

Including Kissinger Intelligence Briefing and Assurances on Taiwan, "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ecember 11, 2003, Document 4, available at

http://www2.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06/.

30.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22, 1972, 2:10 p.m.-6:10 p.m., Location of

original: 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Project, White House Special

Files,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Box 81,Memoranda for the President Beginning February

20, 1972.page 10- in William Burr, ed. " Nixon's Trip to China: Records Now Completely

Declassified, Including Kissinger Intelligence Briefing and Assurances on Ta/wan, "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ecember 11, 2003, Document 1, available at

http://www2.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0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23, 1972.9:35 a.m.-12:34 p.m.,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Project,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iles, HAK Office Files, Box 92, Dr. Kissinger's

Meetings in the PRC During the Presidential Visit February 1972.page 20, in William

Burr, ed- " Nixon's Trip to China: Records Now Completely Declassified, Including

Kissinger Intelligence Briefing and Assurances on Taiwan, "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ecember 11- 2003, Document 4- available at

http://www2.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06/.

31. 根据 Evelyn Goh 教授的说法，苏联驻美大使杜布莱宁(Anatoly Dobrynin)三月间告

诉基辛格，根据中方消息来源，莫斯科得出结论，基辛格已经“把中苏边境苏联军队的全

盘状况、以及苏联导弹设施的位置”告诉中国人。见 Goh- Constructing the U.S.

Rapprochement with China, 174-75，基辛格否认，见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uch 9, 1972, Box 493,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Project,

page 3-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32. 关于西方对中苏分裂最优秀的回顾，见 Harold P. Ford, " The CIA and Double

Demonology: Calling the Sino-Soviet Split, " Studies in Intelligence (Winter 1998-99):

57-61, available at

https://www.cia.gov/library/center-for-the-study-of-intelligence/kent-csi/v0142n05/pdf/v

4215a05p.pdf

33. 例如，见 Zhou-Ye Jianying-Kissinger Memcon, June 20, 1972-15-16- June 21,

1972,3- in Box 851,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and Howe to

Kissinger, " China Trip: June 24- 1972, Box 97,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both available at the Nixon Presidenrial Library and ated in

Evelyn Goh, " Nixon, Kissinger, and the 'Soviet Card' in the U.S. Opening to China,

1971-1974:' Diplomatic History 29, iss. 3 (June 2005): 475-502, 485, footnote 43.

34. Mao-Kissinger Memcon, February 17, 1973, in William Burr,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Collingdale, PA: Diane Publishing,

1999), 88-89, also available at the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cited in Goh, " Nixon,

Kissinger, 2md the 'Soviet Card: " 475-502, 485, footnote 44.

35. Xiong Xianghui, " The Prelude to the Opening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

Zhonggong Dangshi Ziliao (CCP History Materials), no. 42 (June 1992): 81, as

excerpted in Bu-rr, " New Documentary Reveals Secret U.S., Chinese Diplomacy

behind Nixon's Trip.”

36. Kissinger to Nixon, " My Trip to China,” March 2,1973, Box 6, President’s Personal

Fil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2-3, available at the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cited in Goh. " Nixon, Kissinger, and the 'Soviet Card,'” 475-502,

37. Kissinger, Diplomacy, 72，【中译本，林添贵、顾淑馨译，《大外交》（台北：智库

文化出版社，1998 年。）】

3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articipants: Henry Kissinger, Winston Lord- Huang

Hua, and Shih Yen-hua (施燕华 interpreter) - Friday, August 4, 1972,5:15-6:45 p.m.,

New York City, in " Foreign Relations, 1969-1976,Volume E-13, Documents on China,

1969-1972,” released by the Office of the Historia of 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available at http://2001-2009.stare.gov/r/pa/ho/frus/nixon/e13/72605.htm.

39. Kissinger to PRCLO Charge Han Xu (韩叙), Memcon, May is, 1973, Box 238, Lord

Files,1.

40. Kissinger to Huang Zhen (黄镇), Memcon, May 29, 1973, Box 328, Lord Files.

41. Nixon to Zhou, June 19, 1973, Box 328, Lord Files.

42. Kissinger to Hua-ng Zhen, Memcon, July 6, 1973, Box 328, Lord

Files and July 19,

1973, Box 328, Lord Files.

43. Winston Lord to Henry Kissinger,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Policy Planning Staff

(S/P), Director's Files (Winston Lord) 1969-1977, Entry 5027, Box 370, Secretary

Kissinger's Visit to Peking, October 1973, S/PC, Mr. Lord, vol. I,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注释 176

44. Kissinger-Zhou Memcon, November 10, 1973, in Burr, Kissinger Transcripts, 171-72. Zhou-Kissinger Memcon, November 13, 1973,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Online, Document 283. Memorandum, Fred Ikle to Henry Kissinger,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Policy Planning Staff (S/P), Director's Files (Winston Lord) 1969-1977,

Lor 77D112, Entry 5027, Box 370, Secretary Kissinger's Visit to Peking, October 1973,

S/PC, Mr. Lord, vol. II,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45. Goh, Constructing the U.S. Rapprochement with China, 242.另参见 Kissinger-Zhou

Memcon, November 10, 1973, in Burr, Kissinger Transcripts, 171-72.

46. Zhou-Kissinger Memcon, November 14, 1973,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On-line,

Document 284.

47. Luo Guanzhong (罗贯中),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chapter 21: " In a Plum

Garden, Cao Cao Discusses Heroes, " trans. C. H. Brewitt-Taylor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5), available at

http://kongming.net/novel/events/liubei-and-caocao-speak-of-heroes.php. I have

slightly modified this long translation.

48. 美国和中国对台湾海峡的观点，参见 Michael Pillsbury, " China and Taiwan - the

American Debate," RUSl Journal 154, no. 2 (April 2009): 82-88.

49. "Guns for Peking," Newsweek, September 8, 1975；里根在 1976 年 5 月 28 日举行

记者会。《洛杉矶时报》报导说："里根说，他认为鉴于两国有共同对付苏联的利益，美

国军售给中国大陆是很自然的发展。"Kenneith Reich, "Reagan Tells of Rumors

Administration Plans to Renounce Taiwan After Election," Los Angeles Times, May 29,

1976. 见 Yuri Dimov, " Commentary, " Moscow Radio Peace and Progress, October

29, 1975, trans. by US.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Washington, DC,

October 31, 1975，另参见 Ivan Broz, " American Military Policy and Its China Facto,"

Rude Pravo, April 27, 1976，它说，"这些最反动的美国圈子有个发言人就是兰德公司的

白邦瑞……这太可恶了……据称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将有助于北京务实派的领导人，

并保证毛泽东死后，他们的发展不会朝向别的方向。"

50. Edward Slingerland- Effortless Action.: Wu- Wei as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Spiritual Ideal in Early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51. Deng Xiaoping, " Realize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and Never Seek

Hegemony.May 7, 1978, available at

http://dengxiaopingworks.wordpress.com/2013/02/25/realize-the-four-modernizations-

and-never-seek-hegemony/.

52.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23 (Kindle edition).

53. Kissinger, On China, 366-68.

54. Presidential Directive/NSC-4 3-November 3, 1978, available at

http://www.jimmycarterlibrary.gov/documents/pddirectives/pd43.pdf

55. James Lilley and Jeffrey Lille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214-15．【中译本

林添贵译，《李洁明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

56. 里根总统在 120 号国家安全决定指示中下令美国政府”支持中国宏伟的现代化计划，

尤其是透过我们已解禁的技术转移政策。”NSDD 120, " Visit to the US of Premier Zhao

Ziyang” January 9,1984, available at http://www.fas.org/irp/offdocs/nsdd/.NSDD140

declared that a:strong, secure, and stable China can be an increasing force for peace. "

NSDD 140 " President- s Visit to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pril 21, 1984, available

at http://www.fas.org/irp/offdocs/nsdd/nsdd-140.pdf.

57. Kenneth Conboy, The Cambodian Wars: Clashing Armies and CIA Covert

Operation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3). 另参见 Andrew Mertha,

Brothers in Arms: ChinEse Aid to the Khmer Rouge, 1975-1979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58. George Crile, Charlie Wilson’s War: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the Largest Covert

Operation in History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3).

59.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819.

60. Tyler, Great Wall 284 .

61. Ibid., 285 . 郜培德在注 97 中引述卡特总统及其他八个人说的话。

62. 关于美、中两国在阿富汗和柬埔寨的大规模秘密行动计划，其完全细节尚未解密或经

中、美任何一方政府所承认。我在这里谈到的这些计划仅限于 Charlie Wilson’s War 与

The Cambodian Wars 这两本书中未经授权的访谈纪录所提到的情节。

63. Conboy, Cambodian Wars, 228.

64. Ibid., 226-27.

65. Mary Louise Kelly, " Intelligence Veteran Focuses on North Korea: NPR October

13, 2006.available at 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6259803.

66. Crile, Charlie Wilson’s War, and Conboy, Cambodian Wars.

67. NSDD 166, US Policy, Programs, and Strategy in Afghanistan, March 27, 1985,

available at http://www.fas.org/irp/offdocs/nsdd/nsdd-166.pdf

68. Steve Coll, Ghost War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Afghanistan, and Bin Laden,

[rom the Soviet Invasion to September 10, 2001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4), 66.

69. Ibid., 137.

70. Ibid. 我在这些任务的角色过去在三本书中已经揭露。Raymond L. Garthoff 说："白邦

瑞 1975 年秋天最早在《外交政策》发表文章，受到广泛讨论。他提出对中国军售及广泛

范围的美中军事安全关系。当时并不知道白邦瑞已经和中国官员进行秘密讨论……他的

报告已以密件发给十来位国家安全会议、国防部和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过目。"Raymond L.

Garthoff Detente and Confrontati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from Nixon to Reaga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3), 696 . Mahmud Ali 说："兰德公司中国事

务分析家白邦瑞……1973 年夏天与以外交官身分做掩护、派驻联合国总部的解放军军官

秘密磋商……国防部指挥白邦瑞。" Mahmud Ali, US-China Cold War Collaboration,

1971-1989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81，负责与苏联谈判苏军撤出阿富汗的联合国

副秘书长 Diego Cordovez 说："起先，刺针计划(Stinger campaign) 是由国防部主管政

策的副部长艾克尔和他属下那位冲劲十足的阿富汗事务协调官白邦瑞提出……支持刺针

计划人士一直受到官僚全力反对，反对持续到斗争最末阶段。"Diego Cordovez, Out of

Afghanistan: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Soviet Withdraw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95 . 克林顿总统的司法部副部长 Philip Heymann 写道：”秘密行动委员会

每三到四周开会一次。虽然这一类委员会自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以来历任政府都有，但

官方不曾承认它们的存在。例如肯尼迪政府时期，它的代号是四十委员会。关于秘密行

动的任何信息都刻意放到分割部门的安全体系 VEIL (意即“面纱”)之下予以保护。” Philip

Heymann, Living te Policy Proc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44.

71. Karl D Jackson, Memorandum for the Interagency Group on U.S.-China Military

Relations, Subject: U.S.-China Military Relations: A Roadmap, September 10, 1986-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Douglas Paal (包道格) file,

Reagan Presidential Library.

72. Ibid. 另参见 Feigenbaum, China’s Techno-Warriors.

第四章 白先生与绿小姐——美国误判天安门局势

1.

Pillsbury, Chinese Views of Future Warfare.和邓小平握手的照片出现在第二页，同

一页另一张照片是我和著名的解放军鹰派，写了五本书的彭光谦将军合影。

2.

身为参议院委员会幕僚和五角大楼的顾问, 自从我们 1092 年首度碰面以来，连续七

年我依赖彼得□汤生的报告，当时他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主任分析员。

3.

George H. W. Bush, Address on Administration Goal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February 9, 1989,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16660.

4.

Mann, About Face, 158

5.

刘晓波在天安门事件中大难不死，二十年后的 2009 年因为在中国推动”08 宪章”的民

主运动被捕，次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6.

Minxin Pei （裴敏欣）,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52.

7.

Ibid.

8.

George H. W. Bush, diary entry, June 5, 1989, in George H. W.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8), 98.

9.

Ibid.

10. George H. W. Bush,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ubject:

“Meeting with

（万里），

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3, 1989, 2:30 p.m. - 3:45 p.m., Oval Office,

Cabinet Room, and Residence, available at

http://www2.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6/docs/doc07.pdf.

11. 胡乔木 1992 年去世受到国际媒体报导，例如“纽约时报”登出讣闻：“Hu Qiaomu, a

Chinese Hard-Liner, Is Dead at 81,”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9, 1992,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1992/09/29/obituaries/hu-qiaomu-a-chinese-hard-liner-is-dead

-at-81.html.

12. Deng Xiaoping, *Selected Works*, vol.III (1982-92) (Beijing: Renmin chubsshe,

1983), 108.

13. Ezra Vogel

（傅高义），*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659-63.

14. Zhao Ziyang,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

trans. and ed. Bao Pu, Renee Chiang, and Adi Ignatiu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9). 赵紫阳，《国家的囚徒》。这本书的编辑解释说：“有许多人在中国境内躲在幕后

努力，必须隐姓埋名。他们冒着无法想像的危险， 保护、运送赵紫阳的

秘密录音带安全出

境。”（第 306 页）另参见 Michael Wines, “A populist’s Downfall Exposes Ideological

Divisions in China’s Ruling Party,” *New York Times*, April 6, 2012.

15. Robert L. Jervis, *Why Intelligence Fails: Lessons from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nd*

the Iraq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15. 作者 Jervis 在第 25 页释说, 他

注释 180

检视这些个案情报失败有四个主要原因，是其中之一是”忽视及误解了民族主义及其孪生

兄弟反美主义的角色”。

16. James P Harrison, *The Long March to Power: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r*

Party, 1921-72 (Bethesda, MD: International Thomson Publishing, 1972).

17. Yan Jiaqi （严家其）, *Toward a Democratic China: The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

ofYan Jiaqi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2), 252-70, 记载这十点政纲, 严家

其说它们发表于 1989 年 12 月 28 日。

18. Ruan Ming （阮铭）, with Nancy Liu, Peter Rand, and Lawrence R. Sullivan, eds.,

Deng Xiaoping: Chronicle of an Empir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140-50.

19.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June 5, 1989, 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available at

http://bushlibrary. tamu.edu/research/public_papers.php?id=494&year&month.

20. Mann, About Face, 262.

21. 例如，见 Constantine Menges, *China: The Gathering Threat* (Nashville, TN: Nelson

Current, 2005), 124-25.

22. Tyler, Great Wall, 381-416.

23. Elisabeth Rosenthal, “Envoy Says Stoning Wil End, Ties Won’t,” *New York Times*,

May 11, 1999, available at http://

partners.nytimes.com/library/world/europe/051199kosovo-china-sasser.html.

24. Erik Eckholm, “China Raises Then Lowers Tone in Anti-U.S. Protests at Embassy,”

New York Times, May 11, 1999,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1999/05/11/world/crisis-balkans-

china-china-raises-then-lowers-tone-anti-us- protests-embassy.html.

25. Ibid.

26. Transcript: Clinton opens youth violence summit, May 10, 1999, CNN, available at

http://www.cnn.com/ALLPOLITICS/stories/1999/05/10/ youth.violence.summit/transcrip t.html.

27. “America vs. Japan and Germany,” Jin Dexiang, 3, cited in Pillsbury,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99.

28. Eckholm, “China Raises Then Lowers Tone in Anti-U.S. Protests at Embassy.”

29. 然而，就中国的外交政策而言，更重要的是找出中国领导人如何解读贝尔格莱德使馆

被炸事件。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35, nos. 1-2 (2002), 发表从中国共产档案投运

出来的数百份备忘录、演讲词、笔记及其他秘密文件，其中朱镕基 1999 年的说法特别值

得注意。这些文件透露中国高层决策者 1999 年的想法，代表中共党内有一群有力的人物

企图借由泄露消息给西方，改变党史及影响中国的未来。Craig S. Smith, “Tell-All Book

Portrays Split in Leadship of China,”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7, 2002,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

2002/01/17/world/tell-all-book-portrays-split-in-leadership-of-china.html.

30. 这个机构当时的名称是外国广播信息 the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Cemer。

根据 Hoffman, Spy Within, 54-55, 金无怠在这个机构服务多年。

31. Bill Gertz, Enemies: *How America’s Foes Steal Our Vital Secrets—and How We*

Let It Happen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6), 52-53.

32. 见 Glenn P. Hastedt, “Leung, Katrina (May 1, 1954—),” in Glenn P. Hastedt,n ed.,

Spies, Wiretaps, and Secret Operations: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spionage, Volume

I (Santa Barbara, CA: ABC-C LIO, 2011), 468-69; Charles Feldman and Stan Wilson,

"Alleged Chinese Double Agent Indicted," CNN.com, May 9,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cnn. com/2003/LAW/05/08/double.agent.charges/; and "A Review of the FBI's Handling and Oversight of FBI Asset Katrina Leung (Unclassified Executive

Summary)," Special Report,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fice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May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justice.gov/oig/special/s0605/index.htm.

33. Gertz, *Enemies*, 52-53.

注释 182

第五章万恶的美国——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美国

1.

卡特总统的国安会中国事务专家， 已故的史丹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奥克森伯格写道:

"中国领导人天生怀疑外国。他们认为外国领导人往往不愿欢迎中国在世界事务崛起, 宁

愿延滞或破坏它的进步。他们深怕外界许多人一有机会就想分裂中国……中国领导人脑

子里还有一张战略地图， 认为在其边陲很难抗拒外国势力。"Michel Oksenberg, *Taiwan,*

Tibet, and Hong Kong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tanford, C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7), 56.

2. 关于中国对中、美关系历史及演进的证释，可参见 Qiao Mingshun, *The First Page in*

Chinese-US Relations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0); and Shi

Yinhong (时殷弘) and Lu Lei, "The U.S. Attitude Toward China and China's Entranc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 Overview of 150 Years of History," in Tao Wenzhao (陶

文钊) and Liang Biyin,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Beijing: CASS Press, 1996).

3. 关于这些"爱国"教育方案的进一步讨论, 见 Wang Zheng,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eter Hays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Christopher R.

Hughe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Global Era*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and

Suisheng Zhao (赵穗生) ,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4. 指出本书将重新付梓的消息来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Wang Chun, *A History of*

the U.S. Aggression in China (Beijing Workers' Press, 1951). 更多详情见 Andrew J.

Nathan (黎安友) and Andrew Scobell (施道安) ,"How China Sees America: The Sum

of Beijing's Fear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8009/ andrew-j-nathan-and-andrew-scobell/how-china-sees-america.

5. 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网址是: http://www.cssn.cn/, 英文版网址是:

http://bic.cass.cn/englisli/ index.asp.

6. 关于义和拳之乱，见 Larry Clinton Thompson, William Scott Ament and the Boxer

Rebellion: Heroism, Hubris, and the “Ideal Missionary”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09).

7. 关于邓小平统治的影响，见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8.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Volume IV*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1), 450.

9. Xiong Zhiyong, “A Diplomatic Encounter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Reviewed

from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Wangxia,”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no. 5

(1989); Qiao Mingshun, First Page in Chinese-U.S. Relations, 200, 33-34, 38, 147, 171;

Li Jikui, “Chinese Republican Revolutions,” 41-42, in Tao Wenzhao and Liang Biyin,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Beijing: CASS Press,

1996).

10. Shi Yinhong, Lu Lei, “U.S. Attitude toward China and China’s Entranc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6.

11. Mei Renyi,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American Reporting o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422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 *The Thirty-Six Stratagems*, chapter 1, available at

http://wengu.tartarie.com/wg/wengu.php? l=36ji&&no=3.

13. Deng Shusheng, *Meiguo Lishi yu Meiguo Ren* [American History and Americans]

(Beijing: Peoples' Press, 1993), 55.《美国历史与美国人》

14. Tang Qing, "U.S. Policy toward Japan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in

Jianghandaxue Xuebao [Jianghan University Journal] (April 1997): 105-9.

15. Deng Shusheng, *Meiguo Lishi yu Meiguo Ren* [American History and Americans],

169.

16. Stefan Verstappen, *The Thirty-Six Strategies of Ancient China* (San Francisco:

China Books and Periodicals, 1999).

17. Xiong Xianghui, "The Prelude to the Opening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Zhonggong Dangshi Ziliao, no. 42 (June 1992): 81, 摘自 Burr, "New Documentary

Reveals Secret U.S., Chinese Diplomacy behind Nixon's Trip."

18. 关于《较量无声》的英文翻译，见 NNL, ZYH, and AEF, "Silent Contest " (Part I),

Chinascope, available at http://chinascope.org/main/content/view/6168/92/; and NNL,

ZYH, and AEF, "Silent Contest II: *Chinascope*, available at

http://chinascope.org/main/content/view/6281/92/. Benjamin Carlson, "China's Military Produces a Bizarre, Anti-American Conspiracy Film (VIDEO)," *GlobalPost*, November

2,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globalpost.com/dispatch/news/regions/asia-pacific/

china/131101/china-military-produces-bizarre-anti-american-conspiracy-video. 另参见

J.Michael Cole, “Does China Want a Cold War?,* *Diplomat*, November 5, 2013,

available at http://thediplomat. com/2013/11/does-china-want-a-cold-war/; and Jane Perlez, “Strident Video by Chinese Military Casts U.S. as Menac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1, 2013, available at http://sinosphere.blogs.

nytimes.com/2013/10/31/strident-video-by-chinese-military-casts-u-s-as-menace/?_ph

p=true&_type=blogs&r=0&gwh=6063CDDF0357954CDBF51A49E3DC1O

&gwt=pay.

19.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Annual Report, 2002,”

release date: July 15, 2002, available at

http://china.usc.edu/ShowArticle.aspx?articleID=686#below.

20. Ibid.

21. Ibid.

22. Ibid.

23. Mark Landler and David. E. Sanger, “China Pressures U.S. Journalists,

Prompting, " Warning from Biden,”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4,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13/12/06/ world/asia/biden-faults-china-on-foreign-

press-crackdown.html?_r=2&.

24. Ibid.

25. Ibid.

26. Ibid.

27. Miles Yu, “Inside China: PLA Strategist Reflects Military’s Mainstream,”

Washington Times, April 11,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3/apr/11/inside-china-pla-strategist-

reflects-militarys-mai/?page=all #pagebreak.

28.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Annual Report, 2002.”

29. Ibid.

30. Kevin Spacey, *The Usual Suspects*, directed by Bryan Singer. Los Angeles:

Spelling Films International, Gramercy Pictures, and PolyGram Filmed Entertainment,

1995.

第六章 网络警告——滴水不漏的言论统战

1.

Anne-Marie Brady 是学术界研究中国政府宣传作业的先锋，其作品有 Anne-Marie

Brady, ed., China’s Thought Management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另参见

Anne-Marie Brady,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 New Era Dawns,” *Diplomat*, March 17,

2014, available at http://thediplomat.com/

2014/03/chinese-foreign-policy-a-new-era-dawns/; and Brady’s

Marketing Dictatorship: Propaganda and Thought Work in Contemporary Chin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106-11. 另参见 David Shambaugh（沈

大伟）,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

Keith B. Richburg, "Chinese Artist Ai Weiwei Arrested in Ongoing Government

Crackdown," *Washington Post*, April 3,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chinese

-artist-ai-wei-wei-arrested-in-latest-government-crackdown/2011/04/03/AFHB5PVC_st oiy.html.

3.

"State Enemies: China,"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Special Edition: Surveillance,

available at http://surveillance.rsf. org/en/china/.

4.

Patrick E. Tyler, "Who's Afraid of China?," *New York Times*, August 1, 1999,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 com/1999/08/01/ magazine/who-s-afraid-of-china.html.

5.

乔良、王湘穗，《超限战》（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 年）。英文摘译本科在

网络上查到，见 http://www.fas. org/ nuke/guide/china/ doctrine/

index.html.

6.

关于中国对美国的观感极为敏感，见 Andrew J.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Andrew J.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How China Sees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8009/andrew-j-nathan-and-andrew-scobell/ho w-china-sees-america.

7.

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在“Beijing’s Security Behavior in the

Asia-Pacific: Is China a Dissatisfied Power?” in J. J. Suh,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Allen

Carlson, eds., *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Identity, Power, and Efficienc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34-96 指出，《超限战》的作者“不是

战略学者，而是政治干部”，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写些军中生活报道。他又说，这本书“在中

国国内掀起极大争议”，在“军中内部会议也遭到批评”。可是，这些结构资讯者不见于美

国的讨论。（第 68 页）

8.

Erik Eckholm, “After the Attacks: In Beijing; Waiting Nervously for Respons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6, 2001,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01/09/16/us/after-the-attacks-

in-beijing-waiting-nervously-for-response.html.

9.

王健、李晓宁、乔良、王湘穗，《新战国时代》（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3 年）。

注释 186

10. Wu Rusong, “Rou wu lun - *Zhongguo gudian zhanlue zhiyaon* [On Soft Fighting -

The Quintessence of China’s Classical Strategy], *Zhongguo Junshi Kexue* [China

Military Science] 34, no. 1 (Spring 1996): 118.

11. Li Bingyan, ed., Zhongguo lidai da zhanlue [The Grand Strategy of China’s Past

Dynasties] (Beijing: Kunlun chubanshe, 1998), 51.

12. Huang Zhixian, Geng Jianzhong, and Guo Shengwei, *Sun Zi Jingcui Xinbian* [A

Concise New Edition of Sun Tzu] (Beijing: Junshi kexue chubanshe, 1993), 70.

13. Chai Yaqui, *Moulue lun* [On Deceptive Strategy] (Beijing: Lantian chubanshe,

1996), 97.

14. Chai Yuqiu, ed., *Moulue ku* [A Storehouse of Deceptive Strategy] (Guangxi:

Guangxi Renmin chubanshe, 1995), 152.

15. Nick Mulvenney, “China to Meet Dalai Lama Aides amid Tibet Tension,” *Reuters*,

April 25, 2008, available at http://

in.reuters.com/article/2008/04/25/idINIndia-33236220080425.

16. Brian Duffy and Bob Woodward, “FBI Warned 6 on Hill about China Money,”

Washington Post, March 9, 1997, available a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politics/special/campfin/stories/cf030997.htm.

17. Bill Gertz, *The China Threat: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Targets America*

(Washington, DC: Regnery, 2000), 45.

18. China’s Propaganda and Influence Operations, *Its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That*

Targe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sulting Impacts on U.S. National Security: Hearing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111th Cong. 88

(Apr. 30, 2009), statement of Dr. Jacqueline Newmyer, president and CEO, Long-Term

Strategy Group, Cambridge, MA, available at

http://origin.www.uscc.gOv/sites/default/fiIes/transcripts/4.30.09HearingTranscript.pdf.

引文出自 2009 年 2 月一则”参考”消息，它由 American Open Source Center 译为英文，经

之 Newmyer 引在其声明中。

19. Friedberg, Contest for Supremacy, 194-95.

20. *China’s Propaganda and Influence Operations, Its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That*

Targe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sulting Impacts on U.S. National Security: Hearing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111th. Cong. 67

(Apr. 30, 2009), statement of Dr. Ross Terrill, associate in research,

John K.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available at

http://origin. 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transcripts/4.30.09HearingTranscript.pdf.

21. Confucius Institute/Classroom website, available at

http://english.hanban.org/node_10971.htm.

22. D. D. Guttenplan, "Critics Worry about Influence of Chinese Institutes on US

Campuses," *New York Times*, March 4,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12/03/05/us/critics-worry-about-

influence-of-chinese-institutes-on-us-campuses.html?pagewanted=all&_r=0.

23. "China's Confucius Institutes: Rectification of Statues," Economist, January 20,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 economist.com/blogs/asiaview/2011/01/china%E2%80%99s_confucius_in stitutes.

24. Daniel Golden, "China Says No Talking Tibet as Confucius Funds U.S.

Universities," Bloomberg News Service, November 1,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1-11-01/

china-says-no-talking-tibet-as-confucius-funds-u-s-uniyersities.html.

25. Guttenplan, "Critics Worry About Influence of Chinese Institutes on U.S.

Gampuses."

26. Josh Dehaas, “Talks End wetween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U Manitoba,

Maclean’s, June 21,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macleans.ca/education/uniandcollege/talks-end-between-confllcius-institutes-and-u-manitoba/.

27. Marshall Sahlins, “China U.,” Nation, October 29,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thenation.com/ article/176888/ china-u.

28. Golden, “China Says No Talking Tibet as Conflicius Funds U.S. Universities.”

29. Ibid.

30. Guttenplan, “Critics Worry About Influence of Chinese Institutes on U.S.

Campuses.”

31. Golden, “China Says No Talking Tibet as Confucius Funds U.S. Universities.” 该组

织的网站没有提到有关西藏的议题， 请见： http://ealc.stanford.edu/ confucius_institute/。

2013 年 1 月 10 日, 斯坦福大学国际事务处访问 Ban Wang 教授, 王教授说: “过去两年, 我

们只要和汉办或北京大学意见不同, 赵教授、Saller 院长和我就到北京去面对面谈判。每

次我们都提醒他们， 斯坦福大学必须控制如何管理学院。情势转为对我们有利……”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Stanford University, available at

https://oia.stanford.edu/node/14779.另参见 Wise, Tiger Trap, chapter 14.

32. “Sydney University Criticised for Blocking Dalai Lama Visit,” Guardian, April 18,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apr/18/sydney-university-dalai-lama.

33. Dehaas, "Talks End Between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U Manitoba."

34. Sahlins, "China U."

35. Don Starr,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Europe: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Policy 44, no.1 (March

2009): 65-82, available at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

doi/10.1111/j.1465-3435.2008.01371.x/full.

36. Ibid.

37. "Profs Worry China Preparing to Spy on Students," Macleans, April 27,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macleans.ca/education/uniandcollege/profs-worry-china-preparing-to-spy-o

n-students/.

注释 188

38. TGS and AEF, "People's Daily: The Rise of an Awakening Lion," Chinascope, last updated February 10, 2011, available at

http://chinascope.org/main/content/view/3306/106/.

39. Tania Branigan, "Chinese Ambassador Attacks 'Cold War' Fears over Confucius

Institutes," Guardian, June 15,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2/jun/15/confucius-

institutes-universities-chinese-ambassador.

40. Justin Norrie, "Confucius Says School's In, but Don't Mention

Democracy," Sydney

Morning Herald, February 20,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smh.com.au/national/education/confucius-says-

schools-in-but-dont-mention- democracy-20110219-1 b09x.html.

41. Fred Hiatt, "Chinese Leaders Control Media, Academics to Shape the Perception

of China,"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7,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fred-

hiatt-chinese-leaders-control-media-academics-to-shape-the-perception-of-china/2013

/11/17/1f26816e-4e06-11e3-9890-ale0997fb0c0_stor7.html.

42. Ibid.

43. Ibid.

44. Neil King Jr., "Inside Pentagon: A Scholar Shapes Views of China,"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8, 2005, available at

http://online.wsj. com/news/articles/SB112613947626134749.

45. Ibid.

46. "UN Experts Warn of Severe Restrictions on Tibetan Monasteries in China," UN

News Centre, November 1,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story.asp?NewsID=

40269&Cr=China&Crl#.Uxi2dumPLVI.

47. "Q&A: Paul Mooney on Reporting in China," Bob Dietz,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 Blog, November 12,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cpj.org/blog/2013/11/qa-paul-mooney- on-reporting-in-

china.php.

48. Harrison Jacobs, "Chinese Censorship Is Spreading All Over the World," Business

Insider, November 5,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chinese-censorship-is-spreading-

all-over-the-world-2013-11.

49. Ibid.

50. "State Enemies: China."

51. U.S. State Department, 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 "2013

Human Rights Report: China (includes Tibet, Hong Kong, and Macau)," available at

http://www.state.gov/j/drl/rls/hrrpt/2013/eap/220186.litm.

52. Will Sommer, "Post's Chinese Visa Fight Ends with a Whimper," Washington City

Paper, September 17,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washingtoncitypaper.com/blogs/citydesk/2012/09/17/

posts-chinese-visa-fight-ends-with-a-whimper/.

53. Peter Ford, "Report on China's 'Jasmine Revolution'? Not if You Want Your Visa,"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3,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csmonitor.com/layout/set/rl4/World/Asia-Pacific/

2011/0303/Report-on-China-s-Jasmine-Revolution-Not-if-you-want-your-visa.

54. Harrison Jacobs, "Journalist Paul Mooney on Why He Was Blocked from China

and How Things Could Get 'Much, Much Worse,'" Business Insider,

November 21,

2013, available at http://

www.businessinsider.com/paul-mooney-on-being-denied-chinese-visa-2013-11#ixzz2

n5iYadYX.

55. Evan Osnos, "What Will It Cost to Cover China?" New Yorker, November 19,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 newyorker.com/online/blogs/comment/2013/11/what-will-it-cost-to-cover-chi na.html. 另参见 Robert Dietz, "Foreign Reporters on Reporting in China," for the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Roundtable, "China's Treatment of

Foreign Journalists," December 11,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cecc.gov/sites/chinacommission.house.gov/files/CECC%20Roundtable%

20-%20Foreign%20Journalists%20-Robert%20Dietz%20Written%20Statement.pdf.

56. Keith B. Richburg, "China Expels Al-jazeera Reporter as Media Relations sour,"

Washington Post, May 8,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lc/china-expels-

al-jazeera-reporter-as-media-relations-sour/2012/05/08/gIQAlip49T_story:html.

57. 已故的专栏作家，前任"纽约时报"总编辑罗森绍（A. M. Rosenthal）说："美国史上这

个国家从来没有受到〔中国这样〕一个外国专制政府如此重大的影响。事实上，可能除了

英国之外， 我记忆里从来没有任何国家对美国政治、经济和学术生活有如此大的影响。"

引自 Gertz, China Threat, 40-41.

58. Osnos, “What Will It Cost to Cover China?”

59. “Syria, China Worst for Online Spying: RSF,” Daily Star (Lebanon), March 12,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 dailystar.com.lb/Article.aspx?id=209739&link=Technology/Regional/2013/

Mar-12/209739-syria-china-worst-for-online-spying-rsf.ashx#axzz2rFONYvA9.

60. “State Enemies: China.”

61. Ibid.

62. Ibid.

63. Jacobs, “Chinese Censorship Is Spreading All Over the world.”

64. Ibid.

65. Laurie Burkitt and Paul Mozur, “Foreign Firms Brace for More Pressure in China,”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4, 2013, available at 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

10001424127887323916304578400463208890042.

66. Jacobs, “Chinese Censorship Is Spreading All Over the world.”

67. 关于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的作法，可参见“How officials Can Spin the Media” China

Media Project, June 19, 2010, available at http://cmp.hku.hk/2010/06/19/6238/; “Media Dictionary: ‘propaganda Discipline,’” China Media Project, January 5, 2007, available at

http://cmp.hku.hk/2007/01/05/145/; Frank N. Pieke, The Good Communist: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Yanmin Yu, “The Role of the Media: A Case Study of China’s Media

Coverage of the U.S. War in Iraq,” in Yufan Hao and Lin Su, eds.,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 Societal Force and Chinese American Policy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5).

另参见 Anne-Marie Brady and He Yong, “Talking Up the Market,” in Anne-Marie Brady,

ed., China’s Thought Management (Oxford, UK: Routledge, 2012); Min Jiang, “Spaces

of Authoritarian Deliberation: Online Public Deliberation in China,” in Ethan J. Lieb and

Baogang He, eds., The Search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Ying Chan, “Microblogs Reshape News in China,” China

Media Project, October 12, 2010, available at http://cmp.hku.hk/2010/10/12/8021/; and

Christopher R. Hughes, “Controlling the Internet Architecture within Greater China,” in

Francoise Mengin, ed., Cyber China: Reshaping National Identities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第七章 杀手锏——解放军的秘密武器

1.

消息来源包括 Victor N. Corpus, “America’s Acupuncture Points. Part 2: The

Assassin’s Mace,” Asia Times Online, October 20,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HJ20Ad01.html; Michael

Pillsbury, “The Sixteen Fears: CJti na’s Strategic Psychology,”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54, no. 5

(October/November 2012): 149- 82; “SteelJaw,” “Required Reading: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Articles on China’s DF-21/ASBM, ” U.S. Naval Institute blog, November 15,

2009, accessed March 2, 2014, available at

http://blog.usni.org/2009/11/15/required-reading-naval-

war-college-review-articles-on-chinas-df-21asbm; Bill Gertz, “China Building

Electromagnetic Pulse Weapons for Use against U.S. Carriers, ” Washington Times,

July 21,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

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1/jul/21/beijing-develops-radiation-weapons/?page=all;

David Crane, “Chinese Electromagnetic Pulse (EMP) and High-Powered Microwave

(HPM) Weapons vs. U.S. Navy Aircraft Carrier Battle Groups: Can the U.S. Military

Effectively Counter ‘Assassin's Mace’?,” DefenseReview.com, July 22,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defensereview.com/chinese-

electromagnetic-pulse-emp-and-high-powered-microwave-hpm-weapons-vs-u-s-navy-

aircraft-carrier-battle- groups-can-the-u-s-military-effectively-counter-assassins-mace/;

Editors of New Atlantis, “The Assassin’s Mace,” New Atlantis 6 (Summer 2004): 107-10,

available at http://www. thenewatlantis.com/publications/the-assassins-mac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C, 2005); Pillsbury,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David Hambling, “China Looks to Undermine U.S. Power

with ‘Assassin’s Mace,’ ” Wired, July 2,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wired.

com/dangerroom/2009/07/china-looks-to-undermine-us-power-with-assassins-mace/;

“China Developing EMP ‘Assassin’s Mace’: Report,” China Post, July 25,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post.com.tw/taiwan/china-taiwan-relations/2011/07/25/310981/China-developing.htm; Leonard David, “Pentagon Report: China’s Growing Military Space

Power,” SPACE.com, March 6,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space.com/5049-pentagon-report-china-growing-military-space-

power.html; Shaun Waterman, “U.S. Slow Learner on Chinese Weaponry, ” Washington Times, April 5,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2/apr/5/us-slow-learner-on-

chinese-weaponry/?page=all; Mark L. Herman, Mark D. Frost, and Robert Kurz, Wargaming for Leaders: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 from the Battlefield to the

Boardroom (New York: McGraw-Hill, 2009); Robert Mandel, “Political Gaming and

Foreign Policy Making During Crisis, ” World Politics 30, no. 4 (July 1977): 610-25.

Mandel 写道，早期的兵棋推演剧本包括苏联入侵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关系紧张、中国

和越南为岛礁起争执、中国渗透缅甸、以及印度发生叛乱。

2.

更多详情参见 Bill Gertz, “China’s High-Tech Military Threat,” Commentary, April 1,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 commentarymagazine.com/article/chinas-high-tech-militajy-threat/; and Jan van Tol, Mark Gunzinger, Andrew F. Krepinevich, and. Jim Thomas, “AirSea Battle: A

Point-of-Departure Operational Concept, ”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May 18,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csbaonline.org/publications/2010/ 05/airsea-battle-concept/.

3.

Gertz, “China’s High-Tech Military Threat.”

4.

关于中国反介入战略和投资最杰出的研究，见 James C. Mulvenon（毛文杰）, Murray

Scot Tanner, Michael S. Chase, David Frelinger, David C. Gompert, Martin C. Libicki,

and Kevin L. Pollpeter, Chinese Responses to U.S.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Santa Monica, CA: RAND, 2006); Roger

Cliff, Mark Burles, Michael S. Chase, Derek Eaton, and. Kevin L. Pollpeter, Entering the

Dragons Lair: Chinese Anti-access Strateg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Santa Monica, CA: RAND, 2007); and Ronald O’Rourke,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Navy Capabilities -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L33153, May 29, 2007.

5.

Shen Zhongchang, Zhang Haiying, and Zhou Xinsheng, “21 Shiji Haizhan Chu-tan”

[“21st Century Naval Warfare”], Zhongguo Junshi Kexue [China Military Science], no. 1

(1995): 28-32, in Pillsbury, Chinese Views of Future Warfare, xxxviii.

6.

Bill Gertz, The China Threat: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Targets America

(Washington, DC: Regnery, 2013), introduction to the paperback version, page ix.

7.

Michael Raska, “Scientific Innovation and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Diplomat, September 3, 2013, available at

http://thediplomat.com/2013/09/scientific-innovation-and-chinas-militaiy-

modernization/.

8.

经典例子参见 Edward Timperlake and William C. Triplett II, Red Dragon Rising:

Communist China’s Military Threat to America (Washington, DC: Regnery, 2002);

Gertz, China Threat; Steven W. Mosher, Hegemon: China’s Plan to Dominate Asia and

the World (San Francisco: Encounter Books, 2000); and Jed Babbin and Edward

Timperlake, Showdown: Why China Wants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Regnery, 2006); Ted Galen Carpenter,

America's Coming War with China: A Collision Course over Taiw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and Richard C. Bush （卜睿哲）, and Michael E. O'Hanlon

（欧汉龙）, A War Like No Other: The Truth About China's Challenge to America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2007).

9.

Keith Crane et al.,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05).

10. "U.S. Asia-Pacific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Relate d to PLA Naval Forces

Modernization,"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Seapower and Projection Forces,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December 11, 2013, available at http://armed

services.house.gov/index.cfm/hearings-display?

ContentRecord_id=FA9EE283-A136-4C44-B489-F1814AFAB9EA.被请到听证会作证

的专家有: 哈德孙研究中心（Hudson Institute）资深研究员 Seth Cropsey；美国海军战

争学院（U.S. Naval War College）副教授 Andrew Erickson；国会研究处（Congressional

Reserch Service）海军事务专家 Ronald O'Rourke；战略及预算评估中

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副总裁兼研究部主任 Jim Thomas。关于背景，见

193 2049 百年马拉松

Seth Cropsey, Mayday: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Naval Supremacy (New York:

Overlook, 2013).

11. 关于海空一体战，可参见 Jose Carreno, Thomas Culora, George Galdorisi, and

Thomas Hone, Proceedings (vol.136/8/1,290, U.S. Naval Institute, August 2010); J.

Noel Williams, "Air-Sea Battle: An Operational Concept Looking for a Strategy," Armed

Forces Journal (September 2011); and Adam Segal, "Chinese Computer Games:

Keeping Safe in Cyberspace," Foreign Affairs 91, no. 2 (March/April 2012).

12. Gertz, Enemies, 54; and Wise, Tiger Trap, 216-17. Wise 写道: "麦大志一定罪, 其余

家属很快就相继认罪。2008 年 1 月, 麦大志被判刑二十四年, 入联邦监狱服刑。"（页二

一七）

13. 关于中国人认定美国威胁到他们，可参见 Yawei Liu and Justine Zheng Ren, "An

Emerging Consensus on the U.S. Threat: The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PLA Officer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3, no. 86 (2014): 255-74.

14. 见 Chen Youwei（陈有为）, "China's Foreign Policymaking as Seen Through

Tiananme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2, no. 37 (November 2003): 715-38.

15. Gao Fugang and Sun Mu, "Study of Operational Effectiveness of Blockade

Running of Escorted Submarine," Junshi Yunchou Yu Xitong Gongcheng [Military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September 3, 2006): 39-42. 关于

Pillsbury, "Sixteen Fears."

16. 关于这类封锁方法，可参见下列文章的讨论，如：Tai Feng, "Multipronged Blockade

of the Ocean: Japan's Measures after the Offshore Submarine Incident," Xiandai Wuqi

[Modem Weapons] (March 2005): 51 (trans. Toshi Yoshihara, U.S. Naval War College);

Li Zuyu, "Combat Uses of Japan's Airpower," Shipborne Weapons (March 2007): 48

(trans. Toshi Yoshihara); Wu Peihuan and Wu Yifu, "Acting with a Motive: The

Japan-US Island Defenses Exercises," Modern Weaponry (February 2006): 8 (trans.

Toshi Yoshihara).

17. 这项研究所引用的参考包括 Ge Genzhong, "Submarine Operation in Informatized

Warfare," Qianting Xueshu Yanjiu [Submarine Research] 22, no. 1 (2004); Mao

Chuangxin et al., Case Study of Submarine Warfare (Qingdao: Naval Submarine

Academy, 1997); Zhang Wenyu et al., "Introduction to Asymmetric Operations of

Submarines," Qianting Xueshu Yanjiu [Submarine Research] 22, no. 1

(2004); Rong

Haiyang et al., Submarine Tactics (Qingdao: Naval Submarine Academy, 2001); Qin

Gang, Submarines in Naval Warfare (Nanjing: Naval Command Academy, 1997); Wan

Chun, Surface Warship Tactics (Nanjing: Naval Command Academy, 2004); Cheng

Wangchi et al., "A Method to Estimate Force Required for Submarine to Run a

Blockade," Junshi Yunchou Yu Xitong Gongcheng [Military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18, no. 1 (2004): 21-23.

18. 引自 Toshi Yoshihara（吉原恒淑）and James R. Holmes, "China's New Undersea

Deterrence," Joint Force Quarterly, issue 50 (2008), 37. 另参见 Andrew Erickson and

Lyle Goldstein, "Gunboats for China's New 'Grand Canals'?: Probing the Intersection of

Beijing's Naval and Oil Security Policie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62, no. 2 (Spring

2009),

注释 194

available at

https://www.usnwc.edu/getattachment/f655705e-0ef3-4a21-af5a-93df77e527fa/

Gunboats-for-China-s-New-Grand-Canals-Probing-t.另参见 J. Michael Cole, "China's Maritime Surveillance Fleet Adds Muscle, " Diplomat, January 3, 2013, available at

http://thediplomat.com/2013/01/chinas-maritime- surveillance-fleet-adds-muscle/; Mark Landler, "A New Era of Gunboat Diplomacy,"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2, 2011; and

“China Adds Destroyers to Marine Surveillance: Report,” Straits Times, Asia Report,

December 31,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straitstimes.com/the-big-story/asia-report/china/story/china-adds-

destroyers-marine-surveillance-report-20121231.

19. Zhang Dengyi, “Guanhao Yonghao Haiyang, Jianshe Haiyang Qiangguo”

[“Manage and Use the Ocean Wisely, Establish a Strong Maritime Nation”], Qiushi《求

是》, no. 11 (2001), 46; Feng Liang and Zhang Xiaolin, “Lun Heping Shiqi Haijun de

Zhanlue Yunyong” [“A Discussion of the Navy’ s Strategic Use in Peacetime”],

Zhongguo Junshi Kexue [China Military Science], no. 3 (2001): 78; and Lu Rude（陆儒

德） - “Zai Da Zhanlue zhong gei Zhongguo Haiquan Dingwei” [“Defining Sea Power in

China’s Grand Strategy”], Renmin Haijun [People’s Navy] （人民海军）(June 6, 2007).

20. Gao Fugang and Sun Mu, “Study of Operational Effectiveness of Blockade

Running of Escorted Submarine.”

21. Ibid. 另参见 Da Wei, “Zhongguo de Haiyang Anquan Zhanlue” [“China’s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 in Yang Mingjie, ed., Haishang Jiaodao Anquan yu Guoji Hezuo

[Sea Lane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eijing: Shishi chubanshe, 2005),

365.

22. Zhang Wenmu, “Jingji Quanqiuhua yu Zhongguo Haiqua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Chinese Sea Power”], Zhanlue yu Guanli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1 (2003): 96. 张文木＜经济全球化与海权＞《战略与管路》

23. He Jiacheng, Zou Lao, and Lai Zhijun, “Guoji Junshi Anquan Xingshi ji Woguo de

Guofang Jingji Fazhan Zhanlu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Situation and China’s

Strategy of National Defense Economic Development”], Junshi Jingji Yanjiu [Military

Economic Research] 1 (2005): 12.＜国际军事安全情势及我国的国防经济发展战略＞《军

事经济研究》

24. Shi Chunlun, “A Commentary on Studies of the Last Ten Years Concerning China’s

Sea Power,” Xiandai Guoji Guanxi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现代国际

关系》(April 20, 2008); and Liu Jiangping and Zhui Yue, “Management of the Sea in the

21st Century: Whither the Chinese Navy?, ” Dangdai Haijun [Modem Navy]《当代海军》

(June 2007). 详情见 Pillsbury, “Sixteen Fears.”

25. Da Wei, “Zhongguo de Haiyang Anquan Zhanlue,”＜中国的海洋安全战略》119. 另

参见 Gabriel B. Collins and William S. Murray, “No Oil for the Lamps of China?”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61, no. 2 (Spring 2008): 79-95; Erickson and Goldstein, “Gunboats

for China’s New 'Grand Canals,’?”; “Chinese Admiral Floats Idea of Overseas Naval

Bases," Reuters, December 30, 2009, http://www.

reuters.com/article/2009/12/30/us-china-navy--idUSTRE5BT0P020091230. 中国对其

海上交通线的担忧更因它担心全球石油生产已到顶峰而加剧， 因为它深怕中国未来更经

不起封锁。见 Cao Kui and Zou Peng, "Discussion of China's Oil and Energy Security, "

Teaching of Politics (November 2005); "A Study of Energy Securit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December 5,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cass.net.cn/

file/20071205106095.html; and "The Real Meaning of 'Energy Security'" Office of the

National Energy Leading Group, September 18,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energy.gov.cn/.

26. Erickson and Goldstein, "Gunboats for China's New 'Grand Canals'?"

27. Zhanyi Xue [The Science of Campaigns]《战役学》

（Beijing: NDU Press, 2000); Xue

Xinglin, Zhanyi Lilun Xuexi Zhinan 《战役理论学习指南》[A Guide to the Study of

Campaign Theory] (Beijing: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Zhongguo

Renmin Jiefangjun Lianhe Zhanyi Gangyao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utline on Joint

Campaigns]《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战役纲要》(Beijing: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1999).中国未来军事纲要文本在 1999 年发下，但列为机密，但是它的存在在《战略理论学

习指南》及其他许多地方有讨论。它的发布见 Zhongyang Junwei Zhuxi Jiang Zemin

Qianshu Mingling Wojun Xinyidai Zuozhan Tiaoling Banfa” [“CMC Chairman Jiang

Zemin Signs Order Implementing our Army’s New Generation of Operational

Regulations”], ＜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我军新一代作战办法＞ Renmin Ribao《人

民日报》[People’s Daily], January 25, 1999, available at http://www.

people.com.cn/item/Idhd/Jiangzm/1999/mingling/ ml0003 .html.

28. Zhang Yuliang, ed., Science of Campaigns (Beijing: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97-303.

29. 引自 Gabriel B. Collins, Andrew S. Erickson, Lyle J. Goldstein, and William S.

Murray, eds., China’s Energy Strategy: The Impact on Beijing’s Maritime Policies

(Annapolis, MD: China Maritime Studies Institute and the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8),

320.

30. Xu Genchu, Lianhe Xunlian Xue [Science of Joint Training] 《联合训练学？（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7 年）这本书和这里引述的许多文章，书籍注明“军内发行”。它们并

非“秘密文件”，要划为保密，但是在中国军方书店，它们另辟一室摆放，只准解放军军官进

入。它们封面也没有国际标准书码。美国政府透过哈佛大学和柏克莱加州大学图书馆把

许多这类书籍卖给学者参考， 不过我们不清楚美国政府是如何取得这些书。

31. GuangTao and Yao Li, Zhongguo Zhanqu Junshi Dili [China's Theater Military

Geography] 《中国军事地理》(Beijing: Peopled Liberation Army Press, 2005).

32. 见 Dennis Blasko, The Chinese Army Today,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16-46.

33. Guang Tao and Yao Li, Zhongguo Zhanqu Junshi Dili.

34. "CCTV-7 Shows North Sword 2005 Exercise, PLA'S Li Yu Meeting Foreign

observers," Beijing CCTV-7, September 28, 2005; "Chinese Military Paper Details North

Sword 2005 PLA Exercise," PLA Daily, September 28, 2005; "PLA Airbone in '1st Live'

Drill vs. "Digitized" Armor Unit in 'North sword'," Kongjun Bao [Air Force Daily],

September 29, 2005; "Xinhua Article Details 'North Sword 2005' Exercise Held at

Beijing MR Base," Xinhua Domestic service, September 27, 2005; and "China Launches Its Biggest-Ever War Exercises," Peopl's Daily Online, September 27, 2005, available at

http://english.people.com.cn/200509/27/eng20050927_211190.html.

35. 关于这个议题的讨论，见 Murray Scot Tanner, "How China Manages Internal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Its Impact on PLA Missions," in Roy Kamphausen, David Lai,

and Andrew Scobell, eds., Beyond the Strait: PLA Missions Other Than Taiwan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isn.ethz.ch/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 Detail/?ots591=0c54e3b3-1

e9c-be1e-2c24-a6a8c7060233&lng=en&id=99803. 另参见 “2030: China Faces the Fate

of Dismemberment: The U.S. Strategy for a Global Empire and China’s Crisis,” a 2009

speech by PLA Colonel Dai Xu （戴旭） at a meeting at the Nanjing-based PL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in Miles Yu, “Inside China: PLA Strategist Reflects

Military’s Mainstream,” Washington Times, April 11,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

news/2013/apr/11/inside-china-pla-strategist-reflects-militarys-

mai/?page=all#pagebreak.

36. 这位官员是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部副主任 Yu Hongjun, 他接受清华大学世界事务论

坛的访问, 见《世界知识》23 (December 1, 2002): 34-39.

37. Li Xinqi, Tan Shoulin, and Li Hongxia, “Precaution Model and Simulation

Actualization on Threat of Maneuver Target Group on the Sea,” Qingbao Zhihui Kongzhi

Xitong Yu Fangzhen Jishu [Intelligence Control Systems and Simulation Methods]

(August 1, 2005); Pillsbury,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83-85.

Additional sources include Major General Guo Xilin, “The Aircraft Carrier Formation Is

Not an Unbreakable Barrier,” Guangming Ribao Online, December 26, 2000; Zhou Yi,

“Aircraft Carriers Face Five Major Assassins,” Junshi Wenzhai [Military Digest] (March

1, 2002): 4-6; Feng Changsong, Xu Jiafeng, and Wang Guosheng, “Six Aircraft Carrier

Busters,” Zhongguo Guofang Bao [China Defense News], March 5, 2002, 4; Dong Hua,

“Aircraft Carrier’s Natural Enemy: Antiship Missiles,” Junshi Wenzhai [Military Digest]

(July 1, 2002): 50-52; Xiao Yaojin and Chang Jiang, “China’s Existing Tactical Missiles

Can Fully Meet the Need of a Local War Under High-Tech Conditions,” Guangzhou

Ribao [Guangzhou Daily]广州日报,October 21, 2002; and Wang Jiasuo, “Aircrait

Carriers: Suggest You Keep Out of the Taiwan strait!” Junshi Wenzhai [Military Digest]

军事文摘 (April 1, 2001): 500-59.

38. 关于反航母方法的作战研究分析，可参见“Preliminary Analysis on the Survivability

of a U.S. Aircraft Carrier,” Zhidao Feidan [Guided Missiles] 5 (2000): 1-10; “Study of

Attacking an Aircraft Carrier Using Conventional Ballistic Missiles,” Dier Paobing

Gongcheng Sheji Yuanjiuyuan [Second Artillery Corps Research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Design], Xian, 2002; “Concept of Using Conventional Ballistic Missiles to

Attack a Carrier Fleet,” Keji Yanji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2003);

Movement Forecast Model and Precision Analysis of Maneuvering Targets at Sea

(Beijing: Second Artillery Engineering Academy, 2005), cited in Pillsbury, “Sixteen

Fears”; “Research on optimization Methods for Firepower Allocation Plans in Joinrt

Strike Fires,” Junshi Yunchou Yu Xitong Gongcheng [Military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2005), cited in Pillsbury, “Sixteen Fears.”

39. 关于中国空军理论发展与新作战观念之完整讨论，见 Kevin M. Lanzit and Kenneth

Allen, “Right-Sizing the PLA Air Force: New Operational Concepts Define a Smaller,

More Capable Force,” in Roy Kamphausen and Andrew Scobell, eds., Right-siz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Exploring the Contours of China’s Military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7), 437-79.

40. Michael D. Swaine（史文）and Zhang Tuosheng, eds., with Danielle F. S. Cohen,

Managing Sino-Amnrican Crises: Case Studies and Analysi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另参见 Michael D. Swaine, America’s Challenge: Engaging a

Rising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1); 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February 2008); Fred C. Bergsten et al., China’s Ris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8)；and Michael D.

Swaine, "Chinese Crisis Management: Framework for Analysis, Tentative observations,

and Questions for the Future," in Andrew Scobell and Larry M. Wortzel, eds., Chinese

Decisionmaking under Stress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5), 5-53.

41．Thomas C.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Santa Barbara, CA: Praeger, 1966), 55,

n.11，提到："很难解释中国为什么这么秘密、这么突然进入北朝鲜。假如他们想把联合国

部队挡在那个程度，如平壤，以保证他们自己的边境和领土，早早公然投入兵力或许会发

现联军总部满意其成就，不想再和中国部队第二次作战，争夺其余的北朝鲜。他们却选择

突袭，取得惊人的战术优势，却没有嚇阻的做法。"根据中国在朝鲜战场的总司令彭德怀的

话，"敌人夸称它的空军有能力切断我们的通讯和食物供应。这给了我们机会欺骗敌人我

方之意图。透过释放俘虏，我们可以给敌人一种印象，以为我们补给不足，预备撤退"。Hao

Yufan and Zhai Zhihai,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

China Quarterly 121 (March 1990): 94-115.中方用了好几道诡计诱使麦克阿瑟骄矜自满。

Russell Spurr, Enter the Dragon: China's Undeclared War Against the U.S. in Korea,

1950-1951 (New York: Henry Holt, 1989); Jonathan R. Pollack, "Korean War," in Harry

Harding （何汉理）and Yuan Ming （阮铭） ed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55:

A Joint Reassessment of a Critical Decade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1989), 213-37;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薛理泰）, Uncertain

Partners: Mao, Stalin,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42. 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How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Could

Derail Its Peaceful Ri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5. [中译本，谢淑丽

著、温洽溢译，《脆弱的强权》（台北：远流出版社，200？年）。]

43. Ibid., 269.

44. Robert L. Suettinger（苏葆立）, Beyond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45. “DoD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2,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ly 2002), available at

http://www.defense.gov/news/Jul2002/ d20020712china.pdf

46. 引自 Andrew Scobell and Larry Wortzel, eds., Civil-Military Change in China: Elites, Institutes, and Ideas After the 16th Party Congress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September 2004), 315, available at

http://www. 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pdffi les/pub413.pdf.

47. Ibid., 324.

48. Jason E. Bruzdzinski, “Demystifying Shashoujian: China’s ‘Assassin’s Mace’

Concept,” in Scobell and Wortzel, Civil- Military Changes in China, 324.

49. Cary Huang, “Jiang Zemin Reportedly Urges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Weapons,” Hong Kong iMail, August 5, 2000, cited in Scobell and Wortzel, Civil-Military

Change in China, 359.

50. “Jiang Zemin Orders Effectual Preparations for Use of Force,” Ching Chi Jih Pao,

November 29, 2000, cited in Bruzdzinski, “Demystifying Shashoujian.”

51. Wang Congbiao, “Studying Jiang Zemin’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Guang-zhou Yangcheng Wanbao, February 13, 2001, in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FBIS).外国广播资讯处（FBIS）是中央情报局科技处下辖的公开来源情报单位。

它监听、翻译从美国国外新闻媒体可公开取得的新闻和资料，然后在美国政府内部派发。

2005 年 11 月，外国广播资讯处改组为公开来源中心（Open Source Center），负责搜

集与分析可自由取得的情报，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

Foreign_Broadcast_Information_Service.

52. James R. Lilley（李洁明）and David Shambaugh（沈大伟）- China’s Military Faces

the Future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99), 66.

53.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13 Report to

Congress: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U.S.-China Security Relations, and China’s

Cyber Activities,” Hearing before th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13th Cong. 10 (November 12, 2013), testimony of Dr. Larry M.

Wortzel, commissioner,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available at http://docs.house.gov/

meetings/AS/AS00/20131120/101510/HHRG-113-AS00-Wstate-WortzelL-20131120.p df.

54. Ibid.

55. Dawn S. Onley and Patience Wait, “Red Storm Rising,” Government Computer

News, August 17, 2006, available at

http://gcn.com/articles/2006/08/17/red-storm-rising, aspx.

56.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13 Report to

Con-gress,” testimony of Dr. Larry M. Wortzel.

57. Ellen Nakashima, “Confidential Report Lists U.S. Weapons System Designs

Compromised by Chinese Cyberspies,” Washington Post, May 27,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washingtonpost.

com/world/national-security/confidential-report-lists-us-weapons-system-designs-comp

romised-by-chinese-cyberspies/2013/05/27/a42c3e1c-c2dd-11e2-8c3b-

0b5e9247e8ca_story.html.

58. Nathan Thornburgh, "The Invasion of the Chinese Cyberspies," Time, August 29,

2005, available at

http://content. time.com/time/magazine/ article/0,971,1098961,00.html.

59.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13 Report to

Congress," testimony of Dr. Larry M. Wortzel.

60. Jim Finkle, "Hacker Group in China Linked to Big Cyber Attacks: Symantec,"

Reuters, September 17,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09/17/us-cyberattacks-china-

idUSBRE98G0M720130917.

61. "Hidden Lynx — Professional Hackers for Hire," Symantec, September 17,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symantec. com/connect/blogs/hidden-lynx-professional-hackers-hire.

62. Shaun Waterman, "China 'Has.75M Zombie Computers' in U.S.,"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17,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upi.com/Emerging_Threats/2007/09/17/

China-has-75M-zombie-computers-in-US/UPI- 73941190055386/.

63. Lil ey and Shambaugh, China's Military Faces the Future, 71.

64. Chang Mengxiong, "21 Shiji Wuqi He Jundui Zhanwang" [Weapons of the 21st

Century], Zhongguo Junshi Kexue [China Military Science] 30, no. 1 (Spring 1995):

19-24, 49, in Pillsbury,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292.

65. Ibid., 254.

66. Zhang Shouqi and Sun Xuegui, Jiefangjun Bao, May 14, 1996, cited in Louis M.

Giannelli: The Cyber Equalizer: The Quest for Control and Dominance in Cyber

Spectrum (Bloomington, IN: Xlibris, 2012), 147.

67. Corpus, “America’s Acupuncture Points. Part 2: The Assassin’s Mace.”

68.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8,”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rch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 China_Military_Report_08.p<if.

69. Joan Johnson-Freese, “China’s Antisatellite Program: They’re Learning,”

China-U.S. Focus, July 12,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usfocus. com/peace-security/chinas-anti-satellite-program-theyre-learning/.

70. Emily Miller, “Officials Fear War in Space by China,” Washington Times, January

24,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 washingtontimes.com/news/2007/ jan/24/20070124-121536-8225r/?page=a ll.

71. Shirley Kan,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Chinas Antisatellite Weapon Test, April 23,

2007.

72. Miller, “Officials Fear War in Space by China.”

73. Bill Gertz, “China Conducts Test of New Antisatellite Missile,” Washington Free

Beacon, May 14, 2013, available at

http://freebeacon.com/china-conducts-test-of-new-anti-sateIlite-missile/.另参见 Andrea

注释 200

Shalal, “Analysis Points to China’s Work on New Antisatellite Weapon,” Reuters, March 17,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

2014/03/17/us-china-space-report-idUSBREA2GlQ320l40317.

74. Bill Gertz, “China Launches Three ASAT Satellites,” Washington Free Beacon,

August 26, 2013, available at

http://freebeacon.com/china-launches-three-asat-satellites/.

75. Leonard David, “Pentagon Report: China’s Growing Military Space Power.”

76. Corpus, “America’s Acupuncture Points. Part 2: The Assassin’s Mace.”

77.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ly 28, 2003, 51, available at

http://www. defense.gov/pubs/2003chinaex.pdf.

78. Corpus, “America’s Acupuncture Points. Part 2: The Assassin’s Mace.”

79. Scobell and Wortzel, Civil-Military Change in China, 342.

80.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ly 28, 2003, 21, available at

http://www. defense.gov/pubs/2003chinaex.pdf.

81. 例如，参见奥巴马总统有关美国重返亚洲的第一次公开演说，“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to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Canberra, Australia,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November 27,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1/17/

remarks-president-obama-australian-parliament. 另参见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October 11,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foreignpolicy. com/articles/2011/10/11/ americas_pacific—century.

第八章 资本主义迷雾——阳奉阴违的经济战略

1.

课程采用的中译本包括 Angus Madison 的 Dynamic Forces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Long-Run Comparative Vie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Thomas K. McCraw 的论文“Government, Big Busines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收在 Alfred D. Chandler, Franco Amatori, and Takashi Hikino, eds., wig

Busines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以及 Alfred D. Chandler 的著作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它也采用詹鹤

(Chalmers Johnson)的著作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的中译本。另外一

本书是 Thomas K. McCraw 编的 America vs. Japan: A Comparative Study (Cambridge,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86)之中译本。他们也翻译了 McCraw 编的 The

Essential Alfred Chandler: Essays toward Historical Theory of Big Business

(Cambridge,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88) 以及 Michael Porter 的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译按：詹鹤“日本经

济奇迹”麦克•波特“国家竞争力”台湾皆有中译本。)

2.

Allison Watts, SThe Technology That Launched a City,” Minnesota History

Magazine 57 (Summer 2000): 86-97, available at http://collections.mnhs.org/MNHis

toryMagazine/articles/57/ v57io2po86-097.pdf。根据 Watts 的说法，Pillsbury Company 创办人在 1874 年决定派奥地利工程师 William de la Barre 到匈牙利去寻找此

一新技术。”匈牙利人对制程非常保密，de la Barre 必须乔装才能对他们的机械偷偷做笔

记……渐进式碾磨的这种新方法很快就完全取代了石轮碾磨，因为铁滚轮可以用更少力

气做更多活，也更耐用，而且产出更多面粉。这种创新也防止因热气变色，降低溅到面

粉上的谷糠碎片，而且使用的设备比石轮或陶瓷滚轮更易保养。”另参见見 John W. Oliver,

History of American Technology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56); William J. Powell,

Pillsbury's Dest: A Company History from 1869 (Minneapolis: Pil sbury Publishing,

1985); John Reynolds, Windmills & Watermills (New York: Praeger, 1970); and George

D. Rogers, "History of Flour Manufacture in Minnesota," in Collections of the Minnesota

Historical Society 10, pit. 1 (St. Paul: Minnesota Historical Society, 1905).

3.

这是因为取得高温处理技术和机器，可以制模及挤压橡皮，制造靴子、手套、雨衣、

工业橡皮管和绝缘材料的缘故。

4.

杜邦公司因此能够制造 Styrofoam 以及尼龙和其他人造纤维。到了 1985 年，这些人

造纤维占美国人造纤维使用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5.

Charles H. Ferguson and Charles R. Morris, Computer Wars: How the West Can

Win in a Post-IBM World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3).

6.

The Economist Pocket World in Figures, 2014 ed. (London: Profile Books, 2013),

24.

7.

Fortune Global 500," CNN Money, available at

http://money.cnn.com/magazines/fortune/global500/ index.html.

注释 202

8.

排名依序是中国石油化工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国家电网公司(State Grid Corporation of China) 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

9.

关于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可参见“China Aims to Quadruple GDP, Build a " Well-Off

Society, and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by 2020,” China Economic Times,

December 17, 2002, FBIS, CPP20021217000175, 引自 Shirk（谢淑丽）,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另参见 Joel Andreas, 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Yongnian Zheng（郑永年）, Will China Become Democratic?: Elite, Class, and Regime

Transition (New York: Cavendish Square Publishing, 2004); Robert Lawrence Kuhn,

How China’s Leaders Think: The Inside Story of China’s Past, Current, and Future

Leaders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2010); Eamonn Fingleton, In the Jaws of the

Dragon: America’s Fate in the Coming Era of Chinese Dominan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8); and Dambisa Moyo, Winner Take All: China’s Race for

Resources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10. The Economist Pocket World in Figures, 2014 ed.,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建

国后不久实施的规定，直到 1979 年强制规定全国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时，仍持续有效。

据说，毛泽东曾经认为中国人口“六亿”应算合宜。Susan Greenhalgh, Just One Child:

Science and Policy in Deng’s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46-53. 毛泽东 1958 年说: “过去我说过八亿人没问题。现在我认为十亿以上也不用紧

张”。（第 53 页）

11. 关于更多背景，见“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m,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socie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DOI: 10.1596/978-0-8213-9545-5, Licens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3.0.

12. Annalyn Censky, “World Bank to China: Free Up your Economy or Bust,” CNN

Money, February 27, 2012, available at

http://money. cnn.com/2012/02/27/news/economy/china_world_bank/.

13. 关于中国”国家冠军”详情，见 Accenture Consulting, “China Spreads Its Wings:

Chinese Companies Go Global”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accenture.com/NR/rdonlyres/lF79806F-Eo76-

4CD7-8B74-3BAFBAC58943/0/6341_chn_spreads_wings_final8.pdf; Geoff Dyer and

Richard McGregor, “China’s Champions: Why State Ownership Is No

Longer a Dead

Hand," Financial Times, March 16,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ft.com/intl/cms/s/0/979f69c8-f35b-11dc-b6bc-0000779fd2ac.html; Andrew Szamosszegi and Gole Kyle, "An Analysi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State

Capitalism in China,"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October

26, 2011,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1); and Joseph Casey, "Patterns in U.S.-China Trade Since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Commission, November 2012, available at

http://origin.www. uscc.gov/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Us-China_TradePatternsSincec hinasAccessionto theWTO.pdf.

14. Ronald Coase and Ning Wang（王宁）,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x.

15. 邓小平 1984 年 10 月在北京和西德总理柯尔（Helmut Kohl）会谈时表示，中国农民

和农村大多数人已经享有自由市场。Coase and Wang 说："邓小平这番话是隐瞒真相的杰

作。中国根本还未取消私有耕作的禁令，而且还摒斥这个主张。"（页一六二）

16. 美国国会责成"美中经济暨安全委员会"（U.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commission）年度报告都必须就这些问题做评估。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可在

http://www.uscc.gov/Annual_Reports 查到。

17. Pillsbury,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chapter 6.

18. Xiao Lian, CASS Research, Global Economy and Politics Research Center,

“prospect and Measures fornhinalu.s. wnergy cooperation,” Yafei Zhongheng (2008): 4.

19. Wang Xianglin, ed., “The Influence of Somali Pirates on China’s Maritime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cademy Journal (2009): 5.

20. 1978 年 12 月 18 至 22 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这一改革过渡。

21. Thomas L. 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Understanding Globaza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9), 55.

22.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Atla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last updated

February 24, 2003, available at http://ucatlas.ucsc.edu/gdp/gdp.html.

23. Carol Lee Hamrin 是美国国务院专注中国事务的资深研究分析师，她在 China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Future: Changing Political Pattern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0) 一书写道，中国采用一份名为 Global 2000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Entering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的的长期计划。

（第 60 页）中方邀请这份报告的作者 Gerald Barney

到中国，组建一支“中国 China 2000”团队。（第 47 页）我相信这对马拉松战略有极大影

响。第二份 China 2000 研究报告由国务院研究中心在 1983 至 1985 年间起草。Hamrin

认为这是由邓小平在（1983　年）夏天核定，平行于世界银行外部研究，（中国）国内所

做的研究。（第 123 页）中国动员四百多位专家参与研究。这项研究采用麻省理工学院

Jay Forrester 教授发展的“系统动态国家模型“（system dynamics national model）的计

量预测法建立数学模型，以预估到 2050 年及 2080 年的趋势。（第 126 页）Hamrin 引

述一份中国文件说：“到了下个世纪中期，我国可能接近或达成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而且到了下世纪末，我们甚至可能超越他们。”（第 127 页）中方的报告结论说，“如果中

国超越他们，那么无数人民与先贤先烈的伟大理想就要实现了。二十一世纪即可称为中

国的世纪！”（第 127 页）Barney 叙述导致中国起草一份二十年发展计划的种种事件经

过，见 Gerald O.Barney, ed., The Future of China: Collected Papers (Arlington, VA:

Global Studies Center, 1985).另参见 Carol Lee Hamrin and Suisheng Zhao（赵穗生），

eds., Decision-Making in Deng’s China: Perspectives from Insiders (Armonk, NY: M.E.

Sharpe, 1995).关于 Hamrin 更多详情，见 Global China Center 有关她的简介

http://www.globalchinacenter. org/about/scholars/senior- associate/

dr-carol-lee-hamrin.php.

24. 例如参见 Shujie Yao, Economic Growth,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12), 9.

25. “Report of the Working Party on the Accession of Chin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October 1, 2001, 8, available at

http://unpan1. un.org/intradoc/groups/public/documents/apcity/unpan002144.pdf.关于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广泛的讨论，见 Supachai Panitchpakdi （苏帕差）and Mark L.

Clifford, China and the WTO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02); and Testimony of

Calman J. Cohen, president, Emergency Committee for American Trade (ECAT),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Hearing on

Evaluating China’s Past and Future Role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June 9,

2010.

26. 关于这个议题的讨论，见 Elizabeth C. Economy （易明） and Michael Levi, By All

Means Necessary: How China’s Resource Quest Is Changing the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7. Chen-ya Tien, Chinese Military Theory: Ancient and Modern (Lanham, MD: Mosaic

Press, 1992), chapter 6.

28. See recorded vote on H.R. 4444, May 24, 2000, available at http://thomas.loc.gov.

29. See Senate roll call vote on H.R. 4444, Sept. 19,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senate.gov.

30. Minxin Pei （裴敏欣）,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 Survey of the Major Issues,”

a report for the Asia Business Council, September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asiabusinesscouncil.org/docs/
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pdf. 另参见

Andrew Mertha, The Politics of Piracy: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31. 例如，参见 Jamil Anderlini, “Justin Lin Criticises China Growth Pessimists,”

Financial Times, July 29,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fb.com/intl/cms/s/0/3e62c9de-f83e-11e2-b4c4-00144feabdc0.html

#axzz2vZMIjwOr.

32. 林毅夫 2002 年再次登上新闻头条，父亲去世，他向台湾政府申请准予回台奔丧。台

湾政府准如所请，但又发布通缉令。Rich Chang and Chris Wang, “Justin Lin Faces Arrest

If He Returns: MND,” Taipei Times, March 15,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taiwan/archives/
2012/03/15/2003527832.

33. Justin Yifu Lin, Benti Changwu: Dialogues of Methodology in Economics

(Singapore: Cengage Learning, 2005); Justin Yifu Lin, Fang Cai, and Zhou Li,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and Justin Yifu L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34. Wang Jisi（王缉思），“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7470/wang-jisi/chinas-search-for-a-grand-

stratey.

35. Hamrin, China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Future, chapter 3.

36. Joseph Stiglitz 在 2002 年写道，他“也参与将近二十年有关从共产主义过渡到市场经

济的讨论。我对如何处理这种过渡的经验始于 1980 年，就在它要走向市场经济的开端时，

和中国领导人首次讨论到这些议题。我强烈支持中国人所采取的渐进政策，这种政策的

优点在过去二十年已得到证明。”Joseph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2002), x-xi. ,

37. World Bank, “China - Hong-term Development Issues and Options,” World Bank

country economic report (October 31, 1985), available at

http://eco.worldbank.org/externaI/default/main?pagepK=

64165259&thesitepK=469372&piPK=64165421&menupK=64166093&ent

8830_98101911363148.

38. Ibid., 16.

39. 关于中国银行业多年信用扩张效应的讨论，见 Lingling Wei and Daniel Inman,

“Chinese Banks Feel Strains After Long Credit Bing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5,

2013, available at

http://online.wsj. com/news/articles/

SB10001424127887323446404579010781178659

564.

40. “Mao Yushi: Winner of the 2012 Milton Friedman Prize for Advancing Liberty,” Cato

Institute, available at http:// www.cato.org/friedman-prize/mao-yushi.

41.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13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Washington, DC, November 20,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uscc.gov/Annual_Reports/ 2013-annual-report-congress; Andrew Szamosszegi and Cole Kyle, An Analysi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Capitalism in

China: A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 Capital Trade, 2011).

42. Peter Harrold, ed.,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in China,” 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 no. 222,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3. 另参见 Harrold and

Rajiv Lall, “China: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1992-1993,” 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 no. 215,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3.

43. World Bank, “China - Long-term Development Issues and Options”; Harrold,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in China”;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Socie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DOI: 10.1596/978-0-8213-9545-5,

Licens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3.0.and 2013.

44.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2009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9), 57-65; World

Bank and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P. R. China, 2013;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Society. 另参见 John B.

Sheahan, “Alternativ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rategies and their Relevance for

China,” World Bank, Staff Working Paper 759 (February 28, 1986): 1, 7-8, 14, available

at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1986/02/1554704/

alternative-internarional-economic-strategies-relevance-china.

45. " China’s Banks by the Numbers,”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6, 2013,

available at 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ies/SB10001424127887324823804579013

190828816938?mg=reno64-wsj&url=http%3A%2F%2Fonline.wsj.com%2Farticle%

2FSB10001424127887324823804579013190828816938.html.

注释 206

46. 中国最近开始允许外资银行登记为地方公司。到 2014 年 3 月，已有二十家地方级外

资银行。

47. “PBOC Says No Longer in China’s Interest to Increase Reserves,” Bloomberg,

November 20, 2013, available at http://

www.bloomberg.com/news/2013-11-20/pboc-says-no-longer-in-china-s-favor-to-boost-

record-reserves.html.

48. 各国持有的外汇准备包括黄金、美元、英镑、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

及其他流动资产。这些准备通常都由政府持有，以支付本国和其他贸易伙伴彼此间贸易

平衡的短绌。

49. 少数国家在他们开发的初期阶段颇能善用国家企业。通常这是发生在利伯维尔场薄

弱或不存在、新工业规模小、外国竞争者强大、或是必须谨慎节用稀少的国家资源时。

日本、南韩和其他所谓的亚洲小龙都是其中成功的事例。

50. Fraser J. T. Howie and Carl E. Walter, *Red Capitalism: The Fragile Financial Foundation of China's Extraordinary Rise*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2011), 10.

51. Ibid., 163.

52. Ibid., 178.

53. David Fazekas, " Stocks Rise to New Record Highs on Strong Economic,

Corporate News; Apple Strikes Deal in China; Facebook Joins the S&P 500," *Yahoo!*

Finance, December 23, 2013, available at http://fi

nance.yahoo.com/blogs/hot-stock-minute/stocks-rise-to-new-record-highs-on-stronag-

economic-corporate-news-apple-strikes-deal-in-china-facebook-joins-the-s-p-500-161

042521.html.

54. Beth Gardiner, "B-schools Embrace China,"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5, 2011,

available at hl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4392704 57

6375930102778602.

55. “China failing WTO Pledge on State-Owned Firms,” *Asia Today Online*, March

17，2012，available at

http://www.asiatoday.com.au/archive/feature_reports.php?id＝560.

56. Stephen McDonell, “Chinese Telco Huawei Tries to Shake Off Spy Image After

NBN Ban,” *ABC News 24*，June 11，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abc.net.au/news/2013-06-10/chinese-telco-huawei-tries-to-shake-off-spy-i

mage/4744886.

57. 见 Office on the 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Executive, “Counterintelligence

Security: Foreign Spies Stealing US Economic Secrets in Cyberspace,” Report to

Congress on Foreign Economic Collection and Industrial Espionage,2009— 2011,

October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ncix.gov/publications/reports/fecie_all/
Foreign_Economic_Collection_2011.

pdf.

58. 新闻记者 Michael Schuman 2013 年 12 月写道：“这些日子，北京决策者一定觉得

相当温暖和飘飘欲仙。多年来，他们指责美元主宰全球贸易和金融，也报怨这造成全世

界受华盛顿反复无常的政治和颇有疑问的经济管理之影响……中国的决策者提倡人民币

国际化已经好几年，但进展一直很冷淡。”Michael Schuman, “China’s

Quest to Take on

the U.S. Dollar Has a Long Way to Go，” *Time*, December 10，2013, available at

http://world.time.com/2013/12/10/chinas-quest-to-take-on-the-u-s-dollar-has-a

long-way-to-go/. Melissa Murphy and Wen Jin Yuan 指出：“各方揣测集中在美元的未

来，很大原因是中国高级官员的评论引起某些观察家认为人民币已‘准备好僭夺美元’做

为全球准备货币的地位。”Melissa Murphy and Wen Jin Yuan, *Is China. Ready to*

Challenge the Dolla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enminbi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9), 1.

另参见 Nile Bowie, “Renminbi Rising: China’s ‘de-Americanized World’ Taking Shape?”

RT，October 29，2013，available at

http://rt.com/op-edge/china-leadership-alternative-dollar-9l6/., 王健、李晓宁、乔良、王

湘穗，《新战国时代》（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年）。2013 年，世界银行发表一份

报告，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m,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Society*，它提到有六

份报告解释中国如何可以将人民币改造为国际准备货币。这六份报告是：Yiping Huang,

“RMB Policy and the Global Currency System,” Working Paper 2010-03,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Beijing, 2010; Markus Jaeger, “Yuan

as a Reserve Currency: Likely Prospects and Possible Implications,”

Deutsche Bank Research, 2010; Jong-Wha Lee, “Will the Renminbi Emerge as an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nila, 2010, available at http://aric.adb.org/grs/papers/Lee.pdf; John H. Makin, “Can China’s Currency Go Global?” Economic Outlook,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Washington, DC, January 2011; Friedrich Wu, Rongfang Pan, and Di Wang, “Renminbi’s Potential to Become a Global Currency,”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18， no. 1 (2010): 63-81; and Xiaochuan Zhou (周小川)，“China’s Corporate Bond Market Development: Lessons Learned,” BIS Papers 26，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asel, 2005.

59. Ma Lianhua, “Gongxinbu Buzhang Li Yizhong: Mingnian Jiang Jiakuai Tuidong Jianbing Chongzu” [“Minister of the MIIT Li Yizhong: Will Accelerate Merger and Restructure Next Year”], *Zhongguo Qingnian Bao*, December 24，2009.

60. 见 Jack Freifelder, “Pollution-Reporting Move a ‘Turning Point，in Smog Battle: Official,” *China. Daily* USA，January 21，2014，available at http://usa.chinadaily.com.cn/us/20l4-01/21/content_17247647.htm.

61.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13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11.

62. Usha C. V. Haley and George T. Haley, *Subsidies to Chinese Industry: State*

Capitalism, Business Strategy, and Trade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especially the detailed synopsis on pp. xx-xxv.

63. Mark Litke, "China Big in Counterfeit Goods," ABC News, April 21, 2002, available

at http://abcnews.go.com/WNT/story?id=130381, cited in Oded Shenkar, The Chinese

Century: *The Rising Chinese Economy and Its Impact on the Global Economy,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Your Job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Prentice Hall,

2006)，100.

注释 208

64. 例如，经济学家 James Kynge 估计，由于中国的仿冒，光是 2004 年一年，美国、

欧洲和日本业者的损失高达六百亿美元。"Modern China: The Promise and Challenge of

an Emerging Superpower," *World Savvy Monitory* no. 2 (June 2008), available at

http://worldsavvy.org/monitor/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id=157&Itemid=174.

65. Shenkar, *Chinese Century*, 102.

66. Office of the 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Executive, "Foreign Spies Stealing US

Economic Secrets in Cyberspace: Report to Congress on Foreign Collection and

Industrial Espionage," 2009-2011, October 2011.

67. Ibid., Executive Summary.

68. “Foreign Spies Stealing U.S. Economic Secrets in Cyberspace: Report to

Congress on Foreign Economic Collection and Industrial Espionage, 2009—2011,”

Office of the 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Executive, October 2011 , page 2 , available

at

http://www.ncix.gov/publications/reports/fecie_aIl/ Foreign_Economic_Collection_2011.

pdf.

第九章 2049 年，当中国统治世界

1.

Robert Fogel, “$123, 000, 000, 000, 000,” *Foreign Policy,* January 4,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foreignpolicy.com/ articles/2010/01/04/123000000000000.

2.

Mark O. Yeisley, “Bipolarity, Proxy Wars, and the Rise of China,”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Winter 2011): 75—91, available at

http://www.au.af.mil/au/ssq/2011/winter/yeisley.pdf; and “After You,” *Economist*, June 15 , 2013 , available at

http://www.economist.com/new/books-and-arts/21579430-will-bipolar-world-be-peacef

ul-after-you.

3.

Arvind Virmani and Ashley J. Tellis, “Tripolar World: India,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21st Centur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February

9,2011, available at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1/02/09/tri-polar-world-india-china-and-united-states

-in-21st-century/247d; and Arvind Virmani, "A Tripolar

World: India, China, and U.S.," ICRIER (Indian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May 18,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icrier.org/pdf/TripolarWrld_IHC5.pdf.

4.

"Global Development Horizons, Multipolarity: The New Global Economy," World

Bank, 2011, 7.

5.

Lydia Liu, "The Translator's Turn," in Victor Mair, ed.,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57.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

1864 年将《万国公法》译成中文。Lydia Liu 说："他和合作的中国翻译人员遭遇很大的

困难，要替 rights 及其他名词找到合适的中国字词。"（译按：丁韪良是美国长老会牧师，

1850 年来中国传教，在中国住了六十多年。曾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1898 年京师大学

堂（即北大前身）成立，光绪皇帝任命丁韪良为第一任西学总教习。）

6.

James A. Ogilvy and Peter Schwartz with Joe Flower, "China's Futures: Scenarios

for the World's Fastest-Growing Economy, Ecology, and society,"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0): 13, available at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56128/richard-n-cooper/china-futures-scenarios-f

or-the-worlds-fastest-growing-economy-.

7.

见 Edward Wong, "Reformers Aim to Get China to Live Up to Own Constitution,"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3,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13/02/04/world/asia/reformers-aim-to-get-china-to-live-up-t

o-own-constitution.html.

8.

温云超说，他的推特账号被垃圾消息淹没。最猛烈的攻击发生在 2012 年 4 月 25 日，

二十四小时之内就被贴出五十九万则垃圾消息。他又说："身分不明人士一天一万多次在

网络上贴出恶毒诋毁我的消息。"攻击的次数之多，频率之高，除了军方之外，恐怕别的

单位办不到。"Chinese Hacking: Impact on Human Rights and Commercial Rule of Law,"

Hearing before the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113th Cong., 2

(June 25, 2013), statement of Wen Yunchao (online alias "Bei Feng"), independent

journalist and blogger, visiting scholar,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Rights,

Columbia University, available at

注释 210

http://www.cecc.gov/sites/chinacommission.house.gov/files/CECC%20Hearing%20-%

20Chinese%20Hacking%20-%20Wen%20Yunchao%20Written%20Statement.pdf

9.

“Chinese Hacking: Impact on Human Rights and Commercial Rule of Law,”

Hearing before the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113th Cong. (June

25，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cecc.gov/events/hearings/

chinese-hacking-impact-on-human-rights-and-commercial-rule-of-law. 网络上出现一个

录影带，显示中国农村公开处决犯人，它重新点燃人权团体对中国一再执行死刑的辩

论，人权团休指中国处决的犯人比任何国家都多。“Video Reignites Death Penalty

Debate in China,”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3，2013, available at

http://blogs.wsj.com/

chinarealtime/2013/08/13/death-penaity-debate-resurfaces-in-china/.

10. Willy Lam（林和立），“Chinese State Media Goes Global,” *Asia Times Online*,

January 30，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KA30Ad01.html.

11. 例如，见 Edward Wong, “Human Rights Advocates Vanish as China Intensifies

Crackdown,” *New York Times*, March 11,2011.

12. Hearing, “Chinese Hacking: Impact on Human Rights and Commercial Rule of

Law,"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June 25，2013.

13. "Chinese Hacking: Impact on Human Rights and Commercial Rule of Law,"

Hearing before the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113th Cong. 3

(June 25, 2013), statement of Louisa Greve, Vice President, Asia,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and Global Programs,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available at

http://www.cecc.gov/sites/chinacommission.house.gov/files/CECC%20Hearing%20-%

20Chinese%20Hacking%20-%20Louisa%20Greve%20Written%20Statement.pdf.

14. Ibid.

15. 这门"行业"的员工包括网络警察、硬件工程师、软件 （视语境）开发师以及网页监

视人员，他们监看、过滤和检查中国的网民。"A Giant Cage," Special Report: China and

the Internet, *Economist,* April 6, 2013, available at

http://media.economist.com/sites/default/files/sponsorships/TM19/20130406_China_a

nd_the_Internet.pdf.就在最近，北京大学

自由派法律学者张千帆试图把"中国梦"拿来和立宪(constitutionalism)相提并论，检查人

员删掉他提到宪法很重要的一段话。"Xi Jinping's Vision: Chasing the Chinese Dream,"

Economist, May 4,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economist.com/news/briefing/21577063-chinas-new-leader-has-been-quick

-consolidate-his-power-what-does-he-now-want-his/comments?

page＝8.

16. *Callahan, China Dreams*, 51.

17. Peter Ford, “Tiananmen Still Taboo in China After All these Year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4,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csmonitor.com/World/Global-News/2013/0604/Tiananmen-still-taboo-in-Chi

na-after-all-these-years-video.

18. Alexander Abad-Santos, “HOW Memes Became the Best Weapon against

Chinese Internet Censorship,” *Atlantic Wire,* June 4,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

thewire.com/global/2013/06/how-memes-became-best-weapon-against-chinese-Intern

et-censorship/65877/.

19. Ibid.其他例子包括“藏独”、“洗脑”和“艾未未”等字词都会被锁定。David Bamman，

Brendan O’Connor, Noah A. Smith, “Censorship and Deletion Practices in Chinese

Social Media,” *First Monday* 17, no. 3 (March 2012), available at

http://firstmonday.org/ojs/index.php/fm/article/view/3943/3169. 当中国异议作家余杰出

了一本批评中国总理的书，他太太说，他立刻被公安抓走，没有交代原因。这不是他第

一次被抓。有时候一被盘问，就长达十二个小时。他的书在国内禁止发行。他主张言论，

出版和宗教自由。“Yu Jie: Dissident Chinese Author Taken Away by police,” *Huffi ngton*

Post July 6,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0/07/06/yu-jie-dissident-Chinese_n_636115.html.

20. "The Economist Explains: How Does China Censor the Internet?," *Economist,* April 21,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economist-explains/2013/04/economist-explains-how

-china-censors-Internet.

21. Peter Navarro with Greg Autry, Death by China: Confronting the Dragon—A Global

Call to Ac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Prentice Hall, 2011)，189; "Freedom

on the Net 2012: A Global Assessment of Internet and Digital Media," Freedom House,

September 24, 2012, 2, available at

http://www.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net/freedom-net-2012#.Uu_6rOmPLmI.

有人称之为"中国效应"、"北京共识"、"中国文化精神"、"中国和平崛起"、"黄种人的文明

负担"和"中华民族复兴"

22. "Freedom on the Net 2012: A Global Assessment of Internet and Digital Media,"2.

23. Ibid.中国在非洲各地迅速扩增其新闻据点，不时发布乐观新闻以对付对中国的负面

形象。他们培训记者，也进行和非洲记者的交流计划。Claire Provost and Rich Harris,

"China Commits Billions in Aid to Africa as Part of Charm Offensive-Interactive,"

Guardian, April 29,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interactive/2013/

apr/29/china-commit

s-billions-aid-africa-interactive.

24. 例如，“911”攻击之后，中国一方面向美国发电悼亡，另一方面又在互联网上鼓励反

美言论。Anne-Marie Brady, Marketing Dictatorship, 99.

25. “外宣办”成立来监视国内外的互联网。他们声称，西方国家利用对世界媒体的掌控，

以促进人权和自由为幌子妖魔化中国。Ibid., 9,13, 99.

26. Javier Corrales, Daniel Kimmage, Joshua Kurlantzick, Perry Link, Abbas Milani,

and Rashed Rahman, Undermining Democracy: 21st Century Authoritarians

(Washington, DC: Freedom House, June 2009)，3.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唯一避免的地方

是与台湾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四个国家：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冈比亚(Gambia)、圣

多美和普林西比(sao Tome and Principe)，以及斯威士兰(and Swaziland)。Provost and

Harris, “China Commits Billions in Aid to Africa as Part of Charm Offensive-Interactive.”

27. Chris Hogg, “China Banks Lend More Than World Bank — Report,” BBC, January

11,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pacific-12212936.

注释 212

28. Stefan Hal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38.

29. Corrales et al., Undermining Democracy, 4.

30. Halper, Beijing Consensus, 85.另参见 Joshua Eisenman,

“Zimbabwe: China’s

African Ally,” China Brief 5 no. 15 (2005).

31. Halper, Beijing Consensus, 85-86 中国大部分项目是交通、仓储和能源。中国也投

入数百万美元至医疗、教育和文化项目。例如，它在利比里亚装设太阳能交通号志灯，

在莫桑比克兴建一所视觉艺术学校，在阿尔及利亚兴建一座歌剧院。Provost and Harris,

“China Commits Billions in Aid to Africa as Part of Charm Offensive-Interactive.”

32. Navarro with Autry, Death by China, 103.

33. James George, “China Arms Africa: Ignores UN Sanctions,” Examiner.com, August

26，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examiner.com/article/china-arms-africa-ignores-un-sanctions.

34. Halper, Beijing Consensus，39.

35. Ibid. 另参见 Arvind Subramanian, 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36. “Chinese Firms Helping Put Phone System in Kabul,” Washington Times,

September 28, 2001, available at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01/sep/28/20010928-025638-7645r/.

37. Ibid.

38. Bill Gertz, Treachery: How Americas Friends and Foes Are Secretly

Arming Our

Enemies (New York: Three Rivers Press, 2004), 117.

39. Ibid., 118.

40. Ibid., 119.

41. “Text: President Bush’s News Conference,” WashingtonPost.com, February 22,

2001, available a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onpolitics/transcripts/bushtext022201.htm.

42. Maggie Farley, “U.S. Pushes for Response from China,”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22, 2001 , available at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1/feb/22/news/mn-28550.

43. Gertz, Treachery, 121.

44. Ibid., 124.

45. Ibid., 125.

46. “China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East Is Grey,” Economist, August 10 ,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economist.com/news/briefing/21583245-china-worlds-worst-pollurer-largest

-investor-green-energy-its-rise-will-have.

47. Ibid.

48. Ibid.

49. “Executive Summary,” in OECD Environmental Outlook to 2050:the Consequences

of Inaction y OECD Publishing, 2012,24.

50. Philip Bump, “China Air Pollution Already up 30 Percent,” Atlantic Wire, April 3，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

theatlanticwire.com/global/2013/04/china-air-pollution-2013/63836/. “北京的新常态是学

童上学要戴防毒面具(每组六十美元)，有钱的人抢购 IQAirHealthPro 室内空气滤清机（每

间房约一千美元）。另一个抢手商品是覆盖学校操场的压缩帐篷，学童才能到操场活

动……市面上也卖罐装新鲜空气……气味繁多，如‘纯净西藏味’、‘后工业台湾

味’。”Christina Larson, “China’s Autos Need to Emit Less Pollution,” Bloomberg

Businessweek, February 4，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businessweek.com/articles/2013-02-04/chinas-autos-need-to-emit-less-poll

ution.

51. Edward Wong, “Beijing Takes Steps to Fight Pollution as Problem Worsen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0，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13/01/31/world/asia/beijing-takes-emergency-steps-to-fight-

smog.html?_r＝0.

52. Developing Countries Subsidize Fossil Fuels, Artificially Lowering Prices, Institute

for Energy Research, January 3，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instituteforenergyresearch.org/2013/01/03/developing-countries-subsidize-f

ossil-fiiel- consumption-creating-artificially-lower-prices/.

53. Wong, “Beijing Takes Steps to Fight Pollution as Problem Worsens.” 根据一项研

究，上世纪 90 年代免费供煤政策造成中国损失二十五亿生命年(2.5 billion life years)。

Charles Kenny, “How Cleaning China’s Dirty Air Can Slow Climate Change,” Bloomberg

Businessweek, August 5，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businessweek.com/articles/2013-08-05/how-cleaning-china-s-diriy-air-can-

slow-climate-change.

54. Elizabeth C. Economy（易明），“China’s Water Pollution Crisis,” Diplomat, January

22, 2013, available at

http://thediplomat.com/2013/01/forget-air-pollution-chinas-has-a-water-problem/.

55. Ibid.

56. Ibid.

57. Ibid.

58. 根据中国渔民的说法，十年前他们在离海岸九十海里处仍有可能捕到鱼，但现在必

须挺进到一百三十至一百六十海里处才行，而同一时期渔获量已降低四分之三。近年来

有商业价值的海洋产品数量已从七十种降到十种。China’s Water Challenge: Implications

for the U.S. Rebalance to Asia: Hearing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113th Cong., 5 (July 24, 2013),

statement of Elizabeth C. Economy, C. V. Starr senior fellow and director for Asia

注释 214

Studie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vailable at

http://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 Economy_Testimony.pdf.

59. Ibid.

60. 关于中国大规模兴建水坝的更多详情及反对意见，见 Andrew Mertha, Chinas

Water Warriors: Citizen Action and Policy Chang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61. “Executive Summary,” in OECD Environmental Outlook to 2050: The

Consequences of Inaction, OECD Publishing, (2012)，20,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environment/indicators-modelling-oudooks/ oecdenvironmentaloutl

ookto2050theconsequencesofinaction.htm.

62.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State Advances,” Economist, October 6,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64274.

63. Jonathan Watts, “China’s ‘Cancer vil ages’ Reveal Dark Side of Economic Boom,”

Guardian, June 6,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0/jun/07/china- cancer-viliages-industriaI-

pollution.

64. 到 2020 年，癌症致死人数将从每年两百五十万人上升至三百万人。Christina

Larson," China Releases Grim Cancer statistics," Bloomberg Businessweek April 9,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businessweek.com/articles/2013-04-09/grim-cancer-statistics-from-china.

65. David McKenzie, "In China 'Cancer Villages' Is a Reality of Life," CNN, May 29,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cnn.com/2013/05/28/world/asia/china-cancer-villages-mckenzie/.

66. Food and Drug Safety, Public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in China: Hearing

before the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113th Cong., 2 (May 22,

2013), statement by Senator Sherrod Brown, chair,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available at

http://www.cecc.gov/sites/chinacommission.house.gov/files/documents/hearings/2013/

CECC%20Hearing%20-%20Food%20safety%20-%20Chairman%20Brown%20Written

%20Statement.pdf.

67. Watts, "China's 'Cancer Villages' Reveal Dark Side of Economic Booms 他们取得

资源，粗制滥造西方市场不能接受的劣质产品。Navarro with Autry, Death by China.

68. Watts, "China's 'Cancer Villages' Reveal Dark Side of Economic Booma 欧盟发现

兽用药物残余之后，严禁中国动物类食品进口。日本发现冷冻菠菜杀虫剂残余超标一百

八十倍，立刻下令禁止入口。美国查禁宠物食品和含铅油漆的儿童玩具。好几个东亚国

家发现养殖鱼含有致癌物和兽用药。

69. The IP Commission Report: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Theft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attl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3), 12,

available at http://www.ipcommission.org/report/IP-Commission_Report_052213.pdf.

70. Ibid., Executive Summary, 3.

71. IP Commission Report 2012 年，威瑞森(Verizon)与其他十八个民间机构和政府官

署合作调查，发现全世界百分之九十六的网络间谍(包括偷窃贸易机密和知识产权)，来

自中国。(第 18 页)另参见 " U.S. Governments Industry Fed Up with Chinese Cyber

Theft; What’s Being Done?,” PBS Newshour July 8,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pbs.org/newshour/bb/military-july-dec13-cybercrime_07-08/.

72. 降低国际贸易壁垒使低度开发国家可以制造低技术产品和服务，销售到更开发国家，

而更开发国家得以关掉整个产业，将劳动力转到从事生产更先进的产品。这样可以大幅

增进繁荣，允许各国技术升级。从 1950 年至 2012 年，全球经济产出增加逾十六倍，并

且全球人口生活水平也提升。IP Commission Report, 9.

73. Ibid., 25.

74. Ibid., 12.

75. Angela Huyue Zhang, “The Single Entity Theory: An Antitrust Time Bomb for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 Economics 8, no. 4

(2012).

76. Ibid.

77. “Perverse Advantage: A New Book Lays Out the Scale of China’s Industrial

Subsidies,” Economist, April 27,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economist.com/news/finance-and-economics/21576680-new-book-lays-out

-scale-chinas-industrial-subsidies-perverse-advantage/comments?page＝2.

78. Ibid. 所有国企都得到能源补贴。竞争者必须和这些受到补贴、优厚融资重重保护的

经济巨人竞争。

79. Zhang, “Single Entity Theory.”

80.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State Advances.”

81. Ibid.

82.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under the Microscope: Increased Antitrust

Scrutiny by the EU and Chinese Authorities,” Herbert Smith Freehills LLP, October 3，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herbertsmithfreehills.com/-/media/HS/L-031011-5.pdf.

83. Joy C. Shaw and Lisha Zhou, “China Sets Antitrust Milestone with Investigation into

Large SOE,”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5, 2011，available at

http://www.ft.eom/intl/cms/

s/2/94Fc97c6-0f73-11e1-88cc-00l44feabdc0.html.

84. 根据入会议定书，

中国应在 2006 年以前开放其支付市场，但是“中国银联”(Unionpay)

实际还垄断中国国内支付系统。“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State Advances.”

85. “Market Access: Barriers to Market Entry,” AmCham China News, April 29,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amchamchina.org/article/7938.

86. 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有阿富汗、印度、伊朗、蒙古和巴基斯坦；对话伙伴有白俄

罗斯、斯里兰卡和土耳其。

87. Julie Boland, Ten Years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 Lost

Decade? A Partner for the U.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1st Century

Defense Initiative policy paper, June 20, 2011), 4, available at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papers/2011/6/shanghai%20cooperati

on%20organization %20boland/06_shanghai_cooperation_organization_boland.

88. Ibid., 8.

89. Amit Baruah, “Can Brics Rival the G7?” BBC News India, March 28,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india-17515118.

90. Xiaoyu Pu and Randall L. Schweller, “After Unipolarity: 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Era of U.S. Declin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6, no. 1 (summer

2011): 41-72.

91. Wendy Friedman, China, Arms Control) and Nonprolife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5)，94,

92. Bill Gertz, Betrayal: How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undermined American Security

(Washington, DC: Regnery, 2001)， 99.

93. Ibid.

94. “Helms outlines China’s Broken promises,” Washington Times, July 23, 2001,

avail-able at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01/jul/23/20010723-024410-3938r/.

95. Gertz, Treachery 136.

96. The Administration’s Perspective on China’s Record on Nonproliferation: Hearing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109th Cong., 11

(September 14, 2006), statement of Paula DeSutter,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verification,

compliance, and implementation, available at

http://2001-2009.state.gov/t/vci/rls/rm/72302.htm.

97. Hu Jintao, “Build Toward a Harmonious World of Lasting Pea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speech, UN summit. New York, September 15,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un.org/webcast/summit2005/statements15/china050915eng.pdf.

98. Callahan China Dreams. 44.胡锦涛的“和谐世界”概念载于两份官方

文件，强调文化

多元化和中国是个爱好和平国家的历史，避而不谈许多残暴扩张时期，以及中国历史上

的矛盾现象。同书，第 47 页至第 48 页。

99. Hu Jintao, “Build Toward a Harmonious World of Lasting Pea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100. Yang Lina, “President Vows to Bring Benefits to People in Realizing ‘Chinese

Dream,’” Xinhua, March 17，2013, available at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013-03/17/c_132240052.htm.

第十章 警钟响起

1.

关于中国空间站设计详情，参见 Leonard David, “China’s First Space Station

Module Readies for Lift off,” SPACE, com, July 24, 2011，available at

http://www.space.com/12411-china-space-station-tiangong-readied-launch.html.

2.

Joan Johnson-Freese, “China’s Antisatellite Program: They’re Learning,”

China-US Focus, July 12,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usfocus.com/peace-security/chinas-anti-satellite-program-theyre-learn

ing/.

3.

2011 年，米高梅影业公司修改它的电影 Red Down, 影片原本演出中国部队入侵、

以保护中国在美国投资。米高梅取消称中国为强大的霸主，用数位方式把它改为北朝鲜。

见 Ben Fritz and John Horn, “Reel China: Hollywood Tries to Stay on China’s Good

Side,”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16，2011，available at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1/mar/16/entertainment/la-et-china-red-dawn-20110316.

4.

Jonathan Watts, “Copenhagen Summit: China’s Quiet Satisfaction at Tough

Tactics and Goalless Draw，” Guardian, December 20,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09/dec/20/copenhagen-climate-

summit-china-reaction.

5.

Tobias Rapp, Christian Schwagerl, and Gerald Traufetter, “The Copenhagen

Protocol: How China and India Sabotaged the UN Climate Summit,” Der Spiegel, May

5，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i/world/the-copenhagen-protocol-how-china-and-indi

a-sabotaged-the-un-climate-summit-a-692861.html.

6.

John Pomfret（潘文）“Many Goals Remain Unmet in 5 Nations’ Climate Deal,”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8，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09/12/19/science/earth/19climate.html?pagewanted＝all&_r

＝0.

7.

John Pomfret, “U.S. Sells Weapons to.Taiwan, Angering China,”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30，2010，available a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01/30/AR2010013000508

.html.

8.

Mark Landler, “No New F-16s for Taiwan, but U.S. to Upgrade Fleet,”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8，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11/09/19/world/asia/us-decides-against-selling-f-16s-to-taiw

an.html. 关于美国大约这段时侯销售武器给台湾的详情，见 Helene Cooper, “U.S. Arms

for Taiwan Send Beijing a Messag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 2010; Helene

Cooper, “U.S. Approval of Taiwan Arms Sales Angers China,”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0，2010; and Keith Bradsher, “U.S. Deal with Taiwan Has China Retaliating,”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1, 2010.

9.

Shirley A. Kan, “U.S.-China Military Contacts: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November 20, 2013, 4，available at

https://www.fas.org/sgp/crs/natsec/RL32496.pdf.

10. 关于中国使用尺标测量综合国力的详情，可参见 Huang Shoufeng, Zhonghe Guoli

Lun [On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Beijing: Zhonggou shehui kexue chubanshe,

1992); Yan Xuetong and Huang Yuxing, “The Hegemonic Thinking in Zhanguo Ce and

Its Intellectual Enlighten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Guoji

Zhengzhi Kexue] 16，no. 4 (2008); Wang Songfen, ed.’ Shijie Zhuyao Zonghe Guoli

Bijiao Yanjiu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of the World’s

Major Nations] (Changsha: Hunan chubanshe, 1996); Zhu Liangyin and Meng

注释 218

Renzhong, “Deng Xiaoping Zonghe Guoli Sixiang Yanjiu” [“A Study of Deng Xiaoping’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Thought”], in Li Lin and Zhao Qinxuan, eds., Xin Shiqi

Junshi Jingji Lilun Yanjiu [Studies of New Period Military Economic Theory] (Beijing:

Junshi kexue chubanshe, 1995); Eric S. Edelman, “Understanding America’s Contested

Primacy,”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October 21, 2010; Hu

Angang and Men Hongua. “The Rising of Modern China: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and Grand Strategy,” available at http://www.irchina.org/en/pdf/hag.pdf; and Lei

Xiaoxun, “Yellow Book Ranks China 7th in Overall Strength,” China

Daily Online,

December 25, 2009.关于综合国力的评估，亦可参见 Jeffrey Hart, “Three Approaches to

the Measurement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30,

no. 2; and Ashley J. Tellis, Janice Bially, Christopher Layne, and Melissa McPherson,

Measuring National Power in the Postindustrial Age (Santa Monica, CA: RAND, 2000).

11. Gregory Chin and Wang Yong, “Debating the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

What’s in a Speech?,” China Security 6, no. 1 (2010): 3-20.

12. David C. Gompert and Phillip C. Saunders, The Paradox of Power: 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straint in an Age of Vulnerabil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2012).

13. Ibid.，21.

14. Ibid., Executive Summary, xxiii.

15.关于国力为何很难评估的讨论，见 Robert A. Dahl,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tist 2, no. 3; David A. Baldwin, “Power Analysis and World Politics: New

Trends versus Old Tendencies,” World Politics 31, no. 2; and Joseph S. Nye Jr.,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5，no. 2 (Summer

1990): 177-92.

16. Andrew W. Marshall, “A Program to Improve Analytic Methods Related to Strategic

Forces," Policy Sciences 15 (November 1982): 47—50, 48, 引自 Pillsbury,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359.

17. 引自 Michael Pillsbury, Chinas Progress in Technological Competitiveness: The

Need for a New Assessment (Washington, DC: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April 21，2005)，5-6，available at

http://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4.21-22.05pillsbury.pdf.

18. Michael Beckley, "China's Century: Why America's Edge Wil End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6, no. 3 (Winter 2011/12): 41-78.

19. Ibid., 44.

20. 关于力量平衡，参见 Edward Vose Gulick, 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 A

Case History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One of the Great Concepts of European

Statecraft (New York: W. W. Norton, 1955); and Brian Healy and Arthur Stein,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 Theory and Realit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7, no. 1 (March1973).

21. 关于认知差错会导致战争的详细讨论，可参见 Jack S. Levy, "Misperception and

the Causes of War: Theoretical Linkages and Analytical Problems," World Politics 36,

no. 1 (October 1983): 76-99; and 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22. Edward Wong, “China Hedges over Whether South China Sea Is a ‘Core Interest’

Worth War,” New York Times, March 30，2011，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11/03/3l/world/asia/31beijing.html?_r＝0. 另参见 Harry

Kazianis, “Senkaku/Diaoyu Islands: A ‘Core Interest’ of China,” Diplomat, April 29, 2013,

available at

http://thediplomat.com/2013/04/senkakudiaoyu-islands-a-core-inrerest-of-china/.

23. Tessa Jamandre, “China Fired at Filipino Fishermen in Jackson Atoll,” VERA Files,

ABS-C BN News, June 3，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abs-cbnnews.com/-depth/06/02/11/china-fired-filipino-fishermen-jackson-at

oll; Huy Duong,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at the Crossroad,” Manila Times, June

8，2011; “Vietnam Says Chinese Boat Harassed Survey Ship; China Disputes,”

Bloomberg News, June 9, 2011,available at

http://www.businessweek.com/news/2011-06-09/vietnam-says-chinese-boat-harassed

-survey-ship-china-disputes.html; and “Vietnam Accuses Chinese Troops of Attack on

Fishermen,” Voice of America, July 14, 2011, available at

http://blogs.voanews.com/breaking-

news/2011/07/14/vietnam-accuses-chinese-troops-of-attack-on-fishermen/.

24. Keith Bradsher, “Philippine Leader Sounds Alarm on China,”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4，2014, available at http://

www.nytimes.com/2014/02/05/world/asia/philippine-leader-urges-international-help-in-

resistingchinas-sea-claims.html.

25. “China Decries U.S. Comments on South. China Sea as ‘Not Constructive,’”

Reuters, February 8,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l4/02/09/us-china-southchinasea-idUSBREA1801O20

140209.

26. 见 Martin Fackler, “Japan Retreats with Release of Chinese Boat Captain,”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4，2010; and Martin Fackler and Ian Johnson, “Arrest in

Disputed Seas Riles China and Japan,”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9, 2010.

27. Wenran Jiang, “New Twists over Old Disputes in China-Japan Relations,”

Jamestown Foundation, China Brief 10, no. 20 (October 8，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freerepublic.com/focus/news/2604249/posts.

28. 见 Malcolm Foster, “6 Chinese Ships Near Islands in Dispute with Japan,”

Associated Press, September 14，2012, available at

http://bigstory.ap.org/article/6-chinese-ships-near-islands-dispute-japan; and Austin

Ramzy, “Tensions with Japan Increase as China Sends Patrol Boats to Disputed

Islands," Time, September 14, 2012 ，available at

http://world.time.com/2012/09/14/tensions-with-japan-increase-as-china-sends-patrol-

boats-to-disputed-islands/.

29. Mu Xuequan, "Chinese Surveillance Ships Start Patrol Around Diaoyu Islands,"

Xinhua, September 14 ，2012, available at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012-09/14/c_131849375.htm.

注释 220

30. Martin Fackler, "Chinese Patrol Ships Pressuring Japan over Island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12/11/03/world/asia/

china-keeps-up-pressure-on-japan-over-disputed-islands-with-patrols.html?pagewante

d=all&_r=0.

31. 见 Jane Perlez, "China Accuses Japan of Stealing After Purchase of Group of

Disputed Island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1,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12/09/12/world/asia/china-accuses-japan-of-stealing-disput

ed-islands.html?_r=0.

32. Ian Johnson and Thom Shanker, "Beijing Mixes Messages over Anti-Japan

Protest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6，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12/09/17/world/asia/anti-japanese-protests-over-disputed-is

lands-continu-in-china.html?_r=0.

33. "Anti-Japan Protests Spread Across China,"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18,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

ft.com/intl/cms/
s/0/85f4f7a2-0138-11e2-99d3-00144feabdc0.html#axzz2t8p2UTpy.
另

参见 Indian Johnson, “China and Japan Bristle over Disputed Chain of Island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8, 2010.

34. Hou Qiang, “Announcement of the Aircraft Identification Rules for the East China

Sea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of the PRC,” Xinhua, November 23，2011,

available at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li/china/2013-11/23/c_132911634.htm.

35. Yan, “China Refutes Japan’s Protest at ADIZ over East China Sea,” Xinhua,

November 25, 2013, available at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013-11/25/
c_132917199.htm.

36. “Echoing the Guns of August,” Economist, January 23，2014，available at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banyan/2014/01/china-japan-and-first-world-war.

37. Odd Arne Westad (文安立), “In Asia, III Will Runs Deep,” New York Times, January

6，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13/01/07/opinion/why-china-and-japan-cant-get-along.html

?r＝0.

38. Ibid.

39. Zheng Wang, “China and Japan REALLY Don’t Like Each Other,” Diplomat, August

26，2013，available at

http://thediplomat.com/2013/08/china-and-japan-reaily-dont-like-each-other/. The 2013

survey is available at

http://www.genron-npo.net/english/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5

9：the-9th-japan-china-public-opinion-poll&catid=2: research &Itemid=4.

40. Michael Pillsbury, “A Japanese Card?,” Foreign Policy 33 (Winter 1978-79)： 3-30.

41. Jiangyong, ed” Kua shiji de riben-Zhengzhi, jingji, waijiao xin qushi [Japan across

the century-new political, economic, and foreign relations trends] (Beijing: Shishi

chubanshe, 1995). The editor of this major collection is the CICIR director for Japan

studies. 另参见 Chen Shao, “Zhanhou Riben zonghe guoli de fazhan ji pinggu” [“An

assessment of Japan’s postwar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development”,

Taipingyang xuebao [Pacific Journal] 3 (December 1995): 96-101. Chen is on the staff

of IWEP at CASS, 16.

42. 见 Huan Xiang (宦乡), “Sino-US Relations over the Past Year,” Liaowang (《瞭望》)

(January 11, 1988)，in FBIS-CHI，January 15，1988, 引自 Pillsbury,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114, n. 16.

43. Liu Jiangyong, “Distorting History Will Misguide Japa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no. 9 (September 1995)： 1—11, 引自 Pillsbury,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122.

44. Liang Ming, “A New Trend That Merits Vigilance,” no. 2 in series, “Experts

Comment on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Japanese-U.S. Military Alliance,” Jiefangjun bao

[Liberation Army Daily], June 5, 1999，125，in FBIS-CHI-1999-0616, June 17, 1999.

45. 引自 Pillsbury,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135.

46. 引自 ibid., 131.

47. Lu Guangye, “Going Against the Tide of History, Threatening World Peace,” no. 3

in series, “Experts Comment on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Japanese-U.S. Military

Alliance,” Jiefangjun bao [Liberation Army Daily], June 6, 1999, 4, in FBIS-CHI-1 999-0

617, June 18, 1999. 另参见 Zhang Jinfang, “Serious Threats to China‘s Security,” no. 1

in series, “Experts Comment on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Japanese-U.S. Military

Alliance,” Jiefangjun bao [Liberation Army Daily], June 4, 1999, 4, in

FBIS-CHI-1999-0616, June 17, 1999; and Liang Ming, “A New Trend That Merits

Vigilance.”

48. Lu Zhongwei, “On China-U.S.-Japan Trilateral Relations — a

Comment on Their

Recent Exchanges of Top-Level Visits,"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7, no. 12

(December 1997): 3, 5, 7, 引自 Pillsbury,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128, n. 52.

49. Yang Bojiang, "The Trans-Century Tendencies of Japa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8, no. 8 (August 1998): 17., 高恒，＜东北亚的安全格局及未来趋

势＞，《二十一世纪》第六期(1995)，第 35 页至第 36 页。关于日本宪法及修宪的深刻研

究，可参见宋张军(音译)，《日本国宪法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 年)引自

Pillsbury,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126, n. 48.

50. Xu Zhixian, "Xin shiqi Riben waijiao zhanlue de tiaozheng" ("Readjustment of

Japan's foreign policy in the new era"), Xiandai guoji guanxi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74, no. 12 (December 1995): 13. "没有中国支持，日本可能达成

不了它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如果日中经济关系的发展无法合理

化，日本将失去它的地缘经济优势。Xu Zhixian, Zhang Minqian, and Hong Jianjun, "On

the Foreign Strategy and Trends in the China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estern

Europe, and Japan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8，no. 3 (March 1998): 16; Shen Qurong, "Postwar Asia Pacific — Historical Lessons

and Common Efforts for a Bright Futur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 no.

11 (November 1995): 5, 7, 引自 Pillsbury,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129, n. 54.

51. 见 Nicholas D. Kristof (纪思道), "China, Reassessing Its Strategy, Views Japan

Warily,"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3, 1993.

52. Xu Weidi, "Post—Cold War Naval Security Environment," World Military Trends

(Beijing: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1996).

53. Li Jiensong, "Continued Naval Developments in Nations on China's Periphery" (in

Chinese), Bingqi zhishi [Ordinance Knowledge] (May 12, 1997): 17-20.

54. Ding Bangquan, "Adjustments and Trends in Japan's Military Strategy," World

Military Trends (Beijing: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 n. d.).

55. Wang Jisi (王缉思), "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

56. Parris Chang (张旭成), "Beijing Copes with a Weakened Ma Administration:

Increased Demands, and a Search for Alternatives," Jamestown Foundation, China

Brief 14, no. 2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jamestown.org/programs/chinabrief/single/?tx_ttnews%5Btt_news%5D=418

69&tx_ttnews%5BbackPid%5D=25&cHash=ce2455e039c0219fbcd4804a30a87105#.

Uxcw_-mPLVJ.

57. 引自 ibid.

58. 张旭成博士是台湾民进党党员，他说："习近平主席及其前任胡锦涛的北京对台政策

已取得正面效果。他们作法不仅避免与美国可能发生军事冲突，也得到华盛顿的支持……

北京的经济手法……增强台湾对中国的经济统合，也大大增加中国对台湾经济和社会的

控制，把台湾锁进中国的轨道。"Ibid. 中国处理对台关系的手法，反映出军事力量不是赢

得长期竞争的决定性因素这个概念。它也代表中国成功地笼络别人替他效力。

59. Christian Gomez, "Communist China's Cold War," New American, December 3,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thenewamerican.com/world-news/asia/item/13796-communist-chinas-cold-

war/13796-communist-chinas-cold-war?tmpl=component&print=1&start=3.

60. 秦国历经七代领导人努力才成功，不是命中注定。见 Victoria Hui,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In Yan Xuetong (阎学通), "Pre-Qin Philosophy and China's

Rise Today," in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m Chinese Power, Daniel

A. Bell and Sun Zhe (孙哲), eds., trans. Edmund Ryde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204, 阎学通说："从中国的观点看，我们可以从先秦思想国家兴

起的成败经验汲取教训。”阎学通在第 220 页也写道：“即使对先秦各国政治哲学的研究

已吸引中国学者的注意，它还未吸引国际学界的注意。”Yan Xuetong and Huang

Yuxing, “Hegemony in the Stratagems of the Warring States,” in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m Chinese Powers 122—23. 其它研究包括 Gerald Chan, “The

Origin of the Interstate System: The Warring States in Ancient China,” Issues and

Studies 35, no. 1 (1999): 147-66; Shih-tsai Chen, “The Equality of States in Ancient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5, no. 4 (1941): 641-50; Victoria Hui,

“Toward a Dynam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sights from Comparing the

Ancient Chinese and Early Modem European Syste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8，no. 1 (2004): 175—205; and Richard Walker, The Multistate System of Ancient

China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53).

61. Alastair Iain Johnston (江忆恩),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7, no. 4 (Spring 2013): 7-48.

62. 关于个中背景，见 Yuan Peng, “Shift s in International System, China’s Strategic

Options,” Xiandai Guiji Guanxi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现代国际关

系》November 30，2009, 引自 Bonnie Glaser（葛来仪），“A Shifting Balance: Chinese

Assessments of U.S. Power," Capacity and Resolve: Foreign Assessments of U.S.

Power (Washington, DC: CSIS, 2011).

63. "China FM: Japan-U.S. Security Treaty a 'Relic,'" CCTV English, September 5，

2012, available at http://english.cntv.cn/program/china24/20120905/101987.shtml.

第十一章美国需师法战国思想

1.

Paul Hopper, Understanding Development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2),

208.

2.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imited and the 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 "2013

Global Manufacturing Competitiveness Index," November 29,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deloitte.com/assets/Dcom-UnitedStates/Local%20Assets/Documents/us_pi

p_GMCI_11292012.pdf.

3.

Kent Hughes, Building the Next American Century: The Past and Future of

American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5).

4.

David R. Francis, “U.S. Still Leads the Pack; Only Japan Closes Gap,”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uary 11, 1993, available at

http://www.csmonitor.com/1993/0111/11071.html.

5.

Ralph Gomory, “It Takes More Than Economics 101 to Compete with China,” Huffi

ngton Post, October 24,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ralph-gomory/economic-competition-china_b_4144822.

html.

6.

"U.S.-China Commissioner Expresses Concern over Whether Multinationals Are

Good for the United States,” Manufacturing News 13 , no. 21 (November 30, 2006): 8 ,

available at

http://www.manufacturingnews.com/subscribers/users_orig.cgi?mfgnews_username=

mbg&flag=read_article&id_title=1&id_article=3344&id_issue=207&id_sub

7.

Robert D. Atkinson and Stephen J. Ezell, Innovation Economics: The Race for

Global Advant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364.

8.

Edward Wong, “Dalai Lama Says China Has Turned Tibet into a ‘Hell on Earth,’”

New York Times, March 10,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09/03/11/world/asia/11tibet.html?ref=dalailama&_r=0.

9.

Rebiya Kadeer, “China’s Second Tibet,”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2012，

available at

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3561504577496930351770

466?mod=rss_opinion_main&mg=reno64-wsj&url=http%3A%2F%2Fonline.wsj.com%

2Farticle%2FSB10001424052702303561504577496930351770466.html%3Fmod%3

Drss_opinion_main.

10. 例如，Tim Gardam 2011 年 9 月写道：“我们无法判定今天中国有多少基督教徒，但

没有人否认人数在暴增中。‘中国’政府说约两千五万人，其中新教徒一千八百多万、天主

教徒六百多万。独立的评估都认为这个数字十分低估。保守估计是六千万人。”Tim

Gardam, “Chiristaians in China: Is the Country in Spiriutal Crisis?,” BBC News,

September 11,2011,available at http://www.bbc.co.uk/news/magazine-14838749.另参

见 Donata Hardenberg, “Christianity: China’s Best Bet?,” Al Jazeera, July 1，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aljazeera.com/programmes/101east/2011/06/2011629646319175html,他写

道：“根据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China Aid)的估计，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来，中国基督徒人数增加一百倍。目前估计，包括所谓家庭教会会员，中国基督徒

人数在八千万至一亿三千万人之间。”

11. 关于陈光诚更多详情，见 Jane Perlez and Sharon LaFraniere, “Blind Chinese

Dissident Leaves U.S. Embassy for Medical Treatment,” New York Times, May 2,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12/05/03/world/asia/chen-guangcheng-leaves-us-embassy-

in-beijing-china.html?pagewanted=all&_r=0.

12. 杨建利也主张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要靠点燃中国全体公民集体的“公民力量”（citizen

power)。

13. Mary Kissel, “Bob Fu: The Pastor of China’s Underground Railroad,”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 2012，available at

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3640104577438562289689

498?mg=reno64-wsj&url=http%3A%2F%2Fonline.wsj.com%2Farticle%2FSB1000142

4052702303640104577438562289689498.html.

14. David E. Sanger, “U.S. Blames Chinas Military Directly for Cyberattacks,” New

York Times, May 6,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13/05/07/world/asia/us-accuses-chinas-military-in-cyberatta

cks.html?pagewanted=all&_r=1&.

15. IP Commission Report, Executive Summary, 2.

16. Jeffrey Mervis, “Spending Bill Prohibits U.S.-China Collaborations,” Science

Magazine, April 22, 2011, available at

http://news.sciencemag.org/technology/2011/04/spending-bill-prohibits-u.s.-china-colla

borations.

17. “Cybersecurity,” Office of Congressman Frank Wolf (accessed February 15, 2014),

available at http://wolf.house.gov/cybersecurity#.UwIUYOmPJMs.

18. William Pesek, “Chinese Should Beg Gary Locke to Stay on as U.S. Ambassador,”

Seattle Times, November 27, 2013, available at

http://seattletimes.com/html/opinion/2022349457_williampesekcolumngarylocke28xml.

html.

19. 见 the Institute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 website at

http://www.ipe.org.cn/en/pollution/.

20. Andrew Jacobs, “Chinese Journalist Is Released on Bail,” New York Times, July 8,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13/07/09/world/asia/chinese-journalist-is-released-on-bail.h

tml.

21. Andrew Jacobs, “Chinese Police Said to Fire on Tibetans,” New York Times, July 9,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13/07/10/world/asia/tension-flares-as-

tibetans-celebrate-dal

ai-lamas-birthday.html. 关于中国关闭网站以封杀辩论的另一个著名例子，见“China

Closes Unirule Web Site,” Radio Free Asia, May 1，2012，available at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web-05012012142516.html.

注释 226

22. David Barboza (张大卫), “Billions in Hidden Riches for Family of Chinese Leader,”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6,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12/10/26/business/global/family-of-wen-jiabao-holds-a-hidd

en-fortune-in-china.html?ref=davidbarboza&gwh=75CDA070439118F7215E6E3CE22

A8E5B&gwr=pay.

23. Palash Ghosh, “China Blocks Bloomberg Web Site After Story Details Xi Jin-ping’s

Family’s Vast Wealth,”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June 29,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ibtimes.com/china-blocks-bloomberg-website-after-story-details-xi-jinpings-

familys-vast-wealth-704969.

24. Riva Gold, “Wikipedia Cofounder Refuses to Comply with China’s Censorship,”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9, 2013, available at

http://blogs.wsj.com/digits/2013/08/09/wikipedia-co-founder-refuses-to-comply-with-chi

nas-censorship/.

25. Shawn Healy,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Social Education 71，no. 3 (April

2007): 158—62.

26. David Smith and Jo Revill, “Wikipedia Defies China’s Censors,” Guardian,

September 9,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06/sep/10/news.china.

27. 例如，见 Ye Xiaowen, “Common Interests Prevent ‘Cold War’ Between China and

U.S.,” 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December 26，2011, available at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780/91342/7688092.html. 另参见 Geoff Dyer,

“U.S.v China: Is This the New Cold War?,”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20,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ft.com/intl/cms/s/2/78920b2e-99ba-11e3-91cd-00144feab7de.html#axzz30

CHWru3D; and Ambassador Cui Tiankai (崔天凯), “China’s Policy Toward the

Asia-Pacific,” speech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il 25，2014, distributed by the Chinese

embassy, Washington, DC.

28. 关于这个主题的一般讨论，见 Michael Pillsbury, “The Sixteen Fears: China’s

Strategic Psychology,”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54, no. 5

(October/November 2012): 149—82.

29. Robert M. Gates, Understanding the New U.S. Defense Policy through the

Speeches of Robert M. Gates, Secretary of Defense, December 18, 2006—February

10, 2008, Department of Defense (Rockville, MD: Arc Manor, 2008), 143.

30. 关于中国人抗拒外国影响这个主题，Jonathan Spence,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1969), 和 Anne-Marie Brady, Making the Foreign

Serve China: Managing Foreigne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有详细的讨论。

31. Carlson, “China’s Military Produces a Bizarre, Anti-American Conspiracy Film

(VIDEO).”

32. Miles Yu, “Inside China: PLA Hawks Decry Sellout by Leaders,” Washington

Times, June 20,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2/jun/20/inside-china-pla-hawks-decry-sello

ut-by-leaders/?page＝all.

33. Menges, China: The Gathering Threat.

34. 美国出资在中国推动依法治理及公民社会的项目，大多使用美国国务院“人权与民

主基金”(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Fund)的特别拨款。Thomas Lum,

“U.S.-Funded Assistance Programs in Chin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pril

24,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au.af.mil/au/awc/awcgate/crs/rs22663.pclf.

35. 欧盟在中国的援助工作，尤其是法律发展范围，据说比起美国同类项目经费更加充

裕。Thomas Lum, “U.S. Assistance Programs in Chin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y 9,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fas.org/sgp/crs/row/RS22663.pdf.

36. Swaine, America’s Chal enge, 283—88.

37. http://english.unirule.org.cn/.

38. 佐立克(Robert zoellick)提出一个观点，而这个观点我也认同：任何“高品质”的美中

投资条约应该吻合下列条件：平等对待外资及国内企业；禁止不公平对待外资；不准有

扭曲贸易的措施；要能不受拖延、准许资金自由进出国境；以及有国际仲裁制度以解决

争端。Robert zoellick, “International Treaties Can Once Again Help China Advance,”

Financial Times, March 10,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ft.com/intl/cms/s/0/b8b391ec-a634-11e3-8a2a-00144feab7de.htmI#axzz2x

eDm-lUqa.吻合这些条件会使中国国有企业，包括所谓“国家冠军”的优势缩小。这正是

中国领导人不会轻易允许这些条件的原因之一。

39. 民主基金会资助的另一份刊物是《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r Bullets)。《中国劳

工通讯》这个非政府组织 1994 年在香港成立，从一个小型的监督和研究团体发展成为一

个积极的推广组织，设法保障及促进中国劳工权利。见

http://www.clb.org.hk/en/content/who-we-are.

40. Evan S. Medeiros (麦艾文), Reluctant Restraint: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Nonprolifera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 1980—2004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40.麦艾文写道："美国的策略……是明白、公开地把核合作协议的进展与

中国采纳不扩散控制连接起来。虽然有限，这个策略对中国的不扩散政策和作法产生即

刻的效应。"

41. Ibid.

42. Question for the Record Submitted to Mary Ann Casey by Senator Biden, June 25,

1971, unclassified, in "The Algerian Nuclear Problem, 1991: Controversy over the Es

Salam Nuclear Reactor,"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dited by William Burr, posted

September 10, 2007, Document 17b, available at

http://www2.gwu.edu/-nsarchiv/nukevault/ebb228/Algeria-17b.pdf.

43. 福特基金会从来没有接受美国政府援助，它在 1988 年至 2006 年期间对中国各项计

划提供二亿二千万美元的补助款。福特基金会在中国支持治理、民主及公民社会项目，

其次是卫生、教育和文化活动，以及经济发展和环保项目。福特基金会提供两亿七千五

百万美元补助款，以促进公民社会，透明、效率及问责政府；民、刑司法制度改革；提

升中学及高等教育入学率；对天然资源的共享权利；以及在两性及生育卫生方面的教育。

见"Resuks That

Change Lives," Ford Foundation 2012 Annual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www.fordfoundation.org/pdfs/library/AR12-complete.pdf.

44. 关于中国不扩散活动的成长，可参见 Shirley A. Kan, "China and

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and Missiles: Policy Issued"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anuary 3, 2014)，available at

http://www.fas.org/sgp/crs/nuke/RL31555.pdf.另参见 John R. Bolton, U.S.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Coordinating Allied Approaches to China," speech, Tokyo American

Center and Jap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Tokyo, February 7, 2005, available

at www.Tokyo.USembassy.gov/E/P/TP-20050207-67.html.

45. Robert L. Suettinger (苏葆立),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ugh Engagement," in

Richard Haass and Megan L. O' Sullivan, eds., Honey and Vinegar: Incentives,

Sanc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

41.

46. Edward Wong and Jonathan Ansfield, "Reformers Aim to Get China to Live Up to

Own Constitution,"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3,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13/02/04/world/asia/reformers-aim-to-get-china-to-live-up-t

o-own-constitution.html?lr＝p

47. Ibid.

48. 2000 年，国会成立以下两个委员会，以便体制化地保护美国企业与中国交易往

来：一是中国事务国会——行政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一是美中经济及安全评估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例如，美中经济及安全评估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包含五十项建议，其中有

追求与中国更公平的贸易关系、执行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终止操纵货币、协助美国公司

更多了解出口管制，以及发展国家竞争力策略。关于中国派系辩论的更多详情，见 Jing

Huang,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and Victor C. Shih, Factions and Finance in China: Elite

Conflict and Infla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49. Oksenberg to Brzezinski, April 4, 198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13, 1146-47, available at

http://static.history.state.gov/frus/frus1977-80v13/pdf/frus1977-80v13.pdf.

50. Hearing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Roles and Capabil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Room SD-106, Dirksen Senate Office Building, Washington,

DC, January 19, 1996, available at http://www.fas.org/irp/commission/testlill.htm.

51. 中国安全检讨委员会(China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召唤我做证，李洁明大

使在三个小时的听证会进行到约三分之二时，也提出此一观察。另参见“Security Issues:

Panelists Talked about the Ongo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Focusing on china's Perceptions of the U.S. Strategical y, Regionally, and Militarily,"

C-SPAN, August 3, 2001, available at

http://www.cspan.org/video/?165505-1/security-issues.

52. Jane Perlez, "Myanmar Reforms Set U.S. and China in Race for Sway," New York

Times, March 30, 2012.

53. "Derek Mitchell Named Myanmar Ambassador by Obama Administration,"

Associated Press, May 17, 2012.

54. 例如，见 Fareed Zakaria, "A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4.

55. Graham Allison, Robert D. Blackwill, and Ali Wyne, 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3), xxvii.中译本林添贵译《去问李光耀》，(台北：时报文化出版，2012 年)。

56. Ibid., xxvii, 3, 14, 15-16.

57. Ibid., 4.

58. 引自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248.

59. 王建、李晓宁、乔良、王湘穗，《新战国时代》(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年)。

60.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2nd e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2).

61. Ansuya Harjani, “Yuan to Supersede Dollar as Top Reserve Currency: Survey,”

CNBC, February 26，2014，available at http://www.cnbc.com/id/10l450365.

62.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63. 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文献已经大为增加。权威观点可参见国防部“Background

Briefing on Air-Sea Battle by Defense Officials from the Pentagon,” November 9,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defense.gov/transcripts/transcript.aspx?transcriptid＝4923.另可

参见学界的辩论：Sean Mirski, “Stranglehold:The Context, Conduct and Consequences

of an American Naval Blockade of China,”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36,no.3(June

2013): 385-421;Terence K. Kelly, Anthony Atler, Todd Nichols, and Lloyd Thrall,

Employing Land-Based Anti-ship Missile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Santa Monica,

CA:RAND Corporation,2013); Marc Lanteigne, “China’s Maritime Security and the

‘Malacca Dilemma,’” Asian Security 4,no.2 (2008): 141-61;Douglas C. Peifer, “China,

the German Analogy and the New AirSea Operational Concept.” Orbis 55，no. 1

(Winter 2011): 114-31; Robert Potter,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raits of Malacca,”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ptember 7,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e-ir.info/2012/09/07/the-importance-of-the-straits-of-malacca/; Jason Glab,

“Blockading China: A Guide,” War on the Rocks, October 1, 2013,

available at

http://warontherocks.com/2013/10/blockading-china-a-guide; Aaron L. Friedberg,

Beyond Air-Sea Battle: The Debate over U.S. Military Strategy in Asia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14); Elbridge Colby, “Don’t Sweat AirSea

Battle,” National Interest, July 31, 2013, available at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dont-sweat-airsea-battle-8804; Joshua Rovner,

“Three Paths to Nuclear Escalation with China,” National Interest, July 19,2012,

available at

http://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skeptics/three-paths-nuclear-escalation-china-7216;

Raoul Heinrichs, “America’s Dangerous Battle Plan,” Diplomat, August 17, 2011,

available at http://thediplomat.com/2011/08/17/americas-dangerous-battle-plan;

注释 230

Christopher Ford, “‘Air/Sea Battle,’ Escalation, and U.S. Strategy in the Pacific,” PJ

Media, January 6, 2013, available at

http://pjmedia.com/blog/airsea-battle-escalation-and-u-s-strategy-in-the-Pacific.

64. Amitai Etzioni, “Who Authorized Preparations for War with China?,”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ummer 2013): 37-51.

65. Warren Zimmerman, First Great Triumph: How Five Americans Made Their

Country a World Powe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2).

66. Wu Chunqiu, On Grand Strategy (Beijing: Current Affairs Press, 2000).

67. Anne Orde, The Eclipse of Great Britain: United States and British Imperial Decline,

1895-1956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1996); Aaron L.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and Lanxin Xiang, Recasting the Imperial Far East:

Britain and America in China, 1945-1950 (Armonk, NY: M.E. Sharpe, 1995).

68. Feng Yongping, “The Peaceful Transition of Power from the UK to the U.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 no.1 (2006): 83-108.

谢词

这本书是积五十年研究而成的结晶。若非我有此难得机会，与三十五位中国“学者将

军”进行讨论与辩论，这本书也不会诞生。他们大部分都曾经对中国的国家战略发表专书

或论文。有些我甚至认识超过二十多年了。而且他们都谨守誓言，保守国家秘密，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另一方面，他们都充满对学术的热情，也愿意与我们这些孔子说的“有

朋自远方来”分享他们的思想观点。尽管我所有的结论他们都不同意，但他们的真知灼见

是值得我参考的。在了解中国人提出的观念的脉络上，基辛格提供了直接的与间接的帮

助。

大部分上述的中国将军都长期服务于顶尖的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里。他们包括：陈舟、

高锐、黄硕风、李际军、李青山、刘劲松、刘庭华、刘源、罗援、糜振玉、潘俊峰、彭

光谦、王普丰、吴春秋、吴如嵩、姚有志、姚云竹、张士平、赵小卓，与郑敏霞。

同时我也很感激以下七位任职于军事情报中心、都是前任军事专员的学者将军的建

议与著作，他们是：陈小工、Gong Xianfu、王乃成、张沱生、Zhang Wutang、赵宁与

Zhen Zhiya。

北京国防大学的七位学者将军的建议与著作也令我获益匪浅：刘明福、刘亚洲、潘

正强、王仲春、于国华、张召忠与朱成虎。南京军事科学院的院长 Zhai Yuqiu 少将三大

册讨论古代兵法的著作发人深省。曾经于南京任教，目前是国务院咨询的教授时殷弘也

是我的良师益友。时教授著述甚丰，骨硬敢言，且不苟俗见，然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

又谨守分际，尊重党与军方的纪律。

有几位重要情报来源，为了保护他们的身分，我用了假名或隐去其姓名。

另外我还要感谢罗杰•艾姆士 (Roger Ames)与弗郎索瓦·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两

位中国哲学专家，他们帮助我理解中国文化中“势”的概念。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室主任安

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这位传奇性人物在其中也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是他给

了我研究中国战略的机会，并将我的观点分享给历届政府。

许多研究中国战略思维的西方学者也对本书功不可没：所有人并非全然赞同我的看

法，彼此之间也持保留意见。他们有：罗杰·埃姆斯 (Roger Ames), Dennis Blasko, Dan

Blumenthal, Anne-Marie Brady, 卜睿哲(Richard Bush)，成斌(Dean Cheng)，Thomas

Christensen, Warren Cohen, John Culver, Robert Daly, Daniel de Mots, David Dorman,

Elizabeth Economy, Andrew Erickson, Evan Feigenbaum, David Finkelstein, Rick

Fisher, Rosemary Foot, Christopher Ford，范亚伦(Aaron Friedberg), Banning Garrett,

John Garver, Bonnie Glaser, Paul Godwin,

Carol Hamrin, Paul Heer, David Helvey, Charles Horner，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弗郎索瓦·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罗伯特·凯根(Robert Kagan)，Roy

Kamphausen，基辛格(Henry Kissinger)，Stephanie Kleine-Ahlbrandt，David Lai,大

卫·蓝普顿(Michael Lampton)，Richard Lawless, Deborah Lehr, Chen Li，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Thomas Mahnken, Mark Mancall，孟捷慕(James Mann)，麦艾

文(Evan Medeiros)，Alice Miller, Frank Miller, James Mulvenon，黎安友(Andrew

Nathan)，包道格(Douglas Paal)，Robert Ross, Gilbert Rozman, Phil Saunders, Ralph

Sawyer，施道安(Andrew Scobell)，沈大伟(David Shambaugh)，James Shinn, Randy

Shriver, Abram Shulsky, Mark Stokes, Michael Swaine, Jay Taylor,

Ashley Tellis,

Timothy Thomas, Drew Thompson，谭慎格(JohnTkacik)，Peter Tomsen, Christopher

Twomey, Jan Van Tol ,林爵(Arthur Waldron)，Thomas Welch, Allen Whiting, Dennis

Wilder，赖瑞·伍泽尔(Larry Wortzel)，相蓝欣(Lanxin Xiang)，Michael Yahuda,

Maochun Yu, and 张晓明(Xiaoming Zhang)。

我还得感谢本书才华洋溢的编辑 Paul Golob，他就像美国出版史上的传奇编辑

Maxwell Perkins 一样，能够激励、鞭策、说服作者写出比他们原本预期还更好的书。我

的代理 Keith Urbahn 与 Matt Latimer 从一开始就与我讨论本书的构想，在此我也深表感

谢。在研究与编辑工作上，我得利于两位聪明的研究生的协助：Nick Bellomy 与 Ashley

Frohwein。Jon-Michael、LaGray、Mark Hanson 三位研究生帮助我草拟本书的初稿。

Henry Holt 出版社的编辑 Chris O’Connell 协助最终稿的完成。

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可敬的创办人 Herman Kahn 教导我如何批判性、策

略性的思考，并放宽眼界、看得更远。哈德逊研究所主席 Ken Weinstein 编纂了一本 Kahn

先生 2006 年著作的选集，阅读该书让我受益匪浅。“历史的进程既有直线也有曲

线，”Herman Kahn 如是说。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 Susan Pillsbury。她在与我结婚之前去过中国八次，本书

的观点深受她对中国的观察的影响。1989 年 4 月，我取道伦敦去北京采访天安门抗议学

生，在那里邂逅了我的妻子。在当时，她就有预感北京领导人不会达到我们一相情愿的

对民主化、自由贸易、与人权的期待。事后证明，她总是有先见之明。

Table of Contents

赞词……
推荐序（一） 解析中国称霸天下 …… 13
推荐序（二） 观察中国的警钟 …… 16
推荐序（三） 国强必霸的规律？ …… 18
作者声明 ……
导言 一厢情愿的想法…… 21
亡羊补牢为晚否？ …… 29
第一章 中国梦 ……
《天演论》与《资治通鉴》 …… 32
谍对谍 ……
进入中央情报局 …… 35
刘明福论“百年马拉松” …… 37
第二章 战国时代 ……
九大战略元素 …… 4
天下大“势” ……
赤壁之战 ……
小结 ……
第三章 唯有中国才能走向尼克松 …… 52
打动尼克松 ……
秘密援助 ……
“饥则为用，饱则扬去” …… 60
借力使力 ……
中美建交 ……
里根的秘密战略伙伴 …… 64
第四章 白先生与绿小姐 …… 69

第五章 万恶的美国 ……………………………………………………………………
《较量无声》 …………………………………………………………………………… 8
抹黑战 ……………………………………………………………………………………
第六章 网络警察 ……………………………………………………………………
第七章 杀手锏 ………………………………………………………………………
七大恐惧 …………………………………………………………………………………
美国的致命弱点 ……………………………………………………………………… 107
第八章 资本主义迷雾…………………………………………………………… 111
从“打麻雀运动”到“四个现代化” …………………………………………………… 113
世界银行与邓小平的合作 ………………………………………………………… 115
国营企业的成与败 ………………………………………………………………… 119
鸡鸣狗盗 …………………………………………………………………………………
第九章 2049 年，当中国统治世界 …………………………………………………… 124
一、中国价值将取代美国价值 ……………………………………………………… 125
二、中国将“和谐化”网络上的异议人士 ……………………………………………… 126
三、中国将继续反对民主化 ………………………………………………………… 127
五、中国将出口空气污染末日 ……………………………………………………… 129
六、中国的增长策略将带来重大污染 ……………………………………………… 130
八、诚信崩坏，诡诈当道 …………………………………………………………… 131
九、中国将日益破坏联合国及世界贸易组织 ……………………………………… 132
十、中国将为牟利扩散武器 ………………………………………………………… 133
第十章 警钟响起 ……………………………………………………………………
天秤已经倾斜？ ……………………………………………………………………… 137
中国与邻国的紧张关系 ……………………………………………………………

140
美国误判中国对台湾的立场 ....
142